FBI 人质救援队

前特警队员
[美]克里斯托弗·惠特科姆 著
张晓夫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作者题记

应联邦调查局的要求，本书中的所有人名，除那些广为大众熟知的公众人物外，均已采用化名。为避免一些敏感的调查技巧被公示，书中的一些事件及其细节都有所改动。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和观察结论，并非代表联邦调查局的官方意见。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FBI 人质救援队成立背景

这是一群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联邦探员，当所有的方法都无效后，他们是惟一的选择。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美国国内暴力的充斥，越来越多的罪犯放弃了点三八，而改采自动武器。1978 年，惟一曾在美国本土有反恐经验的三角洲部队邀请只有 SWAT 小队的 FBI 参与联合演习。双方协议，一旦发生三级以上（指涉及多名恐怖份子与人质的事件）的恐怖活动，FBI 将请总统授权三角洲部队前往处理，直到肃清后的复原与调查工作再交还给 FBI。当年的母亲节，在内华达测验基地举行代号 Joshua Junction 的演习里，他们假设一群恐怖分子占领了一座地下核武库并俘虏了几名人质，进而提出包括一架返国的飞机在内等许多要求。而 FBI 的工作则是在三角洲部队攻击前进行谈判，让恐怖分子释放部分人质。三角洲部队则计划在恐怖分子分乘两辆巴士前往机场时将其个别歼灭。当第一批恐怖分子带着人质登机时，预先埋伏的三角洲部队发动突击将他们摆平。随后 FBI 将第二批恐怖分子骗上巴士，好让三角洲部队在半路上拦截他们。这次演习太过逼真，以至于连部分人质都产生了同情恐怖分子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一名女性人质竟然抓起枪，朝那些要来救她的“骑兵队”射击！！

为保护 1980 年冬奥会的会场，FBI 又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内部演习。虽然事前已将部分原有的 SWAT 单位集合起来，但他们发现未经正确训练的队员们面对恐怖活动无法作适当的处置，指挥官也没有危机处理的能力。

经过这两次演习，FBI 发现自己必需培养原本欠缺的反恐怖能力。随后，一群在匡逖科总部接受 SWAT 训练的人员被调至一个新单位：“特种任务暨研究部”（Special Operations And Research Section，SOARS），此外还有一些心理/谈判专家与他们共聚一堂，希望能提升 FBI 的 SWAT 能力。1982 年，SOARS 的战术人员前往三角洲部队的基地进行为期一周的演训——内容包括了 CQB、室内扫荡、爆破攻击与实弹的人质拯救训练——这些都是原先在 FBI 的 SWAT 队里所学不到的。回到局内后，他们将一星期的成果影带交给长官，进而拟写了一份关于如何建立一支 FBI 专属的反恐怖部队的详细报告送达韦布斯特局长。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但这份报告却引起了局里部分高层的质疑。前局长并不愿在执法单位里成立一个有浓厚军事意味的团体,但在一次参观布拉格堡三角洲部队的演习后,他改变了他的看法——三角洲与海豹六队的人员们往往只顾发挥最大火力,却无视于司法程序等问题。当演习结束,韦布斯特检阅三角洲部队的装备时,很惊讶地发现他们并没有携带手铐!在旁的一位三角洲队员告诉他:"我们直接对准敌人脑袋开上两枪,根本用不着手铐。"

等回到总部后,韦布斯特要求 SOARS 的成员以华盛顿市郊警局的 SWAT 小队来示范他们在解救人质任务上的处理方式与军方有何不同。令人欣慰的是:队员们虽然以军方的战术方式渗透进入目标区;但射击时却恪守局内的方式——只有持枪并企图抵抗的目标才被狙杀,其余的则遭逮捕。

韦布斯特感到,美国需要一支介于军方三角洲部队与各州警方 SWAT 小队的单位——他们能参与高危险性的执法任务,如对抗区域性恐怖活动,拯救人质,逮捕重犯等等。而三角洲部队除非经由总统授权,不能介入民间事务,但各州警的 SWAT 对一些较大的事件却又缺乏处理经验。更重要的是,队员们虽然以军方的战术方式渗透进入目标区,但射击时却恪守局内的方式——只有持枪并企图抵抗的目标才被狙杀,其余的则遭逮捕。这种兼顾效率与节制的作战方式,使韦布斯特决定批准成立 HRT。

1982 年 3 月,在 SOARS 成员的协助下,首任队长丹尼·库尔森与副手约翰·西蒙尼开始组建 FBI 的人质拯救队(Hostage Rescue Team, HRT),开始计划将来 HRT 队员们的训练课程与人员选拔,装备采购事宜。按计划这支部队由 1983 年 1 月起受训,年底投入运作。在训练方面,HRT 的课程是集各国特战部队之精华——如 SAS,GSG-9,GIGN 和三角洲部队。

1982 年 6 月,第一批接受甄选的 3 队 90 名人员接受为期一周的测验,他们先要穿越陆战队训练用的障碍场,然后迅速射击。此外,候选者还要接受记忆力与心理医生检查,以确保 HRT 的队员不仅在体能与战技上表现优异,在压力下其心理精神更是稳定与成熟的。一位队员说:"你必需很谨慎地挑人,因为我们不要那些急于立功的家伙,而要那些能作好决定,承担压力的人。"而各方面的表现与总评则交由队长和局内的心理医师做最后的审核。最后有 50 名获选,分为金组、蓝组与十二人的狙击队。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目录

CONTENTS

FBI 人质救援队成立背景 1
引子 1

第一章

1 到职 14
2 受训 23
3 生手 38
4 良性振动 47
5 甜茶点与德国短毛猎犬 55
6 代号三 67

第二章

7 挑选 80
8 新队员培训学校 90
9 纪律 105
10 重要任务 120
11 子夜之前 135

第三章

12 待命 150
13 行动 159
14 射击 170
15 解决 180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目 录

CONTENTS

第四章

16 维柯 196

17 巴比伦人来了 203

18 多里安人的模式 216

19 风势 226

20 脚趾悬空 237

第五章

21 发现脉搏 250

22 回到基点 262

23 归队 276

24 将来 287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引　子

这世界如果透过来复枪的准星来加以观察，便会显得大不相同。即便是在此时此地，在这片黑暗的热带丛林里，淡淡的月光穿过浓密的树枝，斜射在小小的裂片似的林地上，我可以感觉到我手握生死大权，只要我一扣扳机，便可致人死命。当我把枪托靠上肩膀时，潮溽溽的钢铁枪身和皮套发出的气味扑鼻而来。我双眼停留在枪身上的准星标线上，搜索着远处的目标，因受风力影响，我必须略略抬高发射的正确的结合点。我的食指轻轻地扣着扳机，时刻注意着不让自己错失击毙目标的最佳时机。

“前哨一号呼叫。浅蓝色一角的目标在移动。注意到了吗？”

当我通过尤勒托十倍望远镜收集信息时，光线轻轻地游离绿色的波德松镜筒的终端，一次观察一个目标。

“明白，前哨一号。”

无线电话筒里传来嘈杂的说话声。人们用嘴对着麦克风说着各种各样的话语。

前哨一号，用我们的语言来解释，便是一号狙击手的位置——也就是这个阴暗潮湿的山边上最高观察哨位。从这里往下看，可以看到我们的狩猎对象而不必暴露自己，并且收集有关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侧面的信息。我可以观测到他们头发的颜色，早上是否刮过胡子，早餐吃的是些什么东西。有时候我们离目标非常近，我几乎可以闻到他们衣领上洒的科隆香水和呼吸中大蒜的怪味。这种长时间监守所带来的“亲密”很具讽刺意味。即使离开你的目标有三百码远，你所了解到的情况也是任何其他人都无法比的。

狙击是一项孤独的、令人烦劳的工作，它需要忍受长时间的枯燥和纹丝不动，以期待突然灵光一显，然后让你激动不已。因为，在无数令人疲惫的轮班守候中，你可能会获得一瞬间的激动——或许你曾花好几周的时间守候的逃亡者会在你的视野中昙花一现，或者是对人质劫持者的冷冷一枪，就可以让谈判专家以其行为过激而一笔勾销。这些瞬间眨眼之间便来去无踪了，在一项任务的紧急关头，有时仅仅是一张面孔在窗口一闪，或者是一个身影在拥挤的人流中飘然而过。

透过镜头，你研究他，侦探他的习惯，他的环境，以获取点点滴滴街头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线报所未曾发现的信息。当我们觉得处于狙击中的孤独心境时，会信赖我们与猎物之间的那种亲密。有时他会伴着汽车无线电里播放的音乐而翩翩起舞。有时他会对着商店里的窗玻璃或一面镜子而朝他自己扮鬼脸，设想着自己是在跟一位漂亮的女子聊天，或者对一位竞争对手的嘲弄作出回应。人们认为无人对之监视时，会放松警惕，往往显露他们的内心世界，逼近他们的真实想法。

今晚我就躺在这片丛林中承受着原始热带暴雨的鞭笞，静候时机。空气中发散着霉味。

“你试过用木工开榫刀片劈长叶松吗？”

博比·梅茨，是我在芝加哥一起长大的玩伴，正披着塑料雨披，试图从我身后的一个临时帐篷里得到些许舒适。这对他来说是个艰难时刻，瞌睡难熬，所以他得没话找话，与人聊天。我俩每隔两小时轮班来监视目标，以便都能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

天气闷热难受。即便在凌晨2：07，空气也是粘乎乎地粘在我的皮肤上。远处传来的跳舞女人的欢笑声弥漫在林子里，让这片热带雨林充满了活力，但我们却昏昏欲睡。

还有让我们分神的事情。一只大小有如切萨皮克湾拾獚的鬣蜥，从紧贴着我的右侧的地面掩体下悄悄爬过。我并不怎么害怕蜥蜴，但是它追猎野鼠时发出的哧哧声却有点让我毛骨悚然。

“我要是能找到那只细长的脚板，我愿出一块九毛五，”博比说道。“我每次想到试着要挥刀砍去时都会胆战心惊。”

我对长叶松的情况所知甚少。我从来都未曾听说过木工开榫刀。

“你干那做什么？”我问道。

这些是我们在漫长的监守空隙中彼此间的一种礼节。我耐着性子听他唠唠叨叨，然后他也这样待我，作为对我耐心的回报。我对做木工活不敢胡吹瞎说。我对长叶松所知道的惟一的事情是，此时此刻，要是有一把阿登诺黛克式长叶松雕椅，那种感觉该是何等美好。

“前哨二号呼叫。我们发现一辆汽车在通过检查站。是一辆白色小轿车，里面有三四名乘客。”

我将镜头转向右边，大约为俯角十度，试图看清就在我们山脚下的那条窄窄的街道上移动的阴影。小车通常在通过检查站时熄灭车灯。那使得分辨诸如车牌和车子里面的面孔之类的事情变得愈加困难。

“箱子。”梅茨说道。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什么类型的箱子?”

“就是一只普通的箱子。男人需要弄只箱子。”

博比喜欢收集工具:大型装有自动空气过滤系统的肖伯司密斯牌锯床,带有漆着日辉牌油漆把手的迈特柯牌钻孔器,成套的 3/4 英寸的箱座。每次经过一家专营工具的店铺,他都会拉着人质救援队里的其他人进去浏览一番。

“前哨二号呼叫。我们已在拐角处失去目标。看上去好像是目标人物卡洛斯,他从外面返回。”

当我开始集中精神搜索下面的场景时,博比的声音渐渐地消失在这片丛林之中。

“拿住它,伙计,我看见车子开过来了。”我说道。

博比关上了无线电。他听不到前哨二号对目标移动的评估,这是我们在这两个小时中所见到的惟一意义重大的事件。

“情况如何?”他问道。

现在的情形,准确地说,涉及到八名人质救援队狙击手和一帮极为凶残的波尔多·理甘街头匪帮。这群匪帮负责向岛内东半部地区供应物资,包括牙买加的精制大麻与黑色海洛因。负责本案的特警在圣胡安办公室已经向该团伙的六名主要成员提出指控,罪名包括拦路劫车、团伙谋杀以及与毒品有关的足以令杜派克心生嫉妒的种种袭击事件。当他们通过司法体系寻找证据起诉这帮匪徒之际,我们在这儿蹲守,收集有助于证实这些袭击事件的指控的情报。其余队员将在黎明之际到来。

从这儿向下望去,我可以看到 257 码远的东向下方一个名叫维拉·皮勒的破烂不堪的市郊。群山环绕着整座村庄,只有一条可以进出村子的车道。外出采买人员都必须通过武装守卫的大门。那让毒品交易方便安全,但是却让我们的调查取证困难重重。所有尝试过的搜寻证据都毫无斩获。当警察通过大门时,毒品早就被藏进丛林深处了。

“前哨一号呼叫总部。我看到了一辆白色的梅塞德斯牌轿车——四门轿车——里面有三个成年男人,在一号建筑物前停车。”

我将这一情报立即用装置在我下巴下的微型麦克风传送出去。舞会的喧哗声在山谷中回响。狗对着阴影狂叫。村子里任何人都无法听到我的声音,但是耳语是一种打破沉寂的固习。在盯梢监视某人时,你会忍不住想放低嗓门来与人交谈。

我翻转身来,离开我的来复枪。那是一种 0.308 口径的滑膛枪支,是联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邦调查局的枪械设计师，在雷名顿-700型插匣式基础上改进型的枪械。它配备有五个内装168粒子弹的船尾式空头子弹弹簧弹匣。它的宝石撞针的撞击力度额定在两点五磅。皮套已被弄得污迹斑斑，发出一股汗臭气味。

就在我的右边，离我的来复枪不到一英尺远的地方，在一个有伪装的三角支架上安放着一架四十倍的伯里斯军用望远镜。这个有橡胶护套的光学设备，比我的来复枪上的十倍镜筒提供大四倍的景观，以便我能变焦，摄制一些在其他队员实施逮捕行动时，可能不同的细节。我们还带来了一整套的夜视仪器，但是，山脚下的街灯和入口处的灯光使得这些设备一无用处。

通过伯里斯高倍望远镜来观察，情况变得一目了然。我立即辨认出了其中的两个男子。我们早就给那个驾驶员起了个绰号，叫吉恩，因为他与那种古老的自鸣钟跳舞机上笨拙的吉吉非常相似。他推开车门，从方向盘后使劲让他松弛下垂的大肚子挣脱出来，这时我几乎以为他会开始蠢笨地蹒跚摇晃。他的真名叫朱利欧·安奎利尔，但是给他安个绰号会让我们的工作变得容易一些，因为我们老会碰上三到四个约翰或者弗兰克，或者朱利欧。绰号可以让我们避免混淆。

有两名乘客从车上下来走进街灯下：我们已经给他们起名为斯利克和卡洛斯。谁也认识斯利克，不过卡洛斯是一位波那菲德死刑执行者，天生的胡安·米格尔·萨利纳斯。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今晨迟些时候睡醒后，他将面对四项团伙谋杀案的指控。我们的案件特警似乎特别着意寻找到一支曾经在其中的三件凶杀案中使用过的9毫米口径的科洛克手枪。卡洛斯似乎曾经在腰带上佩带过这支手枪。

“前哨一号呼叫总部。卡洛斯和斯利克已经下车。似乎佩带着武器。”

尽管有十分充足的书面佐证材料，从这里往下看，这些人看上去并不危险。他们T恤下别着的手枪，与我们的来复枪相比简直有天壤之隔。他们看上去个头渺小，几乎微不足道。

梅茨在我身后摇摇晃动着。

“那些人莫非从不睡觉？”他问道。当他试图挪一个比较舒适一点的位置时，头顶上的帐篷便摇摆起来。

这项任务是四天前开始执行的，先是在一个距离1.5英里的潜伏哨所，然后深入我们现在所在的山边狙击点。我们到来时正好在黎明与黑夜的交替时刻，身着迷彩猎装慢慢地向前行进。亚麻布卡的拉服装使我们与丛林的色彩配合得天衣无缝，本地特有的臭虫偶尔爬进来躲避阳光的照射。我那身穿了四年的猎装已经褪色，看上去就跟这腐烂的丛林地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面一样。一想到要套上这样的服装，大多数人会感到恶心，不过我却觉得它的用途特别令人惬意。万物皆会腐朽。如果你想融入自然之中，你就得随之腐烂。

我们昨夜所需用的装备都在我们的背包中。我们带来了够用一周的食品和饮用水，野营设备（一个海绵睡袋），武器，弹药以及光学设备。标准装备的重量是七十五磅左右。搭在两棵树木之间的塑料雨披充当我们的野营帐篷。两夸脱水和一单位的军用口粮便足够维持整整一天。

这种工作可不是为了享乐，这是在执行任务：我们的中心是研究匪帮团伙成员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以及他们的弱点。联邦调查局想要知道匪帮们将毒品藏在何处，谁来进行交易，他们携带什么样的武器装备，他们自己的监视系统有多么复杂。有了这些信息，负责搜捕的队员们便可以只用几个钟头的时间，搜遍整个村子，把匪徒们一网打尽，然后关闭掉这个场所。谋杀、毒品交易、武装抢劫、暴力袭击——这些指控难以穷尽。我们所关心的是确保我们的同伴们能够进入村子进行扫荡，保证让他们不会因为外部的复杂多变而致受阻。

“你发现什么了？”

梅茨从帐篷里探出头来，像是有某种预感。潜伏监视好像是在钓鱼一般。一旦发现有人咬钩，船上其他人都想上前来。

“看来是孩子们回家来了。”我告诉他道。

这群匪帮的头目十点不到时便带着三个伙计离去。圣胡安办公室试图用自己的松散的跟踪监视，但结果在繁忙的车流中让他们逃之夭夭。

“前哨一号呼叫总部。卡洛斯、斯利克和吉恩刚刚下车。他们在围着汽车后面的行李箱转动。”

梅茨躺到了我的身边，透过来复枪上望远镜筒凝视着山下面的情形。

“发现新情况了，是么？”他问道。

那将令负责案件的特警们非常开心。这些家伙三天来一直在售卖同一个窝藏点里面的毒品，而且车辆来去繁忙。我们曾经数到的交易达每小时平均有四十三宗，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如此。瓦隆·马特会高兴销售量有这么大。不幸的是，他们的存货很快要售完了。如果我们在随后的几个钟头里找不到新的库藏，特警也只得停止在车中搜寻证据而离去。

梅茨和我将望远镜，对准那辆装有金质毂盖和牌照链盘的梅塞德斯小轿车。三个波多黎各男子爬了出来，抬头望望周围的山丘，然后走近行李箱。

我们默默地注视着望远镜中的情况，期望能够一眼瞥见而辨别出他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们的货色是些什么。大的方包会是货款:那真令人扫兴。小的包裹则意味着大麻、海洛因、可卡因、吗啡……是值得我们监守的那种毒品。这些家伙会因为谋杀罪而判处长期徒刑,但因为贩卖毒品另加十年刑期对他们而言算不上什么大事。

“该死,”我大声说,他们从行李箱拉出来的那个包裹毫无疑问,“那是一具尸体。”

吉恩和斯利克摇晃着离开小车,尽力保持抓稳手中的尸首。吉恩抓着双脚,斯利克抓着双肩。

卡洛斯朝屋子叫了起来,有几个人兴高采烈地跑了出来。

“注意前门,博比。”我说道。突然间,似乎整个已经空空荡荡地见不着他们了。一个个子矮矮的、大约十九岁的粗壮男孩端着一支拉格微型-14型冲锋枪在扫视四周。我听得见他,他的叫声高过音乐声,但那声音渐渐消失,与远处传来的齐跑的喧哗声混杂在一起而完全听不见。他说话又快,声调又高,而且鼻音很重。

“你认识他吗?”梅茨问道。他指的是那个已成死尸的家伙。

不凑巧的是,他的头向前垂搭在胸前。我见不到他的面孔。

“查问一下前哨三号。或许他们能够认得出来。”

我用左手打开无线电步话器,仍在尽力集中注视望远镜中现场情况。

“前哨一号呼叫,前哨三号。目标疑犯从汽车行李箱中抬出一无名男子……他已经死亡或是受了重伤。”他的衬衫满是血迹。无法断定是不是枪伤。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停顿。没有人会期待在这么晚的时候还会有什么有价值的见证,而且我也怀疑,前哨三号的特警在这么潮闷的夜空里,有没有在打瞌睡。

“前哨三号呼叫。我们没有注意这个。”我猜他们也没有。

吉恩和斯利克带着一大群不断增加的旁观者,登上阶梯,走进屋子里面。一枚手榴弹爆炸决不会导致更大的混乱。人们从丛林中,从旁边的屋子里,从中间的大屋里如幽灵般地冒了出来。另有两三个人冲到街上,大声地叫喊着。大家一阵风似的会合到一处来,与我们平日所见全然两样。

“一定是他们自己人。”梅茨说。

他们又全都消失了。整个人群都到屋子里去了,只有那个手持拉格微型冲锋枪的男孩留在外面警戒。他表情严肃,注意力高度集中,就他的年龄而言,实在令他太过紧张了。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透过边门，我能看清屋子里面的情形，他们将尸体摆放在楼板上。他的一只鞋子不见了，剩下一只皱巴巴的长袜吊在他的右脚上。其余的人在围着他跳舞，企图弄明白阴间地狱到底想做什么，但他却依旧一动不动地躺在地面瓷砖上，把天花板上日光灯下的白色方块也弄得黑暗模糊。

手持拉格微型冲锋枪的男孩伸手去把门合上，夜色又重回到我已经习惯了的那种同样空洞的节奏。一切重归寂静。

“到底怎么回事？”梅茨咕哝道。他几乎从不诅咒。

“喔，”我回答道。“见了鬼了。”

* * * * * * * *

就在天亮之前，博比踢了踢我的靴子，唤我起来轮岗。一阵加勒比海细雨轻轻敲打着我头上的塑料雨披。音乐已然停止。

“你醒来了？”他问道。

“醒来了？”我莫名其妙。过去的四天中我一共睡了不到两个小时。我甚至弄不清“醒来”的准确感觉到底是什么。

“我们现在离他们进攻大门还有半个小时。你最好赶快整理好你的装备。”

我知道这一早已规定了行动程序。虽然我们上次简述这项行动几乎在一周前，但计划似乎非常简单。查利、回声、高尔夫与旅馆攻击队将使用特殊的野战装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平大门。当他们迅速冲向四个主要的搜查场所时，佐鲁和杨格狙击组将在丛林中掩藏起来，等候对可能的逃犯进行截击。威士忌和我自己的 X 光狙击组将提供长线增援，以备匪帮成员中有试图暴力抗拒者。

来自波多黎各国家警察总部的警官们将掩护大门，并且形成一个松散的环形防线，不过我们谁也不寄望这一突然袭击会出现什么奇迹。当地警察的行动保安记录就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正如大多数的行动一样，当然，政客们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这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因而虽然我们相对的管辖权限，我们无法把他们排斥在外。

“进展如何？”我问博比，一边把我的来复枪从卡杜拉旅行包中取了出来。这时第一线曙光已经开始照亮我身后的丛林，投下我们前倾的斜长的轮廓阴影。

“进展缓慢。基本上在四点钟就停止了。”

宿鸟开始了新的一天中的鸣叫。当几缕炊烟在上学或上班前冉冉升起时，阳光把山谷映射得斑斑驳驳。村子并非每个人都靠贩卖毒品来谋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生。有些居民和我们一样希望这些犯罪团伙成员在此绝迹。

我将来复枪别在腰间从帐篷前面爬了出来。梅茨已经说定他以我们潜伏哨所为他的向前开火据点。我的开火据点在向左十码远的一处有刺蕨作为掩护的斜坡上。尽管那不是山上掩护最好的位置,但是那儿看得到维纳·皮勒山谷中的一切。如果到时像是现在这样的顺风,我的来复枪便能弹无虚发。

我的手表指向早上5:37分,但我已经在尝试着不再理会时间:我既非在睡梦中,却也不很清醒,我此刻的状况介于两者之间。

"他们回家了?"我问道,一边在背包中摸索着寻找一节新的收音机电池和一壶水。

由于睡眠而失去的记忆慢慢地恢复过来,但是我记得的还是不少。就在凌晨三点我的轮班结束时,斯利克和另外几个人急匆匆地抬着那人的躯体从边门走了出来。他的头垂向一边,毫无生气,随着抬他的人的行走而上下波动,就像人们随车带着的安置在后面车窗里的一条小狗一样。我曾经处理过足够多的死尸,我明白他现在不属于那种情况。他已经死了。

梅茨把无线电调到了作战指挥中心以及圣胡安特别行动组的随车电台。事后,我把监视工作移交给了梅茨,然后小睡了一会儿。尽管整个的情况当时似乎很有趣,但那与我们手头的工作无甚关涉。我们是来搜寻毒品的。

"二十分钟前。要么他们把那具尸体扔进了丛林中的某处,要么是已经放回汽车行李箱中,"梅茨说道。"你有苹果派吗?"

我很想弄清楚死者是谁,以及为何有人要杀死他。他是村子里剩下的惟一的未解的秘密。在这上面潜伏监视了四天,我们知道了谁跟谁一起睡觉,他们怎样把毒品藏在空心篱笆桩柱中,藏在大白菜罐子下面,藏在排雨沟里。没有什么很复杂的。如若不是他们的暴力倾向,这伙人看起来就像是一群孩子们在玩过家家的游戏。

"一切都按部就班么?"我碰碰梅茨,递给他两块果馅饼。

"突击队刚刚离开集结待命处。大约十分钟。"

我把无线电耳塞放进右耳,调整了一下麦克风。"HR-28呼叫。无线电调试。"

"明白,HR-28。我听清楚了你的全部五个音符。"

我停了下来,就在我的前方火力位不远处,然后朝山谷中望了望。太阳升得飞快,光线已经越过我的左肩。此刻宿鸟们已经起来欢舞。餐厅、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浴室和卧室里的灯光，在黄橙色的晨光里亮了起来，正常生活的人已经开始了他们新的一天。

当其他狙击队员们在他们的火力点上呼叫时，最初的整点报时声传入我的耳机。无线电话筒里突击队员们的寂静无声，意味着他们正在朝我们靠近。他们在抵达新的集合点之前不会再嘎吱作声——黄色区域。

我的猎物的白天活动很少改变。在最前缘阵地总是要确保我对目标的观察，必须有一个清晰的、不被遮挡的视野。在我的枪管和目的物之间哪怕是最微小的枝叶的遮拦，都有可能足以让我错失目标，或更有甚者，枪弹击中的是他人。

接下来，我把来复枪悄悄移至前面，小心翼翼地藏在一丛桉树枝叶的后面，慢慢爬向我的阵地。我俯身爬行，在一块平坦的岩石的裸露处，我把来复枪伸在前面，浅浅地、一呼一吸地呼吸，就像在狙击学校受训时他们所教我的那样。一只棕色的壁虎在我前方猛然爬过，此刻它已习惯了我的气味和举止。我们此刻已经与这片丛林融为一体，梅茨和我。就连野鼠也视我们为同类。

那只小蜥蜴领着我爬入一片龙须草后的阵地中。阳光斜照在我右侧的一叶沾满露水的树叶上。我右颊紧贴在冰凉的岩石上，迫使自己放低运动幅度，严格按军纪行动。

“前哨三号呼叫。人质救援队-44 和-76 已进入阵地。”

那可能是朱尼尔和特拉斯克。他们潜伏在我们的下方的灌木丛中，就守在两处毒贩们可能用来逃匿的小径之一的旁边。其他人呼叫着报告他们已经就位。每一个人都为进攻而精神抖擞，按照原定的捕猎计划行动。

严守纪律，我警告我自己。这是山上最暴露的地方。完全用不着急急忙忙。

我缓缓抬起头来瞄准我的射击目标。即使不用上面的望远镜，我也能看清他的面孔：从我的枪口到他的距离是 252 码。那哨兵端着他的拉格微型冲锋枪在边门等候。毒品销售因为没有新的供货已经在十五分钟前终止。他们明白我们就要来了。

我伸手前去轻轻转动装有弹簧的两脚支架，把其调整到位，以托起我的来复枪身。像这样的重型武器，空手托起向 250 码远的地方开火，几乎没有什么用途。这个支架可以让我对准目标，给我追射移动目标时所必需的宽广范围内的有支撑的稳定性。

我的姿势还是老规矩。首先，在我进入阵地之际，将一个小小的豆弹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袋放在枪托下以支撑我上半身的重量。我左臂在下支撑我的身体，左肘向前，手指抓着豆弹袋来调整胳膊。我的右手抚摸着枪机，大拇指和食指松弛地对指着，松紧程度刚好接触它粗糙的组织表面。

我头朝南面，面颊紧贴在枪托上，透过枪身瞄准器上的十字形准星，寻找令自己稍感轻松的着眼点。我将身体与枪身后座间的位置调整好，以使开枪时子弹以每秒 2 700 英尺的速度冲射时产生的反冲力降至最小。我让臀部压在地上，双膝间保持与肩宽相等以求平衡，放低我双脚靴尖以缩小自己的轮廓。从下面看上去，我像是一个细长的黑色的影子。

“旅馆一号呼叫。我们已进入黄色区域。”

突击队已经抵达。没有时间去寻找他们尚在远处地平线上的特种战争装甲车队。我还没有准备好我对敌人的致命一击。

“明白，旅馆一号。我命令你们呆在黄色区域。原地待命。”

慢慢来，我警告我自己。别开枪。好的位置如果没有准确瞄准便没有什么意义。枪支总是按照持枪者的意图来行事。暂且停停。要是没有调对瞄准器，一名狙击手拿着一支价值 2 500 美元的精密装备，与拿着一支自制的弹弓，没有什么根本性区别。

我将枪支的旋转支架焦距调高 200 码，作为枪弹降落弧线的补偿，然后再另加两个半分点。这样便能调节倾角和高湿度下的精确度。空气纹丝不动，我根本不必做或左或右的风向偏差调整。看起来像是一次简单的射击。如果这家伙将他的拉格微型冲锋枪对着前来逮捕的特警队员，我对自己将一颗 0.308 口径的圆弹，射入他那深邃的拉丁眼睛与高鼻梁交界处中的能力蛮有信心。

“前哨一号呼叫。我们已经进入阵地。”

就在那儿。时间已经凝固。无数个小时的调查，所有秘密进行的毒品买卖，所有以代号Ⅲ进行的电话窃听取证，所有的会晤，所有的文案工作，都是为了这一瞬间。我认识这些特警，我也认识他们的家人。我的工作是为了保护他们。

我把枪托顶住我的肩膀，然后长长的、慢慢的呼了一口气。

“总部命令各单位。你们必须服从命令，向绿色区域进发。”

当我手肘的肌肉和鼻梁作过最后的瞄准后，枪身上的十字发丝在我的瞄准镜中微微抖动。我把那细细的黑色的十字准线对准哨兵的面庞。他们曾经训练过我们要击中脑干，在那儿，脊髓与头盖骨相连接。

我想像中看到突击队员们坐在野战装备车辆中，腿膝上搁置着来复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枪，随着驾驶员们一踩刹车，他们便在心里计算着，等候着行动的命令。我以前也经历过这种场面，集中思考着车门怎样打开，谁第一个进来，怎样用西班牙语音调说“放下武器！”

“总部命令各单位。原地待命。……我命令……”

终于来了。在所有的地狱之门张开前的漫长的暂时停顿。

我已经三十六岁。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服役了九年的老兵。我加入人质救援队已经四年了。在某些方面，我觉得我一生都是在为之受训。在另一些方面，我又觉得我对于下一步我应该去做什么一无所知。这便是你在玩射击时所处在的一种尴尬：不管他们教你做什么，扣动扳机总是一种个人决定。一旦你已经扣动扳机——对或者错——后果从来不会远离。

“5……”

总部发动攻击倒计时的数数声在我耳中响起。我仔细回顾了一下我所作过的射击。你将第一颗子弹用食指滑入弹夹，这样你便能感觉到它的装压良好。

“4……”

你会回想起自己成千上万次地卸下枪管，来研究这只来复枪，研究它对热度、风力以及对天气的反应的方式。第一枪叫做“冰潮”——那种加在新的目标物的生疏的、信心徒生的印记。如果你的瞄准和你的准星刻度精确无误，那么瞄准点和命中点分毫不差。这便是你的“零点”。

“3……”

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当一切都在完美正常地运转时，它们携手而来：冰潮和零点。致命零点。所有外部影响都沉入潜意识中。其余的一切变得与你全然无关，显而易见地成为万物兴废的纷繁复杂的另外的世界。此时此地，整个宇宙凝聚到一支来复枪和一个与其融为一体的人，正努力将一颗微小的铅弹准确无误地抛向 250 码外的目标。

“2……”

致命零点是结束一项工作的惟一一枪。它意味着真理。终结。你可以成千上万次地、直到你的枪管被烧得通红地反复练习，但是致命零点——那首次的、不可避免的一扣扳机——便是任何人都将永记铭记的惟一的陈词。

“1……”

这便是我的结案陈词。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第一章

与我们的内心世界相比较
我们经历的前尘后事
简直微不足道

——奥列弗·温德尔·霍姆斯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1 到　职

联邦调查局给我的惟一承诺，便是让我有机会证明我自己。1987 年 3 月，联邦调查局的一位叫韦恩的求职协调官来访问我、并提供给我一份工作时，我正在华盛顿特区工作，担任麻省的 S. O. 康特议员的演讲撰稿者和新闻发言人。

“克里斯，”他说，带着一副对我过去二十七年人生的每一细节都十分精熟的保险推销员神情，“我们将于两周后开办一个新特警培训班。你能来参加吗？”

我一时间心跳顿停。一年多来，我一直在聚集勇气去填写一份联邦调查局的预备队员求职申请表。尽管我符合它的基本要求，但一想到我将加入这世界上最具威望的执法机构，心里仍不禁有些飘飘然。

韦恩的话语在我耳边絮絮叨叨说个不停。我不禁回想起在一个月接一个月地等候这一时刻的来临的情形。1986 年一个宁静的晚上，那时我坐在套间餐厅的餐桌边填写那份最初的求职申请表。那份两页的申请表格要求我填写诸如我的全名、出生日期、出生地点以及社保卡号码——这是那种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联邦调查处早已熟知的东西。它上面列出了对于申请人基本要求：所有申请人必须是 24 岁至 35 岁之间的美国公民，至少有学士学位和三年工作经历，或者拥有一个硕士学位。

当时看来这一切似乎非常简单，但是经过一年多的测试、期待、面试、等候，我甚至很惊奇那些人是怎么才加入到联邦调查局的。

“我被授权向您提供一个职位，如果您认为您在时间上来得及的话，”韦恩说道。“如果不能……嗯，那我可不能提供什么担保。”

他像一个纸牌赌博赛中友好的庄家和叫牌者之间轮回往复那样击中我。我最近一次见他是三周前在华盛顿的野战办公室里，在那儿，他递给我一把旧史密斯-威神十型左轮手枪，和一个红颜色的手枪托。

“这是手枪扳机触发测试，”他告诉我说。“你在 60 秒钟里尽可能多次地扣动扳机。本项测试在于评估你使用正式武器时的熟练程度。”

他给我演示了怎样伸直手臂握枪瞄准墙上的人像标靶。我并未真正弄懂怎样去触动手枪撞针，不过那训练看来十分简单。我手里握着那件黑色的武器在面前平举着，等候着他按下秒表。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开始!”他命令道。我于是便竭尽所能地快速按动扳机。

“你能在两周内辞职吗?”韦恩再次问道。

两周?我心里嘀咕着。房子开始在我面前旋转起来。

我觉得我一切都准备充足。在过去一年中,我已在每天两次进行体能准备,以便能应付他们将要对我进行的最为残酷的新人培训。我已经成了一个这项事业热忱的期待者。我每天从穿越东南华盛顿街区的四英里的长跑开始。晚上则在芬利拳击馆锻炼我的肺活量和拳击。芬利拳击馆位于第十大街往北不远处,那里的油漆溶剂与凯里龙清漆的刺鼻怪味,使我的大脑在受到撞击时还能保持清醒。

“我可以把您算上一个吗?”韦恩再次问道,他很不习惯我的这种优柔寡断。

我背微微靠向座椅,试图集中精神。过度的兴奋沸腾着,好像要从我的肠胃中喷涌而出,化为一阵鬼哭狼嚎般的咆哮。我的心又剧烈跳动起来,随后便是砰砰狂跳,我担心隔壁房间里的人都听得见。

我开始回答,不过话语就在我咽喉中梗塞了。一想到我要把这消息告知我的老板——一位年高德重的美国国会议员,并且还将放弃我在国会大厦中的办公室。同事中只有一人隐约知晓我私下里在另谋职位,而且他自己还发誓说,联邦调查局要求高度保密的新生活,那是否能令我称心如愿尚难料定。接受这份工作,就意味着我不得不放弃前景不错的一份加州杂志和两份新英格兰尚不知名、但却相当不错的报纸的写作职位。我还必须对那爬到白宫演讲撰稿人职位的机会道声再会了。

更为重要的是,我的妻子,露丝,很喜欢她的那份加州大卫·德莱尔议员工作人员的工作,我们还刚刚买下了一间石砌房屋,而我们刚出生四个月大的儿子,杰克,还不适宜作长途旅行。联邦调查局要招的是调查员,而不是一名作家。这种职业性流动看来没有仔细考虑过。

“克里斯?”韦恩问道。“你没走神吧?”

天哪!我都在干什么啊?

* * * * * * * *

成长为一名特殊的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的路程,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大同小异。在你最初填写并递交上我求职申请大约一个月以后,你会收到一封由求职协调官发来的内装有复印申请表格的信函。我的那份函件是韦恩寄给我的。那上面列出了求职测试的时间和日期,并且还说,如果我想继续这一程序,我就必须向华盛顿大街上的野外训练办公室报告。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如果我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申请者的测试成绩相比较而足够高的话，我将得到一个继续我的求职程序的机会。

因此，在 1986 年 4 月 10 号，我走进位于东南华盛顿地区的一幢灰蒙蒙的办公大楼里，大楼的名字是巴扎德角。走进大楼里面，一位接待员透过防弹玻璃幕墙跟我打过招呼后，指引我走向一间没有窗户的候客室，里面挤满了和我一样心思的求职申请人。我数了数，除我之外，另外还有 26 个人。但大家都一言不发。

我环视了一下整个房子里的情形，试图评估一下自己有几成的机会胜出。我们这一组应试人员中包括不同个头、年龄、肤色的男男女女。有人手里还拿着他们的申请表格，仿佛还要在测试时验明正身似的。有个男子在他的座椅上明显地坐立不宁，我开始有了些清醒的自我意识。他一直凝视着天花板，仿佛在寻找他想像中安装在房子里用来记录我们每个人的行为的摄像机。他双腿一时叉着，一会儿又放开来，然后轻轻地叹息一声，站了起来，没有任何解释便转身离去了。

坐在我旁边的一个男子轻轻地碰碰我的胳膊说："他不会再来了。我以前在这里见过他。"

我点了点头，试图让自己放轻松些，这时一位表情严肃的勤务六处的职员挟着满满一胳膊的测试题小册子走了进来。

"哪些人以前参加过这项测试？"她问道。

有三人举起手来。

"我们的记录上有你们的姓名，我们会查对的，"她毫无表情地接着发问道。"那么，你们中间有多少人以前参加过这一考试？"

另有十二个人举手，包括我身边的新伙伴。

我对于联邦调查局及其新人录用程序几乎一无所知，不过，我猜想要早日入行，总得冒险一试。

我的直觉后来证明是对的。初试两个月后，我收到另一封内装表格的信函，证实了我的考试成绩比那穿着休闲装的家伙高出一截，使我获得了进一步面试的资格。那里面写满了我的人格的标识，但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通往联邦执法机构的前景会是一路坦途。

1986 年 6 月 3 日，我休假五天，一头奔向巴扎德角去进行一场短时的面谈。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看上去都非常专业，走进了一间俯瞰着波托马克河的小型会议室，他们从三个不同的角度盯着我。

"我想你有点紧张。"个子较高的那个男人说道。我坐在那张有十条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腿的商务会议台的一端，会议台周围坐着的人对我的了解甚至要远远胜过我妈对我的了解。“有一点点紧张”似乎没有把真实的情况完全说出来。

我调整了一下坐姿，并尽量使自己呼吸正常起来。

“我先开始提问吧。你是否还记得70年代中叶的某个十一月的一天，”两个男人中的一个开始问道，“有三个联邦调查人员来找你爸爸询问一次枪击事件？”

70年代？那时我还是十岁刚出头的小毛孩。

“就我所知，你父亲是与胡佛先生的突然死亡有关联的几个高级助手人员中间的一个。也许你可以谈论一下，你对这个有可能影响到你能否成为一名联邦调查处探员的事件的看法。”

房子开始旋转起来。我的大脑急速返回到一个阳光明媚的十一月的上午，那是二十多年前，我们一家还在新罕布什尔，当时有三个穿着便装拉长着面孔的人出现在我家里，他们来找我老爸谈了一会儿。

* * * * * * * *

“你好！我是联邦调查局的特警迈克尔·唐纳利。”他们中的一人这样说道。他提着一只科尔多瓦皮质公文箱，佩戴着一枚周边被磨得发黑的金质勋章。

他那一脸的严肃正经，充斥着我们整个屋子里的每一角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很少出现在新英格兰北部。事实上，除了我八岁生日时收到的那支联邦调查局箱式机枪玩具外，我对J·埃德加·胡佛的难缠的联邦调查局警员知之甚少。

新罕布什尔的弗兰克尼亚是一个位于波士顿和蒙特利尔中间的小山村。一个陡峭的峡谷中夹着一条向南的通道，通道两边是高达1 000英尺的耸立的高墙式的岩壁，给当地像我自己这样的男孩子们一种坚如磐石的安全感，但同时又使得我们视野狭隘。“巨石的面庞”，一个强大而足以激发丹尼尔·韦伯斯特诗意激情的自然人形轮廓，高高耸立在那儿，俯视着整个峡谷。它的眼神中带着一种奇特的悲哀朝南游移。

来意不明的联邦调查局探员来到这一只有250位居民的小山村的消息，顷刻间便传遍了整个普利斯丹歇尔山谷。人们挤满了我们在盖尔河边的房子的门窗口，还有只在盛大场合出现的农业局督察也在其中。我们惟一能够得到的法律援助是来自邓恩警长。他是一名有闲的、乏味的男人，将他大部分时间花在研究一只古旧的格兰黛德一品特瓶子以及在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镇垃圾场上和埃迪·斯波拉德胡乱地打野鼠。犯罪——至少是值得联邦调查局出面调查的那种犯罪——在这里非常罕见。

“见到您很高兴,先生,”我老爸说道,伸手去握唐纳利的手。唐纳利拿出名片来时,面上一直露着那种尴尬的咧嘴笑容。“听说你老板出事了,我很难过。”

唐纳利警官伸手到他的口袋中掏出一本笔记本。我父亲则双手抄在口袋中,一动不动地站在前面的阶梯脚下。他对一名本地人开枪杀死了一名前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助理的事件感到有些难堪,在脸上却丝毫也没有流露出来。凶杀案查不出任何怨恨的痕迹。马蒂·科利斯,一名新罕布什尔州骑警奶声奶气的儿子,仅仅误把局长助理当成在休格山上的一头身上有8-字形斑纹的雄鹿。虽然这仅仅是一个悲剧性事故,科利斯却像任何一个暴民袭击者曾经干过的那样,把他打死了。

故事刊载在《利特尔顿信使报》的头版,使得整个美国北部都为之震惊。华盛顿显然对这消息严阵以待,对与袭击有涉的所有人,包括从里奇家族的所有成员到俄罗斯冷战专家都予以怀疑。

这三个人都是身穿黑色毛料葬礼服,内穿白色衬衫。一个家伙拉着我老爸避开众人视线走进车库,一人把双手插在口袋里,斜靠在小车上,劝我别离得这么近。后来我爸爸从车库里走了出来,并没有受到伤害。这些家伙居然在我闻所未闻的场所调查一项与国际性阴谋相关的事件。或许他们还懂得施用酷刑。

我决定留在附近,为了起保护作用。

时间慢慢过去,老爸和唐纳利警官终于从车库里走了出来。表面上一切正常,但过了一段时间,我才从我老爸的手上搜寻到一丝剧烈痛苦的痕迹,希望他不曾被戴上手铐。在小镇上土生土长,让我有充足的时间来猜测外面世界的事情是怎样发生,但是我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一幕场景。一想到要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用手铐脚镣带走我所崇拜的英雄,拖着他屈辱地离去,几乎让我气绝。

* * * * * * * *

老天爷,他们怎会知道这个的?我很奇怪。我已经在我的履历表上详细回答了从小学到现在的全部背景问题,我还曾经列出了一同生活的人员名单、每个住址、每所我曾经就读过的学校、我的推荐人、社会关系和十二个不同国家的出国旅行证明。我还承认了读大学时尝试服用过毒品的经历,承认了一次交通违规事件,详细列举了我过去二十七年中的所有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最亲密接触的秘密。但他妈的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事儿的?

我紧盯着那人,因为不自信而变得僵硬。抓住要害,我在心里争辩道。我没有杀害过任何联邦调查局特警,我老爸也没有。见鬼,我从未碰见过马蒂·科利斯。

那三个身穿蓝色制服的面试官也冷冰冰地盯着我,等候着我给他们一个答案。

"那是很久前的事,先生,"我说道。"家父与那次射击事件毫无关系,我想不出那怎么会影响我现在的抱负。"

"好,"他说道,"因为,如果你能通过背景审查,你将成为联邦调查局来自新罕布什尔州弗兰克尼亚的第四位特警。"

突然,他脸上绽开出一片笑容。他站了起来,握住了我的手。

"放松一点,小伙子。我是伯尼·皮尔斯……在休格山村长大的,大约离你们家的老屋五英里远。我碰巧知道那次射击事件。"

他开心地咯咯轻笑起来,把我介绍给了另外两位特警,并拿出一本记事本来。我尽力保持我原有的风度。数年的期待就在这一瞬间到来。

"一座 250 人的小镇出了四位联邦调查局特警,"他说道。"一定有些不同寻常吧,嗯?"

我礼貌地点了点头。

"那么,科利斯,"他说道,"干嘛你现在不跟我们讲讲,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想当一名联邦调查局特警?"

我的脑海里思绪翻腾,一年间筛选过程的起伏沉浮在我脑海中漂浮而过,就像在你跌倒之际人生的酸甜苦辣在你面前一齐翻腾一样。在那一时刻,我试图掂量一番我年轻的生命中最重大的事业转机。

在首都工作,能够带给你在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恭维和兴奋。国家自豪感消耗着那地方,你会获得一种令得这个国家伟大的极其复杂的品味和使命感。华盛顿给你超出金钱以外的丰富的体验。那是一种政客们显露出来的二十四小时不停歇的氛围:权力,巨大的权力,以及那种麝香的、令人陶醉的冷冰冰的现钞和正在腐败的理想的气味。

我妻子露丝和我,是在两年前受美国西尔维奥·O·康特议员——一位老派的新英格兰人,以他神采飞扬的演讲而最为出名——的邀请而来华盛顿特区的。康特议员的行政助理打电话给我,用一种意味深长的语气说,我在一年前写的一篇小说《参议员的莫斯科之行》引起了他的注意,而他碰巧要举办一次演说词撰稿人新闻秘书的公开招聘会。他问我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是否有兴趣？

我把话筒压在耳根，好一阵子都在怀疑自己。大学毕业后，我走遍全国，当过酒吧招待，当过南加州《橙色海岸》杂志的特色专栏撰稿人，当过寄宿学校的英文教师，还当过麻省伯科歇尔的《北亚当斯报道》的新闻记者。1985 年我是这么两种情形：饥肠辘辘，四处飘荡。

“当然有兴趣，”我说道。“我想，这也许是我事业转机的一个适当时机。”

那是礼拜五。随后的礼拜一早上，我敲开了雷奔办公大楼上 2300 室外的双层夹门，作了一番自我介绍。一位名叫弗兰妮·麦圭尔的温和慈祥的老妇人领我进入接待室，并且欢迎我的光临。

“帕特，”她回过头去叫道。“克里斯到了！”她身上散发出一股青春露和樱桃果汁的气味。那感觉像是在家里。

西尔维奥·康特作为国会拨款委员会的资深成员，而且在近三十年的宦海生涯后，成了国会中最有权威的人物之一。他带着一种令人爱慕的淘气气质步行，看上去能把住与之相配的他所遇见过的每个人的力量、性格和他们的手掌。他的办公套间，俯瞰着美国国会大厦的正面，拥有独立大道上最好的景观之一。他在国会大厦里也有一套办公室，那刚好在大厦底楼的观光走廊之上，位置是如此之好，从玛米·艾森豪威尔到南茜·里根等第一夫人们都曾用它作为总统发表联邦国家演说前的休息室。

那是最初出现在我面前的通往联邦调查局小径。在一个下午，康特先生把我拉到一边，递给我一张明信片大小的演出票。上面印着：“联邦政府”，并且承诺给我一个靠前排的座位，去观看美国最宏大的晚会之一。

“这你可在票贩子手上买不到，”国会议员说道，把那个绿色的宝贝晃了晃。“我要你去看看那些大人物们都在干什么。或许你能发现些新资源。”他把票子递给我时还眨了眨眼。“还有，你可不要试图去倒卖它，老伙计。那可是冒犯联邦政府的大忌讳。”

在 1986 年 2 月 4 日星期二的晚上，我关上我在国会山那排房子中的办公室的大门，在黑古隆冬的严寒中步行穿越十个街区。凄迷的薄雾从我嘴边冉冉升起，像是一层霜冻窗沿的塔夫绸窗帘。我走过国会图书馆和最高法院，然后是一列长长的轿车车队和黑色豪华小客车，一直延伸到一栋国会办公大楼，看上去像是随着能源供给状况而波动。

我慢慢走着，看到沿街满是崭新的摄像机、炸弹警犬、特警部队、手持来复枪蹲在屋檐上的秘密狙击手。我呆呆地凝视着停车场上的救护车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队、东草坪上停着的一架直升飞机以及车载卫星电视碟式反射架挡拦住独立大道上，妨碍着南来北往的交通。我项背上的头发耸立着。晚会票在我的外衣口袋中像一块高尔河中的石头一样，沉甸甸的。

顶层的观众楼座陡峭而浅露。我的包厢俯视着共和党一边的通道，刚好对着南茜·里根坐席的左面，那里传统上常常是第一夫人以及她的陪同们的位子。我刚到职时，南茜还在康特先生的办公室饮茶，但不久她便来露过一次面，进来过一次，跟共和党的老友们挥手告别，去细细品味她丈夫的美国的变更。再也没有人谈论"魔法经济"或者"特氟隆总统"或者是那天晚上某个出场时微露醉态的演员。只有一种压倒一切的自豪感和对整个晚会恢宏气势的实实在在的敬畏之情。

当全副武装的侍卫敬礼迎候参议员、联合政府的主要官员、十三名内阁成员中十二名要员、最高法官等观众时，我喉咙哽咽地观看着这一切。他们徐步缓行，点点头，握握手。这一切都在满怀崇敬而又非常传统地进行着，是我所读到过的公民课本中从未曾提及的。

当成千上万人的声音回响在红木演讲台、大理石柱和金叶壁画间时，第五频道和阿拉密斯在空中混杂在一起。灯光从天花板上隐秘的安全摄像镜头附近的凹进的镶嵌处倾泻下来。新闻记者们从新闻中心窥视着，一边削着他们的铅笔，以便他们睿智的文章报道能随着晚会掌声结束时赶在夜半编辑最后截稿时刻前发出。

"主席先生！"一声令人肃静的话语，盖过场中男男女女靠废话连篇来表示他们存在的阵阵声浪。

"美国总统！"

众议院发出一阵喧哗声。

这时我看到了他：伟大的传播家迈着坚实的步伐，右手举过他那一头G. I. 乔式的蓬松头发，脸上露出一副可爱的小男孩子般的微笑。

他缓步朝讲台走去，显露出他前苏联之行一手握橄榄枝一手握铁锤的胜利者姿态。副总统乔治·布什和众院发言人蒂普·奥尼尔站了起来又随即坐下。联合政府的全体高级官员随后，再是参院和内阁成员，以及全体435名议员。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也是我人生中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

当全体美国政府的高级行政官员、司法官员、立法官员就在我座位的楼下齐聚一堂时，我站在那间屋子之中，在鼓掌欢迎时我双手猛烈地颤动着，感到绝对的目瞪口呆。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从那是起，我便明白，仿佛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顿悟，我所要从事的，是用我的生命来保卫这一切。顷刻间，我觉得，起草用煽动性的言词来装点门面、或者对一个在战争中冲锋陷阵的战士摇旗呐喊的演讲词，已经远远不够。对于像霍尔登·考尔菲尔德一样静静地站立其中，等候着捕捉那些符合修辞格的音节，不再令我兴致盎然了。我要让社会有所改变，在我早上醒来时有一种所从事的事业：正义。

我要拥有司法权力。

就这样一路到了特警部。我有一个朋友在当特警，但他一想到自己必须在一个完全陌生人的前面，用自己的身体去为他抵挡一颗子弹，他就痛苦万分。毒品控制处在那些年还完全默默无闻，而烟草、酒精和消防局——嗯，那时他们也是相当寂寞。那就仅剩下联邦调查局了。在与我谈到过此的每个人的心目中，他们是最大而且最棒的。而且他们在招雇人手。或许我也有机会。

在经过一个不眠之夜的思考我怎样才能更好地报效国家后，我决定走一条不为众人所走的小路。第二天，我找出一本华盛顿特区电话号码本，接通了联邦调查局的华盛顿野战办公室申请报名。

天啦！我想。有谁会相信，我一个来自新罕布什尔林木葱茏的山坡上的青年人，竟然会找到通往这片处女地的路径呢？

*　　*　　*　　*　　*　　*　　*　　*

我在回答他们的问题当中，一定有什么真诚之处令伯尼·皮尔斯和他的面试组成员感动，因为面试结束不久，在我的邮箱中又有一封来信。

“您的综合测试和面试成绩，令您进一步取得特别警察职位申请考虑的资格，”上面写道。“您的申请材料将被彻底复审，并视联邦调查局的需要与否您将进入下一步的申请程序。”

语言枯燥无味，我一点也没有在意。此时此刻，加入联邦调查局已然箭在弦上，而“下一步的程序”听来仿佛是来自局长本人的邀请。

我在几周内便完成了录用程序的最后几步。韦恩驾着他那辆局里配备的蓝色小车，把我从巴扎德角送到联邦调查局总部去进行一项体能测试，他把测试场地设在大楼地下停车库里。我和另外五个申请者，在下午4：30时要在我周围空出的车位之间跑1.5英里。我跑完全程刚好花了不到9分钟，尽管如此，我还被要求一边吮吸这些车尾废气、在一排排迷宫般的水泥柱中间绕来绕去，一边闪避一列政府官员的雪佛莱车队。

体能测试后，接下来进行体检。他们检查了听力、视力、肺活量以及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心律在内的所有项目的身体状况。一切正常。

“当然，韦恩，”我说道，最后终于找到了那将永远改变我人生的词汇。“两周足够了。”

我挂上听筒，凝视着前面的国会大厦，在灿烂的落日红霞中，大厦熠熠生辉，上面那口古老的报时钟指向了红色的晴空。当思考着要在匡逖科接受为期三个月的训练，并作一个三十年的长跑运动而去赢得一枚联邦调查局的金质奖章时，前途看来绝对光明。成为一名联邦探员，曾经有那么长的一段时间看上去是绝不可能，而现在，希望就像一个首次登台的少女，在我的面前羞羞答答地跳着新春交谊舞。

2 受　训

在向国会议员递交辞呈的两周后，1987 年 3 月 27 日，我把办公室里最后的一份卷宗塞进一个皮质的公文箱里，便向这个美国立法部门的分支机构道别了。在我胸前的口袋中有一纸薄薄的公文。上面有联邦调查局总部某位官员打印的我可以预见的未来蓝图。

“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谨向您提供一个见习职位任命，”上面写道。“作为一名第十级的一般勤务特警，年薪 24 732 美元，并且必须扣除退休及社保基金。”

这一措辞简短生硬的命令，确定了接受我去参加为期十三周毫无意义的新警员的军事训练。如果我在其中的两次考试中成绩不能达到 85 分或者更低，他们便会将我退回。如果在手枪射击资格考试中成绩达不到 80 分，他们也会请我滚蛋出门。如果我在体能测试项目中、或者在防卫性战术方面未能获得最低 80 分以上的成绩，我就得开路。其他解聘的项目包括举止行为不堪成为一名特警、态度欠佳、能力不够(不管这意味着什么)、不够坦白以及总的资质不够。

“本项任命在开始注册到任之前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取消或延期，”信中还说道。“尽管本项见习任命期限为一年，但是，你必须在此见习期间内证明你能够在体能上适应继续为联邦调查局工作，包括成功完成在弗吉尼亚匡逖科的新特警培训。”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如果我应该在从这封不带感情色彩的欢迎信函中，找到某种模糊的兴奋点，我可无法从心底里分享这一点。“这封任命信函，”人事部的行政官员写道，“应该严守秘密地进行考虑，不得对外公开。”

稍等一等，我想道，心里试图从这个调查局官样文章中的某处发掘出来一些值得庆贺之处。露丝和我刚刚把我们在国会山的那间新近装修过的棕色石屋出手了，放弃了我们的工作、健康保险、史密森尼亚音乐会、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了一个小孩，又有一个孩子也快要出生了。我们已经把一生全部系在一根细细的内勤服务的线上，如果我失败了，我们就会遇上真正的麻烦。任何种类的自我尊严的回头之路，都将理所当然地包括无数漫漫长夜的内心反省，以及随之而来的衣食不周。

不论成功的机会有几成，我在四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日背着一个黑色的行包，喉头像是被一根巨大的圆木卡住，以致几乎窒息似的离开了国会山。我沿着 I-95 号公路驱车前行，直到一个指引我向西行的 132 出口的小标志附近才停住。从这儿离开高速公路西行五英里之后，在匡逖科军事基地的中心，我找到了联邦调查局的训练学校。当我驱车在一条窄窄的双车道处拐弯，它便在丛林中显露在我眼前。

不管我在通过荷枪实弹的、门禁森严的、还有隐藏在懒洋洋的松树丛中的监视摄像头前经过时所期待着的是些什么，我可没有见到什么不带标志的宪兵行列，也没有任何门牌上标记着“最高机密”或者任何围着栅栏的、上面装着预示不祥的探视天线的建筑物。除了一些相当精良的武器系列比较复杂外，这个杂乱无序、占地面积达 480 英亩、由棕褐的砖块与玻璃建成的校园，看上去更像是管理良好的大学社区，而不是什么内勤警察单位。

从主要入口处进入校园内，其中的渊薮颇能说明这学校的修道院般的迷人之处。J·埃德加·胡佛在 1970 年代初亲自下令修建了这一场所，作为国家执法行政机构的培训中心。我到来之际，学校已几经扩建，能够容纳联邦调查局和 DEA 所招募的全部新人，但是千万不要误解这一场所的血缘所系。执法是有章可循的，学校可决不浪费精力去装腔作势。

我到校之时已是傍晚时分。我在前台一张长长的新人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按照上面的指示找到了我在麦迪逊宿舍六楼的住所。寓所看上去就像学校的其他设施一样简朴。我们全体 87-10 班的三十八名新招募的特警学员挤在同一层楼的共用一间浴室的两个套间里。每位特警有一张桌子，一个梳妆台和一张单人床。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我到达时，组中的其他成员大部分都已到了。我们彼此进行了礼节性的自我介绍：握手、介绍姓名、家乡籍贯、军阶、子女数目、前任职业。每个人都板着一副最为严厉的面孔，试图以此来传达出他们的信心。

我在通往 620 室新家的途中，与几十个人握手。一旦进入房内，我便解开行包，稍微读了一阵子书报，然后便爬到床上，双眼盯着隐隐发蓝的白色的天花板，等候着。

我在等候着再次见到我的家人。等候着开始我新的事业，等候着对于我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判决。我不知道我到底在等待什么。在经过所有这些磨练之后，我终将跃出过去的岁月，这似乎才是我该做的事情。

我躺在床上好几个小时，直到整个宿舍都静了下来，子夜已经过去。那晚我几乎没有闭过眼睛。

* * * * * * * *

新特警培训是星期一的上午。一个个子高高、仪表庄重、双手在背后交叉握着的男人走了进来，他后面跟着好几个卑躬屈膝的随从，他那副高高在上的神气，是我曾经反复提醒过我的前任上司绝对不能在公众面前流露丝毫的。那位局长助理用颇具韵味的言词告诫我们说，如果不能达到联邦调查局的局级标准，那无异于是我们自己在让局里在星期天的《华盛顿邮报》上面刊登招聘广告。在随后的整整十三周中，我们全得听他摆布。第一个半月内所有周末都不得离开基地。在周一至周五的晚上可能会有深夜紧急集合。课堂训练直至星期六中午才结束。不准在宿舍中留宿来访者。噢，还有着装要求：学校军官穿绿色菠萝衬衫与咔叽布裤子。DEA 学员穿灰色衬衫及黑色的 BDU 勤务兵套装，脚上穿那种擦得闪闪发亮的野战套靴。我们穿便装。晚餐之后穿休闲装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牛仔裤是绝对禁止的。除了在体育场馆内，其他场合不准只穿短裤。

按姓名的字母顺序编排的座位，我便坐在最后一排，两眼紧盯着局里编发的人手一份的特警名录。那家伙在整个讲话的过程中从未流露过一丝丝笑容。那根红蓝相间的领带系在那剃须刀般锋利的布鲁克斯兄弟牌衬衫领子上，把他的头支撑成一个 45 度的角度。每当他发出 FBI(联邦调查局)这几个字母时，他那宽阔的前额都会微微发皱，就像一面旗子在水龙头边被浸湿后一样。就连整个空气也都被他句子的间隙变得松散了，仿佛在等待着他下一个深谋远虑的思想的膨胀。

那位局长助理的副手站在教室门旁，甚至没抬眼望我们一下。班级辅导员们则站在靠后墙的我们主要的指导官们的行列中间，那些人在作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自我介绍时，都在自己姓氏前冠以特警督导官的称号。

我咕哝道："这些混蛋真他妈的冷酷。"

当局长助理结束讲话离开教室，去处理那些更为重要的事情之际，一个个子同他一般高矮的白人男子从后排溜了出来，走到了前面，用那种几乎是满怀怨毒的眼神盯着我们。教室里凝固了。显而易见，所有的欢乐都已经随风而去。那家伙一幅死神般的面孔，就像是我在但丁的《地狱》中所读到过的一模一样。

"我的名字叫罗纳德·C·德克森特警督导官，"他开口说道。"随后的十三周里，我将担任你们的行政辅导员。你们中那些能够在此呆足够长时间的人则可以叫我'长官'。"

那张死亡的面孔稍微停顿了一会儿，就像《浮士德》中的恶魔摩菲斯特站在那巨大的悬崖绝壁的边上时一般。我们没有一个人敢于呼吸，生怕浪费掉已经变得稀薄的空气。整个房子因为他的出现而充满了敬畏。

"FBI 寓意是忠诚(Fidelity)、勇敢(Bravery)和正直(Integrity)。"他停顿了一会儿，以使这些概念在我们的大脑周围回响。"那便是你们的姓氏和名字。你们现在已经合而为一，一齐投身到了霍威先生的私家军团之中。你们随身带来的生命已经到此为止。任何个人欲望现在都要服从联邦调查局的集体欲望。从这一点出发，你们属于我，而我……"

他的眼光中有些东西在发生变化，像黎明在天际冉冉升起。

"……我……"

他宽阔的肩膀在那套深蓝色的制服下开始起伏。

"……我向上帝发誓：这个家伙只是稍微严厉一点。"

说完这个，他便大笑起来，"对不起，"他说道，"不过这儿的确弄得太严肃了一点。"

听他说完这些，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开始由理念的灌输，转向随身携带一支手枪和一副盾牌的更为精致的人生起点。罗纳德和另外两个班辅导便日夜和我们在一起，试图确保我们有充足的准备，以了解这一行当的全部行规。大部分的课程是在课堂和射击场上进行的，不过也有相当多的是在校内食堂餐桌上喝着啤酒进行的。教官们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情：把公民们训练成特警。罗纳德担任我们的指导。

* * * * * * * *

在第二周周末，大部分隐藏在联邦调查局神秘面纱之后的秘密都蜕化成了一种朝七晚五的军事训练下的摄生之道、防卫策略以及武器使用。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每天早上七点吃过早餐后，便来到一个训练场所进行长达四个小时的在督导指导下的训练，中间休息一个小时午餐，然后便重新开始训练，至少要延续到晚上五点吃过晚餐。其中许多日子我们都工作到夜晚，练习诸如在昏暗的光线下进行射击、高危险度的拘捕罪犯以及夜晚监视等等。

有时在空隙间，我们得找时间学习以应付那些残酷而频繁的考试。我们的全部课程挤成一团，每周至少有一次考试，做复习笔记，确保那些准备不甚充分的课程能在第二天的考试中觉得万事俱备。就像我们的录用信函中所说的那样，任何一门课程得分为 84 分或更低，将会导致一项新特警检讨委员会的再审查并且进行纪律处分。如果你在补考考试中达不到八十五分，或者在另一门考试中表现与此相似，那么，你就得滚蛋。

尽管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开始进行新特警武器领域的训练，但是我的教官却从所有执法课题中的基础开始：《联邦宪法》。我们的法律课程 I 的教官第一堂课上便对我们严加提示："从你们在此间毕业的那一时刻到你们退休时为止，你们所做的一切都得围绕着这份文件，"他说道。"我们所要从事的执法事业都与这份文件相关。"

他详细讲解了这份著名的文献所赋予个体的人身保护及自由权利，然后便用法律条文来支持他的解说。他的讲课内容清晰，而且作为一个博学的法律专才，在他的大部分课堂讲授中不时充满了幽默和风趣。

"世界上所有的子弹和徒有其表的勇武，都不会在一宗法律案件为你赢得丝毫的说服力。一名联邦调查局特警的职责，在于调查对联邦地位产生潜在威胁的案件，在必要的场合下实施逮捕，并协助使检控成功。所有其他有关枪支、手铐以及飞车追逐的种种行为，都不过是为了出出风头而已。"

每天我都学到一些新的术语，诸如错误羁押、私人宅第，一切照实陈述以及民事侵权行为。每天晚上我都会快速浏览一遍法律案例，试图弄明白为什么我们可以将一名银行抢劫犯追赶到他姊妹的居所，但是我们却不能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去搜查赃物。我坐在学习小组里与人争辩米兰达警告的是非功过，以及为何——与电视连续剧中的情况相反——除非人犯是在拘禁期间进行审问时，我们便不必使用它们。

当我签名加入时，我不太肯定我曾预期到会有这类严厉的条款，但是我开始喜欢起来。当我们结束法律课程 I 时，班上有三位成员掉队或者说是因为失败而退出了，但是其余的人都齐心协力地对抗压力。当我们的教官有一天站在讲堂前，详细说明我们工作的重要性时，这种挑战便显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得更有意义了。

“你们的工作与巡警的工作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其责任性。”他说道。他早就跟我们讲过，联邦调查局的特警不从事传统的诸如谋杀和强奸等暴力犯罪的侦破。联邦调查局所关涉的案件通常是具有跨国背景，或者是某件令联邦政府的经济利益受损的案件。

“联邦法院要求我们，从接到快速审判命令的四十五天内，我们从取得证据到进行拘捕的途径，必须达到更高的标准。你在调查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错失，陪审团便会因此将歹徒放回街头。”

他将一份 3×5 的小册子分发给大家来阐释他的论点。每一行浅橙色的 FBI 分类指导下共罗列了全部 257 宗不同的、由联邦调查局所调查侦破的违反联邦法律的案件。

“我们所从事的犯罪案例大部分都非常复杂。”他说道。

我用手指沿着名单往下看，只在像假扮 4－H 军官案，违反《移民法》案，或者偷运不安全的冰箱穿越国境线这样的有着重点的地方才会停下来看看。

“你们得掌握犯罪的全部要素，对之加以毫无疑义的查证，而且是站在目击证人的角度上提供定罪指证。你们只要得到八十五分便可以通过这门课程，但是在陪审团面前那可远远不够。你在那里必须是百分之百的完美无缺才行。”

这我明白。那些橙色的小册子上也包括像跨国智力犯罪案件、银行抢劫案件、电话欺诈案件、跨国运输偷窃财产案件以及毒品案件。从那一点上出发，当那位白领犯罪教官试图用有关银行法规的细节性东西来令我们厌烦透顶时，我却对之更加注意。当来自总部的程序管理教官解释我们为何不需指控，便可以取得一名毒品交易贩子的小车时，我在有关罚没物的课堂上作了更大的努力来保持清醒。我甚至还精神抖擞地忍受了指纹辨识课程，意识到帐篷型指纹与涡旋型指纹之间的细微差别，能有助于我追捕最顶级的十大逃犯。

因为它的责任所在，联邦调查局的一切都循规蹈矩。而这才是它的意义之所在。

*　　*　　*　　*　　*　　*　　*　　*

在联邦调查局封闭的内部世界里，有一种职能一天天地清晰起来。通讯课告诉我们，联邦调查局的财产分布在全美五十六个野战办公室和 128 个叫做定居特警的卫星办事处（简称 RAs）。每个野战办公室或分局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由一名主管特警督察(简称 S-A-C),另有一至两名主管特警助理(简称为 ASACs)。小组则由一名督导来管理,他们负责日常事务。

尽管每位 SAC 掌管着各自独立的领域,但是,真正的大的决定则是在华盛顿的 FBI 总部做出,那里有一千余名管理级别的特警监视着局内每天所发生的一切。命令线条被很好地描摹出来。局长管理副局长,副局长则监管着四五个局长助理(简称 ADICs),局长助理则监管部门主管,部门主管监管单位主管,单位主管监管督导。就这样,管理层金字塔就蔓延成圣经分类似的官僚体系。

在这些管理层的底部,是那些街头特警,他们承担了全部工作的绝大部分。他们就像私人承包商那样发生作用,通过接触线人、应对犯罪报案以及嗅出公务人员中违法乱纪行为而经营着生意。上班时间几乎从早上 7 点到晚上 6 点,但是,生意决定钟表时刻,晚上、节假日、周末也毫不例外。有工作得做的时候你就得工作。

在实践层面上,一名特警的日常工作总是围绕着基础的调查而展开的。每名特警都会被指派在一个机动小组内,并被给予一定数目的案件,具体视犯罪的范围及其重要性而定。举例来说,一名特警可能围绕着仅仅一项重大要案而工作数年,而另一名特警可能在同一时期内办理三十到四十宗较小的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

案卷本身也有些复杂。一个棕白相间的案卷外套是用于存放每一个人犯罪调查的文档,并且随后便由案件原初分类办公室进行分类登记造册。比方说,如果是一宗发生在克利夫兰的武装抢劫银行案件,“螺旋桨”(局里对于分区案卷分类职员的俚语俗称)便会查阅他那本小小的橙色册子,并在案卷上贴上一个 91A 的分类标志。事后,他会添加上办公室的初始名称,以及该系列案件的序号。在这一案例中,卷宗封套上的编码将是 91A-CD-21388。随后的所有调查结果都将被装入该卷宗封套之内。

每一个卷宗都包括大量的文案材料,包括连带责任表格、监视记录、电子监视(ELSUR)记录副本、搜查证、口供书录以及上百种其他的局内表格,这些是你在出庭之前见所未见的。

联邦调查局的案例中有许多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案例,包括林白绑票案、肯尼迪谋杀案以及吉米·霍法失踪案。有关好莱坞名流以及玛菲娅袭击男人案等等,都以同样默默无闻的状态堆积在早已尘封的档案柜中。联邦调查局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最终都会变成一个或者几个这样的卷宗,永久地受到历史的检验,《信息自由法》和国家最高法院都要求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如此。

那种永久的审查，我们的教官论辩说，是为什么准确性、透彻性和真实性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中具有头等重要性的原因。从最初的会见到站在目击证人立场上最后一个陈词，到每一个简单的手势，都被记录归档，存入一个又一个的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之中。证人见面结果被归入FD-302。非证据性信息会写到调查记录中。物证会被送进实验室中而归入一个FD-620目录下。照片排列就叫做FD-427。旅行票据是FD-540。这个名目简直是无穷无尽。甚至就连记录所有文档目录的目录也有一个FD的编号。

然而，真正的犯罪破案发生在街头，而街头实例的教育则由实际应用单元(PAU)实施。早在第三周时，他们就曾把我们召集到横越胡佛到霍根的陋巷里——那是一座落后的城镇。驱车前往的途中，你决不会想到这个沉睡的乡间社区，居然具有全国最高的犯罪率。你会驱车经过多哥伍德旅馆、镇影剧院、霍根银行，当然，还有那些无所不在的拖车停车场，而且你会认为自己是安全的。但是你到镇上一会儿后便能注意到到处都是穷凶极恶的犯罪行为。

联邦调查局因把它当成高犯罪率与不法行为的主题公园，而建造了这座霍根贫民窟，我们在所有的用电子票乘车上花了大量的时间。那儿的大部分训练是围绕着由教官们真实的生活经验而创造的现场勘破工作。专职的角色扮演人基于特意编写的剧本而演习犯罪。新特警们则应用他们从课堂上学习到的技能。

在梅因大街的赌博大厅，我逮捕了我的第一名携带武器的目标疑犯。在武器库背后的小车停车处，在有可能成为一宗重大的犯罪行为中，我从腿部掏出一支0.32口径漆器掩饰物。我参与侦查多哥伍德汽车旅馆的一个房间内一个看上去极为逼真的犯罪现场，而且，当疑犯将手深入口袋中，并用一支0.22口径的空弹射中我的头背时，我学会了在假面银行抢劫中高度危险的武器搜索的价值。

霍根贫民窟与真正的城市之间的最大区别是，我不必为我的失误而付出生命的代价。我学会了技巧的价值与谨慎的重要性。

在随后的九周时间内，实际应用单元教官带领我们见习演练了由汽车监视到高危险的建筑物闯入的所有项目。我们学会了使用四到五辆汽车间隔进行汽车监视，以使疑犯不致足以看清我们的面目。当我们试图不被他们甩掉而又不会让车子冒烟时，教官们还带领我们一连几个小时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地飞驶在北弗吉尼亚的公路上。当我跟踪一名“疑犯”进入一家当地酒吧去看他赌博时，我学到了极有价值的一课。尽管当我坐在酒吧中时他可能不曾注意到我，但是酒吧招待却注意到了。

“大家当心了！”当我要了一杯可乐后，她大声叫道。“我发现这儿有名联邦调查局的特警幼仔在这边喝苏打汽水。”

由于那年有超过600名的新特警在学院及周边城镇来来去去，我想，特警并非是当时惟一接受训练的群体。

有好些天我们在练习持刷漆假枪进入室内及清理技巧。

“小幅变动，把握好角度，就像你在试着把一块馅饼切成薄片！”有位教官喊道。他沿边角慢慢地前行，向我们演示如何进入陌生场所而不会遭到伏击。“枪口向下，可不要用枪指着天花板。”

他们详细审察着我们拘捕目标方式的细节动作。

“要清除他们双手中的任何东西。”“要让他们失去平衡。”“在你进入里面完成拘捕之前一直让枪套开着。”他们告诫说。在独立的防御策略课堂上，我们曾经学到过一些技巧，但是，实际应用单元教官们又给我们补充了些许技巧，那些技巧使这一切变得更加简洁。例如，手铐也能成为一种致命的武器。

他们还给出了一些我们从未想到过要问的问题的答案。

“当你上厕所时你的手枪怎么办？”他们问道。“你不能把它挂在挂衣钩上。解开皮带扣，手枪便会掉到楼板上，把你邻近的家伙吓个半死。更糟糕的是，它会走火。相信我，这事真的发生过。”

其他领域的相关问题从着装（要请裁缝师傅在你的夹克服上加上一层亚麻布，以免枪柄把衣服磨出洞来），到如何把你的身份证明文件放置在合适的胸前口袋中，以便你能使用较为软弱的那只手去掏取出来。当你在靠近一辆小车时要注意它的反光镜。你能从一个人的眼睛的运动中发现很多东西。在伸手探入目标疑犯的口袋之前应该仔细拍拍。让自己被针尖或张开的小刀猛戳绝非好玩的事情。切勿站在开着的门前。你身体轮廓的反光会使你成为绝好的靶子。

渐渐地，学习的课程涵盖了作为一名联邦特警的生活的所有方面。

“别忘了，你们在此间所学到的所有本领，仅仅是一种开胃酒，”一位教官这样说道，提醒我们注意不要过分自信。“你们只有在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试图追寻某宗愚蠢的打洞抢劫银行的线索，而你的督导却责备你错过了某种愚蠢的形式，你才会懂得这项工作真正的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性质是什么。

“最后，你会在你小孩的生日聚会中接到一个电话，他们会告诉你，那个家伙被人发现就在他女友的屋子里——就是那个曾经在她母亲的示意下发誓说她完全不晓得他在何处的那个——而你前去拘捕他回来。两个小时后，当你在法院的文案工作尚未完结，他便因为缴纳了保释金而已经重新回到街头。

“然后，是否会有一名该死的专业民法律师指控你在侵犯他的人权，或者督导会给你写封信，指责你在执行拘捕时的欺骗性停车，尚是一个未知数。

“这工作是种具有彻底摧毁力的炸弹。这也将是你们一生之中最好的时光。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其余的人而滚蛋。”

像这样的演说，改变了我对于这一事业的全部态度。

从那一点上来讲，我是被套牢了。没有更激动人心的事情。没有任何后悔。

* * * * * * * *

到学院里的第一个月月底时为止，我的世界中的一切都有所改善。

接下来便是真刀真枪的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武器库，发给我们每人一支手枪以及我们可能所需用的全部弹药。

在一个家庭成员全部都是猎手的乡村长大，我对使用武器有着最基本的尊重，但是我从未接受过操作武器的正式训练。仅仅几分钟后，那种情形便发生了变化——罗纳德让我们坐在一个射击教室里，开始了我们的第一个阶段：如何使用新的左轮手枪的训练。当我们主要的武器使用教官，丹尼——一位见多识广的、曾经侦破过费城银行抢劫案的老手——走进教室时，你应能感受到那种压力。

“早上好。”他说道。

在那一时刻，每位新特警都有了一支配有一个三英寸的、内装0.375子弹的公牛型弹夹的史密斯-文森13型转轮手枪。半自动步枪在日常的使用中不太可靠而且也太复杂了。

丹尼把手伸进他的皮套中，掏出了一支崭新的家伙。突然之间，整个室内闻到了豪波斯-10型清洁水溶力的以及它那发自胡桃木枪托把手的气味儿。

“在此后的二三十年间，你们将随身佩带一支这种家伙。你们带着它乘坐飞机。你们带着它和你们的家人到一家很好的饭店去吃饭。你们带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着它去参加你们小孩子三年级的演出。”

他用右手举起手枪，仿佛那是一件玻璃工艺展览品的一个永久不变的姿势。

“这是一种令人敬畏的责任。”

全班发出一阵嗡嗡声，有人像我一样，觉得令人振奋，有人则似乎被吓得屁滚尿流。

“我来告诉你们：我们能教会你们如何开枪，如何擦枪，如何适当地佩带枪支。”他停顿了一会儿，让这一概念沉入我们的大脑中。“但是，谁都无法教给你们的是，怎样使用它来拿走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就在这一点上，人们陷入沉思之中。

“无论你们在这儿学到了什么，”他说道，“你们几个月后便将步入社会，你们将会被武装到只需扣动一下扳机，就能杀死某人。而那会让你们背上沉重的包袱。”

有 36 双眼睛死死盯着他那纹丝不动的手中的枪。

“我知道这一点。四年前的某一个月，我曾开枪打死过一个人。”

我内脏中的什么东西被硬化了。瞧着他的双眼，我能够在其中看到我自己的反影。那时我还在上小学低年级，作为一个小男孩，我曾经亲手开枪杀死过一只母鹿。我还记得，眼睁睁地盯着一个比自己个头还大的生命从它的双眼中流逝、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时，我的那种感觉是什么。然而，那些仅仅是动物而已，而他在谈论的是杀死过一个人。

“我要告诉大家，我此刻打算做什么。”丹尼盯着教室里面，因为大公无私而变得生气盎然。“我将走到大厅那边去喝杯咖啡。我走后，我要求你们想一想，你们是否想让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场合：你必须拔出枪，盯着另一个人的面孔……杀死他。因为那便是这儿所要教给你们的全部东西。我们不是让你们在离开这儿时，带着枪支向你们的同伴去炫耀。我们要你们在离开这儿时，知道这项工作可能迫使你去使用这致命的玩意，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同伴的生命、或者是某个素不相识的人的生命。

“杀死一个人可不像在靶子上面打个洞眼儿。那可不像你们想像的那样干净快捷。你们让他们流血。有时他们尖叫，甚或更糟——他们只是哭叫。我开枪打死的那个家伙直到救护车来了才死。他在挣扎着呼吸时不停地喘息，喘息。我不想碰他一下。”

你能够看得见在他双眼后面所发生的全部场景。这件事吞噬着他，甚至四年后还是如此。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我离开时，你们得做出决定。你们得问问你们自己是否做好了准备去取走另一条生命。或许永远不会发生。但是这事儿在我身上发生过。”

他让自己精神集中起来了。

“如果你们还有任何保留意见，你们就得离开。此刻给你自己在以后几年中一点尴尬，远比让某个无辜的人失去生命要好得多。”

他转过身去，走了。谁也没有开口说话。谁也没有起身离去。

我们大家从心底里早就知道这种致命的武力的重要性，我们也知道在何种情形下才可以使用的那些规则。“一名联邦调查局特警，除非在他自己的生命或他人生命受到死亡威胁或严重的身体伤害时，不得使用致命武器。”那是他们在法律课程Ⅰ时教给我们的。

他们也曾教导我们说，警告性开枪是不允许的。恶作剧式的开枪（让枪弹围绕某个角落反弹，开枪击落人们手中的枪支）是不允许的。试图伤残某个目标的手脚是不允许的。

这些条规对我很有意义。当有人在威胁你的生命时，试图射击他的胳膊或者大腿，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肾上腺激素流过你的全身脉管，增加你的心跳速度，使你的前视难以调控。你的肩部肌肉紧压在你的颈部主动脉上，阻塞血液流向你的大脑。你的双眼试图以你自己的视力为代价而聚焦于别人的枪支上。你的心念在作最不合逻辑的思维，力图创造一种几乎没有人在梦中遭遇过的情景。视野变得狭窄了。声音消失了。

执法行动中的枪击十有八九从来未曾击中任何人、任何目标，所以成功的最高可能性来自瞄准那个要伤害他人的最大部位，然后扣动扳机，直到他倒下或者你已经脱离险境。你抓住时机，让其他一切随后。或许这便是扳机扣动测试的意义之所在。

关于准确性就到此为止。此刻，在结束这个句子之际，尽力做出一个生或死的决定。哗！太晚啦，你已经死了。

甚或更糟糕的是，不该死的人被你打死了。你就这样犯了在你的余生中阴魂不散的致命错误。民法诉讼开始了。行政处罚可能让你被扣发一个月的薪水甚至更多。那还得看事情证明是否仅仅是一种轻微的过失，就像你随意扯掉一张贴在停下了的小车后轮上的违章事故处罚单那样。如果你落入“恶意射击”指控中，你会面临坐牢、公众毁伤以及情感和心理创伤，那些可都是你不想加以猜想的事情。

你可以完全不需要拔出武器而从事一项完整的事业，或者你可以在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极为残酷的一瞬幸运地拔出枪来射杀五六个人。如果你开枪，有你回想此事的一面，回顾整个的情形(包括诸如你应该但可能并不知晓的事情)，扮演正义。如果发现你有过错，你得为你自己辩护。

当丹尼回来时，他环视着整个教室，注意到没有人在意他的警告，然后便点了点头。

“很好，”他说道，“提前警告即是提前武装。”

待他说完那句话，我们便开始了极费精神的精致的手枪零部件的细节课程。他和他的那支精干的教官队伍教给我们结构。他们从什么叫做“修正的编织工姿势”开始，以那种站立姿势你可以移动一脚向前，仿佛是在对某人进行拳击似的。你向前伸出冒着死亡杀气的那只手，锁定你伸直的胳膊，弯起你力量较弱的那只手，围绕除开你扣着扳机的手指外的一切。然后将你的注意力聚焦于后面的狂乱跳跃位置与慢慢扣动扳机之间。

局里禁止使用双重行动武器，认为那会引发太多的意外指控的机会。肾上腺激素倾向于使意愿得到最佳实现，而且数年的经验已经证明史密斯-文森 K 架手枪九磅的拉力，在防止警告性射击方面每建奇功。

不论天气如何，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我们每次练习四个小时。站立，跪立，俯卧。我们在小车内射击，在障碍物后射击，在墙头射击，也在篱笆下面射击。我们用各种枪械射击：带有收缩性枪管的 12 -口径的雷名顿 870 气压手枪。丹尼开设了一个接一个的大型子弹与非规则性子弹的射击案例，充实了五种射击杂志，直到我们双肩阵阵发痛。班上有几个学员都时常忘记了把枪托靠到肩膀上，而且作为过度用眼的标志，他们双眼发黑。那是射击碰伤。

在第十二周，我们列队站立在野外的五十码线上，进行最后的资格考试。

在我学习过的所有课程并且为之焦灼不安的考试中，这项考试是令我最为担忧的。那倒不是我所想到的我会不合格，而是我想名列前茅。任何人只要以通过两轮平均 98 分或者更好的、以获取“可能俱乐部”——一个列在枪械库外墙上精英组名单——为目标的资格考试。自 1908 年以来的成千上万名被联邦调查局所雇佣过的特警中，只有数百人曾获此殊荣。我要我自己名列其中。

就在资格考试的那天早上，丹尼发给我们每人 60 发 0.357 玛艮南姆弹药以及有关考试过程的规则。在一阵蜂鸣声中，我们将俯卧，对准五十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码距离处的靶子射击六轮。在重新装上子弹后，我们将跪立射击三轮，站立射击三轮。从那儿，我们将进入室内二十五码线或更近处。时间限制使得我们必须快速射击。

哨声一响，我们便一阵风似地跑开。我就像他们教我的那样扣动扳机，凝神于前视线而非靶子。我的枪管上下回弹抖动，就像是一只节拍器那样有节奏。

当资格考试结束后，我们仍然还在开枪射击。丹尼在露天木板上公布了我们的成绩。

“惠特科姆：99，100。”

我把一颗 120 子弹“打飞了”。虽然不完满，但成绩仍然使我的名字上了“可能俱乐部”的名单。在创纪录的比赛中可能更为艰难，但我感觉不错。我所要做的将我的名字刻到墙上去的一切，是给我带来一项巡回表演的差使。

我们三个人又赢得了一试身手的机会。只有一人成功。

不幸的是，那不是我。

尽管我失去了赢得新特警不朽的荣誉的机会，但我获得了最后阶段的、和局里任何特警一样敏锐而富有能力的训练感觉。

惟一潜伏在我压力重重的脑后的令人烦恼的细节，是我将到何处去开始新的行当。

我的接收函里充斥着冷漠的有关重新指派工作地点的内容。

“应当明白，你将根据命令要求，视联邦调查局的紧急需求而前往美国或波多黎各的任何地点工作，而且，必须完全明白的是，视联邦调查局的需要与否，你还得持续处于随时随地即叫即到去完成某项任务的状态。另外，你不可期望你能被指派到你所喜欢的某个办公室去工作。”

那听上去够简单明白的了：不管家庭所涉及到的像配偶的事业、无法售卖的房产、或者诸如此类的有关个人喜好的自私自利的任何事情，特警们可以高枕无忧的是，在美国，他们惟一不能去的地方是他们自己想去的地方。我的事业感觉就像一对光滑的面临一掷的红色的骰子。

联邦调查局，像上帝一般，常常以神秘莫测的方式工作。许多稀奇古怪的习惯习俗从胡佛时代起便一脉相传。胡佛认为，让一名特警呆在同一间办公室里的时间太长，必然会诱发个人欲望和孳生腐败。所以，常常每过几年，他便通过把纽约的特警调到洛杉矶，把洛杉矶的特警调到纽约来稍微搅和一下局面。如果局里在某种程度上觉得把你连根拔起，移栽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到这个国家的另一个地区是有益的话，诸如社区关系、家庭需要、工作满意程度等个人牵挂，简直就是些一文不值的东西。

胡佛的逻辑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漏洞，那便是任何一人在东海岸有腐化嫌疑的话，那么他在西海岸将有可能面临着同样的弱点。调动政策冲击了众多心怀不满的特警，对于防止不满意者变坏却效果甚微。

无论如何，几乎没有什么时刻，对于一名联邦调查局特警的事业而言，比在他接受第一套指令的那天更为清晰的时刻了。这是一名新兵使自己屈服于联邦调查局总部某些面目漠然的乖僻的职员、并且带着深深的妥协去接受局里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入教仪式。

我想，签名参与冒险总得需要某种人生目标的信念，而我也不要用自己的主观意愿去对抗命运之神。在一个星期五下午我们呆在学院的当口儿，主管学院的局长助理课后把我们留在教室里。他将 36 个信封放在讲台上，从他双排扣的西服口袋抽出一封信来，简略地述说了一下将要进行的仪式。当我们的名字被随机叫唤时，大家轮流走到教室的前面，接受一个白色的印有头衔的信封，然后当众许下一个指派地点的心愿。因为班上其余学员在等候，我们最后才可以一齐打开信封，瞧瞧里面，然后弄明白我们的第一份差事。

我决定为去新奥尔良许下心愿。我不知道是什么打动了我，令我把那里当成我年轻的家庭在美国安家落户的最好场所，但是我没时间来为我的决定而感到烦恼。我打开信封，展开那道命令，顷刻之间，我看到上面写着“堪萨斯城”。

这消息令我非常震惊，我怎么也想像不出那是个什么鬼地方。我在美国的东西海岸都生活过，也曾在英国伦敦住过，但是，这个中西部州除了在晚间新闻中偶尔一闻的龙卷风袭击外，其余我就一无所知了。

真见鬼，我想。他们那儿一定是出了什么犯罪，不然的话，他们便不会派我去查办。

另外，局里有一份十大办公室的名单，叫做“十大”，而在堪萨斯城的时间长短则意味着一个三到五年的缓期死刑，完全视纽约或洛杉矶的喜好而定。那在我听起来还算不错。把我那 24 000 美元的年薪，花在高粱地里与乡间集市上，看起来似乎是比花在第五大街要美妙宜人得多。

因此我们就这样一路前行，在六月的最后一周，我们走进了学院广场举行毕业典礼。在那个盛大的日子里，我的全体家人都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见证了我们作为 87 - 10 班新特警成员行军走上舞台前台，领取我们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的全部身份证件，金质铭牌的场面。

我抬起右手，我的父亲、母亲、妻子和儿子观望着，明白我在我的事业中所从事的任何事情都不曾承载着那道誓言的重要性。

一言以蔽之，不可思议的承诺的时刻，作为这个国家整体的一分子是件好事。我为之骄傲。

3 生　　手

一手提着一只行李箱，另一只手揣着一支史密斯-文森转轮手枪，在刚刚结束了联邦调查局新特警培训学院为期三个月的训练后，我的心中燃烧着冒出三尺高的欲望的火焰，蠢蠢欲动，一头扎进了堪萨斯城。在大部分的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里，横亘在脚下的是一名初级办公室警员，但是局里把我在国会山的工作看成是“曾经为政府效力”，因此特意给了我一个通常是给老手的优惠待遇。他们把我们安顿在堪萨斯城的海亚特——一家俯瞰整个城市的美丽的大酒店，指派我到一个处理银行抢劫与在逃重犯的应对小组。当我的大部分 87－10 班伙伴们在匡逖科往返奔波去查找调查的背景资料时，我却得在七月四日周末上路，期盼着去从事那种每个新特警都梦寐以求的工作：一脚蹬开房门，不顾一切地快速跑下，前去追赶暴力罪犯。

堪萨斯城办公室的特警主管在匡逖科我们毕业前夕，特地把我挑了出来，并且欢迎我到这一分局来工作。我会有我自己的专车，他说道，有二十到三十宗案件会让你忙得不亦乐乎，而且要直到我自己接手到更多的案子时为止。在给的接收函中简略说我的试用期将持续一年。有一名培训警官将回答我的问题并提供相应线索。此外则完全要我自主处理。

我还记得，我来到镇上的第一个夜晚眺望夜景时的情形，完全为即将开始的全新的人生而满怀自豪与兴奋之情。露丝和婴孩杰克躺在床上，但是我却无法静坐足够长的时间来加以解释。在经历了长达十二个月的面试、测试、背景调查、官样公文函件、在联邦调查局培训中心孤身一人的漫长的十三周、从弗吉尼亚到堪萨斯城整整四天的驱车前行，我静静挺立着，九个小时后，我将作为一名联邦调查局特警而开始我第一天的工作。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　*　*　*　*　*　*　*

我第一天在办公室上班，花了好长时间去签署一份“签到时间表”（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时段一个版本），把自己介绍给小组警司汤姆·德弗里奥克斯。

我是在站在小便池边遇见我的训练特警雷·维纳布尔的。

“那天有位伙计来我办公室，要找份差事干干，”他说道，“因此我问他是否有什么资质没有——你也知道，就像律师，会计师，少数人才具有的身份。但是这家伙摇摇头说道：‘没有。事实上，我是个废物。’”

“废物？是什么问题？”雷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整整一架波音 747 飞机在等候起飞。他一边洗着那双巨手，一边照着镜子与人谈话。

“‘嗯，’那家伙说道，‘我在战争中私物被打掉了。除非我得撒尿时，倒也不怎么烦我。’”想到这一点，他咬咬牙关，然后又耸耸肩膀。雷站立时高 6 英尺 4 英寸，体重 260 磅。他穿一身三件套西服，领带上别着领带夹，一口被尼古丁熏黑的牙齿，脸上满是黄褐色肝脏斑点。

“‘嗯，那可是真正好极了，’我告诉他说，‘作为这一应用方面的老手，你能够获取得奖金的分数。因为你患有非功能性性无能，你能够得到更多的分数，你还有可能得到律师的指控豁免。告诉你吧……干嘛明天早上九点左右不来我处，好让我们开始。’”

雷吹干了双手，然后朝我挥挥手，示意我快点儿。不幸的是，听了这个毫不动人的故事，我竟会感到如此沮丧，我就站在那儿，心里犹疑着到底该干什么。

“九点行吗？”那家伙说道。“我原以为你们这些联邦特警天一亮便干起来了。”

雷将手纸团成一团扔进垃圾桶，然后便朝我走了过来。

“‘噢，我们可是那样子的，’我告诉他道，‘不过，最初的几个小时我们只是坐着喝咖啡，看看报纸。我想你可不必为那事儿担心吧。’”

他将手隔着尿槽隔板伸过来跟我握手。

“雷·维纳布尔，”他说道，顺便做自我介绍。“他们把所有新手都教给我了，而你看来就是这一项目中的主力军。好啦，我得走啦。我叫了咖啡，可没有时间来观赏你的自渎了。”

五分钟后，行动小组中的一位特警用无线电报告说，他在东面的一个近郊区域发现了被通缉的银行抢劫犯。这名特警和他的搭档在街道上进行监视，但是一名线人向他们报告说，那家伙在屋子里叫来了他的女友和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另外两个小女孩。他们不想没有计划和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就去逮捕嫌犯。

汤姆·德弗里奥克斯从一堆文档后面爬了出来，把我推出了他办公室的大门，一边向其余队员叫喊，教他们抓起无线电与防弹背心。是该干活的时候了。

第一天。第一个小时。在监视之下武装的危险的银行抢劫犯有准备的逮捕行动。这正是我所期待的在联邦调查局的新生活。

一阵电流沿着脊椎一路上升。冲锋枪、手铐、手提式无线电话、护身盔甲、双筒望远镜。装备是从政府多余的办公桌与古老的橡木文件柜后取出来的。四个月的培训令我体内膨胀起来，如果我不在他另吸一口气之前从那儿出来，自己抖掉那身霉气，就会马上爆炸开来。

我已经知晓一名联邦调查局特警所必须知晓的一切：从搜查证据口供与米兰达警告，到枪击策略与怎样让疑犯坦白。这似乎是一个证明我自己的完美的机遇。那股光荣的欲火是如此猛烈，我最好是走快一点，要么会使得整个该死的建筑物都被照亮。

* * * * * * * *

我们带着一种配有卧式的乙烯基装置的 1985 金质弗莱尔以及一架调到助兴音乐频率的调频无线电，前去进行我的第一次拘捕行动。汤姆一边开车，一边用一种颇为熟悉的语调谈个不停，用一只手将子弹装入一支雷名顿 870 枪弹夹中，并且用另一只手里拿着的无线电话筒引领整支部队的行进。他用他的膝盖开车，用一只眼睛瞧着前面的道路，用另一只眼睛透过反光镜来研究我。除了在埃德·沙利文展览表演中一场墨西哥转盘赛上，我可从未见比这更为灵巧的双手。

警司助理架着冲锋枪。他把右胳膊伸出车窗门外，像孩子们放玩具飞机一般，让手在 80 英里时速的微风中升起又落下。我坐在汽车后面的座位上，胳膊横搁在车后窗门上。该死，我最后的工作包括参加在怀特大厅召开的共和党领导人会议，以及参加在国会大厦宴会厅招待来访的外国元首的午宴。我与那些发号施令的人们共坐一车，真是蛮有意思的。

汤姆和警司助理仔细考虑了他们的情况，估价了一下所面临的威胁的层次，制订了一个介于停车场与 I-70 之间的三个街区的行动方案。我们知道那坏蛋佩带武器，而且非常危险，加之他在屋子里又有三名潜在的人质与他呆在一起。突袭前门可能会导致伤亡，而发布叫对方投降的命令有可能会造成对方避逃。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我们得引蛇出洞，”汤姆以一种淹没在升降机中的“嗨，朱迪”的声调做决定道，“我说我们得开着车子绕一圈，然后让大家对这地方的环境熟悉熟悉。”

警司助理表示同意。他知道在这沿街往前有条温-迪克西的通道，我们在那儿不会惊动社区邻里。我点点头，尽量使自己看上去在表示同意而不让人注意到我的该死的生手地位。警司助理的手在窗外的风中弹了起来又落了下去，这时我们正以时速不到 100 英里的速度经过 I - 70 街区，而汤姆因为要控制车子前后的剧烈颠簸，以致他手上无线电也跳动了一个频道。罗兰·达林顿与杰弗·密立特就像汤姆计划中的那样在停车场里与我们会合。我们驱车围绕该区考察地形，其实从谋略上来讲作用不大。整个社区看起来就像千千万万个建造于 1970 年代的分隔式面包型的郊区：单层的开放式建筑，前面有链式栅栏及草坪。从车道处有一条窄窄的人行道连通到三级水泥台阶前，然后便是一扇装有转页窗的前门。后院是敞开的。没有养狗。相当直接，因为我在匡逖科曾经见到过。

我在自己的大脑里制定了一个行动计划，以防他们会向我询问。以不佩戴标志的警察单位来包围整个街区。请当地警察来进行周边地区的防护，而且还要让特种战争装甲运输车小分队来进行掩护，以免事态恶化，我在心里作了决定。我们派了两个伙计到前门去兜售杂志，或者去做花花公子频道的民意调查或者别的什么，当那混蛋跨过门槛来看看我们在兜售的是些什么时，我们便围住他，铐住他，然后去弄点三明治烧烤。他们很有可能会让我去欺诈那家伙，因为我显得年轻，而且做特警还没有多长的时间来抛头露面。

“就这样，”当我们在一堆空葡萄酒瓶前会合时，汤姆说道，“我看方案就这样定了。我们得设法把这家伙引诱出来，好让我们能够逮住他而不会伤及里面的其他人。我们得封锁这个街区，把市区警察招来进行包围，找布切尔的特种战争装甲运输车人员来作后援，然后派两个人到前门去兜售什么东西，以便看看里面的情形。也许我们可以把他引出屋外，再在屋子外面逮住他。”

挺棒。就像我盘算的那样。也许我没有特警老手的那种临阵经验，不过我有优势。那么，关键是入场券在谁手中捏着。

“罗兰……你心里可有什么诱敌之策？”

罗兰身高五英尺八英寸，是个留着理查德·容德特利非洲式发型，且已经褪成浅色的福斯特·格兰特的黑人，他面对着杰弗。我差点就要冲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口而出的主意也就如此。没有关系。如果他们需要支援,我知道我的体形比在停车场中其他任何人都好。我会在第一时间内去帮助进行逮捕。

汤姆将行动细节讲了一遍,分派了个人的阵地位置,然后将武器分发到大家手中。两支冲锋枪,三支新式单冲程 MP-5 半自动步枪。其余的人则只能用平日佩带的转轮手枪。

我们重新爬进局里的公务车中,并且回头朝那个安静郊区的社区进发,去逮捕那个银行抢劫犯。汤姆和警司助理在驱车前往的途中讨论着行动计划。罗兰和杰弗将车停在车道上,走上前门去敲门。如果那人来到门口,他们便会告诉他说他们正在推销当地小马戏团的有奖门票。他们实际上在箱子里装着的是杰弗给他妻子买的一台录像机,而他们将主动拿给他看看,以期诱使他离开前门。然后便发出信号。如果罗兰伸手去拿那上面有王室顾问头像的帽子,突击队员们便会猛地扑上去。他们将把他放倒,给他上好手铐,然后收工。听起来是一个行动计划。

十五分钟后,汤姆下令对街道两端的暗中封锁包围,核查了一遍以确保全体特警都做好作战准备,然后对罗兰点了点头。

我坐在车子的后座,准备参加战斗。崭新的 0.357 连发转轮手枪静静地别在我屁股后面的手枪皮套中,不过我已经把衣服下摆系进裤腰带中,以备快速抽出枪支。我检查了一下已经装好子弹的弹夹,以及放在上衣口袋中备用的另外六发子弹。十八发子弹应该已经足够,我心里想道,不过我从未参加过真枪实弹的战斗。因此如果情况变得糟糕的话,我还无法知道两次重装子弹需要多长的时间。

警司助理伸手去把收音机的音乐声调小了一些,这时汤姆将手搁在变速离合器上,把那副可乐瓶盖式的墨镜重新架到鼻梁上,我查看了一下我的车门,以确保没有锁上,然后将手搁在车门把手上。

我以往的任何经历都无法与此相比。肾上腺激素像是流光溢影似的在脉管中迅速涌动,我肺中的空气变得稀薄起来,阳光显得更加刺眼。我又闪念间回到在足球赛季里我的第一次射门的情形,那时全场都在等候哨声吹响。我全身皮肤紧张,衣衫因为汗水淋漓而紧贴着。我的视野清晰聚焦在一个很小视域之内,一切都在朦胧中显得微小迷离。手臂和大腿上的肌肉紧绷着,等候着哨声一响,便开始整个的游戏。

按照命令的要求,罗兰和杰弗慢慢将车子开进了车道上,从车子里爬了出来,走到前门。我坐在弗莱尔的后座上,尽量抑制着自己的内脏不要从胸腔中一路蹦跳而出。大家都一言不发。我透过汤姆的车窗观看着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150 英尺外的街头的情形。

罗兰打开防暴门,敲了三下。杰弗站在他的右边,尽量使自己看上去像是一名小球队中正在推销有奖门票的一名教练。没有警察标志的装满特警的车子列满街道的两头。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是前门被猛地掀开。一个穿着博满达短裤和一件妻子拿着棍棒图案的 T-恤衫的黑人走进光线暗淡的门廊框架,抽出我一生中见所未见的最大也最亮堂的麦格南姆大酒瓶,劈头砸在杰弗的脸上。

"拿枪!"我听到汤姆一边从膝头端起冲锋枪揣开车门,一边叫着。罗兰一头跳下阳台的右边,杰弗跳下左边。我无法断定那家伙是否拿他那大号猪腿单发左轮手枪,但是从发出的声响来判断,那似乎无关紧要。这支队伍在朝南急奔前进,而我也需要参与行动。

"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特警!"有人立即通过车载高音喇叭喊道,"放下武器!"

我透过汤姆的反光镜盯着罗兰,这时他从一道黄杨木栅篱后爬了出来,以房子的一个角落作为掩体。我不太清楚杰弗那边情况如何。我惟一清楚的是,此时此刻枯坐在弗莱尔的后座上似乎是一个很蹩脚的观念。

"找个掩体!"警司助理自己一跃而出,一边叫道。他拔出他的执勤用枪,在车身后与我会合。

整个世界在一阵刺耳的车载高音喇叭的命令声中,另外三辆装满特警的弗莱尔小车几乎在同一时刻都下空了,特警们嚎叫着,远处警笛长鸣。

堪萨斯城的地铁,联邦调查局的特种装甲运输车,新闻媒体的记者群,救护车队……差不多整个东城区的每一个人都聚集在这儿,看着我们准备进行火力强攻。

枪支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9 毫米口径的手枪,0.357 口径转轮手枪,12-口径冲锋枪,MP-5 半自动步枪。每个人都拿着什么指着屋子里面。

我也不是傻瓜,也拔出自己的家伙,占据一个以小车车身作为掩体的阵地位置,就像在学院里他们培训我们时所灌输到我们头脑中的那样。我单膝跪在车后轮后面,回忆起他们所说的,轮胎边缘和橡胶可以阻止任何冲击力低于 2 000 磅普利茅斯的子弹的反弹。不幸的是,这一切即使在几秒钟内发生都显得太过漫长。当那家伙退回到屋子里面并猛地关上了大门时,我从左轮手枪的前镜斜视着那个目标。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两个小时就这样蹲在街上，而我单膝跪着，准备开火，我心里想道。该死，这是什么工作。

“惠特科姆！”有人叫道。

我朝那声音转过一只耳朵，预期那叫声是在召唤袭击小分队靠近前门。又两名特警遇到麻烦了。这儿是英雄们的出世之地。

“惠特科姆！”我的名字，又一次，穿透过战争中沙哑的喧嚣。“把你那个玩意儿插到枪套中，别再碰它！”

什么？

“把那玩意搁到一边去！”

我转向左面，面对着警司助理，他正死死地盯着我的双眼。那理由我始终未曾明白，为何他对我的关注远远超过对那混蛋的关注。

“你他妈的笨蛋坐到车轮后面，直到我叫你才能动弹。”

我望了望脚下的街面，特警们正从掩体后跑上前去引领越来越多的旁观的人群避开到火力线外。身着蓝色和金黄色联邦调查局袭击队员夹克衫的特警们俯靠到冲锋枪上，对着无线电麦克风讲着什么，在激烈的战斗中疯狂地做着各种手势。大家都显得十分的紧张和忙碌。

你一定会对我唾弃，我想。我第一天的街头执勤看起来就像是某种出自弗朗西丝·福特·科波纳产品中的东西一样，而这个家伙却在把我当成特例来处理。

“马上！”

我照他的命令做了。我蜷缩在一古德伊尔橡胶护套之后，把擦得油光可鉴的武器藏到皮套中，尽量与街道混为一体。

“嗨，惠特科姆！”

再次有人叫这名字。那是发自靠近房子的另外某人叫的。

“你的枪到哪儿去了？”桑迪·帕滕，行动小组中惟一的女特警，蜷缩在一棵大树后面，把她的手枪当成一件最新发明物似的挥舞着。

我只是耸耸肩膀，尽量使自己显得坚强，像是根本就无需武器似的。

“那边情况如何？”另有一个声音令我回过头来。那是街道对面的一位小个子的老太太叫的，她手里拿着把扫把，正从我身后的对街走上前来。

“回到你屋子里去！”我大声喊道。

现在我感觉稍微好了一点。我实际上还是在参与战斗。不过她仍然在往前走，颤颤巍巍地穿过那隔离草坪间的人行道，她穿着一身黄色的家常便服，脚上穿着一双养老院的拖鞋。整个社区邻里都跟在她身后，涌到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他们自家的草坪上来观看这一拘捕行动。

我以自己最富权威的声音高声大叫，那也是他们在学院里教给我们的一种声调。

“这是联邦调查局！一切都会马上恢复正常！”

人们都盯着我，好像我是在胡说。

我不加思考地再次伸手去拔枪，手枪这次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似的便到了我手上。仿佛是那位小个子老太太和她的朋友们试图从侧面袭击一般。

我不知道是否是手枪，还是当局的齐声叫喊，亦或是突然意识到这并非是一场游戏，但是那一时刻我头脑中好像有什么东西滴答作响。我觉得他们在学校里仅仅在背后给过我们一点点暗示的东西，此刻已经连接成一个整体。我抬头看了一下从沿街各个窗户的角落中探出来窥视的面孔，也看了看在尽力使那个罪犯不致伤害更多人的特警们的面孔。不再是政治游戏，不再有喝咖啡的空隙，不再有为某个基瓦尼俱乐部(美国工商业人士的一个俱乐部)午餐会上演说讲稿的第一、第二、第三稿。这项工作导致切实的后果。

“这是联邦调查局！出来投降吧！”

这命令此刻听来有些陈词滥调。因为有那么多的电视电影试图复现那种对暴力犯罪的法律的呼声。不过在 1987 年七月那天上午，我觉得那些言词仿佛就是直接发自上帝。

* * * * * * * *

五天后，特警分局局长把我调到了密苏里河边的斯波林菲尔德，一个居民警署，那是一个靠近阿肯色边界的、仅有六名特警的卫星办公室。那里是巴斯·普洛·肖普斯的老巢，有腰果鸡，以及埃德娜——世界上最大的刺盖太阳鱼，因而具有国际声誉。我对自己被再次分派怒不可遏，因为那将是我远离前方第一线的第一步。不过，特警分局局长向我担保说，除作为拜宝的枢纽地带中心的名声外，斯波林菲尔德有一些联邦调查局内最好的案例，包括银行抢劫中的真正的珠宝收藏案、逃亡者，以及秘密线人。

他还讲了好一些东西，但是整个事件的转变令我感到非常沮丧。我觉得自己算是彻底失败了。我的白色的帽子已经在泥浆中被践踏了。

在高级督察常驻特警尤金·布罗迪从斯波林菲尔德一路飞来与我谈论有关工作的事情之前，我尚未有需要辩护的感觉。或许我在那辆车后的特别熟练的表现已经传遍了整个特警分局的每个角落，毕竟有几个初次临阵的文职特警在要花些时间才能从车中出来的时刻，能够平稳地由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一名枪手过渡到一名安全警察呢？

不管他的用意何在，尤金在布莱克·安格斯餐馆为我叫了一份十六盎司重的夹干酪和碎牛肉的三明治，一边吃，一边说服我说，从这儿南行四个小时将对于我的事业来说是一个良好的转机。那一点，加上分局长在我重返办公室前，已经把我的专用警车分派给了他人的事实，有助于我拿定主意。斯波林菲尔德前来召唤，那就去好了。

因此，那天晚上，露丝、杰克和我又将行李重新打包，开着那辆吉普车一路南行，上路去进行下一次大的冒险。我在星期一上午到独立团队中心报到，那是一栋装有绿色玻璃的水泥地面的办公楼，看上去更像一个会计师事务所，而不怎么像是一个打击犯罪的前沿哨所。

露丝，常驻特警办公室秘书，在防弹玻璃接待区域招待了我，后来尤金一手端着一杯咖啡，另一手拿着一份《今日美国》走了进来。很明显，雷·维纳布尔对于联邦调查局内部的早上的行动路线的评价一丝不错，不管你在何处挂职。

斯波林菲尔德在高雅文化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剧院蜕化成了在附近的布兰森的厢式汽车中讽刺时事的滑稽剧表演。音乐则接近乡村和西部风味，偶尔有调频无线电中像维恩·戈斯丁和曼德雷尔姊妹这样的歌星的巡回演出。优雅的餐食包括露天的吃烧烤肉的野餐，鲶鱼，高粱糖浆，以及我曾经听说过的有关乡村煎炸食物。主要的运动项目只有牛仔竞技表演，但是若想看到像唐尼·盖伊或者塔夫·赫德曼这样的天皇巨星，你得驱车南行四个小时到杜尔莎去才行。

这里可以钓鱼。斯波林菲尔德吹嘘说这里有全国最好的淡水钓鱼场。比嚼烟草更为风行的，似乎是驾驶一种 225 马力的艾文鲁德喷射艇到你自己最喜爱的浅水湾去，然后坐下来，在华氏 110 度的高温下汗流浃背，接下来浪费八个钟头去看着人家轻轻摇晃。除非做出极大的努力，我从未完全静心从事过巴赫钓鱼活动。

除开文化冲击不谈，我很快就对这儿一见钟情了。这儿的房租非常便宜，很少下雪，而且交通状况也还不错。在交通高峰时间，人们在街头互致问候。他们会请你去吃带有甜茶点的晚餐，彼此之间称呼“You'ns”，而且把插在皮带内的地方当成是你隐藏武器的隐秘之处。人们在他们的交易卡车的后窗装载着冲锋枪，用一种信用系统在路边售卖产品，当他们问你好，说“你最近怎么样”时，期待着你会做出回答。

这地方有些让人感到从华盛顿政坛中高节奏的、世俗的圈子摆脱出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来的感觉。在四个月之内，我离开了国会大厦餐室的菜豆汤，来吃银鞍酒店的油炸鸡牛排。真他妈的该死，我喜欢这种讽刺。

大个子阿尔，一名头发斑白的高级特警，我到后不久便拉我到他的办公室，并且作了一番以图压下那股蓝色火焰的勇敢的尝试，而这在堪萨斯城的经历，却恰恰只是给其火上浇油。

“我们在这儿做事稍稍有些不同，”他用一种慢腾腾地、自信而又懒洋洋的态度说道。“如果你想在欧亟科斯(密苏里州的别名)功成名就，你就得信守三条原则：永远别让局里感到难堪，要确定你相信谁并且听从他们的忠告，在雷暴中切莫走近活动住屋或(家庭拖车的)停车场。”

我点了点头，尽量掩盖自己对于他在谈的是些什么茫然不知的事实。那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的行事方式，很有可能会以打破大部分戒律而告终。

4 良性振动

在任何联邦调查局办公室中，接受该死的生手的地位，意味着坐在一堆谁也不愿过问的案卷后面，到那些谁也不愿去的地方出差，以及在飞驶的车队中总是坐在驾驶员座位上开着最破旧的车子。在餐馆里最后一个轮到你点菜，在所有人都去用午餐时你得留下来接听电话，在搜捕行动中你得去看守后门。没有什么新东西给你。那便是工作场所的天性。不幸的是，该死的生手的地位，还意味着在你的生活中你得用显微镜，才能弄得明白你到底是在做什么。

大个子阿尔不认为有浪费时间一说。他给了我好几天的时间去找一架订书机、调整我的座位，以及填写那些行政文件。然后在星期三早上，他才走进我的斗室，他那垒球接球手套大小的手中捏着一只铅球，宣告说他将去追捕一名来自杜尔莎的88，那是一名被通缉的武装抢劫犯。

在联邦调查局的内部用语中，88意思是非法飞行以逃避起诉，或者简称为UFAP。这是一项没有任何附加线索的拘捕，在某个地方抓获已经跨州逃跑的逃亡犯，并把他移交给最近的当局然后进行引渡。很少文案工作，非常令人兴奋——这是那种完美的案件。根据杜尔莎的局内部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通报，这家伙持有武器，非常危险，而且很显然在冒险逃亡。简直是头等大事。

“带上家伙，”大个子阿尔说道，“我十一点有场手球式墙球赛。”

“那么，对付这家伙有什么计划没有？”当我们驱车经过一个租金低廉的、满是两间卧室的农牧式住宅社区的脏兮兮的车道时，我问道。我感觉到同样涌上喉头的强烈的恶心，就像上周在堪萨斯城的那次一般。有什么事情肯定会发生，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计划？”他回答道。“计划就是我们在我的比赛开始前及时把这婊子养的扔进监狱。”

大个子阿尔说的时候满怀信心。他总是言出必行，这是他不曾动摇的基础。

“你和我呆在一起，我们会一切顺利的。”

说完那些话，他核对了一遍记在杜尔莎铅球上的地址，然后，强劲有力地吐了一口褐色的残渣到车窗之外。他将车子刹住，慢慢地滑到窄窄的街道上，把转换装置滑动到停车档上，然后把那张纸片掉在我们两个座位的中间。

“你有防弹背心吗？”他问道。

是的，就在后面的座位上。我点了点头，力图决定他是否要我穿上。我对这一江洋巨盗所知甚少，只知道他有随身武器，是个危险分子，而且，他就住在我右手边的豌豆绿色 HUD 小屋子里面。

“好的，那么，让我们把这事做了罢。”

阿尔推开车门，开始朝那间房子走去。

做了什么？我一边跑着跟上去，一边想道。应该承认，我对拘捕人犯这个行当的经验有限，但是，从玩拾起足球的游戏到事业的路径上，我总是觉得，有个计划总是合理而有意义的。

阿尔走起来比大多数人小跑还要快。当他跳上通往走廊的两级台阶伸手去敲前门时，我刚好才追上他。

稍等一会儿，我心里想道，跟在他的后面穿过碎裂的锁套，进入混乱的堆满百威啤酒空罐、破旧木质家具的黑暗的起居室。敲门，然后向他宣告拘捕？这家伙知道，我们可能带着账本前来收取一笔呆账，因为他不想自己双脚都被弄断，所以有可能朝我们猛然一击。

“亲爱的惠特科姆太太，我们非常遗憾地通知您，您丈夫已经被一名武装的危险罪犯杀死，他把您丈夫误作一名闯入他的合法住所的借贷敲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诈者。”在我奔跑时，我几乎能够听到尤金·布罗迪在打上述电话。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一眨眼之间，经验是如何允许人类大脑对整个思维过程进行循环的。大个子阿尔进入房间，发现那人正在卫生间里，赤身裸体、浑身发抖，这时我的双眼还未能适应这么昏暗的光线。

大个子阿尔早已把那罪犯按到一张乡村松木水床上，掐住他瘦骨嶙峋的脖子。

“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那家伙叫个不停。

大个子阿尔将他那235磅重的残缺不全的方形身体，跪到那人的气管上，并把他的一只胳膊扭到他那纹了身的后背。我听到一阵悲惨的喃喃声，以及漫长而缓慢的呼吸离开他的肺部的尖叫声。

“联邦调查局。你被捕了。”阿尔兴奋地说。

美妙得很，我想道，凝神于父母们教导他们的小孩子们远离毒品的叮嘱。在大个子阿尔折磨他，把他卷进蓬松的地毯中、然后再给他扣上手铐，并让他再度过五到七年的监禁时，这个可怜的、皮包骨的、悲惨而不幸的家伙挣扎着呼吸。这一时刻几乎富于诗意。

“联邦调查局。你被捕了，”我喃喃自语，练习着阿尔那漠无表情的权威。“你想用那道命令来点油炸食品吗？”

* * * * * * * *

由于有好几次在我的辖区内大胆的拘捕经验为支撑，我在第二天早上抵达办公室时，穿着一身崭新的衣裳，脚上则是一双胶底鞋，我希望那种鞋子能够在我第一次白刃战役中让我有坚定的脚踏实地的感觉。我耀武扬威地走进办公室，从其他正在看晨报的同事们身边经过，将闪亮的新手提箱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脱掉夹克衫。我能发现的惟一糟糕的事情是，这一天才刚刚开始。

“那是啥玩意？”我绕过拐角去倒一杯咖啡时，一个家伙问我道。

“什么什么玩意？”我问道。

同事们都喜欢把椅子围绕在秘书办公桌周围，作为早上的头一件事情，来看看最近都发生了些什么。我抓起《今日美国》的体育新闻页，拉了把椅子坐下。

“你胳膊下那东西是什么玩意儿？”

我胳膊下的那“玩意儿”是一把新史密斯-文森牌686L型的转轮手枪，内装0.357马格纳目子弹，配有定制的裴克梅尔把手，放射性同位素夜视仪，以及一个六英寸长的枪管。它装在一只两端收缩的染成中性的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浅黄褐色的肩挂式手枪皮套中，非常优雅地挂在我的左胳膊下，那色彩与我一身地勤-10级行头搭配的完美无缺。

手枪的挑选，在执法行为中，是一宗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事。在1987年之际，联邦调查局仍然禁止使用半自动手枪，只有特种战争装甲运输车分队和某些特勤班除外。尽管没有人明白地说明这是为什么，大多数特警对防身武器的挑选局限在史密斯-文森的0.38或0.357口径的枪械。

在这些限定因素之内，你似乎只需看一眼他的皮带线，便可以判断一名特警的欲望和任职年限。那种头发灰白的旧的地勤-13级的老练警员佩带着有些斑驳的五发手枪，就像大个子阿尔的一样，通常别在肘下枪套中。新来的特警则将显然毫无浪漫色彩的局里发的13型服装打包。他们想要穿得合身得体，他们想显得与众不同而又不愿向世人宣布他们在刻意如此。

然后便是那些像我自己这样的初出茅庐的联邦和平使者，他们在镇上的每一个可以拔出枪来露一露的案子中去伸手掏枪，期盼着自己独特的个人风格和权威能够令其成为美国民间传说的资源。佩顿若是没有那支镶嵌珍珠的把手19Ⅱ型的0.45s口径又会如何？谁能向罗斯特·克格勃恩提议他应该把他的科尔特·匹司梅克换成一支两发的大口径短口手枪？有关詹姆斯·邦德的某些情况显示他那支沃尔特PPR就曾屡建奇功。还应试图告诉兰勃，如果他选用一支上面铭刻着狩猎情景和使用胡桃木把手的双管长式掷弹筒，就会吸引更多的电影观众。

“是一支手枪。”我答道。

“该死，小鬼，你是准备发动战争，还是准备去拍一部电影？”大个子阿尔在勉强抑制住的大笑的压力下，微微抖动着他的脑袋和双肩。

“我知道那是啥玩意儿，不过那该死的又是什么？”本尼，一名声调柔和的阿肯色本地人，目前正从事跨州盗窃案子的处理工作，指着我皮带说道。

“你指的是我的徽章？”我问道，意识到我也许已经可以再等几周，来向这些家伙介绍执法人员硬件装备上的最新潮流。

我将自己鲜亮的崭新的联邦调查局徽章，佩戴在一个挂在皮带扣右边的第一个弯曲处的皮质皮带夹上。那套装置是我们全部新特警班的同学，在实战应用单元教官的建议下，离开学院前订购的。不幸的是，这种特别的附加设施的消息，尚未传到斯波林菲尔德常驻警署。大部分的联邦调查局特警把他们的特警徽章和身份证件放在衬衫口袋里，就像是由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政府分发的口袋护身器。

尤金在叫我到他办公室去之前给了我几句忠告，并让我先读一遍我的报告。看来我已经同时违反了大个子阿尔的前面两条戒律。我让局里感到难堪，至少是在这些家伙所界定的程度上让局里难堪，而且由于无视他在适当着装上的忠告而冒犯了分局长本人。

“阿尔将领你到镇上转一圈，把你介绍给当地要人，带你到本镇的美国律师协会办公室，以及当地政要那去，”尤金说道。“他要把你培养成一名好的调查人员。因此回到你的办公桌前，在有人来访问我们并指控你在扮演联邦毒品稽查局警员之前，脱掉那身荒唐滑稽的行头。”

佩带一支长枪、把徽章别在人人都看得见的地方有什么过错？我像个蠢驴似的拼命才弄到这份工作，而且对自己所取得的成绩像只公鸡般的骄傲。我只是把那令我内心胀大的联邦调查局的身份证件，换个地方别置而已。

“本证在于证明克里斯托弗·惠特科姆被正式任命为联邦调查局特警，”我的证件上这样写道，“并承担调查有悖于美国利益的、违反美国法律的案件的责任。”

有时我坐在车子里也会大声读出这几行韵文，仅仅在于尽情享受其重要性。我发现这话措辞典雅，毫无疑问，这是胡佛的某个头戴浅顶软尼帽的律师在官样文章启示下的天才杰作。

“吉茨，尤金，我认为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一点的。”

因此，我还是按照吩咐去做了。我开始注意起另外一些特警们所习惯性做的细节小事。我喜欢大个子阿尔的那种别一副手铐在他的弗莱尔的变速器上摇来晃去的方式。我注意到本尼是如何在掏出他的身份证件、漫不经心地介绍说他是一名联邦特警之前，总是先唠叨几句有关钓鱼或者天气方面的闲话。我还研究了一下比尔的文稿、迈特的关注细节，以及尤金在撞开门前总是会心一笑，而不是那种弗牢西因十一号式的莽撞。

我把大号的单发左轮手枪放回到我的写字台中，仍然把它装在那只漂亮的皮质肩挂装备中，紧邻着我那件散发出薄荷香气的徽章，永久地铭记在那个深色的皮带夹中。在学院里时，他们曾经告诉我说，如果局长要你穿一身蓝色的服装，你就穿蓝衣衫。密苏里的斯波林菲尔德离华盛顿的总部有好一会儿的路程，但是，就我所知，尤金便代表总局，因此，如果他叫我穿那种蓝色的C·J·彭尼时装，那种用人造纤维的混纺面料裁制的时装，那便是应该让他得到的东西。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　*　*　*　*　*　*　*

由于联邦调查局对所属的 11 000 余名特警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强化联邦法律的执法力度，有时资源便会变得稍微稀薄一些。斯波林菲尔德常驻特警警署辖区从密苏里的西南到阿肯色的边界，西部几乎邻近乔普林，东部则在通往圣·路易斯的中道，而北至杰斐逊市。我的那片辖区的真正财产包括五个人口稀疏的郡县，东南延伸将近两百英里。既然尤金让我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来自由支配我的时间，那便意味着我有大量的时间呆在车子里。

大个子阿尔早已把我介绍给雷德·赖德 749 号“我是黑人”。他既非一名特警，又不是非洲籍的美国人，不过他把每月一次来我们办公室解释——以明晰的细节——政府绑架总统的错综复杂的阴谋，作为他的本职工作。

我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大约一个多小时，听取这位白痴的解释，这时候大个子阿尔和其他特警在他的办公室里虚耗光阴，把我当成一头容易上当受骗的蠢驴来加以大声嘲笑。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有多少可怜的、饱受折磨的心灵到当地的联邦调查局来寻求慰藉。

不幸的是，今天大家把我给轰出了办公室。我落入了他们的陷阱之中。

我对斗室的每个角落匆匆一瞥，然后扫了一眼接待区，看到有位看上去完全正常的、相当迷人的妇女在等候帮助。

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买卖，我心里想道。也许这便是我盼望已久的机遇的来临：一宗隐蔽在一个漂亮的包裹里的特大案件。

我整理了一下摊在我写字台上的文件，为下面的会见准备了一把椅子，然后理了理领带。问问她天气方面的事儿，我心里盘算着，闪现出本尼那种控制一次会谈的灵巧机变能力。我已经操练过无数次的会谈了，不过不是从我在报社工作的时候算起。建筑起一种稍稍和谐的氛围，我想，回味一下国会议员康特在任何讨论中都绝对富于启发性的技巧。让她在一间联邦调查局办公室的亲密气氛中感到安逸。

我把自己一直在看的文档放进抽屉里，把罐养的植物移近窗台，再次把我的领带拉直了一下。这将是我经手的第一次真正的联邦调查局的会见来访，因此我要确保我能顾及到的方方面面。在做介绍时一定要留下有利的印象，这是他们教我的，创建和谐的氛围，提一些自由作答的问题，肯定地回应对方，控制不用动词的语句言词，最后作个简要概述。我知道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标准格式。我此刻所需要做的一切便是付诸实施。

“你好!”我走近那位女人,说道。她穿一件浅色的印花连衣裙,肩上背一只帆布背包。

“我是惠特科姆特警。我怎样才可以帮助您呢?”

“唔,我不想打扰您的,不过,我有这样一个问题想跟您谈谈。”她怀疑地看了看那名接待员,这时她已经走远,显然是避免听到我们的谈话。

“当然,那为什么不到我的办公室去呢。”

我们走了五步,我的办公桌便坐落在一个五英尺的活动的分隔墙后。与我最后那个俯瞰国会大厦的办公室相比,这显得有些窘迫。

“请坐下。”

那女人看上去极为不安,就像她经历了一场长久的痛苦的折磨,需要有人来分享她的秘密。我取出一本黄色的司法便笺,一支钢笔,显得泰然自若。间谍,或许?也许是一名我能够通过精心琢磨而收集证据,通过窃听和线人情报而定案的跨州诈骗分子,那会使我成为这个机构内冉冉升起的明星。

她在座椅里动了动身子,两腿交叉放着,脸上露出如此奇怪的表情,我想像得到,她一定弄伤了她的后背。她的眼睛有些儿失去意识,此刻却又重新清醒了过来。

“你没事吧?”我问道。“想要一杯咖啡或是一杯水喝?”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巨大的创痛或疾病把她领到这儿,而我想确保让她明白她可以相信我,将她最隐秘的内心不安向我诉说。毕竟我是联邦调查局特警,那位局长助理指导我的誓言仍在我耳边响起。这时她已经恢复了思绪。“面对国内和国外的全部敌人。”

“不,没有什么。”她透过紧闭的嘴唇,长长地叹了口气后说道。

她双眼中有什么东西攫取了我的注意。我以前见过这种眼神,但是我一时无法准确地回想起那是在哪儿。她带着一种奇特的痛苦和恐惧的混合物,盯透我的身躯,而远非仅仅是盯着我而已。

“那我们干嘛不先从您的姓名开始,夫人,”我说道,然后转过脸去。这个小斗室此刻显得不可能是很亲近了,那张办公台仿佛在我们中间一下子膨胀了许多。“我需要那些资料以作记录。”

“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卡琳。你还要知道我现在的住址吧?”

那加上她的社保卡号码以及她的出生日期。在其能够成为真正有用的资料之前,我需要那些标准的信息。我能够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吞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噬着她，某种强烈的灼热在撕打着她的灵魂，使她前来求助。

“好极了，谢谢。现在我能帮你些什么呢？”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她说道，开始在她的椅子上抖动起来。她凝视着我的时候，背包从她的肩膀上滑落下来。她的上嘴唇开始哆嗦起来，仿佛就要哭泣的样子。她的指关节在椅子扶手上卷曲得那么厉害，我想，她那修长而纤细的手指也许会猛地折断。

“那大概是两个月前……发生的……”那经历充塞着她的全身，涌上她的面庞。

我抓起笔来，坐在椅子上，等候着她把那难以言说的犯罪全盘吐出。她如此激动，我担心我也许得先安慰她，以便她能把整个故事告诉我。

“……他们在深夜来抓我。”

等一等。深夜？这听来不祥。强奸犯和抢劫犯大概是惟一的夜半出来活动的人群，而他们可不是什么联邦牛排。我开始懒散起来。

“那天晚上他们半夜来找我，并且带着我跟他们一起走。”

绑架？那可是违反联邦法律。现在可算是切入正题了。

“他们带你走？去哪？谁带你走？”

我知道联邦法律对于绑架犯罪、强行进入、跨州境线运输，以及恶毒意图都惩罚甚严。如果我要为此立案，我得展示犯罪的基本要素。

“你知道……”她倾斜地离我很近，以致我能闻到她呼吸中的丁香烟味。一颗小小的单粒宝石，在她微微敞开的 V 领宽松上衣中的一根金项链上摇摇晃晃。“……那些火星人。”

“他们把我拖出来带到他们的飞船上……”

哦，该死！她走进门来的时候，看上去是如此正常。

“……我跟着他们走进那间灯火通明的大房子里面……”

当她弯起腰来闭上双眼之时，脸上那绝望的神情慢慢强烈起来。

“……他们把我放到那张大桌子上……”

“露丝？”我叫那位接待员回来。顷刻之间，我明白了我在何处曾经看到过她眼睛中的那种神情，“露丝，能请你到这边来吗？”

卡琳的头在双肩上滚动，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

“……他们撩起我的裙子……”

“露丝！”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眼神。

“……他们脱掉了我的裤子……”

她睁开眼睛盯着我，那种绝望的神情是如此令人怜悯，我几乎就要伸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手去抱住她。

“……他们把一根纤维棒插进我体内……”

“……而且还引诱我进入一种连续不断的状态……哦，是了……唔，唔，哦，是了……哦，我的上帝……”

露丝退后一步，仿佛她被一个牛角猛击了一下。

“……而我就是……不能……让它……停下来……”

说完这话，她的言词变得完全语无伦次，而且她也开始带着那种极度的疲惫呜咽起来，我想，那是因为她的连续不断的两个月的高潮所导致的极度疲惫。我试图依旧保持专业水准，但是，我抽屉里面的那本橙色的罪行分级小册子里，并不包含任何患有精神病的妇女陷于永久的肉体被强奸的幻想状态。即使尤金的专业权威的小心照管，或者大个子阿尔的广泛的经验，或者我自己多年的罗曼蒂克的探险生涯，都未能为我第一次伟大的接见的独特需求做好准备。

我想，当露丝搜索枯肠去遣词造句、而卡琳却无法控制自己的双肩抖动时，有谁在乎呢？我的职责在于维持公众的安全和幸福。至少这位顾客还在微笑。

5 甜茶点与德国短毛猎犬

正如后来所证实的那样，奥扎克斯证明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欲望极强而又野心勃勃的男人而言，是个很好的地方，足以了解速度的价值之所在。执法是个不可饶恕的行当，办公室的同事们教我怎样去用平常的感觉和视野来调节激情。过去四年中习惯于限时完成写作，给我留下一种需要压力的品味。当我发现我的周围不存在压力时，我有时会设法去创造压力。这在我们这个新的行当内寸步难行，他们向我担保说。那只会令我自寻死路。

尤金·布罗迪分派给我够多的陈年旧案，我在成堆的棕色和白色的文件夹中，翻来覆去地寻找线索，了解调查的过程。我的案卷记录包括有未曾破案的银行抢劫、跨州盗窃、银行诈骗，以及一些“老狗”逃亡案件。

这些案卷读起来就像一份份行动指南，带着许多令人痛苦的编年工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作，那是联邦调查局特警应该从事的一种具有说服力的步骤。熟读案卷给我一种这个机构，就像旧日报纸上所教导我们的经营新闻业的那种方式的感觉。从搜索证据的起诉书到羁押候审表格，旧的档案给我一个我可以用来构建新案、并且创建我自己的调查的蓝本。

大个子阿尔和本尼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回答我的种种问题，一路叙述有关他们自己的错误和成功的战斗故事。

“你们县里大多数人从未见过联邦调查局的特警，”本尼不止一次地提醒我说。“你提问的方式对头，他们便会告诉你所想知道的一切。如果你像一名纽约佬那样举止谈话，那么，你将把其余的时间花在这儿为联邦法官进行背景调查。”

他们不时用当地所发生的故事来插入到他们的建议忠告之间，包括那个密苏里巴伐罗的一个农场主杀死十四名家庭成员、然后在自己身上造成一道浅浅的伤口，并将手枪放到他外甥的手上，使人觉得那小家伙已经发疯。他本来有可能以此逃脱惩罚，但是，一位名叫汤姆·马丁的精明的公路巡警调查官指出，那小家伙是左撇子。汤姆推理道，他不可能用他那软弱无力的右手杀死所有这些人。那一进展和一些良好的旧式的警察调查取证，导致了一项死刑判决和一点小小的公正。

我听取了他们有关在旷野公路上没有支援的情况下所存在的本能危险的警告。在我上班的头一个月，我出席了三次在执行公务时被杀的执法警察的葬礼。其中有一次，我与数百名警察同事一起参与安葬一名密苏里高速公路巡警的葬礼，他在一条乡村公路的巡警车附近倒下之前中了十六发子弹。在另一个葬礼上，我绕着那位当地郡治安官的棺材走了一圈，他是在试图为一名保护证人提供服务时，被人用在微开的门上放置的一支来复枪打死的。那名谋杀犯已经将来复枪瞄准门边，因为他知道执法警官会设法避免“垂直的棺材”。当郡治安官试图从门边去按门铃时，谋杀者拉动一根连在扳机上的细线，一发 0.300 6 子弹径直打进他的锁骨之中。

慢慢的，但是肯定的，我开始获得经验以及搜索技巧，那能够保护我自己作为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特警。我在路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一一拜访那些边远郡县，把自己介绍给乡村治安官以及那些仅有两名工作人员的部门长官们。大部分的警察穿蓝色牛仔裤和 T-恤衫，除了一枚锡质徽章和一件随身武器来把他们与一名联合收割机手区别开来外，他们身上别无长物。密苏里州法律要求一名发型师比一名执法警察需要更多的专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业资格训练。我曾经与许多当地人一起共事,他们在加入部队时得到一盏应急灯和一枚徽章。至于一辆警车、一支手枪和一套制服,他们得为自己而力争。当要进行实弹训练时,他们还得自己付费。

大个子阿尔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在我的格兰德普利克斯手提包里,有两盒局里发的 0.38 弹药,并且还解说了行善的好处。另外,与当地和州里同事建立信任感,会在某个寒冷的夜晚得到他们回报的支援。我们大家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以求跟上我们手中案件不断增加的速度。花上整整一天的时间,与另外一名特警一起去像匝挪尼那样的某个边远村落追踪一条线索,往往意味着得在周末或深夜加班。

更好的选择似乎是依靠当地警察或高速公路巡警。他们熟悉地形,又明白这种工作的性质。而且,许多警察一周之内所逮捕的人犯,往往超过一名特警整整一年之内的数目。找到某个具有那种经验的人来充当你的保护伞,便能够使你要学习的曲线图表变得直观简洁得多。

要赢得他们的信任,可得花些时间,尤其是我的新英格兰口音,但是坚持便有回报。我开始收集统计数据——办案统计数据——那是联邦调查局所保存的所有特警以及警察的有关数据。拘捕、搜集证据、所阻止的经济损失、失物追回数量以及其他方面的成就,成了一份家谱,用来鉴别一名调查官和另一名调查官之间的区别。大多数的督察在他们的执政方针大政上滔滔不绝地陈说,办案统计数据无关宏旨,不过,我迅速意识到,你的数据越好,你的表现评价也就越好,你的声誉也就更高了。那加起来便会带来诸如奖金、新车以及更好的案件之类的东西。

办案统计数据还能增加工作的满意程度,因为我工作越努力,我得到的乐趣也就越多。我得到的乐趣越多,我的办案统计数据也就越好。尤金·布罗迪从未贬低过其中的相互关系。他相当快捷地宽恕了那次的肩背枪套事件,而且不加监控地让我处理自己的调查。

我一头扎进那老狗逃亡案件,把他们当成对自己的挑战。我对案卷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以图找出前任办案特警的错误所在,遗漏了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忽略了某件可以导致破案的证据。我研究了他们的 302s,寻找不曾提出的问题以及已经失败的技巧。我依据自己的发现来判断事务,就像我在堪萨斯城所见到的那些诡计,或者是对于我想查找的人员的家庭成员胡说八道的谎言。

比方,我逮住一名并非疑犯的游荡者,通过一次特别的旅行去拜会他的父母,身上带着一封我在调查分局信笺打印的虚构的信函。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由于对于其他调查领域的压力以及密苏里州条例限制，你将不再被认为是犯罪嫌疑。”信上面这样写道。

我亲自将信件送到他的父母手上，告诫他得亲笔签署他放弃作为一名美国公民应有权力的弃权表格。印有联邦调查局抬头的信笺并不表明这份表格是正式的官方请求，但对于那个并非疑犯的人的眼睛来说显得很正式。当他在一个当地的羁押释放处签署他刚刚发现的自由的文件时，我让他在我的崭新的盖勃莱斯引擎罩上舒展一下，然后拍拍手铐。

“你不能对我那么撒谎！那可是诱捕的行为！”他大叫道。

的确不错。在恋爱、战争以及对逃避检控的非法飞行的调查中，这一切都很公正。

有一次，我匆忙赶到一座乡村小镇去寻找名叫特雷斯的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杀人逃犯。我在案头工作时注意到，他曾经用一支 30×30 猎枪对着一人的面部开枪杀死了那人，起因只是醉酒争吵。他警告说，如果有人试图把他投进监狱，他将很有可能再做同样的事情。我自己就曾用一支 30×30 的猎枪射杀过动物。我还记得那些伤口。谨慎似乎是适宜的。

办这样的案子需要创造力。如果一个人真正想隐身起来，在这个辽阔的国家里，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但是亡命之徒是人，而人类总会犯错。当母亲节临近，或者他子女的生日快要来时，他们会变得温和。最终，差不多每个人都会重新露面。他们认为我们会忘记，但是我们永远不会。

这个家伙正好符合这一点：六岁的女儿，和他关系不和的妻子与他父母住在一栋 1970 年代款式的双层屋子里。他的家人不会告诉我怎样才能找到他，所以，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他的女儿。不论这名重罪犯人有多么坚忍，他总会想方设法来联络他的子女。

带着找到线索的希望，我监视了他的妻子很长一段时间，有天早上看着她领着小女儿去上幼儿园。那时我知道我可以逮着他了。我仅仅跟着她们到了学校，等着那母亲离去，然后走进去见他们的老师。在我将那个女孩爸爸的犯罪记录的副本卡片给老师看过后，她同意给我帮助。我所需要她做的只是把孩子们聚集一圈，然后玩“我爸爸在哪里？”的游戏。

那小女孩站了起来，告诉全班同学说她爸爸离开了好长一段时间，不过现在已经回家了。事实上，他当时正坐在家里的长沙发上，看着电视。

谢谢你。三小时后，那母亲来学校接她女儿，我彬彬有礼地上前做了自我介绍，并且询问她疏远不和的丈夫时，她对天发誓说，自从他逃亡后，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他一直未曾与她联系过。上帝一定有幽默感，因为，我发现在每个说谎者的身上都有一种普遍的倾向，那就是他们不知廉耻地愿意以他们创造者的名义而发誓。这个女人也毫不例外。

在她说完这个谎话后，我告诉她，她女儿对于她爸爸回到家中坐在起居室的长沙发上是多么欢喜。她因为我把她小女儿也牵扯进来而诅咒我，但她仍然矢口否认，她对她丈夫身在何处毫不知情。那是我打出我的王牌的时刻。窝藏联邦逃犯是一桩违反联邦法律的罪行，那意味着将被判监禁。在联邦监狱里坐牢的母亲是无法每天去接送女儿去上幼儿园的。事实上，一个面对联邦监狱的母亲甚至连那天也不能带她六岁的女儿回家。如果不是在那节骨眼上这位母亲让她的男人回到老巢里，这孩子便得跟我回去。

选择听上去很简单。我车里将带着她的一名亲人离开那个悲哀的小镇：要么是她女儿进社会福利院，要么她丈夫回到监狱。

四十五分钟后，我把那副手铐套到了那家伙的手腕上，并把他扣到我车后座上。未发一枪，没有人质的和局，甚至不曾流汗。我对利用那个小女孩来对付她母亲感到有一点点羞愧，直到返回镇上的半途中那人开口。

“你们不会把我关进有该死的黑鬼的监狱吧，是么？”他问道。

我停了下来以肯定我听明白了他说的是什么。

“你们可以逮我回去受苦刑赎罪，但是你们不能叫我在一所没有林阴后院的、里面关有黑鬼的乡村监狱里呆一分钟。我们到达后你得告诉他们这一点。”

就在那一时刻，任何后悔的感情都随着吹拂的微风消逝而去。有时候，在读到一个人的过去时，甚至是犯有像谋杀这样的重罪，也不能勾绘出一幅准确的画像。人会犯错误。我们是人。我们出错。但是听到这人吐露他对于自己暴力的、被毁掉了的一生的悔恨的说明时，我摇落了心头的所有疑惧。我向他担保我会尊重他的请求，当我把他登记到格林郡监狱时，我告诉监狱代表他所提的要求。监狱对于像他这样的家伙保有其独特的礼节。

然而，那个小女孩没有他坐在她的长沙发上日子会过得更好。

*　*　*　*　*　*　*　*

生手见习期在几个月前便结束了，我获得了作为一名特警的安全的事业保障。我的办案统计数据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取得了土豆加牛肉般的成功。我经办的案件从银行暴力抢劫案到外国的反智能监视以及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一宗谋杀案。我曾帮助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在联邦法院的案件中出庭，在大陪审团前作证，在搜索证据的书面陈词中宣誓担保，整夜整夜地进行监视，坐在无线电窃听器边窃听，而且也了解了联邦调查局的文案丛林。

在这一行当中我所期望得到的最好的经验，就像那本小册子上承诺过的，一一验证了。有些案子似乎是蠢笨如驴，就像那次我匆匆跑到伦纳德·伍德要塞，去调查一个来自一名部队情报官的神秘电话一样，当时他才开始调查一个潜在间谍案。到我把一切弄明白后，我发现一位72岁的退休工人去过要塞的马厩，想找些马粪去散在他的玫瑰花园子里。他与里面的工作人员多说了几句话，他一边将马粪装进他的旧背篓里，一边问及这些年来这个要塞是如何扩充的。当抵达那里时，一名小个子的被授权处理此案的军官，把这事情弄成一项涉及国家安全的事件，声称这家伙正在刺探军事力量分布以及军队的下层基础组织情报。

有些案子则令我吃惊不小，就像那次，一名托尼郡的农场工人放干一个受了污染的牲口池塘，只是为了找到一片上面标有最高机密字样的美国军用计算机上的高速缓冲存储器。简直匪夷所思。

有个男人在海湾战争开始之际打电话给我说，他有萨达姆·侯赛因的秘密掩体的蓝图。后来查明这家伙曾经作为一名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而建造了那个掩体。他仍然把那份图纸锁在他的地下室里，后来我们把那些图纸运送给中央情报局。

还有个人打电话告诉我说，他是一名核物理学家，一直在阿拉莫斯国家试验室从事某些政府的机密项目的研究工作，最近有一群激进的摩门教徒穿越墨西哥州试图谋杀他。我几乎就要把他的电话记录报告扔到雷德·莱德749号卷宗去，后来稍事研究，证明了他说的是对的。

我学会每一种任何人愿意教给我的调查诀窍、技巧和装置，收集了种种工具，就像一位魔术家收藏在他的魔法袋中一样。本尼甚至还教会了使用祈祷的力量，有次我曾用此来引诱一名盗用银行公款者进行赎罪。我们把整个家庭带了出来，手拉手地围成一圈唱着颂歌，最后那位顽抗的犯罪者开口认罪，并且坐到我的局里发的公务车上进行一次短暂的朝圣，然后便去了联邦监狱。

我在各行各业都发展了一批线人：贫民窟的流浪汉，商界领袖，长途货车驾驶员，刑满释放人员，以及社会中坚人物。任何能够为我的调查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的人员，似乎都是我很不错的猎获对象。

他们有些人给予帮助完全是为了赚点外快，有的则是因为他们喜爱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玩弄那种戴着无线电或者从事秘密代理人的阴谋诡计。有些人则是因为他们觉得那是正当的事情。不管他们的逻辑是什么,我感谢他们的帮助,把他们的聪明才智装入档案夹中,才有了立案、逮捕以及审判。

所有这些工作,带给我对于自己能力的深深的自信。无论是在凌晨三点去执行高度危险的毒品搜索,或是把自己介绍给一宗银行抢劫案中受害的出纳员,我感到了从未想到过的自信。这份舒适感部分原因是身配枪支,部分来自那枚联邦调查局徽章的相对力量。但是,最主要的是直接发自对于这一机构的基本信心。

就像有些人的宗教信仰一样,我信赖联邦调查局及其公正性。如果美国法典的第十八条说这不对,我知道这是不对的。如果《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和操作指南》说这是对的,我知道这是对的。我感到那种管理有序的、不可妥协的益处。那是因为联合而使我变得强壮。

* * * * * * * *

联邦调查局特警有两种基本的调查工作方式:在办公室内部开立的案件和"协办"案件——那是其他办公室立案的请求支援的案件。大多数特警认为协办案件是麻烦事,因为那大多不过是一次毫无结果的会见或者一项记录核查。更重要的是,它们占据你的时间,使你无法处理自己手头的案子。

有天下午,我刚从美国司法办公室回来,便有一份颜色全新的来自堪萨斯城办公室的协办函件。几天前,一名堪萨斯城国税局警察和他妻子以及他们的一个女儿被人杀死。那女儿曾被强奸,然后被一件自制的棍杖残忍地殴打致死。父母也在下班回家后被杀。

由于是极端的暴力犯罪,以及国税局警察牵涉其中,所以市里所有的媒体都大力披露这一事件,使得这一案件成为近来最为残暴的犯罪案之一。堪萨斯城市警察局迅速将疑犯锁定为这个家庭的养女与她失业的男友——那是一名叫做博比·马修斯的欧类特郡吸毒分子。他们搜集了证据并且已经逮捕了其女儿,但是马修斯却失踪了。市警局认定他已经跨州逃跑,他们请求联邦调查局予以援助。他的前妻就住在我所辖的郡县之一,他们要求我去看看能否找到什么线索。

我找到了博比的前妻,她是一位说话柔声柔气的年轻女子,住在密苏里州巴伐罗她父母家里。她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过他了,她说道,不过,他前些时候打过电话,并告诉她说他已经振作起来了,想跟她面谈一次。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不管他们的共同关系曾经如何，现在已经相当冷淡了，不过因为他说话的声调和语气，她还是同意了。她知道这是认真的。

我从来都不曾因信任任何疑犯的妻子、女友、前恋爱对象或者是其母亲们所提供的信息而感到过舒服安逸，不过马修斯的前妻似乎很忠诚地愿意提供帮助。她的父母坚称他们不想与他有任何关系。大家似乎都很害怕这家伙，似乎没有人对这项论断表示惊奇。她和她的家人同意诱使他那天晚上到他们家来，条件是我们在他进屋之前中途截止他。尤金·布罗迪同意了这一要求，出动了办公室的全体人员来建立监控网，保护这个家庭的全体成员，并准备逮捕马修斯。

天黑不久，我们七个人分坐两辆车队中最不像是官方车辆的小车抵达目的地。尤金和那家子人坐在他们的屋子里，我们其余的人则在周围埋伏，对火力范围内的场所进行了清理，安排好一辆车子在他转向车道以后以防他逃走。我把三十发子弹装入了一支半自动的 MP－5 步枪中，在一件带帽子的汗衫上套上了一件三级防弹背心，外面还套一身黑色衣服。布拉德、阿尔和我在房子周围找到了隐身之处，以防他鬼鬼祟祟地溜了进来。本尼则盘坐在车子里，以备我们会急需用车。

我们等候着。那是执法工作的苦难的根源。等候。坏蛋们总是不按时到场。无论何时一名线人约定的一次十点钟的碰面，他总会在半夜时分才到。设定在子夜时的卡车抢劫，而窃贼们却会在凌晨三点才露面——如果他们会露面的话。我开始诅咒本尼的十分之一原则，他的原则是：假定任何一项在发生的事情都会有百分之十的机会以其应该的方式发生。

马修斯九点钟的约会时间早就过去了，然而，就像一只嚎叫的狗不会咬一样，过了很久还是毫无动静。我们静坐在平直的密苏里的夜空下，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电话，没有车头灯的光线，门上没有吃惊的敲门声。到凌晨两点的时候，我们调用了那条十分之一原则，收工了。

也许，对我而言，有关办案工作中最难学会的事是调查要花费太长太长的时间。我刚从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充分预期能够在当天晚上便了结一宗犯罪的调查，免得我因为担心调查工作的虎头蛇尾而在晚上失眠。我仅仅是设想，我们一旦获得一宗犯罪案件的线索，我们便立即倾尽全力开展调查，不停地工作，直到把坏蛋用手铐扣住并送他进监狱。错了。

那些案子，基本上联邦调查局花上几个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来完成。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地方警察能够用电话便签发搜捕令，但是，联邦调查局的书面证词很少不用一个十二小时的工作日来完成的。都市警察部门可以因为他们不喜欢某人头发的颜色而逮捕他。联邦调查局特警却不得不仔细过问每一细节，以更高水准的联邦大陪审团的要求来评估自己的证据。这并不暗示地方和各州调查产生有问题的判决；联邦案件仅仅要求调查者们能够经受更长时间的检验。

我很快就怀疑博比·马修斯调查将会陷入快速打包的目录之中。尤金把案子指派给我，并且告诉我把手头的其他事情搁置起来，直到我发现某些像样的线索为止。那在我耳中听起来倒像是音乐般悦耳动听，因为我一生中没有什么事情，能像追捕一名在逃的武装而危险的暴力犯罪分子更令我兴奋的了。寻找埋藏的宝藏也不会带给我更大的激动。抓住这个混蛋成了我一项人生使命。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开车去接了那位前妻，然后驱车到二十英里外的乡村去拜访她的旧日公婆。我们一路上谈到了马修斯的过去、他的嗜好、欲望和兴趣所在。除了偶尔一瓶杰克·丹尼尔饮品，他的目标似乎局限在任何能够引起他兴奋的常备化学药品。他的人格有无能、醉酒等，我们的谈话中不时出现一些引人惊慌的事情，我习惯了她的耸耸肩膀以及一句“无可奉告”。

“他的家人如何呢？”我问道。

我早就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相当多的思考，不过想让她来证实一下而已。面对这个家庭，通常结局是，用退无可退的努力去威吓他们交出隐藏的罪犯，但是，在这个戏剧性的暴力谋杀案里，对于去唤醒他们的尊严感我还是感到很宽慰。

如果那样做最终失败了，我会最后呼吁“请在他被当地人杀死之前叫他向我们投降”。母亲们不想出卖她们的儿子，但是她们也不想让他们陈尸于某条农场公路之旁。

“他的家人比他更糟糕，”她悲叹道，“白人渣滓。”她再次摇摇头，尴尬地表示，她再也不愿意与他们中的任何人有任何牵涉。

“他们会跟我交谈吗？”我问道。

“他们会跟你谈的，不过他们不会告诉你他藏身何处。”

“他兄弟呢？”

堪萨斯城当局早已追查到他惟一的同胞，一名拖车司机，就住在他父母的隔壁。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他也许会，不过他很古怪。”她说道。

“古怪？你说的古怪是什么意思？”

她开始微笑起来。

“你是什么意思？”我再次发问。“古怪”在这种场合下可能意味着很多事情，可以指一种人格方面的怪癖，也可以指一种系列谋杀的倾向。

“他只是有点与众不同。”此刻，她开始咯咯发笑。自我们见面以来，我几乎还没见过她脸上出现笑容，然而，有关她前夫兄弟的什么事情居然令她感到好笑。

“你瞧，我得设法说服这个家伙来帮助找到犯有谋杀、强奸、逃亡的弟弟，”我解释道，“古怪可能令我被杀。如果你知道什么对我有帮助的东西，我将非常感激你告诉了我。他很危险吗？”

“你若是一条狗，他也许会。”咯咯发笑变成了大笑。

“一条狗？”

“是，他喜欢狗……你知道，以一种色情的方式。”

哦，原来是那种所谓的古怪。

我见到了他的女友，一条重七十五磅的德国种的短毛母狗，用链子拴在他的拖车房前院的一根柱子上。德里克斜身伸进一辆’67 埃尔·卡米诺运动赛车引擎箱中。邦多与起发器填补了他那专装破烂的百宝箱。

“没有见到过他。”便是他所说的全部话语。

“妈家里呢？”她问道。德里克朝拖车活动房屋稍微耸耸肩。

我不想取笑那些不幸的人们，但是我不得不摇摇头，并对着我周围的情形微微一笑。从德里克的四条腿的恋爱兴趣到院子里用木板支起的半打通用汽车产品，以及这个凌乱不堪的拖车活动之家，马修斯一家的财产状况属于奥扎克斯最糟糕的。院子里到处都是大白菜，乱扔的黑色胶袋，装鸡蛋的硬纸盒，咖啡汁过滤用纸，百威啤酒罐。这地方散发出一阵阵的狗屎臭、曲柄轴箱的油料气味，以及一种令人绝望的氛围。

辛迪在撕裂的帘幕门上敲了敲。我在一旁等候着，怀疑我的装束和领带会吓坏任何一个来开门的人。

“早上好，夫人，”她说道，稍微过分地泄露了我的身份。“我带来了这位联邦调查局的特警，他们想在郡治安官杀死博比前找到他。”

听到她这样作介绍，我退缩了一大步。带着那种后果的开场白不会留下多少回旋的余地。那还倾向于逐步提升一位母亲对于执法行为的疑惧感。不管博比是否是强奸杀人犯，他仍然带着巨大的痛苦和努力而深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深地占据着这个女人的世界。她不会轻易地放弃他。

令人吃惊的是，她邀请我们进屋，并给了我们一杯甜茶。

“您的茶味道不错，马修斯夫人，”我说道，“现在我们来谈谈关于博比的事情。在事情变得更糟之前，我们得让这事儿加以澄清。”

三小时后，在忍受了这个家庭的影集，家中长子寥寥无几的可取之处，以及要去洗个澡的压倒一切的需求，我站了起来准备离去。博比的母亲知道她儿子去了哪儿，但是她得先有机会跟他谈谈，然后才会愿意以实情相告。她再三发誓说，像任何一个母亲都会做的那样，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不过，她知道，如果他不投降的话，等待着他的将会是什么，而且一想到她将在《斯波林菲尔德新闻导报》读到他暴力死亡的消息，还是让她禁不住浑身颤抖。我们三个一起制订了一个计划，来说服博比给我打电话谈论他自己面临的选择。我同意了不去追踪那个电话，并且承诺，如果他向联邦调查局投降，我们在拘捕时不会伤害他。马修斯夫人许诺说，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博比将会打电话。

“我的孩子没有什么不对，”她说道。“是那些该死的毒品害了他。”

“我肯定您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夫人。”我对此表示同意。

博比第二天晚些时候在他家里给我打了电话。我们在电话中交谈过三次，涉及到了他不幸的一生的各个方面。我曾经听到过他那样的故事不下一百次。细节不同，但是最终的结果总是相同。吸食海洛因的罪犯们总是不能真正承认他们做过些什么，因此他们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把罪责全部推到他人身上，把他们自己的牵涉其中的罪责最小化。开始的时候，博比声称他不记得了，但是随后便承认他的女友恨她的养父母以及她的异父母的妹妹，她总是以她有姣好的面貌、良好的朋友以及与那两个她们都叫爸和妈的人有血缘关系来辱骂她、嘲弄她。博比不认识她异父异母的妹妹，不过他意识到，他永远也不可能与她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员有任何联系。

他的女友编了一个计划后，他便把对于他们的讨厌转换成血腥的谋杀和强奸的欣赏。他在前往那所房子的途中，在荷马仓储超市那儿停了下来，买了一根不大的木棒以及一磅钉子。他把钉子钉在那块木板上，等待着那个十六岁的妹妹放学回家。整个下午都因为喝着廉价的伏特加、胡乱杀人以及暴力强奸而兴奋异常。当他满足了他亢奋的性欲后，便将那女孩用一根自制的木棒残忍地打死了。

我在学院里所学到的全部技巧，没有一项有助于将他卷进来的。我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只是听着。本尼说过，只要你给人们机会，他们愿意把一切都说给你听。

博比两天投降了，那是在亚里桑那南部的图桑市的一家 7－11 便利店外。他在商场外的拐角处走了出来，显得像这个忙碌繁华的商业中心里来来往往的其他任何人一样，避开阳光斜视着。

图桑分局的特警从几部小车上跳了出来，拔出手枪，将他扑倒在人行道上，给他扣上手铐，而我则坐在一边观看着。

那便是我好不容易才学到的，一个联邦调查分局的特警不能飞到另一个分局的辖区去逮捕人犯。不管博比曾经约定只向他以生命作为代价而予以信任的那个人投降，我还是不能冒犯图桑分局的主权。我可以独来独往，但是博比却是他们的下酒菜。

他们将博比扣上手铐后，我走到他跟前做了自我介绍。

“嗨，博比，我是克里斯托弗·惠特科姆。”

“原以为你曾经承诺你亲自来做的，你这卑鄙的家伙。”

就在我的脚边，真实地站着一个世界级的冷血的杀人犯，一个邪恶的强奸犯。渣滓。

如果他双脚起跳然后逃走，那样我就能够亲自来制止他，踢掉他的牙齿，为他所曾残忍杀害过的每个生命复仇。我想对他施以他所施予那家人的那些折磨，看着他乞求饶恕，我要让他明白在空虚、孤立无援、毫无意义地死去时是什么感觉，我要让他的生命也随着每一令人昏迷的重击而退去。我要看着他双眼中充满令人恐怖的神情，意识到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止住疼痛。我要他遭受折磨。我要他血债血偿。

但是，在我的愤怒喷涌而上的同时，我意识到给我佩带枪支和徽章的权力的是什么。我可不像这个家伙。仇恨会感染——有好人，也有坏人。它会使一位温厚的母亲变成一名路上狂躁凶狠的疯子。它会从在周末的教堂里引出某个带着新的观点的人来，然后让他以恶毒的声音对某个赌徒发誓。

权力远非仅仅意味着携带一支子弹上膛的枪支随你四处奔跑。那涉及到学会自制、明白促使人们去杀人的最初推力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那涉及到尊重那把你带到这儿最初的对和错之间的区别。我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懂得仇恨，但是，我可以画一条线，而不会越过我自己所属的那一个端点。

“抱歉，博比，”我说道。“是该去监狱的时间了。”正如后来所证明的那样，终生监禁。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他仍然穿着那双邓纳姆牌旅行靴，他曾经用来猛踢那女孩的头。血渍把那小山羊皮染成深褐色。

6 代号三

每个初出茅庐的特警所梦寐以求的是，能够碰上他的第一宗“大案”，那种惊心动魄的能力测试，会在你的脸上加上几道人格线，给你的事业一个定位。有的得自合法投诉形式，有的则是来自为了得到金钱的告密者的举报、或者电话窃听、或者是因为与盗窃集团的周旋。偶尔有些是由小案子发展成为大案的，比如像那些对于昏暗的街道小胡同的、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投诉。

斯波林菲尔德并不会真正发生那种情况。它所提供的是在联邦调查局的战袍下尝试办理每一种案例的机会。虽然学院里的同学有时得呆在昏暗的房子里监听电话、长期监视涉及国家安全的文件分类归档，我却有机会对于我想试一下的事情摸摸边儿。几个月后，我决定未来将主要从事对付暴力犯罪的调查、银行抢劫以及追捕逃亡罪犯。尤金指派我担任银行抢劫案的协调员，并把大部分的大案要案装进我的盘子里，以示对我的热情奖励。

具有对抗性的工作令我激动不已。自童年时代开始，我就一直喜爱解答难题，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套自以为比我更聪明的人所预设的情景和假设。我爱做填字游戏、离合诗句、单词游戏、脑筋急转弯，以及任何能够激发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事情。银行抢劫案与逃亡犯罪调查似乎像一种巨大的挑战，给出一套封闭的环境和一条连通所有线索的无拘无束的通路。

幸运的是，在犯罪的天空里，银行抢劫犯不是最最闪亮的明星。我常常感到疑惑的是，为何有人愿意冒着坐十年牢的风险，来走进一栋满是摄像机和目击证人的建筑里，去攫取一袋子满是标记的钞票和一个染色的背包，然后去诱发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执法代理人的调查意愿。站在街道一角，手上举块上面写着“愿意以工作换食物”的牌子，也比这样做有意义得多。

也许，那便是为何每次一宗银行抢劫案的电话报告，通过露丝的双唇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传到我的警车上加密无线电收音机的扬声器，然后传进我的耳中时，我感到一阵内脏的翻腾。我知道我能够逮住他们。

肾上腺的加速分泌与随之而来的蓝色闪光警灯和警报回应，与我所预期的在调查中我所欣赏的那种感觉相比较，意味着那简直什么也算不上。每次有某个低能儿冒着生命危险，去偷取数千美元，我便会把它当成是对联邦调查局整体上的一种人身攻击。

因此，当露丝在某个六月的上午，将一阵来自密苏里的达拉斯郡的治安官办公室的银行抢劫的警报声播放出来时，我跳上车子，便一路朝北开去。线索通常仅仅在银行抢劫案的发案初期零星出现。目击证人需要时间来减轻压力。当地居民需要时间才能对犯罪情景不再担心。在这个案子中，联邦调查局需要时间才能抵达现场。

我四十五分钟后赶到巴伐罗第一国民银行时，三个带有标志的郡治安单位早已把现场保护起来，并开始收集指纹脚印。那是我们通常的工作方式。由于我缺少人手，当地警察一般要处理和收集证据，然后将证据、目击证人的会见记录呈送给我们。当然，武装抢劫也是对地方的冒犯，但是由联邦担保的银行的损失也是一种联邦的损失，那样使得追回损失成了联邦调查局的事。另外，银行抢劫者们通常是系列案犯，他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或者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以图逃脱法律的制裁。许多当地警察只是为权限所制，或者没有资源进行跨区或跨州追捕重犯。

我很快就收集到了基本的事实：两名穿戴着伪装打猎面具的白人男子径直走到前门，用一支 12 -口径的大口径猎枪开了两枪，恐吓那两名女出纳员交出大约 3 700 美元的现金后便逃之夭夭。不幸的是，银行的录像机当时出了故障，而抢劫者们来得如此凶猛快捷，出纳员们根本就没有机会递出爆炸染色袋。

迄今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指纹、纤维、或目击证人等有关逃走路线的细节。除了两枚 12 -口径的铅弹弹壳躺在一堆碎玻璃上，以及一个遗失了的银行储蓄袋之外，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追踪的线索。银行坐落在主干道附近，但是我看到银行的南或北一英里的范围之内没有任何人家或商店。如果我是一名银行抢劫者，我也会愿意在这样的场所来玩它一把。

我刚刚和那位浑身颤抖得厉害的银行出纳员会谈完，电话铃就响了。银行的附近的人家，刚刚发现一名男子躺在她的前院的草坪上。那位来电者说，他看来被人狠狠打过了，神志不清。他们已经叫来了救护车，但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是他要与联邦调查局的人谈谈，有关那天一大早在巴伐罗银行门外被绑架的事情。

我到达那儿时，救护车上的救护人员已经给他上了经脉点滴袋，并且把他移到了阴凉之处。那人在未与某位执法人员谈过之前，拒绝被转送到医院去，而我碰巧是到场的第一位携带徽章的联邦调查局人员。他告诉我他的名字以及他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以一种短暂而急促的呼吸说话。他躺在那儿，巨大的肚子一起一伏，这是一团巨大的、汗水浸透了的笨重之物，正沮丧地躺在密苏里州西南部夏日的令人萎靡的烈日下。

“两个人，”他很困难地呼吸着。“说他们打算杀了我。”

“在什么地方？”我问道。“他们在什么地方袭击你的？”

那从几个方面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一、在另一桩重罪中犯有绑架几乎在审判中得加倍判刑。二、我们可能有另一单独的犯罪现场，那里可能产生诸如脚印或轮胎印记之类的证据。

“就在银行外面。我当时正将车泊在那儿……”他停了一会来进行呼吸，并且尽力与那可怕的经历的记忆作斗争。

我让他缓缓气儿。目击证人常常需要时间来处理由于“外伤穿刺”所引发的被挤压到他们意识的边缘的信息。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回想起每一件事情，但是，要透过因为一大早便有人用枪口指着你脸上所导致的肾上腺、恐惧，以及失去方向感的厚厚的云层，那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他们在车子上猛击我，并开车把我带到林子里。我的车子里塞得满满的。我不停地恳求他们别杀死我。我有三个孩子要养活。”

他开始静静地哭泣，因为我在看着而有些儿尴尬。

“我能够听得见他们在谈论着要杀了我。我能够听见他们站在车外，争论着要不要弄掉我的脑袋。”

“你认得出他们的声音吗？”我问道。

“也许……是的，我想我能。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和常人没什么区别。”

* * * * * * * *

从那儿起，调查就像其他大多数银行抢劫案在初期阶段一样——毫无头绪。除非你能立即发现某些东西，事情总会在最初几天进展迟缓，令你有深深的挫败感。最具迷惑力的犯罪现场，如果你不深入挖掘的话，可能会成为你文档中的又一条注脚而已。由于你手头有三十到四十件案子分散你的注意力，结果往往是一件未被侦破的抢劫案而渐渐为人所忘怀。

然而，因为具有暴力性质，我对这个案子工作的比其他大部分的案子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都更为努力。我把第一周用在研究处理会见记录以及当时开车经过者的名单细节上。我的线人没有在大街上听到任何消息。那天早上邻居们没有看到任何犯罪的异常情况。报纸刊载的故事没有引发任何有趣的东西。我们的国内银行抢劫目录上没有显示任何类似的犯罪案例。没有人给办公室打电话提供信息以领取奖赏金。

因为没有任何有利的破案线索留下可用,我便回到了斯波林菲尔德的警察部门的同伴身边。无论联邦调查局因为胜利而获得了什么荣誉,几乎所有成功的特警都应感谢在当地执法部门中的某个人。街头巡警、特遣部队成员、凶杀案调查人员,侦察人员对黑社会的侦探工作远比大部分特警了解更多的情况,他们知道到哪儿去找那些日复一日的妨碍文明的犯罪人员。

"一定是詹克斯家的那两个家伙干的,"有位名叫史蒂夫·戴维斯的警察侦探员,有天中午一边吃着一盘子腰果鸡,一边告诉我道,"比利和詹姆斯,我办公室里有你想知道的有关他们的全部材料。"

比利和詹姆斯·詹克斯兄弟,是表明并非全体人类都来自一个共同祖先的活证据。从公安部门的刑事犯登记表到荣誉,他们显示出与啮齿动物类的血缘关系。像他们兄弟这样的人漂流在社会的边缘,令社会学家和对社会问题太感伤的自由主义者们——那些如此肯定地认定所有犯罪分子在本质上都是好人的人们——迷惑不已。

詹姆斯看上去十分英俊,他可以弄到任何一个他想要的女人而无需使用暴力诱惑。他有宽阔的肩膀和运动员一般的身材,带着一副自信的神情,就像职业拳击手一般。他十八岁的漂亮女友,告诉我她是如何常常跟詹姆斯到酒吧中去找一些中年男人。她会带他们到某个黑暗的停车场,在那儿,詹姆斯手拿钢鞭爬出来,开始抽打他们。她在一边看着詹姆斯把那些来赴幽会的人打个半死,然后拿走他们身上的钱,买些甲安菲他明(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即俗称"冰"的毒品),租间房子,开个派对。她带着喜好之情地说着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晚上。

"詹姆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难于理解的,"她告诉我说。"他稍微有点令人恐怖,你知道吗?像死亡。"

詹克斯兄弟像一阵恶臭般将面临武装抢劫、暴力袭击、强奸、甚至谋杀的指控。詹姆斯和比利会杀人的,那只不过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而我知道我不能让那种事情发生。

发现了你案子中的第一条肯定的线索,总是一个美妙的时刻。就像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你小时候玩抓特务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时一样开心。从当地警察那儿得到一条线索,是一个可以开始查找的不温不火的地方,但是总归是个开始。你将那一线索用在何处,是你配得上你薪水支票的关键所在。

我从最基本的地方着手:电话号码和地址,在公共资源记录中查明是谁付账单以及间隔多长时间付账一次,汽车交警部门对于驾驶员执照的签发及打印日期的记录数据,国家犯罪信息记录中心的拘捕令,前面审判中的犯罪记录单。两个人都因暴力犯罪而被判刑,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证据材料。

在仔细查阅了公共记录中的每一个细节后,我决定来一次例行的驱车途经过访。詹姆斯和他妻子贝姬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住在斯波林菲尔德西部十英里外的一幢老房子里。比利住在西郊。两兄的邻里都不能提供便于长期监视的像样的场所。

接下来我去寻找这个家庭中的软肋。有时候一名罪犯作为家族中的一种反常与之相对抗。有些家庭实际上乐意跟当局合作,希望那将有助于让他们的儿子、兄弟、丈夫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

詹克斯家族可不是如此。我发现他们的家族世系与其说是一种松散的联系,倒不如说是断了联系。詹姆斯和比利是由一个母亲和那个被她关在屋子后面一个小棚子里的、酗酒的父亲养大的残暴的、野兽般的两个男人。埃尔德里奇,她的长子,由于杀死了他老爸在一起喝酒的一个伙伴,然后将他的尸首烧化,并用此来伪装成自己的死亡,以图掩饰对自己暴力犯罪的审判。若非那副骨架太难烧化,他几乎就这样逃脱了。

武装抢劫、谋杀、绑架、强奸——这些家伙看来就像是家常便饭。

不幸的是,我并非是第一个听说有关他们的这种犯故意伤害罪的嗜好。似乎镇上的每一个告密者都知道詹克斯兄弟,而且谁也不愿谈及他们。当最终说服一个我的最不可信的资源时——那是因为他需要帮助我胜过重回监狱,他指出在詹姆斯的甲壳中的一道裂缝:他的妻子。

贝姬和詹姆斯曾有一段美丽的罗曼史,从他给她那种结晶的甲安菲他明的方式,到她帮助他去偷盗的方式,我能够明白他一定是非常的吸引她。她出身于一个不错的家庭,可这一点也无济于事。她的父母曾经想尽一切办法来救她,但是毫无效果。

有天早上,我随她上了切斯特纳特高速公路。此前我早已经问过她近交圈子里远比我预期能问的多得多的问题。她和詹姆斯不怎么熟悉我,但是他们得明白我在找他们。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因此，当早上交通不那么拥挤后，我决定拉她出来和她谈谈。如果碰巧有她的熟人经过，她可以告诉他们说我是一名便衣警察，因为超速而在给她抄牌。

一旦我按响警笛和警灯，她便立即停了下来。我将车子停在她旁边，检查了一下有无人跟踪，然后从车上爬下来，走进八月的阳光下。

我的心怦怦跳动。为了这一时刻，我已经等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有时候一整桩的案子压到你身上，你得做一番开场白的工作，而我非常不愿让这件案子半途而废。

“像对待人那样待他们，”我耳边仍然回响着大个子阿尔的声音。“你一开始便粗暴对待这些人，你将会为之付出血的代价。”

那个忠告来自一个曾经教我如何一脚踢开房门，以及在空旷的地方如何扭住犯人的人，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然而，更不可思议的是，那个忠告至少有一次曾经救我一命。就在几周前，大个子阿尔和我曾经追踪一个名叫约翰尼·比利牛的逃犯，去托尼郡的一个乡村拖车活动房屋。一名线人向我们报告说，约翰尼逃亡几年后最近曾经与他的家人联系过，但是谁也不知道他是否已经回来。我们决定去看看他关系疏远的妻子，发现她在家招待着六到八位家庭成员。大个子阿尔为了防止意外守在后门，我则走进屋子里稍微聊一阵子。

“嗨，我是联邦调查局的克里斯托弗·惠特科姆，”我说道，“你们也许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来这儿。”

答案在他们所有人的脸上看上去都是很明白，但是的的确确的是，他们都矢口否认了解约翰尼的任何消息。我朝走廊望了望，以求发现什么迹象，但是我们没有搜查令，因此我们不能合法进行。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终于逮住了约翰尼。不知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开车回去的途中，他开始讲话，叙述了我在他妻子家对他家人所说过的一些原话。

“你他妈的怎么知道那些话的？”我问道。他家人中一定有某个该死的记忆力特好的人。

“我知道那些话，因为当时正站在墙对面，手里拿着一支冲锋枪，等待机会把你的脑袋打个稀巴烂。”他说道，露出四口门牙微笑着。

“那为什么你没有开枪？”我问，试图掩饰我的惊奇。

“因为你没有在我孩子们面前居高临下的说话，”他说道。“我不能让他们看到我毫无理由地开枪打你。”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那教给我很多有关人的基本尊严的东西。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可以拔出冲锋枪和 MP－5 大口径半自动步枪，从堪萨斯城召来特种装甲车部队。但在追查破案线索、说服疑犯坦白、了结案子之际，一个小小的谈话便能走很长、很长的一段路程。

“嗨，贝姬，”当她将她已经过期的驾驶执照递给我时，我说道。“我是克里斯托弗·惠特科姆。我想，是我们谈一谈的时候了。”

贝姬·詹克斯盯着我，费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令她那被毒品腐蚀了的大脑回想起我的名字来，然后泪水夺眶而出。因为她已经变得粗糙，贝姬不想让她的下一个十年在某个联邦监狱中度过。我想她不是不曾想念她的子女，不过，甲安菲他明远比这个更难挨过。

看着她那肿大而充血的双眼，我意识到我的时间选择没有比这更合时宜的了。很明显，詹姆斯把她给狠狠地揍了一顿。他和他的弟兄们都是很狂暴、粗野的男人。甚至当地的警察在谈到他们时都会带着几分敬意。

“公平的决斗……”他们中有一位告诉我，接着解释说，那是一天晚上在一次醉酒驾车的逮捕行动中，他显示出那种全然错位的男子气概。“那杂种踢中了我的臀部。最好当心一点。他很结实。”

我在贝姬青紫的脸上所看出来的，基本上未能表明詹姆斯的打架技巧。我听说，詹姆斯昨天晚上听说贝姬曾经向他的一个赌友索要一点可可，便带着一腔醉酒的怒气回到家中。为了给她一个教训，他将她打倒在地。为了不让这种教训在下一代中失传，他把三个孩子也拖进来观看。

从我面前所看到的情况来判断，他一定颇花了一些功夫来给她教训。贝姬的鼻子看来是破了，脸上青红紫绿的到处肿起。

“你想在哪里和我谈这个?”她问道。她想说出这些词语来时，泪水令她喉头梗塞。她的下唇裂开，开始流起血来。

“跟我来吧，”我说道。“我们不想詹姆斯给你带来更多的麻烦。”

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时间内，贝姬完全像个忠实的线人那样工作着。当詹姆斯待她还像模像样、并且给她买毒品回来的时候，她便帮助他。当他打她或者打子女的时候，她便来找我。最后，是她的孩子们令她下定决心放弃他。通常总是小孩子们受罪最多，总是小孩子们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的陈词让案子了结，然后他们自己照顾自己，独自在漫漫长夜中自己保护自己。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我去逮捕一个银行抢劫犯时的情形，在他的屋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子里还有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我们十几名当地的、州里的以及联邦的警察蜂拥而至，把那做爹的摔倒并扣上手铐。我把他击倒在地时，大个子阿尔在对付那大声尖叫的妻子，另外三个家伙则去屋子里搜查枪支、现金及犯罪证据。具有代表性的买卖。当我们带着嫌犯走到门口，突然，他五岁的儿子像只美洲狗似的跳了起来，抓住我的腿，开始尖叫。

“放开我爸！”他叫道。“你们不要伤害我爸爸！”

我不得不把一个五岁的小男孩从我腿上扯开。那小孩子的泪水从他眼中喷涌而出，带着任何一个成年人所具有的深深的仇恨盯着我。我明白那种感受是什么样子。早些年前，当三名特警来与我自己的爸爸谈上几句时，我心里的感受就是如此。如果是我被人用枪指着走过大门时，我的儿子们又会怎么想呢？

小孩子们永远不会懂得。他们只是感到了失去。

贝姬一定曾经为她自己想过了，因为她的儿子们最终救了她。因为，在十二月的最后一周里，当我带上一些礼品去见她和她的儿子们的时候，最后的稻草也已经掉了。那时家里的每个成员都认识我。那两个可以谈话的还叫我的名字，就像是一位家庭老友。

“那么说来你们小鬼们圣诞节过得很开心吧？”我问他们，嘉德，三个儿子中年纪最大的，摇摇头，夸张地做着手势。

“呸。那位詹克斯老婆子就是要毁掉今年的圣诞节，”他说。他像是这个家中的头儿那样说话。他今年七岁。“想用那支陶德 12 -口径的家伙废了妈。”

除了他说话声中的那种平静之外，在那一时刻没有什么令我吃惊的了。他对这样的事情可是司空见惯了。

后来发现，那位詹克斯老婆子事实上的确破坏了圣诞节。她差点就毁掉了贝姬，毁掉了楼板，以及那间屋子里的其余一切。当孩子们坐在圣诞树周围打开礼品时，贝姬不知怎地叫她的婆婆滚一边去。因此老太婆跺脚回到她自己的房子里，抓起那支冲锋枪，在那地方打了几个洞眼，试图在那株槲寄生下废掉孩子们的娘亲。这就是他们的圣诞季节的精神状态。

据贝姬说，那老太婆在詹姆斯说服她扔掉枪之前，已经开了三枪。如果拿我家里的圣诞节与之相比，显然是太单调乏味了一点。

“贝姬，这事儿得有个了结。”我争辩说。即使是一名吸毒者，在圣诞树周围躲避掉三发 12 -口径的铅弹之后，她也应该看得见理性之光。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我知道。”她说道。很难分辨她指的是她的婚姻还是那些抢劫案件。我并不怎么在乎，因为，詹姆斯无论怎样都要离开他的街道了。

“如果他发现了这事，他会杀了我的。”她说道。

她看上去面容深陷。尽管我们之间的合作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她对我的信任还不及对他的信任。也许还差得多。贝姬是一位有毒瘾者，而詹姆斯买毒品给她。我惟一的平衡作用是，在她脸上的伤痛比她手臂上的渴望更为难受的那些日子里，常常去看望她。

“瞧，贝姬，”我说道，试图用逻辑道理来说服她，“他上个月已经袭击了三家银行。没有人被杀已经是个奇迹了。”

由于某种理由，那竟然让她微微一笑。

“他是个疯狂的混蛋，是吧。”她说道。

为何有那么多的女人会觉得那令人爱怜，我永远也不会明白。

*　　*　　*　　*　　*　　*　　*　　*

第二周，我在匡逖科做短期的在职培训，詹姆斯和比利袭击了克里斯蒂安郡的一家银行。我从来都没有肯定地查明贝姬是否告诉他们说我已经走了，不过，时间的选择令我觉得有些奇怪。不管怎么样，他们用自己商标的冲锋枪击穿了一家小小的乡村银行的前门。

没有发现这次行动有什么特别惊人之处。詹姆斯和比利坚持用他们所熟悉的袭击方式，没有浪费时间去创新。

只是因为他们的这种破门而入，终究要落到我们手中，抢劫发生时，大个子阿尔碰巧就在离那儿以东一英里远的地方。半小时之内他和另外几名当地警察便追踪到了逃匿的汽车，并收集了充足的证据，让整个事件能尘埃落定。当我从匡逖科匆匆忙忙赶回来时，他们已经办好了逮捕证，尾随着詹姆斯到了他弟弟的屋子跟前，让一辆堪与任何动作片中的场景相媲美的重罪犯小车停了下来。当他们逮捕詹姆斯时，詹克斯老婆子当时正在车中和詹姆斯一起。

我们警方人员在老婆子的私房里找到一支 0.32 口径的机枪，架在那儿，锁着。詹姆斯没有反抗便投降了。

我的飞机在密苏里缓缓飘洒的毛毛细雨中一接触到地面，我便快速冲到美国联邦司法办公室，开始了监控程序。虽然阿尔已经收集了充足的证据，但是我们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得会见目击证人，把照片交给他们看过以便确认。实验室的检查报告得编辑汇总，展示会得筹备，文件必须呈递给公共防卫办公室。我曾经去办过一件案子的审判，而且去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过不下十余次，因此我知道下个月我将会有许多不眠的漫漫长夜。解决了犯罪仅仅是个开头。把案子提交给法庭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

幸运的是，贝姬提供了所有细节：他们把钱藏在何处，怎样盗窃脱身逃走的车辆以及如何筹谋。她拒绝出庭作证，不过那关系不大。我们收集了充分的证据，以让美国司法办公室照章办事。在追查密苏里西南部最臭名昭著的银行抢劫犯将近一年的时间后，我们抓住了他们的致命之处。

一周后，我刚刚复印完最后一份检控报告，这时格林郡的治安官办公室打电话过来，那可让我们大吃一惊。詹姆斯逃走了。那事发生在一天早上的晨操时分，他设法越过院子的围墙，爬过那三倍的厚度的伸缩性连接电线网，跳下二十英尺高的围墙外面的地面。卫兵们端着枪支，害怕伤及附近的办公楼。等到他们冲到外面时，他已经跑了。

我们办公室的大部分特警在数分钟之内便赶到现场。协助警员们早已发现，一条血迹一直从詹姆斯落地的草坪流到街道对面的一辆小车旁。

几十名执法警察参与了大搜捕。当地媒体报道了公告，警告周边的居民锁好门窗。这时，詹姆斯很有可能成了亡命暴徒，没有人低估潜在的进一步的流血冲突。

密苏里高速公路的巡警带来了 K－9 来追踪血迹。没有作用。

斯波林菲尔德警察部门拼凑了它的特种装甲小分队。身穿制服的警察封锁了监狱周围二十个街区。

四小时后，参与大搜捕的每一个人都记得，一个小男孩匆匆走进屋子里去告诉他的临时看护人说，有一个男人藏在车库的一个旧冰箱里。那男人流着血，并且要一杯牛奶。

格林郡警察放出警犬到车库去搜捕他，到正餐时分，他们已经把他送到斯波林菲尔德联邦囚犯医疗中心。他在通过电线网时被刮得遍体鳞伤，从高墙上跳下来时又摔断了一条腿，但是他仍然设法走了半英里的路程，逃避拘捕长达数小时。没有人推断出来，该死的他是怎么爬上去并翻越那操练场的高墙的。

审判进展得相当顺利。詹姆斯被判有罪。刑期是九十四个月，他得在联邦监狱度过将近八年的安静时间。是最高刑期。

把詹姆斯送走，我应该感到有某种满意感，但是我却一点也没有。他弟弟比利仍然是一名逃犯，而我的案子的压力却迫使我立即去办理另一桩暴力案。在奥扎克斯呆了四年后，犯罪和惩罚已经变成了一桩生意。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我对把一个男人关进监狱丝毫也高兴不起来，那不过是他要留给自己日后的损失和悲哀。

尽管我的同事会争辩说，作为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特警，四年的时间根本就不够学会所有基本的东西，但是我却渴望着新的挑战。我曾经逮捕过数十名男人和女人(包括一天中拘捕三人的个人最好记录)。我坐在三号线上，嘲笑那些人们彼此之间以为没有任何第三者监听时所说的那些疯狂的东西。监视、搜查证、逃犯追捕、毒品突袭、档案回顾、季度性武器资格测试、沿路旅行、案件、案件、案件。我作为一名办案调查员的日复一日的生活，仍然呈现着令人兴奋和挑战的可能性。但是我的思绪老是不停地转向下一步，某些更加……某些有所不同的东西。

我出于天真而加入联邦调查局，出于那种诺曼·罗克韦尔式的正义感。从我在联邦国家的演说中那令人启悟的时刻开始，我就想着要在每天晚上都带着这样一种感觉上床入睡：让我自己的孩子和大街上其他的孩子有一个能更好地成长的世界，我直接地做出了我的一份努力。相反的是，我每天早上醒来，跟妻子和孩子们吻别，只不过是开始了一天的时间，陷在从雷克利德郡公路沿线至阿肯色边界的悲剧的泥潭中。

我仍然喜爱案件工作，在我看来，那是联邦调查局特警生活的基础，但是那种我在工作中所需要的成就感却早已消逝殆尽。不论我是多么努力工作以求社会安全，但我每天收工时所见到的是更多的犯罪。每次我把某个暴力犯罪分子投进监狱，我会看到另有三名将会从满是蝗虫的小树林里跳出来取而代之。犯罪公正体系，看起来似乎是一扇旋转门，那是上诉的、有漏洞的、藏污纳垢的辩护律师们在给我亲眼所见的那些人类渣滓穿上糖衣而已。

我需要更多。

碰巧的是，联邦调查局也有同样的感觉。詹姆斯·詹克斯审判结束几周后，堪萨斯城传话过来说，我在斯波林菲尔德警区的任期快要满了。就像我的接收函中曾经简述过的那样，“根据局里的需要”，由来自华盛顿的一纸命令将把我和我一家任意调到另外一座城市的日子即将来临。特警分局的秘书告诉我说，我的名字已经上升到了调动名单的顶上。布拉德和迈特刚刚收到了分别调往洛杉矶和内瓦克的命令，而下面则轮到我了。

好的，我心里想道，但是如果要调动，我能否依据自己的愿望调动呢？我刚刚看到一则机场内旅馆上的广告说，每年一度为期两周的选拔联邦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调查局一个特殊部门人员的——人质救援队——过程正在进行中。是该往上一跳的时候了。

在那时刻，人质救援队在我的生命中，代表某种近乎神话的伟大的东西。虽然外界对之所知甚少，这个小组的人员总是被人们以敬畏而隐秘的口吻说是属于执法领域。实际上，每个比捕狗窝稍大一点的特警机构都配备有一支特种战争装甲运输车小分队，不过，军队系统之外就没有任何人是人质救援队的成员了。作为国家主要的民事反恐资产，他们享有所有联邦调查局办公室范围之外的益处。他们为了谋生而培训或者承担使命。没有案子、没有线人、没有审判、没有行管的牵制、没有申诉、没有漏洞，只有使命。

每次在美国发生什么大事儿，人质救援人员总是匆匆飞去，他们穿着黑色的诺梅克斯(高熔点芳香族聚酰胺)飞行服、带着半自动步枪，而且让枪支伸直挺露出来。就是如此，我想。这就是我预想的决定我胸前要别上徽章、并且直接充当守护天使的那一天的情形。

时间安排感觉蛮好。我已经手办理过案子，而且在我原来开始着手这一领域的每种事情上都有所成就。我已为新的挑战做好准备。

如果成功加入该队，我预期能在九月份调到匡逖科。如果不能呢？唔，我的头脑中从未真正产生过“如果不能”的想法。

露丝和我就这件事情仔细谈过，决定将目标定位在匡逖科。第二天，也就是我三十二岁生日那天，我开始为挑选而进行训练。无论我成功与否，我们在天堂中的日子指日可待。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第二章

我们是朝圣者，主人，
所以我们会走得稍微远一点……

——大不列颠第22特航服务的座右铭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7 挑　选

两个月后，我发现自己站在一群36个男人的人群之中。墙上的时钟指向下午3：55分。日光灯的荧光在我们头顶上闪烁着发出嗡嗡声。空气中弥漫着加锁的橱柜散发出的麝香味，房子里一片寂静。偶尔有人因神经紧张而发出咳嗽声，或者关节受到挤压而发出噼啪声，但是没有人讲话。谈话是不允许的。

我周围站着的是一群精神高度紧张的男人。紧绷的肌肉附着在他们轮廓分明的骨架上，满头短发在无力的白色灯光照耀下微微发亮。所有这些人都已经参加了为期两周的人质救援队的选拔训练。他们在这十四天的短期体脑心智方面的训练开始前，曾经花过数个月的时间打磨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位是27岁的前海军军官，现在在纽约的反间谍部门工作。他看起来更像一名球员，而不是特警。他双眼飞快地移了过去，直盯着另一个角落，然后便将目光收回，显出一种茫然的专注的神态。

房子里没有任何人流露出什么情绪来，但是空气却绝对地散发出预期成功的气味。人质救援队的队员们身着金黄色的T-恤衫及黑色短裤，在成群结队漫无目的地乱转乱挤，用鼻子嗅个不停，试图嗅出我们中间是否有恐惧之意。

通过观察一个人在准备战斗时的状况，可以了解到很多有关这个人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候选人会在他们上战场前已经把自己给毁了。我们也有些人会从压力中获取力量，而用之作为自己的优势。那些能够深入的人便有机会成为队员。其余的人仅仅能存活而已。那是永远不够的。

他们均来自联邦调查局在全国的各野战办公室。有些曾经来此参加过选拔，所以知道前面还会有些什么难关。其他的人，比方我自己，只听过传说而已。那时，人质救援队员的挑选一直是在重重面纱之后秘密进行的，不过我们都是有经验的调查员，而且已经做过自己的功课了。有给朋友打电话的，也有与以前的队友到酒吧聊天喝酒的——他们多是试图加入人质救援队的失败者。战争故事在啤酒瓶的碰撞中传得飞快，尤其是在能将自己所拥有和失败都和盘托出的男人们之间。

每个我曾经问过的人都告诉同样的事情。人质救援队成员的挑选每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年都有所不同，但是挑选的程序却每年如此。我能够心中有数的事情只有一件：痛苦。那个部分从来就不曾改变过。

我前面的那些人排成一行单线，在一群交叉出击的行家里手面前慢吞吞地走着。我们慢慢地靠近一台体重计量器跟前，那里有两名更像是人体标本的人测量着我们的身高和体重。我知道这一正规形式，是一种在我们即将开始的体能测试之前增加压力水准的方式——那是为时两周的训练与挑选过程的第一项真正的训练进程。我明白，这个赤身裸体的列队行进仅仅是一场戏剧而已，一种让人质救援队证明是谁才能真正经受得起考验的方式。不幸的是，我知道什么无关紧要。选择将会吮吸一切，不管我在多大程度上尝试着去使过程理性化。

“惠特科姆。”有人叫我。在浓密的空气中，他的声音听上去空洞而遥远。

我向前几步走上体重测量器，一名队员测量了我的体重和身高。

队列在我身后延伸，背后的阴影几乎直达后墙。有些候选者看起来似乎等不及轮到他们开始。另有些人则可能在那天上午完全没有起床。他们双眼睁得老大，水雾蒙蒙似的。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慢腾腾地前进时他们的喉结在一起一伏，却假装没有人曾经注意到。他们犯了一个很糟糕的错误，而且他们早已在后悔了。

我周围的那些人，都是来自联邦调查局最大的办公室的特种装甲部队小分队，像洛杉矶、纽约、芝加哥、迈阿密。他们都是前海军陆战队、绿色贝雷、海军猎豹和第一分队的运动员。能够坚持到两周的测试结束的人员会不到一半。人质救援队从通过测试的幸存者中最多挑选出四五人。那是出于我的本能感觉，我知道那是真的。

我自己的自信心也开始消退。自我怀疑就像是吃错了东西打嗝一样地从我的喉头涌起。我感到压力沉沉。我感到飘飘欲仙。我训练过度了。我训练远远不够。怀疑注入了我的全身。挑选尚未开始，我就用心理战术击败了自己，让压力逐渐消蚀掉我的决心。所有的备考准备，那些从繁忙的日常事务挤出来的无数个小时，那些在射击场上所度过的下午，现在看起来是那样的少得可怜。

甚至连我的简历看起来也不能给人深刻印象。过去四年中我一直在一个小小的奥扎克斯前哨办公室里，从事追捕银行抢劫犯和逃犯的工作。我从未像那些家伙那样办过大案要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经参与过高度危险的毒品突袭，和特种装甲部队的重罪案犯的拘捕。斯波林菲尔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德常驻警署甚至连一个特种战争装甲车小分队都没有。我从未在武装部队服役过，也不曾当过警察。该死，我连交通警察都没有干过。

我是个作家，进入联邦调查局之前，我是由记者的身份而进入一位国会议员的办公室工作的，在那里，我从事撰写演说稿和应对新闻媒体的工作。我对莎士比亚、易卜生、福克纳的了解，远远超过了我对交战和近搏战的要领的了解。我的证书对于想加入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反恐部队之一，看起来是近乎可怜巴巴而又苍白无力。

这些是专业素质。我从不是为钱来玩的。

* * * * * * * *

在每年一度的某个星期一的上午，在弗吉尼亚匡逖科的联邦调查局培训学院的一个静静的体育场里，36 个联邦调查局内部的最勇敢的心灵在那里接受为期两周的精神创伤考验。人质救援队的挑选不单要测试体能、射击技巧和智力，它是一个细心的、高度技巧化的评估体系，为的是精选出那些为数极少的、会当他们自己精疲力竭时把他们的朋友拯救出来的人来。人质救援队要求个人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要那些血型为 A 的，面对挑战时具有自我实现人格的人。它要求人们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仍能保持清晰的思路。它所要求的是为和平而战的勇士。

人质救援队成员为他们的传统而骄傲，而且你很难把自己当成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填完申请表的时候便知道了这一点。这也是我之所以前来的原因。

我的测试是在下午四点稍稍过后开始的，首先是一阵作战式的身高体重方面的体能测试。人质救援队决定不在早上醒来时行动，因为他们喜欢美丽的日出。他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防御性机制，那可以帮助我们处理日常的压力——有些像情感免疫系统——而这种机制易于失效。人类心理注定要在睡眠中重新补充能量，这一系统在其脆弱的保持平衡的能力受到变更时便会工作不稳定。这是为何警察和军事部门在计划突袭时定在黎明的原因。也是为何人质救援队在周一便开始测试的原因。他们不是要看到你在状况最佳的时候你能够做什么。而是要看到你状况最糟糕的时候你能做些什么。

人质救援，从其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思想家的游戏。救援人员必须能在 180 分贝的手榴弹的爆炸声中，冲进一间满是恐怖分子和尖叫的人质的房子里，能够区分出里面的好人和坏蛋，手扣半自动步枪的扳机，瞄准着，但不开火——他们要对这一切完全有把握。瞄准了——才开火。人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质救援队的指导们,能够教一只猴子在一只牛眼的目标上打出几个洞眼,他们所需要的是强健的心智,能够确定何时后退。救援队员们不像士兵们那样,他们所面对的不是一般的敌人,他们是职业执法人员,他们必须对所发射的每一发子弹负责。他们每次扣动扳机,总会有人死去,而在美国,由国家赔偿的死亡已经变得十分昂贵。

找到那些有在瞬息之间便做出判断的人来不是一件易事。我们有些人比其他人更适合武装冲突,但是没有人生来便是一名勇士。我们生来就有瑕疵、恐惧,以及影响我们在压力之下应变的不足。能够跑完马拉松长跑、并且能够对着纸质目标群开枪射击,并不意味着你能够对一个手中劫持着孕妇的坏蛋,能一枪打掉他的脑袋而心中没有什么不安的感觉。那种类型的泰然自若需要一种相当复杂的思维程序,良好的开车技巧,以及那种能够被误解为傲慢自大的自信。人质救援是一种国家资源,是在民事执法行为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他们失败了,再也没有别人能够去进行清理了。选择最恰当的人重中之重。

任何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特警,只要有三年或者三年以上的实战经验,以及一个优异的表现评价,便可以申请加入人质救援队。人质救援队不在乎性别、肤色、宗教背景或者你双脚的尺寸。它惟一有所歧视的是能力不够。如果你符合要求,你就可以成为一名人质救援队成员。如果不合要求,他们会希望你在局里的其他部门另谋高就。当你身负六十五磅重的弹药、突破装置以及武器,处于九十五英尺高处的绷紧的绳索的一端时,政治上的正确性将无济于事。如果你背负不了这一重量,你便会跌下摔死。你会危害整个使命的完成。那是最大的罪过。

所有现任的人质救援队员都参加每年一度的挑选。他们在候选人上床睡觉后进行清理,并且站在那儿,等候着他们两三个小时后醒来。他们同样在泥巴中打滚,翻越同样的障碍物,也与所有的候选人一样汗流浃背。年复一年。年年如此。他们永远不会给你一个字的鼓励、一个微笑、一个皱眉来露出他们的任何印象。他们只会在一些白色的卡片上稍稍作点笔记和简洁的意见。相当的职业精神。

人质救援队员挑选程序设计的目的就是要你失败。它让你置身于绝对不可能的情景下,然后检测你是如何克服你自己的不足。它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公平的过程,冷酷无情。如果你在这一为期两周的摧肝裂肺的检验中弄砸了,他们只会简单地跟你握握手便让你回家去。

1991 年 3 月的那天上午,我站在一群男人的队列之中,对于防御机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制、睡眠循环或者静静的专业主义一无所知。我所知道的是，在这个寒冷而封闭的房间里的36个男人中，仅有极少数的几个人将会成为人质救援队成员，而我想成为其中一员，比我在一生中对其他任何事情的渴望都要强烈得多。那很好，因为我即将要做的事情，将会占据我能召集的全部意志和决心。然后就做该做的事情。

* * * * * * * *

第一天过的相当轻松。我慢慢地以合理的数字通过体能测试：俯卧撑、引体上升、仰卧起坐、110码的往返穿梭接力赛跑、两英里的长跑、绳索攀升，以及一个200码距离的游泳。它的最低要求并不难：12次引体上升、55次俯卧撑等等。但是条件蛮苛刻，压力看来也很消耗体能。为了保持竞争力，你得完成最低标准两倍甚至三倍的活动量。有些是不可避免地要绊住人的。早餐前我们已经淘汰了三人。

接下来的心理测试令我大掉眼睛。明尼苏达的多项个性检查表中有些问题，如“你读过《爱丽丝漫游奇境》?”以及“你是愿意写诗呢还是愿意开着车子工作?”那些问题看起来有些令人迷惑不解。不错，我是读过《爱丽丝漫游奇境》，那又如何呢？我喜欢写诗，也同样喜欢开着车子工作。我不明白其中要旨何在。

接下来的问题是：“邪恶引诱过你吗?”“你想到过要自杀吗?”“你曾经因为非常愤怒以致想要攻击什么东西吗?”我开始估摸着，这个测试在于清除那些怪人，那些不宜于佩带枪支的人。大多数的问题还蛮自然的，其余的我只好瞎猜一气。

吃过午餐，他们发给我们每人一支老式的0.38口径的史密斯-文森转轮手枪，并让我们在学院的一个射击场上排成一队。我手枪的前视镜的一半已经爆裂掉了，不过对此似乎无人在意。枪管看起来还是直的，而我也不想发什么牢骚。

我们按照联邦调查局的标准60发的资格课程进行射击测试：50米线12发，25米线18发，其余距离更近。还有一项冲锋枪的射击测试，然后又有一轮手枪射击测试。我知道这一程序，早在密苏里时就练习过了，不过我最终还是射偏了一枪。那关系不大。在整个的挑选过程中，你要留下来而且具有竞争力，必须拥有的成绩是每门课程都不低于八十分，要是拿一面镜子，海伦·凯勒也能够射得到那个分数。

到第一天结束时，好几张石头似的面孔已经消逝了，而我仍然挺立在那儿。那场及格/不及格的事件就这样过去了。现在他们想让我滚蛋的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惟一方式便是弄断我的双腿。毕竟也没有那么糟糕。大吃一顿，早早上床睡上一觉，第二天我又会精神抖擞。我开始放松。那可是我犯的第一个大错。

四天后，我发现自己心不在焉地盯着一块什么也没有的黑板。在过去的三天中我仅仅睡过七小时，还是断断续续的。食品非常少，而且我们也没有什么时间来吃我们所弄到的东西。一天的定量包括一个盒装午餐——里面是一个骨瘦如柴的鸡翅、一卷面包、一只苹果和一个燕麦煎饼。人质救援队队员，一个叫做斯巴兹的满脸不高兴的、深思熟虑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推开边门，投进了八份盒装午餐。

我们大多数人都可能以为午餐是一份瑞典式自助餐，但是有一个事实明摆着，我们共有 18 个人，午餐却只有 8 份。我们应选群体中的其余 10 人要么是依要求退出，要么是因为经受了极度衰弱的损伤而被迫离开。他们在不到 4 天的时间内，便把我们的人数消减了一大半。

正餐是在“教室”里面吃的，一个桌椅零乱的空间，全体应选人员也包括人质救援队的测试人员都被围在里面，我们在那里等候着一个又一个的挑选竞赛的开始。房子里没有窗户。一个纸质的恐怖分子标本站立在教室前面，捆绑在一块弹痕累累的胶合板上。他带着一副邪恶的露齿而笑的面容，在他锐利双眼处有两个 9 毫米的弹孔。

这里的情形颇有些不同。这里没有多少可以让特警们围在咖啡机前，细细琢磨他们的手枪技巧的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

我一边舔着面包，一边瞄准着目标。这些食物可不是以营养均衡为目的。就像挑选过程中的其他事件一样，它是整个挑战的一部分。另一种苦难。他们想从中看出来我们在饥饿之时的反应如何，我们会怎样在彼此中间分配食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引发某种穷凶极恶的反应，诱导出贪婪或者愤怒或者怨恨或者某种别的人格瑕疵。他们搜索着我们踌躇犹疑的迹象，并且在他们随身携带的那些 3×5 的卡片上记录下每一个讽刺的微笑、每一种挫败。

仅仅剩下 16 个人了。感谢上帝，我想。我恨有什么东西要跟其他所有的人去分享。

我坐在那儿，听着肚子咕咕叫个不停，开始明白那些关于我自己而以前我从不曾想过要问自己的问题。我从未到达过这么一种境地：我的全部的身份感竟然悬于自己一丝微弱的欲念的原动力上。很多人都找到了一个令自己安适的地带，他们有时也会伸手它处，但永远不会超越范围。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他们就住在那儿，认为他们自己了解自己。有些人把身份感界定为他们能够做什么。其他人则将其界定为他们不能做什么。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就在此时此地，是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

人质救援队员的挑选，便是把人们从他们所熟悉的环境中，推进我们大多数人从未涉足过的地形之中。当我们蹒跚跌撞之际，我们证明隐藏在社会性外表之后的真实的“自我”。人质救援队员明白那一点，所以他们衣服口袋里携带着那种小小的卡片，概略记载他们想看到的那些潜在队友的人格特征。当候选人满足其预期要求时，救援队员们便给他们一个检测。当他们不能通过时，救援队员们便给他们划上一笔。

所有的候选者都穿着特意设计的以展示他们个性的制服。制服包括一条披在蓝色T-恤衫上的带有数码的围巾、显示其军阶级别的袖口、蓝色的短裤或迷彩短裤，那得看举行的是什么项目的测试。队领导(每天轮换)戴金色带子。其余所有的人都戴蓝色带子。我是查利7号。这是他们给我的名字，那也是我所成为的一般属性的角色。

挑选协调者不允许佩戴任何珠宝、手表，除了所发的制服外，也不准穿戴任何其他衣服。他们不在乎你外表看起来像什么样子，他们所在乎的是我们的内心世界到底如何。惟一能把我和其他人区别开来的是围巾上的数字，以及站队时我的位置在哪儿。

我们这个五人小队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坚实的群体。一旦体能消耗降低下来，我们便进入了一种亲密无间的状态：一名绰号叫犹大的41岁美籍日本人；一名进行过200多场拳击的前金手套拳击手；一名来自明尼苏达的田径运动员/律师；一名来自纽约的我要称之为贝克特的彻头彻尾的疯子；还有我自己。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赢得了每场小分队的活动，除了犹大外，我们在每一场跑步测量中都名列前五名或前六名的最好成绩。四天过去后，我们似乎都有很好的机会成为队员。

* * * * * * * *

星期四显得特别的具有挑战性。自然，凌晨四点起床不再令我们任何人感到惊奇。我们大部分人都已经习惯了早早响起的起床号。不过睡眠不足已经刮去了我带入这场竞技的虚饰的外表，只留给我一种空空如也而又急躁不安的感觉，像是一种旧日的伤口。极度的劳累和长时间肉体折磨正使得我们精疲力竭。

每一项目只有一个人能最先完成，而且每一竞技都是一项耗费极大的自我牺牲。获胜者赢得了晓得自己已经胜出的那种满足。其余的每一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个人都期待下一场自己会做得更好。

每一项目都以同样令人难以忍受的方式开始。一名人质救援队员手中拿着一张记事的卡片，站在我们面前宣读一项“警告命令”。这些指令几乎如出一辙。那些词语像是夏夜中树蛙的刺耳的尖叫声。

“这是一项不确定长度的个人竞技，”一名人质救援队员宣读命令道。“希望你们在整个过程中做出最大努力。将依据你们的表现来进行评估。”

斯巴兹对这道命令背诵得特别流畅。

星期四的第一个个人项目是要求我们跑七英里半，从一座树木繁茂的山包上开始，沿着一条叫黄砖大道的道路一路跑去。这是海军陆战队的一道中间设有十五英尺的绳索天梯、几道陡峭的悬崖、有刺的电线野熊坑，以及其他十余种足足令你摔伤脚踝或让你肩胛脱臼的机会的障碍路程。你得穿着一身军用防弹衣、背负两军用水壶的饮用水，以及一支 M-16 来复枪，尽你最大可能地快速行进。既然你要跑完全程才知道路程有多长，你会一开始便以仿佛只有四十码的短跑一样进行冲刺，四十码，又四十码，再四十码……每跑完四十码的短跑冲刺，你的速度便会慢下来，路程也会变得更长，也更困难。没有任何的战略战术。你仅仅是尽快地跑。

在经受折磨的时候，脑子里会有些奇怪的事情发生。首先，你会针对自己的痛苦不断地颂念曼特罗。当这种方法失灵时，你会制订小小的目标，给自己许诺说，如果你再翻越一座山包，或者越过一道障碍，你就会轻松很多。如果躯体坚持要进一步撕裂自身，心念便会开始对自身玩弄把戏，以图停止这种折磨。

我记得跑到一个障碍跟前，心里想着一头撞上去把自己毁掉是多么容易。一步走错，我便能使自己摆脱所有的痛苦。谁也不会知晓。我的家人甚至会为之深表同情。呸，露丝会一眼看透。我继续跑着。

我们跑完后，他们对我们重新分组，发给每人一个装了 35 磅细纱的背包，并要求我们每人再在上面加上 10 磅的个人用品。最后，他们递给每个小组一个里面装满药球的帆布露营用具，然后让我们上路。惟一的规则是全程 45 磅的袋子在任何时候都不得接触地面，最先到达目的地的那个小组获胜。

全程需越过 15 英里长的崎岖不平的地形，包括像海军陆战队的那种高障碍的路程似的挑战，我们把那当作一种停车场的减速障碍来跨越。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这是一种小组赛。你们得齐心协力，希望个人的弱点不会妨碍组中其他人的胜出。我飞跑、攀登、爬过，直到背包的带子勒得我双肩都掉了一层皮，每一次呼吸都比前一次更加深入肺部底端，我大脑一个名叫“理性”的声音恳求我停下。然后，我又跑了一段路程。

我们每隔半英里左右在彼此之间交换那只袋子，直到犹大从那种巨大的折磨下瞥过头来，想出了一个用树枝来分摊负担的主意。那以后情形有相当的改观。我敢肯定有某个人质救援队员，在他们所随身携带的那些白色小卡片上记下了犹大的发明创造力。

四个小组中最后的那组，正好在下午六点前跌跌撞撞地返回人质救援大楼。从天亮到现在，我们带着随身用品，已经跑了 22.5 英里的路程。我身上的每个关节都在疼痛，而现在甚至还没有天黑。

幸运的是，天气很凉爽，脱水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其他年份里，总有为数不少的候选人倒在路边甚或更糟。有一年，十三个人躺倒在路边，试图恢复他们自己的意识。他们比另外一位候选同伴要幸运一些——他迎面朝地倒在尘土中，然后便开始猛地抽搐。他在医院里昏迷了一周，其中一度包括死亡诊断，最后还由一位天主教神父主持了仪式，之后他醒了过来，看着四周，问道：“我入队了吗？”

当然。

就在晚上 7 点前，斯巴兹走进了教室。当他开始宣读下一项行动命令时，我刚刚吃完一只苹果（那是我的盒装午餐所分得的份额）。从星期一晚上开始，我们一直在追捕一名虚构的名叫吉姆·弗雷兹的逃犯，而且已经进行过一系列彻底的现场搜捕，但是尚未成功将其缉拿归案。斯巴兹告诉我们说，弗雷兹已经与一名罪犯勾结起来，现在藏身在一个拖车活动房屋集聚点。每个小组都必须制订一个拘捕行动计划，并且要在他逃离那个窝点前将他逮捕归案。我们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出发。

星期四轮到我戴金袖套，因此便轮到我来制订一个计划并指挥这支部队。穿着白色保罗衬衫的救援队员们挤满了教室，我们工作的时候他们围着我们转个不停。我把头倾向贝克特——他一直在用双手支撑他的脑袋——问他是否还好。

“让我静静，”他咕哝道。“我心里疲惫得要命。”

贝克特没能通过。

* * * * * * * *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1991 年,14 名特警通过了为期两周的测试。我们通过了擎雷,一个令人精疲力竭的障碍路程,其中还要游过一道寒冷的、流动迟缓的下水道,另又进行一个幽闭恐怖症测试,在测试中他们给你一个密不透光的防毒气面罩,让你摸黑爬过联邦调查局培训院校地下很深处的供暖输送管道。我们还越过了斯戴尔威到海雯——一段 50 英尺高的竖立在空中的圆木梯子,那是一种令一名马戏团的杂技高手也得三思的高难动作。我们一路颤颤巍巍地爬上了哈特布雷可旅馆的顶楼,那是一座摇摇晃晃的四层塔楼,我们的脚趾贴在墙沿,把胳膊伸出去抓住边沿,然后喊出我们的围巾上的编号。掉下来,你便成为了历史。那也可能结束了折磨。

我们 14 人通过了水中测试。在一项测试中,你得屏住呼吸,手中提着 30 磅的重物,在水底行走 75 英尺的距离。人质救援队有一支潜水队承担海事使命。他们想确定所有的人质救援队员既能游泳,又能屏住呼吸足够长的时间,以使他们能够走到岸上。

还有乘坐直升飞机,你坐在飞机舱面上,双脚踏在制动板上,身穿配有护目镜的黑色防护服。贝克特便是那种方面的演出明星。我们飞行时和另外两个队友肩并肩地坐在一起,在匡逖科自然保护区 500 英尺高度的上空盘旋。我休息着,对于时间在我脚下飞驶心存感激,直到有一只空气袋把我的躯体从舱面提起,我的胃也一下子提到喉嗓子处。突然之间,贝克特宣布说:“这就是了!我这种屁事经得多了。我准备跳伞了。只要胡乱摆弄几下身子就行了。我准备跳了!”

我相信了他的话,但是,要么是他改变了主意,要么是一位救援队员在他着陆之前抓住了他的降落绳。当那只鸟儿落地的时候,贝克特随着它一起着陆。

两个星期,加上从那天早上在体育场开始时算起的一千英里的路程,有 14 个人从他们一生中所经受过的最耗体力、心智和情感的考验中脱颖而出。人质救援队从未曾公布过他们计划填补多少个空缺,不过我感到自己的机会相当不错。

第二周的星期五下午,我给妻子打电话说我已经坚持下来了。然后我将脏衣服装进一只小小的背包中,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机场,然后便瘫倒在机舱的座椅中。当飞机驾驶员将飞机节流减速冲向密苏里机场时,我脸上终于露出了开心的微笑。不论情况最终如何,在大多数人已经失败的地方我却成功了。几小时后,我就能拥抱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了,知道我已经是做得最好了。没有借口。没有第二种猜测。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联邦调查局给予我的最好的东西，莫过于给我一个证明我自己的机会。就在那一天，我几乎没有力气撕开免费赠送的烤花生米袋，但是在我睡着的时候，我的头却是依旧高高挺立着。

8 新队员培训学校

从匡逖科回来后的星期一上午，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我又一头扎进我的案件调查之中。无论你在何处工作，在路上呆了两周，那便意味着你回到家中时，你便落后了两周，所以在家装病毫无意义。我的办公桌看上去就像被一阵中西部的龙卷风扫荡过似的。比利·詹克斯仍然在逃，我的线人之一自己也已被捕，又有两家银行被持枪歹徒抢劫，我的手枪资格测试也因此错过了时间。

然而，到四月末，事情相对而言缓慢了下来。堪萨斯城仍然没有打电话给我传达命令。人质救援队还是没有发布今年队员挑选结果的任何消息。在下雨的日子里，玛吉闻起来一身臭味。

本尼邀请我去参加一项执法部门的高尔夫锦标赛，认为我可用以解解闷，我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跳了起来。除了带来严重妨碍之外，我来参赛简直一无长处，不过一想到远离我日复一日的折磨而又有四个小时的消遣，听起来就像是我的早期假释。也许增加的压力会有助于我击中那长距离的高尔夫球。

我正在计算一个三英尺的距离，将那只小球轻轻击入洞中时，我的传呼机响了。我伸手把它关掉，认出了那个号码，一下子凝固了。那是在人质救援队工作的区号为703的地区我所认识的惟一的一个，因此，我把击球杆扔在我站立的地方，开始朝俱乐部的电话房飞跑。本尼在我身后大喊，叫嚷着什么我让他失去得门球奖的机会，但他不过是在开玩笑而已。办公室里每一个人都知道，人质救援队只给那些通过了的人打电话，其他的家伙则会收到一封信函。

当我终于跑到一个付费电话亭接通电话时，斯巴兹在长途电话的另一端问好了一声。我站在电话的一端等候着，我的心蹦到了喉头。

“嗨，克里斯，”他说道，“我们今年九月份有一个新队员培训班，我们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希望你能来参加。”

我此时能够想起的全部，便是那天在我国会山办公室，韦恩致电给我让我去参加一个新特警训练班时的情形。我的大脑飞快地运转着。我的心怦怦直跳。斯巴兹听上去远比韦恩要在乎得多，不过，他的腔调一定是来自同一本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手册。

“谢谢您，先生，”在谈过一些行动的细节部署之后，我说道。“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我会让您为之骄傲的。”

在 1991 年，14 名完成了人质救援队挑选程序的候选人中，有 7 人得到了位置：一名海军陆战队飞行员，一名警察，一名陆军突击队员，一名海军爆破军火控制专家，一名国家级比赛射手，一名律师，还有我自己。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他们在这位前演讲辞作者身上看出了什么前途，不过，我没有在乎这一点。有七个男人被提名成为第八代人质救援队员，而我是其中之一。

* * * * * * * *

直到第二周的星期二，我才明白等待我们的是一种多么巨大的转变。新队员培训学校，或者简称为 NOTS，是一个要开往外地的以及在一艘从属的军舰上来进行的纵深课程，一个长达五个月让你脱胎换骨的教化课程。

每天早早开始，要求有承担义务的新的表达。我们的新队员培训学校的协调员，一位名叫马歇尔的严厉的前海军陆战队员，每当我们通过早上 5：00 的敏捷性操练、上午 8：00 的封闭地域战役课程、上午11：00的体能折磨与长跑、下午的射击课程和晚上的讲座时，他都要搞清楚一种节奏。当他们催促着我们跑得更快、跳得更高，以及抓住比我们梦想中要多得多的荒谬的机会时，他总是在一边观测着。他使我们从早上起床到晚上拖着疲惫不堪的、腰酸背痛的身子上床睡觉时，都处于一种迎接挑战的状态。

“惟一轻易的一天是昨天。”

“痛苦意味着弱点在离开你的躯体。”

“在坚强和愚蠢之间，有一道明显的界限。”

他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千百万条虚情假意的陈词滥调，但是要点总是相同。把痛苦吞下。做你该做的事情。你是自愿从事这项工作的。你可以随时放弃。

不久我便发现，新队员培训学校是一个典雅而精确的典礼走廊，那是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一条从绳索打结课程到有节奏有感觉的炸弹爆破中心的路途。某一天你学习错综复杂的快速开火的霰弹枪射击。第二天你便得去处理一个五英里的陆上导航问题。还有用绕绳下降、快速绳索攀登以及直升飞机驾驶等课程。他们教会你高官的保安、攀登、巡查、以及高速开车逃避技巧。那是世界上这一类型的最好的需要数百个小时的指导课程。

那一点也不令人愉快。操作里手们从来也不会让你忘记,你只有从新队员培训学校毕业,才能算是其中的一名队员。他们甚至还会做出种种努力来装作你压根儿就不在那儿。他们不会承认你的在场,更不必说和你交谈了。你的存在对于他们而言仅仅是带来不便,壶里的咖啡会更少、还要多上一节课程。他们每天都会要求你做出最大的牺牲,而他们却假装着连看也未看你一眼。他们要攫取你的一切,你的全部。不可能比他们更不在乎你的世俗的个人关注。人质救援队才是他们全部关注之所在。

我虽然不喜欢这一点,但是我懂得这一过程。在美国有二亿七千万人,有几十万名警察,以及一万一千名联邦调查局特警,而在人质救援队服务过的还不到两百人。人质救援队员们很珍视他们的传统,用每一个精心计算过的凝视、每一声谨慎的问好来保护这一传统。

* * * * * * * *

新队员培训学校自 1983 年粉墨登场以来,一直没有多大的改变。每一代的新队员都以为期两周的手枪战役基础方面的速成课程开始。在学过定向课程之后,设备员发给每名新队员两把特制的、高容量的手枪,作为他的战略用品之一部分。

人质救援队员并不把武器看成是一种你必须装在手提箱、或者警车内的令人厌烦的东西。武器便是生命线,一件在整个交易中的任何时刻都会成为划分生死线的珍贵的工具。武器是你结束 16 小时的当班后、在上床睡觉之际清洗自身之前必须擦拭的东西。他们是你一周花上五天的时间所力图掌控的东西。他们是你的黄油面包,是你支付房租的途径。

“枪战是最终冲突。”教官们都这样嚎叫着说。

你一遍又一遍地听人家说着这些话语。生存或者死亡。成功或者失败。当你破门而入,并开始朝被一群恐怖分子劫持的、围在中间的人质冲进时,你接受了对人质和在你周围协同作战的队友们的神圣的责任。这可不是那种你犯了错误将会得到忠告的工作。这是那种一旦出错你便必须付出生命代价的工作。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这可不是在舞厅里跳舞！全神贯注吧！”

霍梅，一位250磅重的前美国国家足联后卫球员，以及你最糟糕的梦魇中人物的孪生兄弟，在训练场上做列队集训时，大声嚎叫道。他停下来讲述一个要点，抽出他自己的手枪，示范性地打了几枪。他射击时，那支0.45口径的厚重的发蓝的钢铁枪身，在他的熊掌般的大手中看起来就像一支大口径短口手枪。枪管几乎收缩不见。两枪打在同一个洞口之中。

“你们还等什么啊？准备站在那儿等死还是准备战斗？”

大家一齐跳回各自的射击位置。双肩前倾，胳膊微微弯起，双脚与肩宽对齐站立。

当他的声音越来越接近之际，射击要领也在你的头脑闪现，而发出的子弹却偏离目标越来越远。

“视线对齐！扣动扳机！”他叙述射击术的基本要领。“集中注意力！”

这一切听起来很容易，但实际上则不然。人质救援队员从枪套中拔出手枪的姿势，与其他的联邦调查局特警不同，他们对准目标的方式也不同，他们在战役中重装弹夹的方式也不同。他们使用一种由某位全国最优秀的比赛射手和私人指导教授的、天生不纯正的射击技巧。

“透过回弹力看着前视镜。”T.J.，另一位主教官，站得离你如此之近，以致你能感觉到他在你项颈上的呼吸。

“压住扳机，惠特科姆，不要拍击它！”

T.J.细察着我的目标好一会儿，又给了几句建议，走到前面去了。他就是那种你得求教的特别教官之一。你得让他看出，他在你身上的全部投资最终都会得到回报。他在尽力把你培养成一名更好的射手，因为他知道总有一天他得依靠你，而你得用自己的工作来表明他的努力不会白白付诸东流。

除了这些教官之外，每天还有十余名救援队员在你身后转来转去，通过检验来确保他们没有投票选错了对象。那是我们每个人如何进入人质救援队的，而我们也知道这一点。投票选举。在经过为期两周的试演后，全队集中在教室里，面前堆着几大叠卡片纸和一部幻灯机。每一名候选人的面孔都会在屏幕上显现，挑选协调员们开始听着各科测试成绩、体能状况、同等情况的评估、恐惧症测试结果，以及十来种其他的分级评估。

队员们做着记录，给那些他们想打电话的队友评定级别，并且勾掉那些不想要的人员名字。有些侧重体能分数，有的则看重领导技巧和武器操作水准。每名队员都知道他可能依赖他所投票选出的人员来挽救他的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性命。他也许得和他在一顶帐篷下一起度过一周时间来执行某项行动计划。在有些情况下，兼容性与能力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不过，当我站在射击场上试图控制自己的能力之时，挑选觉得就像是那远古的历史。似乎一切都已凝聚不动。我的旧习惯老是改变不了，让我无数次未能击中目标。

“流畅即是快捷！”T. J. 的话语在我们脑海中萦绕，他知道我们的大脑终究会接受这句格言。

那起效了。到第二周周末，我们七个人射击的全都比我们自己想像中可能的水准要更好。蜂鸣器响一声的三秒钟内，我们能拔出枪来并射击两枪，然后重装子弹再发两枪。我们能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从枪套中拔出枪来，击中十码外的一个六英寸的圆盘。跑步、转身、卧躺、跪立、左右手——都没有关系。我们在变成神射手、枪击技师。大部分是培训的功劳。

*　　*　　*　　*　　*　　*　　*　　*

在新队员培训学校的第一个月中，我们每完成一个项目，自信心就会增长几分。我们的能力水平由急救训练上升到机械爆破、要员保安，以及陆上导航，到战术上的直升飞机操作。

培训过程中，他们时常对我们进行非正式的测试，像跳进詹姆斯河之类的项目。这是一个古老的人质救援队的传统，是每一名新队员都必须经历的非正式的洗礼之一。当你的全部队友都在观看时，你爬上一条船的船舷上缘，远离水面，检查一下以确保你的头盔已扣紧，然后起跳。那就像没有绳索的跳簧跳伞。

他们告诉你说那完全是自由式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其实不是。一路爬下舷梯是一项大家都不想忍受的有失面子的事情。任何人都不想面对人质救援队最古老的男人气概之一的测试不能通过的尴尬。

轮到我跳的时候，我能看见十英里外的南面，直到詹姆斯河口注入切萨皮克海湾的地方。弗吉尼亚沿海平原在灿烂的秋叶中从我眼下蜿蜒伸展。四处飘泊的海鸥在海面的热气流和微微的海风中展翅飞翔，用它们那奶声奶气的声音大声呼喊着，嘲笑着我的窘迫。

“凝视地平线，双手叉腰，双脚并拢，”马歇尔说道。“如果朝下看，你会迎面跌倒，压碎面孔。我们在这儿可不能出什么医疗问题。”

这时我的视野有所改变。我将注意力从地平线上收回，看了看四十英尺下的水面。那是一段很长的向下的距离。我曾经测量过数次来确定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其高度。

两条满载着海军士兵的驱逐舰，正在进行单独的训练航行，正环绕着佩纳科龙号的船头航行着——那是一条1930年代建造的、我们正使用的货轮，它现在正停泊在潮湿船坞里，等待着下一场战争的来临。微小的黑色头盔在我脚下幽暗的水面上漂浮着。我看不清楚他们的面孔，但是我知道他们正沾沾自喜。这看上去必定有趣得很。

“等到沃尔特让开以后才跳，”马歇尔带着一种全队守护神的所有的魅力警告说，“我会告诉你何时起跳的。”

他在船边俯身看去，查看着我的第一个队友的投身一跳。我在期待着他随时随刻露出水面来呼吸空气。

马歇尔所提到的那种跳水，威胁着把我带离这“佩纳科龙号”锈迹斑斑的钢铁船舷上的位置，转瞬之间便扎进下面的河中。还有五名人质救援队的跳水员，好像我是某个站在桥上要自杀的跳河者在等待刺激一般地盯着我。一阵微微的若有若无的海风，夹带着一股市政下水道污水臭气的独特气味，令我一时间镇静下来。我摇了摇头，仿佛闻了一阵嗅盐，环视了一下，等待提示。

“准备好了吗？”马歇尔问道。那声音听起来与其说像是关注，倒不如说是嘲弄。

我点点头，再次朝下看了看，越过锚链和钢铁爬梯以确认一下。沃尔特不在沉入河底的途中。他的身体撞击水面的声音，在停泊于我们周围的船只间回响，仿佛这绝对愚蠢的一跳还需要重来一遍。

突然，一个黑色的爱斯基摩人皮船似的头盔，像只软木塞摇摇晃晃地冒出水面。一声响亮的喘息声从水中冒了出来。人质救援队员们发出欢呼声，大声地叫出得分。沃尔特得了多个八分、九分，主要是因为他落水时朝下瞧着，而且弄出了该死的一团水花。他拍拍头，挥挥手，标志着一切正常。

没有流血。很好。他跳过了，而且成了。没有理由我却不能。

这不算什么，我心里想道。你已经高得多了。

是啊，不过我从未跳过。

我应该说已经习惯了高空作业。我实际上是在绳索上长大的。我老爸在雪山上率领着一支高山救援队。他在教我骑自行车之前，已经教会了我怎样爬陡坡、弗兰哥尼亚大峡谷裸露的岩石。我记得漫长的、无情的在垂直的加农悬崖上度过的那些下午时分。在阿迪斯特绝壁上，你可以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看到一个魔术般的景观，俯视着那深深的凌乱的大峡谷。当其他的孩子们在看电视的时候，我的朋友们和我则爬上岩石嶙峋远在游览观光者的头顶上的峭壁上。我们会拥挤着、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缓缓地一路攀援登上天空，拼命想去解开我腹部的绳结，努力用手抓着攀援而下，仿佛是某种错综复杂的棋子的移动。

我还记得当时那些从悬崖绝壁上看到的景致。二十年过去了，但是仍伴着精确而细致内省的敬畏之心纷至沓来。那是一种我曾尽情享受过的崇高的洋洋得意之情，那种你所感受到的难以形容的对于生活的贴近——在你和死亡之间仅仅悬着一根十毫米粗细的绳索。那是这世界上寥寥无几的最原初的场地之一，在那儿你几乎可以听到那天国之门开启时发出的吱吱声响，那种与另一世界的接近感，使得所有琐碎的、凡俗的时刻也能被忍受。

幸运的是，高度在新队员培训学校的所有训练项目中都占有很大的份额。教官们都把高度当成一种冒险的象征。通过建筑不稳定的情形下的特定场景，他们给我们一种具有因果关系的感觉。你不得不相信他们的忠告。

就在上一周，我曾经站在一架深蓝色的 UH－1 休伊直升机的制动压杆上，飞机离开地面有 90 英尺高。我头顶上的螺旋桨发出那种抑扬顿挫的、浑厚的低音鼓般的轰鸣声，给我的大脑带来一种窘迫的奇特的节奏感。当我们检查将我们系在飞机机身上的安全绳索，并且朝下俯视时，飞行员们让飞机十分平稳地盘旋着。

匡逖科海军基地四周巨大的森林，在我们下面向四面八方延伸数英里。联邦调查局的培训学校在我脚下显得渺小而遥远。山鹰在隆伽水库的上空盘旋着，带给我们欢乐和游玩的快感。犹大和里基茨靠门站在我对面，他们的侧面轮廓对着蔚蓝色的天空。他们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沃尔特站在我的左面，像是一尊烈性的金刚。

“准备！”彼特·安德森，我们的绳索攀缘教官，以盖过喷气机和螺旋桨的轰鸣声大声命令道，血液一下涌上我的大脑。

当我左手握着尼龙绳索、右手抓着那根 150 英尺长的绳索的一端、站在敞开的机舱门口时，他就蹲坐在我右面。螺旋桨的气流拉动着我的卡宾枪背带和绳索。在一阵突发的从侧面吹袭来的风中飞行员调整飞机时，这一笨拙的直升飞机左右摇晃。

在我脚下五十英尺的地方，树尖在一阵微风中轻轻摇动：青翠苍郁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的丛生的红木、杉树和白杨，它们看上去像是一块巨大的空气垫，如果我们不小心坠落下来，它们在等候去接住我们。

我把绳索紧紧拴在系绳栓上，就像是系住生命本身。那可不是那种吸引你注意力的安全链可能突然断裂的高度或知识。那是在短短的一瞬间中你可以独自把握你自己命运的信念。所有的训练和这个世界上的全部经验都不过是你的指导方针而已。究竟如何着陆全在乎你自己。如果你操作正确，你便能活下去。如果踌躇失误，让自己的大脑在错误的时刻迷失方向，或者让当下控制你，那你便只有死路一条。那种你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感觉，可不是什么肾上腺，令我浑身颤抖不已。

当我调整好绳索上的松紧、斜视着避让那刺眼的迎面寒风之时，那一周的训练在我的脑海中一一闪过。飞行员控制住飞机时，我调整了一下踏在直升飞机制动板上的双脚。绳索攀缘教官让他自己的上半身悬挂在机舱门外，搜寻着树底下合适的降落地带。我觉得仿佛是我们经过长途的爬行而刚刚攀登上一处绝顶时，我老爸的手放在我背上，在打发我先他下山。

比特回头看看我们，像是在抵挡一群穷凶极恶的恶魔似的，双手交叉着抱在胸前。然后，他双手在腰边摆动，大声叫道：

“跳！”

向下。自由降落。

错过制动落地地域，你便会让你的身子落到一棵四十英尺的橡树上。制动太早，你便会摇摆着撞进从你近旁坠落的同伴身上，就像埃迪，一只靴子插进了他的下巴。幸运的是，他只缝了二十针。大部分人都会因此昏厥而且会被冲撞致死。

我在向下坠落，绳索在我戴着手套的手心中轻轻地滑动，就在我碰到树尖之前，我灵巧地扣着制动刹。

我越过树丛下降，把挡路的树尖树枝一一踢开，试图尽可能快地着地。一旦落入树丛之中，绳索攀缘教官便再也看不见你了，而飞行员也不想被山上的植物缠住。他们给你数十下让你跳下，但是，往后一切便是一项风险事业。因此你得一路挣扎着穿越树丛，希望腰上的背袋中的绳索够长，以使你能一路顺利。然后你着陆了，解开绳索，为下一次的战役做好准备，真正的战役，也是来此的理由。

*　*　*　*　*　*　*　*

“跳！”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马歇尔的强调中不曾流露出任何特别的即刻下调的催促之意，不过，那使我的回忆突然中止了。缘绳索下降是上周的事情。眼下的事情是跳水。

“跳！”

在那一点上，我知道在新队员培训学校里我可以做任何他们叫我去做的事情。任何事情。人质救援队可不是为了建造个别个体。它是通过承担使命，来铸造一个比链条更为牢固的链接体，并将其焊接成为一个整体。使命。

离水面五十英尺的距离转瞬即到，但是，这个跨越的过程将持续到永远。他们在那曾经满是怀疑和恐惧之所灌注了信心。在射击、绳索攀缘以及防御战术中已经生效。这涉及到信任：对你队友的信任以及对你自身的信任。面对我脑海中嚎叫着的惊慌的声音，我向前跨出一步，倾身倒进虚空之中。

那是拿我旧时的生命来换取他们生命之场所。

* * * * * * * *

在所有基本原理都讲授过后，接下来便是新队员培训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封闭地域战役训练。封闭地域战役训练是人质救援中的基础，是滚滚惊雷中的芭蕾舞蹈动作的设计。这个高要求的特别的暴力冲突要求，每一名射手在坚守一个特定的火力点时要作 360 度的围环扫射。他得充分信赖队友，同他们的发射子弹擦肩而过。他必须流利地从一间房子到另一间房子，不受周围炸弹爆炸震荡以及手榴弹碎片的影响。他必须能感觉自如人质们伸手向他求援时还能在运动中射击，而且他绝不能把偷偷摸摸的手势误以为是武器。

“关键是双手，”教官告诉我们说。“他们不能用双眼来击中你。”

我们每天早上五点，便开始在培训学院的体育场，用塑料武器模拟器以及舞台场面的傀儡来进行训练。当我们的教官教我们如何进入一间房子并占据优势地位时，运动、阵地、集合构成了我们的早期课程。我们让武器随时准备好，操练着在障碍物之间的穿梭运动，低着头、手臂前伸、双膝弯下以减小每一步的压力而不至于不加瞄准便开火。

“速度、震惊、行动猛烈。”他们在我们耳边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告诫。又是一句格言。

在经过两周拿着塑料武器的排练之后，我们拎起 30 发的 MP－5 装满十毫米弹药的弹夹，朝前合上枪闩，将火力控制阀调到每次三发的选择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位置。操练开始很简单，两人为一组进入一个单间。教官们跟随着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揣磨着我们的每一步骤，以确保我们在每次开枪之前都已经明白了其重要性。

“失误即是失败。撇开令你分心的所有事务。集中关注火力场。关键是武器。了解你的任务。获取优势。”这些要点就像是戒律。

一次接一次地，我们再三地重复我们走过的路线，最后变成了四人一组地强行进入一间房子，然后是两间、三间、四间的顺序。手榴弹的爆炸、多重目标、运动目标、攻击型人质、烟雾。这些冲刺变得越来越难，直到我们作为一个团队协调一致地工作。对于这种类型的攻击要做得真正高效，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但是我们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我们有五个月。五个月后，我们便得各干各的。

* * * * * * * *

无论我在跳水、绳索攀缘、室内枪战搏斗中所发现的挑战，都不曾像火力训练那般深深吸引着我的全部注意力。人质救援队的工作离不开爆炸物，从小口径的子弹到四散飞扬的手榴弹与巨大的炸药包。爆炸会引起大火，而大火则会令人质救援变得更加危险。为了能在炎热的环境下工作和存活下来，新队员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尝试着置身于熊熊烈焰之中。

那是在第七周的时候进行的，那是一个只有恶魔才受得了的场所。

威廉王子郡消防学院拥有一栋三层的叫做“热房子”的钢筋水泥塔楼。它的墙壁由于多年的滥用已经烧焦了。窗户上安装的钢铁百叶窗已经熔化而闭合起来了。设有网孔的楼板让烟雾直升上顶楼，然后又回环翻腾而下，形成一股垂直上下的热流通道，吸尽室内的空气，让里面充塞着凄惨和难耐。

我们都清楚，或许有一天我们得在这样的环境战斗，端着半自动步枪，从一间房子跑到另一间房子，搜寻人质并捕获恐怖分子。因此我们也得在这里面进行训练。没有人会在这种场合下感到惬意，但是，为了在救援过程中能高效发挥作用，我们却必须熟悉这种环境。如果你对自己能否出来没有信心的话，那么，进入一种危机场合是毫无意义的。

在经过一个简单的定向与示范后，教官点燃起一堆湿草，将尚未燃完的残余之物堆进地下室。当浓密刺鼻的烟雾飘荡到三楼、然后又回旋而下之时，他们把我们带到屋顶下的一处烟火逃生平台上。我们按照指令站成一列。

“找到在一楼的出口，不要摔倒或者昏死过去。”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听起来非常简单。

教官拉开门，把我推了进去。

“狗娘养的！”我大叫了一声，浪费了我大部分的空气。房子像一台肉体冲床似的猛撞了我一下。

没有人回应。一切如旧。像是一个恶魔，把我悬空吊起，试图爬进我的躯体之内，把我体内的生命吮吸至尽。我尽可能长时间地屏住呼吸，但是那最长也不能超过一分钟。我的心像是杵锤敲打似的悸动着。

我沿着墙壁用手背摸索前行，就像他们所教过的那样。

这里面应该有门，一个可以下去的楼梯间，我心里想道。

我四周的空间觉得像是活的，拥挤不堪、漆黑一团、地狱般的炎热。我尝不到一点空气的味儿。我见不到一丝光亮。似乎没有逃生之道。炙热烤焦了我的肺部，鼻子不由自主地闭上，消除掉我那渴望氧气以求不致变为一团麻木不仁的焦炭的强烈欲望。当我的躯体在拼死搏斗以补偿那刻薄烟雾刺激时，眼泪夺眶而出。

突然间，带着一阵几乎原始的求生的需求，我感到自己几近崩溃。在来新队员培训学校之前，我或许是误解了惊慌的感觉。但是惊慌是面对挑战时的一种非理性的反应。惊慌失措可不会救你一命。必须像忽视浓烟、炎热和黑暗一样忽视惊慌。

生存成了我的目的。战斗，狗日的，我朝自己大声尖叫。你还有什么别的可做的呢？

我开始向右，跌跌撞撞地绊倒在我无法看见的家具上，利用从被钉上板子的一扇一扇的窗户细长裂缝里，透进的微弱光线向前移动。我的移动很有技巧，就像是他们在封闭场地战役中所教过的那样，集中关注那些依然有效的工具：触摸、直觉。

“放弃那些无用的东西，凝神于有用之物。让自己保持平静，”我在呼吸中默念着。“保存体力。与肾上腺搏斗。让心跳放慢速度。”

我尽力让肺部从吸入的每一满口的黑色液汁中提炼出那弥足珍贵的氧气。

砰。我在腰高处撞上一道栏杆。那一定是楼梯间的顶部。

下去。

我沿着发热的钢铁生命线走下楼梯，即使没有一丝丝光线，我也斜视着。我的眼睛灼痛难受。鼻涕从鼻孔里流了下来，与眼泪、唾沫混合一起，令我梗塞，提醒我似乎我的躯体不应该这么秽臭不堪。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我的双脚踏上了二楼的楼梯间的平台，我又重新开始搜索起来。我撞上一张桌子、一把沙发，跌倒了，又爬了起来。双手双膝着地摸索着寻找第二个楼梯间。

下去，再一次，下到一楼，然后是出口。

出来了。

当我出现在清新的空气中的时候，我知道正艳阳高照，但是我看不太清楚。我的双眼有些红肿，视力被烟灰弄得模糊不清。

“到这边来，”一位消防学院的教官喊道。他拿着一橡胶软管来洗去我的痛楚。我听到我的新队员培训学校的同班同学从我身后燃烧着的建筑物里先后出来，咳嗽着，艰难地呼吸着，一点也不比我好受。

“赶快集合，”当我正朝他蹒跚前进时，教官督促我们道。“你们得在烟火熄灭之前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十分钟后，我们肩上背负着一个重 150 磅的假人，重新来过一次。

我并不很在乎来第二次。我已经知道路线，而且已经成功逃生过一次了。从船上跳下我成功了，从直升飞机上缘绳索而下我成功了，我在火力密集的房子中成功地逃生了，在那里我的同伴们用十毫米子弹和 0.45 口径的枪弹射击，离我的脸只有几英寸而已。

我通过了挑选和再次变换场地的考验，而且还在作为一名新队员的头目而活着——那是救援队成员中的一个贱民。我已经幸免于如此众多的事情——从不便到威胁——一路走到了这儿。我毫不在乎我得再次从四十英尺的塔楼上跳到下面的空气袋上，也不在乎从直升机上跳下时因为着陆失误而气绝身亡。我已经了解到：如果我想做，我就能完成任何只要我相信是可能的事情，昂首挺胸，信赖自己。

人们花费他们整个的生命和无数的金钱来追求的自我实现，我在短短的二十周里便得到了。

那不足以令人失败，教官们教导我们说。放弃是绝对不行的。

*　*　*　*　*　*　*　*

毕业的那天，也就是我们抵达匡逖科五个月之后，我的新队员培训学校同班的全体七位同学列队走进人质救援队教室，举行最后的毕业典礼。这间家具极少的房子看起来和平日并没有什么不同。我没有看到任何毕业证书。我们也没有任何人准备了告别演讲词。

雷，一位庞大的重量级拳击手，带着一股舞台演员的仪表，走上教室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前面的讲台，清了清嗓子。我们并排站在离得远远的后墙，全都凝神观望着。

与大多数的毕业典礼不同的是，人质救援队的毕业典礼以行动而非语言开始。我们的妻子儿女没有被邀请来观看我们的行进。不会有任何菲·贝达·开普(美国大学优等生之荣誉学会)要人光临，也没有优等成绩毕业生的指派。如果我们想要一件黄色的T-恤衫作为在人质救援队的文凭，我们得在最后的一场全面的测试中来赢取。

恐怖分子在华盛顿特区绑架了几名人质，被绑架者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雷说道。第八代新队员被派前往救援。情报表明至少又五名人质劫持犯。他们五人都是全副武装。他们威胁说，如果他们的要求在一小时内得不到满足，他们将杀死手上的任何一个人质。谈判人员即将停止活动，准备发动攻击。

雷以一种不带任何感情或急迫的语气读出行动命令。他那沙哑的男中音在房子里回荡着，我们则背靠墙壁到处移动，一边记着笔记。

队里的任务反应了我们一个月来天天都在重复的封闭地域战役策略。我站在队伍中的第五位，就在里基茨之后，达礼之前。柯蒂斯，我们的前爆炸军火配置技师，将爆破前门。狙击手们包围了四周，而且一旦发动总攻的命令开始进入倒计时阶段，他们便会趁机开火。一切都已计划就绪。每一细节都已澄清。没有任何疑问。

加快速度，必须在13：30做好一切准备，雷告诉我们说。13：30。不到半个小时。

我们在13：22时离开了我们最后的阵地掩体。沃尔特领先，犹大殿后掩护。我们其余的人则将武器作360度的循环扫荡以备可能的威胁。我们朝那栋正在枪弹四射的房子逼近，利用掩护和任何可能的隐身之物。我们小心翼翼地前进，脚尖先落地，然后是脚跟，就像是高视阔步者幽灵般地爬向他们的猎物时一样。一副防毒面罩遮住了我的面孔，把我的视域限定在一道宽阔的黑色橡胶和清晰的塑料管道间。

耳塞把外界的一切噪音都隔绝了，只是偶尔传来几下无线电波的咯吱声响，以及我的呼吸透过防毒面罩的空气过滤器时所发出的嘶嘶声。一顶黑色的巴拉克拉法帽从我的防护头盔下伸了出来，以保护我的颈项在前门爆破时不受伤害。除了缝在我左边袖口上的那面小小的美国国旗外，我所穿戴的一切都是黑色的。因此，坏蛋们要是能在黑暗中看得见的话，那又如何呢？那是我们来到此间的原因。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人质救援队的老手们包围了那幢房子的高墙，以及塔楼上的了望塔，等候着我们，观察着，看我们是否能表现得有他们所预期得那样好。我们朝前门小心翼翼地逼近，准备好了战斗。没有露出一寸皮肤，没有弱点，没有表现出半点心慈手软。

沃尔特就在前门近旁停下，将他的 MP－5 的枪口调在人头高低处。任何人只要一跨出大门，他就必须死。埃迪，我们的队长，打着手势，柯蒂斯拿着他的 2×4 英尺的炸药包，快步冲到了门口。

我在队伍里等候着，脑子里进行着装备检查以及我的战略任务：MP－5 半自动步枪、安全撤离、左手中轻轻捏着的手榴弹——检查门把手，将手榴弹扔进房间里。

“一旦引信盖拉开了，在它爆炸之前，你只有 2.7 秒，”我提醒我自己。“直到该开枪射杀之时，手指不要扣住扳机。转身进入房间之前要一路扫视危险区域。关键是武器，不是运动。保持火力范围。不要干蠢事。不要干蠢事。不要干蠢事……”

我向下看了一眼我的主要的火力装备：0.45 口径别在屁股后的一个悬吊很低的枪套中，撞针静静地锁着翘立。另一支 0.45 手枪装在一个交叉别在我前身的陶瓷护身甲的肩背袋中。它备有一只灯，以免我主要武器上的那支失灵。

手枪弹匣在我的手枪背带上晃来荡去。MP－5 弹匣一块别在股后的特制板子上，以便能快速取下。10 到 12 枚手榴弹装在我左边屁股后的一个特制袋子里。三颗开门弹（用于将门炸开的炸弹）紧贴着小腿装在我诺梅克斯宇航服的下部裤袋中。

我的护身甲与武器装备总重超过 60 磅，但是我感到比我周围的空气要轻一些。肾上腺激素沿着脉管在我的周身运转着，不过剂量正好让我调整思维、清理我的视野。

我深深吸了口气，不顾我在倾身越过我前面的队友的后背时所发出的咝咝声响。柯蒂斯已经把他的破门炸药包安置在危机现场的厚重的木门处，并且已经爬回原处。他揭掉了触发装置上的机械保险器，真实地检查了一遍雷管引线，那引线迂回连接着400－目的导线起爆装置。炸药会在木门上开一个洞，并且为进攻开辟一条通路。如果你跳跃起来，或者离得太近，它也会炸掉你的脑袋。这些猛烈的、爆炸性的器材是如此威力强大，即使一切进展顺利，那巨大的气浪和爆裂的碎片也能把你击倒。

柯蒂斯跪在离门八英尺的地方，转过背来，朝埃迪点点头。时机。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勇士一号报告总部，”埃迪对着装在他嘴角边的一个微型话筒轻轻说道。“我们已经准备就绪。”那意味着出击。

一阵短暂的停顿，然后是一个确定的声音。雷在数倒计时。

“站到一边，这里由我指挥。五，四……”

我将眼睛转到旁边，以免那爆炸会弄瞎我的眼睛。

“……三，二……”

劈啪。劈啪。狙击手们在100码开外的地方抓紧时机打击目标。他们的子弹带着一声响亮的超音速的回响，就在我们头上呼啸而过。

“……一……”

轰隆!!

柯蒂斯点射炸药包。爆炸的气浪发出卡嗒卡嗒的巨响越过我们的阵线，这时我们俯身以雷霆狂暴般的行动冲进房间。巨大的爆炸力使整栋建筑都摇摇晃晃，我们在那儿遇到恐怖分子，我们便向前投掷开路的手榴弹，以制裁那些恐怖分子(三维空间的人体模特)。我们生搬硬套那些行动规则，一路占据着我所进入过的每一间房子。向头部开枪。破门而入。投掷手榴弹。透过防毒面具呼吸的咝咝声和单调的心脏搏动的锵、锵、锵声。

“关键是武器，像做外科手术一般地射击，行动前要预先想好四步。”

当我们闪电般地攻进那个热点场所——在大楼背后的一间房子，情报上报告说人质就是被扣押在那儿——时，我下意识地重复默念着这些信条。我们按照作战命令一路行进，最后终结时我站在靠门的第二位。我们交错摇晃地端着家伙的当下，我要在一眨眼间便将一颗手榴弹投进房子里面。

门被反锁了。狗屎。“爆破!”

柯蒂斯走到我前面来，手里拿着一支枪身锯短了的12口径霰弹猎枪，用两颗特制的哈吞铅弹将插死了的门闩打碎。砰地门开了。

轰隆!!!

我将门撞开。我是第三位，比里基茨后半步，然后右转。15只脚踏进房间里，一名人质救援队员双手扣着锁链搁在膝上坐着，两名模特恐怖分子用枪指着他的头部。柯蒂斯，还在前走着，用三发十毫米子弹击中一名坏蛋的前额，并将他搁倒在左面；里基茨放倒了右边的那个坏蛋。我将枪口放低，在枪林弹雨间朝人质冲去。在我脑袋左右两面均离开不到一英尺的密集的火力中，我伸手抓住人质的肩膀，拖过来，夹在我胳膊下面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朝房门口走去。里基茨和柯蒂斯在我身后清理房间里的其他余孽，而我们已经撤离。

冲进热点房间的全部时间不到三秒。所有坏蛋都被击毙。所有人质都活着。

我们通过了。

*　*　*　*　*　*　*　*

新队员培训学校旨在扩展个人的能力，使其能够在团队活动中将其个人能量发挥到极致。它旨在让其最基本的技能和允许他献身于整个使命的自信心浸透每一位新队员。谁也不能预言一位勇士在真正的战役中怎样取得成功，但是，几百年来的训练已经证明，人们怎么样接受训练，便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训练多的人通常获胜。人质救援队员进行大量的训练。

军方知道这一过程已经有千百年的历史了。它是心理学上的再生原理——凤凰涅槃的原理。你取一种能干的、热切的精神，然后让它全部瓦解，剥去任何自我的踪迹，掘一个深深的危险而匮乏的坑道。然后再用信念、能力和信任来重新填充。你开始所具有的天赋才能变得更为坚实，冶炼成一种不同的金属，而且在另外的意象中得到了调节回火。这是一个古老的过程，也许亘古不变的，但是它有效。

当你在新队员培训学校开始的时候，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只是尘俗中的一员。当你毕业的时候，你已经不同了，更好，更坚强。有能力。你万事俱备。

9 纪　律

从新队员培训学校毕业后不久，来自人质救援队的六个分队的队长们聚集在一起来分配新人。那时，人质救援队分为两大部分：蓝带和金带，各配有两支七人攻击小分队与一支八人狙击小分队。每个队都得根据人员配备需要，以及与美国国家足球联盟的循环制非常相似的工作模式，来即将毕业的新队员培训班挑选人手。

新队员在此过程中没有什么发言权。前线办公室要求我们写下我们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是要作狙击手还是作攻击手，但是，这后来证明不过是一种礼节性程序而已。他们早已决定下来，在1991年，他们需要较多狙击手和少量攻击手。不过只有两人志愿作狙击手。我可不是其中之一。

在1991年，狙击，至少在人质救援队内部环境下，是一项不讨好的，而且很显然是乏味的工作。攻击手们则可以拿着燃烧弹冲进房子弄走全部人质。狙击手们则必须呆在室外的杂草丛中一连数天一动不动，忍受着零下低温或者热带雨林中的高温炎热，期待着能偶尔一瞥坏蛋们的踪影。在我们的大脑中，毫无疑问，如果他们印制人质救援队的挂历，攻击手们则一定印在封面首页上。

我的决定看起来十分简单。自从我第一次由人质救援大楼返回新特警培训中心的旅行以来，我便梦想着从一架黑色的直升机上突然下降，缘绳索快速冲进一幢燃烧着的大楼，去与世界上最疯狂的恐怖分子交手搏斗。那才是黄金时段的商业广告。那才是他们怎样考验人们的最佳途径。

猜猜我得到了什么。

星期五下午五点，前线办公室把我们集合在一间教室里来宣布我们的分配。三人被分派进入攻击队一边，四人入狙击队。

当他们宣读我们的名字时，我感到一阵恶心。

沃尔特去查利队。里基茨和埃迪去厄克队。惠特科姆去金色狙击手队。

挑选训练期间我所忍受的全部痛苦似乎成了一种莫大的浪费。两周地狱般的日子。五个月的新队员培训。这一切看来都是一个巨大的该死的错误。

我尽力装得对于分配非常满意，但是表演不是我的强项。我的第一个无法反驳的念头便是，如果我拒绝这一分配，转到华盛顿特区的野战办公室去重新作我的案件调查，我得花多长得时间来进行交换。当然，那是惟一的选择。接受去人质救援队的命令，便是意味着服从命令。服役期限内个人喜好局限在你的咖啡中是否要加奶酪。

幸运的是，我的新队长把我拉到一边，给了我一个非常诚挚的祝贺性的握手，让我觉得我像是中了巨奖彩票似的。全队带着鼓励和几杯冰啤围聚在我周围。我认得这些面孔：博特、赖兹、梅茨、斯巴兹、马歇尔。他们看上去还蛮满意。

真他妈的见鬼，我心里想。也许狙击手也蛮有搞头。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　*　*　*　*　*　*　*

两个月后，正是春夏之交的季节，我发现自己面孔朝下地在爬越一个泥泞的沼泽地，披着长长的粗麻布条，蚊子密密麻麻的，鹿儿跳来跳去。密不透风的弗吉尼亚闷热，像是一床湿透的毛毯，悬挂在我的上空。汗水从我的鼻尖滴下来，在我的狙击用的来复枪的瞄准镜上轻轻地敲击出一种缓慢的节奏来。天亮后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把尿撒在短裤里了，而且我有点担心的是，那可是我整天中感觉最好的时刻。

“蛇。”

这个词儿不知是在我的阵地周围的哪个人发出来的，是在我右边不远处的某个地方。听起来那就像是在观察，没有任何别的含义。

我身后的灌木丛发出滋扰的声音。我听到另一个人的说话声。

“别动，”他说道。“我来料理它。”

那尖尖的阿巴拉契亚带鼻音的说话声，穿过锯叶草慢慢传过来，沉重的脚步声渐渐走近。那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参谋卡尔·莫顿警官，听起来他话音很严肃。我开心的是，我不是那条可怜的蛇。

“蛇！”

这次的话语中有几分关切。我认不出那是谁的声音，但是，那话语声中的急切之情是毫无疑问的。

“站着别动。呆在那儿，直到我把……”

“蛇！”另一个人的声音。这次的说话声离得比较近。也许在右面十五英尺远的地方。

我抬起头来，高度正好能隔开我下巴下面的尘土，朝右边看了看。有个满身鳞甲的东西扭动着身子朝我滑过来。

“我看到你了，狙击手。别动。”莫顿离得更近了。但是在躺着的地方，可看不到多少。

“蛇。”第四个声音道。这时，蛇离我右侧还不到一个身体的长度了。在杂草丛中，我看不见那人，不过可以听到他的呼吸声，就像一只动物被赶到角落里时透过声带呼吸的方式一样。

“蛇！”十分急迫。

莫顿从我左面的草丛中猛地跳了起来，他一手拿着一根手杖，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只大号的摩托罗拉无线电。

“啊！！！”

一名穿着吉利运动鞋的海军陆战队狙击手一下子从地上跃起，离我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如此之近，他几乎踩到我的来复枪枪管了。他差点就要用一种尖利的高声说出他妈的这个词语来，但是，那吊在他上嘴唇前的四英尺长的铜头蝮蛇，使得要说出这个词来有些困难。

我所能看到的有关那可怜的家伙，是一堆笨重的满是泥巴的黄麻布和两只猛烈挥动的胳膊，一条长长的褐色的爬虫，正以一种攻击性的姿态，试图在他脸上咬几个洞眼儿。

我滚到左面，以避开那人不顾一切的战靴的践踏，那蛇这时松口了，准备发起第二次攻击。对于那条蛇来说，它的不利因素在于它的尾巴仍然离地有一英尺远近，而它没有着力点来发动攻击。那畜生在半空中像条粗长的牛鞭那样翻来覆去，将它的毒牙从那人的嘴唇中猛拉出来，然后掉到地上消逝了。参谋卡尔·莫顿警官刚好及时赶到，以图拿着他的手杖来一个米基·曼涛式的回旋，可惜他错过了。

我抬头盯着这个奇异的歌舞伎表演，这时莫顿反复地打击着草丛，对那名海军陆战队员叫着“冷静下来”，而且还在无意中像是把那畜生从我的肋骨中撵走似的。

“蛇。”当那条大毒蛇自己带着巨大的惊恐摇摇摆摆地溜走时，另外有人看着说道。

被蛇咬的那名狙击手双手在脸上乱抓，咕哝着什么很勇敢但却失去理智的话语。莫顿扔下手杖，把那人的双手拿开，这时我才认出他是谁来。他的鼻子下面有两个被蛇咬的血淋淋的洞眼。

是博兰，我心下想道。他的面孔已经开始肿胀。

莫顿扶着博兰坐了起来，用无线电给另外一名督察联系，请求急救援助。

“要帮忙吗？”我问道。我在新队员培训学校五十个课时的急救训练，似乎在那一时刻是一项大有用途的工具。

“呆在原地，狙击手，”莫顿咆哮道。“你仍在进行观察，所以回去坚守岗位。”

我滚回去，脸朝地伏在地上，把头压进泥巴中，完全一动不动，像棵松树般地嵌在地上，沿着鼻梁一路上升。“仍在进行观察”意味着那条毒蛇的攻击，并不能给你暂时放下手头工作的借口。我仍然得找到目标，并且在他打死我之前将他消灭。

“这只是一项训练操练，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低声对着嘴巴下的肥土嘀咕道。似乎这些家伙把这玩意儿太郑重其事了一点。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就在那时，另外两名督察闪电般地从锯叶草丛中露出头来，俯下身来，照料了一会儿那名被蛇咬的海军陆战队员，然后扶着他走了。莫顿看了一下左面，又看了看右面，以大家都能够听得见的声音大声喊道：

“这儿有蛇，”他说道，站在那儿，说得有些保守。“真让人吃惊。丛林里也有蛇。所以得对付它。你们见到蛇就大声喊。没有见到之前，回去坚守岗位。你们还剩下 45 分钟的时间。”

阵地上的 30 名狙击手没有一个说一个字。我挣扎着急促地呼吸。

莫顿手中的无线电高声地传来了一道命令。

“雄鹰呼叫移动一号。我需要你向右移动 20 米，东南方向。快点。我这儿有名狙击手，他在朝我移动！”

当莫顿跳到我的右边，像一只受惊的小鹿一般消逝在灌木林中之际，我身下泥土轻轻地发出低沉的隆隆声。突然间，我的肺部充满了空气，心也开始快速跳动，但是我不敢动一动。那些鹰派猎手或者私家侦探有时便用这种手段，来诱使狙击手们放弃他们的阵地。他们知道我们能够听得到他们在无线电中呼叫，他们也知道，当他们不在监视我们时，我们试图移动一下身子。

我以前就犯过这种错误，已经从中吸取了教训。在这一点上，我想，我躺在那儿，和铜头蝮蛇们一起晒太阳更有意义。

“打掉牙齿吞下肚。”我默默自语。

我不是一名病人，不过我得遵守纪律。

*　　*　　*　　*　　*　　*　　*　　*

美国海军陆战队侦察/狙击学校，在匡逖科基地一个遥远的角落有巴掌大小的一块地盘，就在来复枪训练军营的机器售货亭附近。在这所学校里，没有什么常春藤联合会的图书馆。实际上，这里压根儿没有什么校园，只有一个不可名状的灰渣建筑物，里面只有一个窗户被钉死的教室。这间狙击手培训学校，一点也不能代表这个军事基地的其他方面。那还不错。狙击手们喜欢把他们的一切都与周围环境混合起来。那是他们的方式。

除了它的设施简朴之外，这间学校被广泛地公认为是世界上同类学校中最好的培训基地。它曾经培训出一些在历次的战争中最全能的杀手，包括像著名神射手卡洛斯·哈斯科克，一位传奇的北越杀手。狙击手学校只招收很少的学员，而且也只有能通过全部指导课程的寥寥数人能够毕业。它有一个为期两个月的极度折磨人的课程训练，那是能把人训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练成更优秀的长距离的来复枪神射手、野战技师、观察专家、伪装高手以及善于追捕的猎手。

课程设置的目的直截了当：怎样在较远的地方杀死别人，而不致自己被抓。

直到最近，人质救援队每年才接受三至四个受人觊觎的职位空缺。当我入队时，人质救援队要花大量的时间，通过提供强化的杀人艺术的研讨会，来使每一位狙击手为这一课程做好准备。部分原因是为了使我们为这所海军陆战队学校做好准备，部分原因则是为了帮助我们从新队员培训学校毕业后重新得到装备充实。狙击是一项令人痛苦的纪律严明的工作，老资格的队员们认识到，要把我们从追求速度的、封闭地域战役的激战中放慢速度的重要性。狙击手们靠以蜗牛般的步法来谋求生存，不论是偷偷摸摸地接近一个毫无疑问的目标，还是准备开枪。速度都是一件坏事。

我们是由前往学院的枪械库去领取我们的来复枪开始的。每个人都领取了一只精雕细琢、被鉴定为可以在 200 码范围内射中一个仰角很小的微小目标的来复枪。这意味着在完美条件下，我们的来复枪可以一连三发击入同一个枪眼。枪上配备的十倍的尤勒托瞄准器带有子弹降落补偿，它只需手指微微一动便可以调整到 1 000 码的距离。狙击手所需做的全部工作便是估计距离，然后调整到与之相适应的刻度上。让瞄准镜十字准线对准目标，然后扣动扳机。

我们一旦习惯了这卧姿射击，都做了套吉利装穿着，认为是我们这个行当中的高级女式时装。这种还是公元 17 世纪时代的苏格兰猎场看守们发展出来的吉利装，曾经是二战时期最为流行的林地伪装服装。没有什么标准的吉利装。每一套都是手工制作，依据它的主人的个性和所穿着的环境而设计缝制。

缝制这种适应个人品味的服装可是一个漫长而费劲的过程。那也是一项非常私人的事情。除了你的来复枪外，这是这个行当中惟一的一件区分你与他人的工具。我花了好多天的时间来缝制我的吉利装，我采用粗麻布条、包装网布、未解开的麻线以及树皮色的柯度拉。吉利服缝制好后，我将它系在一辆卡车之后，拖着它穿过烂泥露面，全身沾满鹿屎，又虔诚地在上面装饰上海军陆战队的狙击之神——一尊漆成黑色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的戴假发的头像，它静静地藏身在教学楼后面的树林之中。

海军陆战队狙击手们常常一连数天潜进一个阵地中，仅仅为了寻找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一个在半英里外打一枪的机会。我的吉利装闻起来像是路上捡起的破衣般一股怪味，摸起来则像是用橘子或柠檬等水果制成的果酱浸透了苦行者穿的刚毛衬衣，不过，它与当地的植物颜色混成一体。我不大在乎它令我反胃的方式，我只是要与环境打成一片。

* * * * * * * *

我在海军陆战队培训学校的全日制 1 000 英寸(25 码)范围内的狙击神枪手的训练，是在 1992 年 4 月开始的。全国射击冠军射击术警督约翰·韦恩(简写是 J. W)·帕特森周一早上步入教室，带着一脸船长般的微笑，做了自我介绍。

“我不知道你们来自何处，而且我也不怎么在乎，”他说道。“我的工作是把你们变成世界上最好的射手。我有四周的时间来完成这一使命，因此我要求你们全心全意地投入。明白吗?”

有几个人点了点头。

“我得再问你们一遍。明白吗?”他以一种保守的腔调说道。

“是，冈尼!”回答很和谐，只有四位联邦调查局警员的声音稍稍有些音调不一。军旅生涯那时我还有些惊异不适，不过我还是尽力与之接合。

“在这一行里，你有一枪来阐明你的观点。致命的一枪，基于一颗子弹能零误差地击中。那便是你的致命零点。你取出来复枪，在枪托后卧倒，做你受训时所教过你的事情。如果你的致命零点对头，你便获胜。如果偏离了，你便失败。就是那么简单。我们可是做的不能输的买卖。”

在上过一堂简单的生理学和弹道学课程后，我们每个人都从武器架上挑了一支 0.22 口径的来复枪，一头冲到外面去卧倒瞄准。人质救援队装备了射击垫、蚕豆支撑袋、侦察望远镜，以及其他每种可以想像得出来的装备。但是那天这些奢侈品一点也派不上用场。我差点用左手拿着一支塌鼻手枪打掉一个 25 码外的蜂雀的耳朵。我很奇怪我们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从事童子军的游戏。我们已经准备好去做更大的生意。

再次错误。这一课程中或者他们所要求我们去从事的工作都绝非简单。每支来复枪上的瞄准镜都是 2X，是我们常规望远镜放大倍率的 1/5。用这种近视瞄准镜发射小口径子弹，模拟一个长得多的 0.308 射击，几乎没有反冲力。就像这所学校的其他方面一样，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建筑群，旨在给我们每个学员将来有可能用得着的、在远得多的距离范围内能击中一个人的基础训练。每项小心翼翼的精心组织的指导教程，都提供给一项成为一名高效狙击手的基本技能。每项技能都在于确保有一种能够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杀死他人而不被杀的能力。这还只是第一步。

冈尼·帕特森解释了第一次竞赛的规则——《狙击手的纸牌》。每位来复枪手有五发子弹与一个靶子,靶子上有52个重叠的玩牌的洞眼。游戏的目的是通过选牌让你成为可能的最佳牌手。问题是,每张牌的牌边空白很小,你只能透过其余的纸牌的窥视来辨认。如果我们触及到其他的纸牌之一,我们的射击便不算数。出错的富余似乎小得不能再小了。

令人进退维谷的是:你是选择四个相同,知道一发失误仍然不失为一名玩牌好手,还是选择一个一手同花的五张牌以确保获胜?你是玩保险的,打算至少有一次失误,还是选择要赢,知道要么全胜要么尽输?这只是一个游戏,但是,在人质救援队与海军陆战队之间早已存在一种强烈的竞争。大家都想在第一场演出中可以大吹特吹。

对我而言,行动策略似乎非常简单。我瞄准后便开枪。

在第一天的资格确认测试中,我们从300米线开始,然后退后至700米线,全体四名人质救援队狙击手的成绩都是大获成功。相当数量的海军陆战队员却没有。有些甚至在补考时仍然未获通过,因此便从名单上消逝了。这次成功给我们在海军陆战队员中赢得了信任,而且,慢慢地由最初的怀疑,转化为一种坚实的互相尊重的关系。

接下来是陆上导航。新队员培训早就给我们进行过用地图和指南针的训练了,因此,这个为期两周的标块定位就像是一次自然的散步一样轻易过关了。观察方法训练也进展顺利,同样,距离目测、隐身建构,以及野外技巧都一一过关了。当班上的其他同学成群结队时,我们四个人却抱成一团。每天,神射手帕特森的另外两或三条战狗卷起他们的铺盖行囊,收集起他们的公共车票,偷偷滚蛋了。我们则变得更加坚强、更加自信。

接下来是悄悄潜近。

当参谋卡尔·莫顿警官从神射手约翰逊手中接过统辖权、关上教室门来上第一堂悄悄潜近的技巧课时,我知道这将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莫顿在海军陆战队的红黄相间的制服中做着美梦。他有头盖骨和交叉腿骨的图形以及冷酷无情的收割者图案的纹身,而这些纹身大部分是他自己画上并亲自上色的——从手腕到肩膀,从脚踝到大腿。他的头发看起来像是永远的下午五点时的阴影,那么高耸挺立,他几乎不能闭上他那双锐利的蓝眼睛。他在说话时,他的嘴巴露出一幅吝啬的样子,他偶尔用那种对话体英语,来强调另外无甚变化的一组猥亵言语。

莫顿是一个像战争一样严酷无情的人。尽管我发现他明显有些疯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狂，但我还是立即喜欢并且尊敬这个人。他后来在我毕业后跟我成为密友时曾经向我坦白说，海军陆战队在他看来已经变得太婆婆妈妈了。他想离职去加入法国的海外军团。

参谋卡尔·莫顿警官教我们悄悄潜近的初步技巧，然后把我们带到外面一片砍光了的标本地域，猛地将双手反勾在屁股后，并告诉我们说，这便是我们作为狙击手的突破自身的地方。如果我们不能充分接近目标来开枪的话，世界上所有的射击术都不会给我们带来一点点好处。悄悄潜近我们的猎物需要严格的纪律、狡诈，以及掌握好所有教授过的野战技巧。

莫顿的小游戏的目标听起来十分简单。我们每个人有四个小时的时间，悄悄潜近一个 300 米外的、可以看见并且射中一名着弹点观察员或“猎鹰”的阵地。那名观察员同时也在搜寻我们，他配备了 40X 的双筒望远镜。不幸的是，他知道我们大约在什么位置上。我们得亲自去把他找出来。我们得在离他 100 码的范围内才能开枪。任何离得更远的地方的开枪一概不算。

计分听起来有一点点复杂。我们每人可能的得分在 0 分和 10 分之间，那得看我们在整个过程的什么地方被逮住。进入一个适当的向前的火力阵地，在被发现之前开一枪，这样你得五分。如果你成功了，一名“漫步者”走到离你五英尺以内的地方，再命令你开第二枪。观察者会在你射击时围着他的漫步者察看这个地区，寻找枪口闪动或其他警告性标志。

然后是考察机警。如果你开枪了，但是没有因为枪口火焰、烟或者周围植物的“来回抖动”而暴露你的阵地，你得七分。要得八分，你得辨别观察者，而且证明你确实可以看见他，而不是仅仅把一发子弹打到地上。

要想得到九分，当漫步者站在离你伸手可及之处，伸出手来，接触到头顶时，你得让自己保持隐身。你怎样才能得到十分呢？你得悄悄离开而不被发现。

无论是什么理由，在开第一枪之前被发现，都得零分。蛇、生物学上的功能反应，以及错误判断都不能改变你的得分结果。

“行。”我心里想道。我们应该怎样才能找到伪装的、经过高度专业训练的观察者而不被他先发现，然后当他正用高倍望远镜盯着我们之际开枪击中他？即使我们能够到达那一步，又有谁能把自己隐藏得那么好，以至有人在摸着他头顶而不被他看到呢？

“你们得做到，”他们说，“而且在十次悄悄潜近行动中至少要累计达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到 70 分，否则你便得滚蛋。”将会有三次热身练习。

然而，我是想当名攻击手的。

*　*　*　*　*　*　*　*

在我们最后一天悄悄潜近训练的午前 20 分钟，我爬进一大堆交错倒下的树木的根囊中，吸了一口气。我觉得在那儿我是安全的，那是一个很好的掩体，一个海军陆战队叫做遮蔽的隐蔽之所。那让人觉得是一个重新部署的完美的场所，可以制订出一个这一天中剩下来的四个钟头的计划来。自天亮以来，我一直在低身俯爬，越过了一处泥浆沼泽，几处食虱鸟巢，以及无数的动物粪便，但我对于观察者藏身何处仍是一无所知。其他几名狙击手已经开过枪了，但我不知道他们所瞄准的是什么东西。情况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起来。

我取出罗盘来进行定位，并且决定，基于我所见到的和听到的，那“猎鹰”必定就躺在我右肩五度的范围区域之内。时间倒是还很充足，我心里想，也许在我躺着的地方就可以看得见他了。因此我在脸上又加了一层伪装用的化妆涂料，像他们所教我的那样，调整了我的破碎布条缝制的吉利掩饰物，取出了微型双筒望远镜。我沿着树根树枝及落叶组成严密的墙体，一英寸一英寸地向前爬进，直到我找到一处可以容我扫视前面整个地域的洞穴。树影线在不到 100 码开外的地方升起。但在此范围内却没有一个。

然后我看见它了。就在左面，在罗盘上的 287 度处，阳光下有什么在闪闪发亮。早晨的露水早已干了。阳光所反射出来的必定是人造之物。那一定是他了。

我将双筒望远镜聚焦到那闪烁之物上，尽可能地把镜片焦距调近一点。肾上腺开始在我已经有些脱水的脉管中流动，激发我的兴奋之情，试图让我去做某件快速而愚蠢的事情，试图使我成为人类。不过我有意不顾这一切，把这种能量转化为严守纪律。我在树根之下像老虎钳一般夹紧肌肉，利用树根结构和硬度来当成一副骨架，以支撑我无力的肌肉。

严守纪律。冷静下来搜索。我对我自己叫喊着。

然后我看见了他，就在一株巨大的分为两部分橡树的底部。我所见到的闪烁之光是他支起的观察望远镜的三角架，在正午的阳光照射下所发出的反射。他就坐在那儿，比真人个头还大，一名叫做梅特卡夫的警督。他正在用他那 40X 的望远镜扫视着，寻找学生们来塑造，狙击手们来杀掉。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可找到你了，你这笨蛋。

我把涌向我喉头的肾上腺强咽下去，心里想着十字瞄准线要对准一个人，并一枪把他扁平的头盖骨打到低矮的灌木丛中。慢慢地、仔细地、我把自己的腰压得更低，藏身在根洞里准备开枪。

我查看了一下手表。正午前十分钟。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以运动的步法来装一发子弹。我强迫自己采用的那种严守纪律的昏睡状态开始和我发生对抗。

然后我意识到他不可能看到我在洞中。如果我脱个精光高声叫喊“砰砰，你死了！”他也不可能观察到我。

不过，嬉笑怒骂可不能让今天我得到一个“杀死”观察者的成绩。注意细节才有可能。那是他们所教过的东西。集中精神。想想那蛇咬住博兰的情形，我对自己说道。为之工作。

我从拖袋中取出来复枪，装上两个铜质空弹。第一发径直打入臀部，所以它是否坐着都没有问题。第二发装进了四发弹匣，枪闩向前滑动，越过了头顶。

狙击用来复枪是一种简单、典雅的设备。它有一个开/关装置和一块颊板。每次扣动扳机，它都以同样大小的力量撞击，枪管会导引子弹打向你所瞄准的目标。它没有判断、没有忌妒，也没有怨恨。它是一件纯粹的工具。如果不是因为它的重量和弯曲的轮廓，它看来简直和蔼可亲。

我把吉利装盖过头顶，脸上的化妆涂料上再擦上一些泥巴，手套上再加上一些树皮。我又检查了一遍来复枪尤勒托十倍瞄准镜上的目标镜上附着的闪光干扰抑制器，开始再次起身。在我进入阵地并且瞄准目标之前，这都可能是一种盲目的运动。要是走运的话，猎鹰会仍在搜索整个地域的其他部分而不会注意到我的失误。

“最后五分钟！”

莫顿和其他漫步者们，开始从整个地区的四面八方朝我们高声叫喊起来。最后五分钟。五分钟后，今天就这样结束了。而到现在为止，我的得分仍然是零。

“到时候了。”我低声耳语，透过我的来复枪深深的瞄准镜的管线来给他判刑。我对这种瞎胡闹感到恶心。他是一个在呼吸的死鬼。“我可逮着你了。”

我将来复枪的下托木安放在死树根长度之内，把脸隐藏在一个树桩后面。我身体的其余部位舒适地躺在弗吉尼亚潮润松软的粘土堆上。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突然，我感受到了那六英尺又四英寸的、项颈长达100码的凹陷处的毒蛇一样的家伙全部力量。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家伙即将死得很惨，就像一个啮齿动物一般死去。

我环视一下左右，确定没有任何东西会暴露我的阵地：没有会来回扇动的发出闪光的草叶，没有任何零散的树根触及我的枪管以危害射击的准确性。我检查了一下我的背后，以确定我有一个植物的背景，以使太阳不会映射出我的轮廓，并且暴露我的伪装。我把吉利装拉上了一点，盖住瞄准镜，像是一架旧式的照相机，遮盖住任何轮廓的阴影。

这样的杀人是一个机械的程序，一项匿名的任务。

我把来复枪枪托灵活地移动到我肩膀中，对准了目标。这是一份送给我的礼物：平坦地形状况下100码的射击。我感到没有风力损耗需要计入，没有弹道角度的调整，在那年的那个时节里也没有因为炎热所产生的炙热雾气妨害射击。

我的来复枪就像我心里的决心那么纹丝不动。

透过十倍瞄准器，梅特卡夫警督的脸看起来几乎和真人大小。他年轻，是一个英俊的坚忍克己之人，我曾经和他交谈过一两次。他戴一副奥克尼太阳镜，右颊有一大块列维·加勒特软填料。

我用手指压住扳机，慢慢地、精确度毫无变化地调整了一下自己压在枪托皮套板上的脸颊。除非我用运动的方式来自我暴露，否则，他是看不到我在这个掩体内的。

上午的微风像是一阵呼吸那么静了下来，我周围的旷野一片寂静。稍微一动便会以入侵者的证据而触及他训练有素的双眼。移动太快，这次悄悄潜近将会这样结束：四个小时在爬滚、流血以及在自己的汗水和尿液池塘中的游泳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六周的竞争就会以我打包带着我疲惫的、被击败了的遗憾的身躯回到公共汽车站，去等候那些早已通过了人们的“蠢驴”的嘘声而告终结。

我将梅特卡夫的面孔四等分。

从隐身之处射中目标的秘诀，就在于知道该在何时呼吸，我提醒自己道。千万别他妈的弄砸了。

神射手帕特森的射击术教导在我的耳边回响。

“将肌肉从你的平衡体中除去，”他说道。“让骨头搁在骨头上。集中你的视野，呼气，然后扣动扳机。”

我试图以意念来降低我的心率，使它跳动的速度与微微摇摆的草叶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的节奏相同。

“打掉它的脑髓。”

我将十字准线对准了梅特卡夫的鼻尖，设想着那 168 克的船尾型空心子弹，在两倍音速下怎样进入他的皮肤里面。那会以一个火车头的力量击穿他的头盖骨，将他的大脑皮质一分为二，切断脊椎与大脑间的联系。这种由子弹通道所引起的暂时创伤，会溶化掉所有的生命的、所有有关童年的回忆、所有给他界定的爱、恨、骄傲、忌妒。那甚至会熄灭掉一个也许是刚刚开始的生命，让所有透过他那给太阳晒黑了的双耳输灌崇高意愿的承诺、希望变得鲜血淋漓。我的子弹将会在脑袋上打出一个愤怒的拳头大小的洞眼，像一颗小石子那样穿过他的后脑，仁慈地落到地上。这一切将会在我眼睛能够来得及看清之前发生。

砰！

回音穿过阵地，跳进我的心头。打着你了，你这婊子养的。

我迅速地拉回枪闩，连我的瞄准眼罩都没有取下。梅特卡夫像一架原始的雷达那样朝我摆动着他的望远镜，快速巡视搜索着我的阵地，寻找那个他已经允许爬得如此之近的厚颜无耻的入侵者。

“谁开的枪？”我身后有个声音大叫着。

“谁开的枪？”

他走得更近了，努力追踪开枪的地方。

我默不作声，直到他走到听得见所发出的嘶嘶声的距离之内。

“惠特科姆。”

那名字从我干得冒烟的嘴唇里冒出来，听起来有些滑稽可笑。我努力抑制住想动弹一下的急切之情，甚至连下巴的肌肉都不敢动一下，恐怕那会给猎鹰留下什么观察到我的标志。

莫顿警督用无线电导引方式将话音传入我的低哑的声音中，他将一个手提式无线电举到嘴边。

“我在早上七点的时候就找到一个射手对着你瞄准，猎鹰，”他说道，带着一股愤懑的言外之意。他左右张望以寻找参照物，然后点点头。“他就在窗户里头。你看见了什么？”

我透过来复枪的瞄准镜观察着梅特卡夫，这时他朝我的方向架起他自己的望远镜，搜索着莫顿周围的那片富有意义的地方。在他的观察者伸手可及之处有一名狙击手，他也知道该朝何处查看。他静静地坐在那儿有好几分钟的时间，将地盘分成几小块，寻找任何不自然的踪迹。他将寻找不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匹配的颜色、移动过的植被、不同寻常的反射光、裸露的皮肤。但这一切他都无法找到。我就像他们教我的那样把自己隐藏起来了。

梅特卡夫和我透过我们各自的望远镜互相对视着。他在搜索着。我却忙着正在从事的事情,等待着进行绝杀。我本可以再按一下扳机来打掉他那副智慧之牙。把我和他分隔开来的全部东西,只是那 2.5 磅的压力和那水蒸气的痕迹。

“右转,”他透过无线电嚎叫着。“走两步。”

莫顿转过身来,按照吩咐,朝我走了过来。

“狗屎!他看到什么了?”我气吁吁地说。“我可是埋藏在一棵树下,看在上帝的份上。”

莫顿刚好就在我的左边停下,站在那儿。漫步者们可不允许帮助观察者。他们仅仅按照观察者们的命令行动。

“朝右边走一步。”

莫顿朝右边移动一步,刚好站在我的前面。我的来复枪的枪口对着他的腰部系皮带的地方。

“再向右走一步。”

莫顿移到我的旁边去,我已经意识到了梅特卡夫在做什么。他根本就不可能看见我,因此他在猜测,“在填括号”,希望他的漫步者会踩到我身上,或者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移动,而那将会使我暴露出来。他在使用欺诈术。他们都是那样干的。

“狙击手就在你的脚旁。”梅特卡夫说道。

莫顿低头看了看他那满是泥巴的丛林雨靴。

“这儿什么也没有。”他悲叹道。我的心又开始急跳。

“是谁?”

“惠特科姆。”

“你在我五英尺的范围之内吗?”

“是。”

“问问他我在做什么。”

梅特卡夫举起他的掩体,轻轻地上下挥舞着。

“摘掉他的帽子。”我通过鼻子喃喃耳语,甚至连舌头都没有动。

“他已经找到你了。”莫顿用无线电回复说。

我们等候着,那似乎是一个永恒,然后观察者发了个得 7 分的命令。“叫他准备开第二枪。”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此时我觉得自己是在品尝燕麦粥了。我已经给这家伙套上绳索，恰如他们所教我的那样。那是一种巨大的使命成就感，混杂着知晓我可以将他摆在眼下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力量——透过望远镜一下勾销他的脸蛋、可以不计后果地对他猛击。我感到有一股寒流，沿着我的项颈一路下行。那感觉就像是坐在车子里，速度极快地冲上一座小山绝顶时胃部颤动一样。失重、脚趾卷起、大脑中一片空白的颤抖。

“还没有完结。”莫顿咕哝道，直直地望着前方。他想给他的同伴一个信号，可是他不能那样做。这个狙击游戏的规则和荣誉感禁止他那样做。

“迄今还只有三个家伙做到过这一步。梅特卡夫真是顶呱呱的。”

这话让我放松了一点扣着扳机的手指的紧张，而我也暂时松了口气，回忆着他们教给我的课程要点。我有 60 秒的时间来开第二枪。完全不用着急。

“总是掌握优势，”莫顿警督告诉我们说。“不要给敌人任何机会。”

因此我等候着，知道那牺牲品的双眼比我的更疲劳。他一整天都戴着望远镜，以他丰富的经验搜索着周围地区，试图用烟火把我给熏出来。但是他也是人，而且那时我捏着所有的王牌。他得或早或迟地眨眨眼睛。

那便是我干掉他的时机。

我在大脑中算着秒数，尽量不让肾上腺加速这频率。

……52，53，54……他眨眼了。

砰！！！

我的第二枪击中了他的鼻梁，就在望远镜的镜头上面。我的心眼能够看见那樱桃色和黑色的瘢痕。我心头浮现出一个简短的白日梦，在我的梦境中，梅特卡夫扑倒在地，一头扎进泥土之中。

得意洋洋，纯粹的丝毫没有搀杂的浑身颤抖，传遍了我的全身。我的心笼罩在一片云霞之中，就像稍稍过度的性兴奋似的。

“惠特科姆，你能见到他吗？他到底在做什么？”

莫顿的声音把我唤回到另一场不同的杀戮。

“他在朝我竖手指。”我回答道。

我对他无可责备。谁也不喜欢失败。

“指明他的藏身之处。”梅特卡夫调整着他的望远镜上的焦环，仿佛那清晰度仍不完美。

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莫顿必须“指出”我的阵地，他得用手指着我身体的最高位置。在我的这种情形下，那正巧是我的头顶。这是关键时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刻，关系到是得 8 分(很好的一天)还是无穷努力的区域：完美的 10 分之间的区别。

莫顿退后两步，将右手高高举过头顶，然后以出色的演技慢慢地低下一只手指，向右指着我的吉利装掩盖下的头顶。

一阵寂寞。我甚至连呼吸都不敢。

“我什么也没有看到。”无线电里嚎叫着。梅特卡夫听上去像是被击败了似的。他知道他死定了。

我克制自己急切的微笑。严守纪律。还没有达到令人心满意足的地步——我还得设法逃脱。

梅特卡夫打破了寂寞。

“叫他溜出阵地。我们还得……”砰！

阵地对面又有一声枪响。枪声听起来很近，也许离此不到 30 码。另外有人又把绳索套到梅特卡夫的脖子上了。

一声祝贺的话都没说，莫顿转身朝枪响处走去，就像当时对我所做的那样，高声叫着“谁开的枪？”

我耐心等候着，我看见那个观察者偷偷摸摸地返回洞中，在给我自己一个默许的微笑之前，他已经将他的注意力转移了。

十分。要命的十分！我已经击败了他自己设局的游戏中一名职业高手，那些条条框框都绝对是对他自己有利的。我已经证明自己可以在开阔的视野中藏身，开枪击杀敌人而不会留给自己伤害。

当我深深地吸一口气时，一阵轻轻的微风撩起我的吉利装，遮住我的面孔，我心中满是骄傲和由开始出发到如今的距离感。杀戮改变人心。即使是在游戏中也是如此。

10 重要任务

1991 年劳动节的那个周末，当我报名参加新队员培训学教时，我对人质救援队知之甚少。在此前的十年中，除了他们所插手的那些最大的案件外，即使在联邦调查局内部，人质救援队仍然是一个不为人们所了解的机构。自从我加入联邦调查局以来，我曾经听到过许多有关他们的故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事，关于这个救援队是如何让自己隐居在匡逖科，直到被召去执行那些光荣的工作之前，他们一直在浪费着钢铁和弹药。堪萨斯城的几位朋友警告我别去应试，他们给我罗列了一个又一个为什么这项工作会把我的事业给毁掉的理由。没有人曾经用令人信服的推理来支持他的忠告——他们就知道人质救援队员们是群高傲自大的只会扳指关节的家伙。

这条逻辑的部分起因，要追溯到特警工作本身的最初源头。无论是在试验室里做法医检验试验，还是在学院里从事文案工作的教学，或者当作一名特种战争装甲运输车部队的爆破队员，在迈阿密破门而入，特警们都认为他们之间是平等的。他们挥动的是同样的身份证明，操着同样的语言，有着同样的身份。每个人都认为在机构内部是完全可以对等交换的——这台大型机械上的人类齿轮。

1983 年当总部在全体调查员中精选出 50 名特警，并让他们组备自己的联合体、发给他们去充当一名勇士的执照的时候，11 000 名其余特警都去研究了弹道学。大多数人都认为，反恐怖主义是军方的工作，譬如陆军的三角武装和海军的海豹六队。另外，每一个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和遍及全国的差不多每一个执法代理机构，从小小的郡执法官分部，到全美邮政巡视机构，都已配备了特种装甲运输车分队。

“为什么联邦调查局要越来越卷入其中？”人们不禁发问。

答案相当简单。当地、州以及联邦特种装甲运输车部队受训处理威胁等级相对较低的有限的情形。除了像纽约、洛杉矶那样的大都市的警察部门，大多数机构都没有爆炸物处理能力、空中资源或者处理恐怖分子袭击的人员配备。那不是一个关乎个人能力大小的问题。这些部门特别夸大特种装甲运输车部队警员的能力。主要的问题是资源。联邦调查局可以把 50 名全副武装的队员，在六小时之内派遣到全美任意一座城市，并且能用直升飞机为他们提供世界上所有警察用品商店中陈列的最复杂的调查用具。

而且，特种战争装甲运输车分队与人质救援是两个不同种类的畜牲。特种战争装甲分队的战术强调的是缓慢的深谋熟虑的进入，使用反射镜与身体掩护盾牌。这在执行高度危险的毒品突袭或者拘捕重罪案犯时效果良好，但当人命悬于一线时便会显得力不从心。当有些大城市的警察部门开始朝人质救援方向发展时，其中大部分都认识到这可不是一项他们可以承担得起的业务。

1992 年夏，经过五个月的新队员培训与两个月的狙击学校训练后，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我到金色狙击队报到了。但我仍然对于我们将如何适应联邦调查局的整个危机应急反应体系没有多少感觉。有人给我们的惟一真正的定位是一堂关于公共行为戒律的啤酒馆讲座。

“当你是一名救援队员的时候,三件事情是你永远不能做的,”斯巴兹警告说。“不带金链。巡逻时不要去打网球。永远别请任何一位女士去跳舞。”

那种忠告在挑选行头时有所帮助,但是,对于救援队的出处仍然没有给我们什么感觉。所有可以给我指导的,是那挂在人质救援中心大楼走廊上的一长排相架中的照片。

在有任何人告诉我有关 1987 年黎巴嫩大毒枭弗瓦兹·尤尼斯的离岸逮捕事件之前,我只好自己去查问。结果是,那成了美国航空器运送历史上最长途的一次飞行。我只好去阅读《时代》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以了解尤尼斯——几名受到起诉的一架约旦民航班机劫持者之一——是如何放弃对宗教的殉难精神,最终放弃恐怖主义市场,转而从事毒品交易的。联邦特警用金钱和穿着比基尼服装的队员们来诱使他进入公海,然后带着人质救援队来将他从私人游艇的甲板上连根拔起。那是美国司法年鉴上最大胆、最复杂的拘捕行动之一,然而迄今还没有人谈到过。

我也还得问及其他一些照片的情况,包括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显示一名男子、一名妇女和一名儿童横越弗吉尼亚的斯波里菲勒城外的一处旷野的事件。我了解到,那是自李·哈维·奥斯瓦德枪杀 J·F·肯尼迪以及用同一颗子弹枪杀康纳利州长以来的最令人震惊的“露天谋杀”。我终于了解到,有一支来自里奇蒙德分局的联邦调查局的特种战争装甲运输车分队,是如何将一名男子逼到绝境的。那名男子诱拐与他关系不和的女友与她儿子。当他们发现他已经在城外一幢废弃的农舍里挖好了洞穴时,他们的警督便给人质救援队打了电话求助。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谈判专家们判断那男人即将威胁到那妇女和孩子的生命安全,因此他们同意给他提供一架直升飞机。人质救援队员们将自己藏身于一大片开阔地周围的树林里,等候着他的出现。不幸的是,他出来时用枪口指着那妇女,而那个三岁的男孩用绳索绑在他的背上。

狙击手们判断他们的射击必须考虑射中一个快速移动的、离一个受到惊吓的小男孩只有几英寸的标靶。这样的射击需要进行一系列危险评估和计算。如果狙击手开枪过早,他有可能会错过那绑架犯,改变他的攻击目标而误杀那名妇女。如果他开枪慢了千分之一秒,他就有可能杀死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那小男孩。允许的误差幅度非常微小。

人质救援队的司令们早已下令,任何人不得登上那架直升飞机。飞行员们得到命令,那坏蛋一旦离直升飞机的距离在 50 米以内,飞机便马上升空,且不管是什么情况。这便给狙击手们留下了非常狭小的时间空隙,来实施任何人都可能遇到的难度最大的任务。他一旦现身,他们得立即射击。没有什么悄悄潜近。没有另外的选择。

那男人走得越来越近了。这时所有人都已经远离那一区域。一名人质救援队攻击手受命扔出一枚手榴弹。直升飞机升空了。绑架者马上改变方向,将脸部转向避开螺旋桨搅动起来的灰尘。眨眼之间,他的头部暴露给了一名人质救援队狙击手。

砰。一声枪响。

那男人连带那小孩扑倒在地。那妇女转身跑了。身穿黑色太空服的救援队员们迅速跑了过去。直到他们跑到跟前看到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前,他们也不知道打中的是谁。小男孩安然无恙,那男人脑袋的碎片却四散铺在地上。人质劫持犯在倒地之前已经死亡。局面就这样终结了。

人质救援队大楼内的墙壁上悬挂的照片描述着那样的使命,日期可以追溯到人质救援队组建之初的 1983 年 1 月。十大亡命之徒的缉捕归案,监狱闹事的暴徒,奥扎克斯的一个白人种族至上主义者阵营,犹他的一项谋杀僵持——那是一个成功典范的光荣榜。

虽然救援队员很少谈论旧日的工作,但他们熟知哪一代的人质救援人员负责办了哪一项使命。人质救援队的迷信说,新队员一般以他们所带到队里来的使命数量和严重程度来加以衡量。第八代人质救援队员于 1991 年 8 月 31 日到匡逖科报到,例如,就在那一天,人质救援队袭击了阿拉巴马塔拉代嘎的一个最安全的联邦监狱。50 名救援队员出其不意地到来,使用一种威力巨大的破门装置,雷霆万钧般地突破被烧坏了的、为暴徒们弄破的监狱囚室,冲入那一度被认为是热点的地带,用 38 秒钟解救了九名人质。

没有开一枪。双方都没有重大伤亡。极大的成功。

给救援队带来那种运气,令我们立即在队里其他队员们中间赢得了良好的立足点。第八代被看成是将来的好兆头。会有善报。健康的昭示。无论从何种定义上来说,我们都预示一个前景美好的未来。

* * * * * * * *

我自己第一次参与真正的使命,是在狙击学校受训途中,为了应付洛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杉矶罗德尼·金的监狱暴徒事件。我当时正在我新家后院的车库里重装一个旧的林克特机车汽化器，这时，888 的信息声透过我的传呼机的窗口传了过来。三个 8 意味着有活干了，是我们在人质救援队大楼集合的代号，要我们拎起装备，搭乘有食宿装备的篷车北上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去乘坐军用飞机。我已经不耐烦地等了好几个月了，期盼着这个数字在我的传呼机上出现。我不时地检查着我的传呼机，以求确保我没有错过这三个简单的、派我飞往某个我从未去过的、仅仅令我感到一阵肾上腺颤抖的地方的数字。

888。

我飞速赶往匡逖科，安放装置的过程似乎仍有些神秘。刚从新队员培训学校毕业后，我们就曾经坐飞机到勒琼军营执行过训练任务，但是那次缺少电子装备。那是坐在救火车上转一圈和真正拉响救火警报之间的区别。一旦有人正式下令说“上！”一阵魔术般的生气便会充满周围的空气。你的双腿便会有充满了气一般的感觉。

我没等多久，便尝到了在接到命令后的短暂时间内，必须同 50 个人和全部装备努力协调一致的滋味。当我挤进这个混合体中、前往金色狙击设备分区时，那地方早已在摇摇晃晃起来。前线办公室正在与总部联系，尽量了解整个情形的细节。我们的情报组正在分辨威胁。后勤部门排列所需资源。一名督察起草一份行动命令。队员搬运装备。

整个救援队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因此装备便包括差不多每件所能设想到的插销、小发明，以及为 75 名队员和支援人员至少维持五天的生活服装等必需用品。人质救援队携带自己的车辆、帐篷、武器、食物、弹药、药品、供给、通讯设备、发电机组、适合各种气候条件的服装、后勤设备，还有千余种不能归并到任何特别目录中的其他物品。其窍门便是将其整体从匡逖科基地，及时运载到地球上任何一个现场去解决危机。

我当初加入救援队时，我们得将全部设施装进一架空军 C－141 飞机中。尽管飞机非常之大，机身却限定我们的有效载荷为几辆工具卡车、三个托台的装备，以及一至两架直升飞机。队员们的个人用具限于一个战略装备袋中，里面可以容纳诸如人体防护盾牌、手榴弹、闪光灯、攻击战靴。他们还在一只黑色的柯度拉箱包中携带 MP－5 半自动步枪以及备用弹匣，外加一个装满个人必需品的背袋。狙击手还会携带他们主要的武器 0.308 来复枪、一支 CAR－16 或者 M－14 汽油火焰发射枪，以及他们进行远征时呆在杂草从中的特需服装等奢侈品。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65 磅高速、轻便的装备，”他们说，那指的是标准出勤重量。“我们何时不必将十磅重的东西装进一个五磅的袋子里呢？”

队里的每一个队员依据他们的专业特长，都携带额外的特殊使命的设施。高尔夫队的游泳者们关注的是一堆潜水用具，登山队员则带有全部的绳索、登山梯、防滑靴与面具。急诊医士们则在救护车上带有备用药品、输液袋、夹板、外伤绷带、插管导管，以及伤口缝合用具等等。

装载师们设定装载设备的吨位，以使其符合军事重量规定，队长们则向队员们简述行动方案，通讯技师们则着手调试，以确保我们一旦着陆，彼此可以互相通讯对谈。

救援队打好工具包，驱车 50 英里赶到机场，然后便用皮带传输到飞机上。飞行时间除外，我们觉得能够在坏蛋们的枪管冷却下来之前，对邻近美国的任何危机做出反应。

我记得，当我们在通往加州安大略城外的爱德华空军基地的跑道上急行时，我的腹腔里是怎样地回荡着欢乐的咯咯声的——那一次是去洛杉矶对付监狱的暴徒危机。虽然洛杉矶警察部门自己肯定可以处理好这种情形(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的)，政客们却拨通了一个全国性的 911——一个历史上很有名的救难信号——而人质救援队做出了回应。那是过去 25 年中一个美国主要城市全城动员起来，每个人都拿起手枪，戴上袖章，走进市内，期盼着参与战斗。

我们直到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才降落，这时，严重的暴力场面已经过去了。但是情形仍然非常紧急。飞机货舱门一打开，我们便跳下飞机，拖曳着我们的战役装备装进一台箱式卡车里，然后爬进一辆大型黄色校车前往市中心南部。联邦调查局危机反应主宰力量迅速聚集，这次也毫不例外。来自盐湖城、芝加哥、凤凰城以及我们周围其他城市的特种战争装甲部队分队，接二连三地飞降下来。谈判专家、通讯技师、危机反应分队，在这次事件中大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插上一手。

公共汽车在 I-10 号公路上静静地驶离安大略城，这时我坐在靠后的位子上，因为参与某项重大的为他人利益的事件而感到由衷的骄傲，因为自己将伸出手去援救处于危险之中的美国人而自觉容光焕发。我记得我曾望着窗外的天地一线间的轮廓，浓浓的黑烟从瓦孜的上空渐渐升高。这可不是什么一场小小的冲突。这是这座天使之城的一场政治混乱。是城市的解体。

我感到自己是其中一分子——是整个医治活动之一部分。我还是个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小孩子的时候，我老爸曾经是弗兰哥尼亚志愿消防队的头头，我记得每次消防警报声响起，我都曾经看着他快速跑出车道。如果从血缘关系上来讲的话，我对他的权威感到骄傲。

我坐在车子后面，慢慢地吮吸着一块面包上面的涂油，嚼着烟草，明白我已经成了联邦调查局所教我们去成为的一切。所向披靡。天下无敌。我所需要的一切，便是找个机会来加以证实。

然而，在今天的美国，通常的情况是，反应总是太大也太慢。我们自己绊住自己，去寻找那些早就已经融入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的歹徒。那天晚上，我们挤满了道奇体育馆外面的停车场，那次是美国历史上穿蓝色制服的警察与穿黑色太空服的特种战争装甲部队规模最大的一次聚集。洛杉矶警察部门、洛杉矶郡治安部门、加州高速公路巡逻警察、联邦调查局、司法特种服务部门，简直成千上万：特种战争装甲运输部队以及危机应急小组，全都穿着战术诺梅克斯防高温太空服，配着维可牢尼龙搭扣、手枪和防暴装备、救援工具。在那个停车场上弥漫着正义的氛围是如此浓郁，你会觉得自己像是充气般地填塞在其中。

那天晚上，我们是在切维近郊开始上街的，我们端着攻击型来复枪，穿着防弹马甲盯着一个个窗户，宣示我们的存在。一些人挥着手微笑着，但是大多数人带着出自内心的对当局的藐视盯着我们——那主要是年轻人和犹太人。在我们所经过的那些撕裂的窗帘和燃烧着的家具的背后，沸腾着一股强烈的憎恨之情。

我还记得一个小男孩脸上的表情。他的眼睛里没有任何惊奇和尊敬之情闪动。没有父亲曾经教导过他说，警察的到来是为他服务并且来保护他的。没有兄弟、堂表姊妹，也没有朋友曾经加入过警察部队。警察的到来只是痛打他的兄弟，或者骚扰他的叔叔伯伯，或者是指控买卖毒品。警察来带走他的亲人朋友。我们是些坏蛋，是些穿着蓝色制服的让他的母亲哭泣的坏人。他不需要我们来帮助他使他们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他希望我们滚蛋，就像他希望他身体的高烧退掉一般。

我在他眼中所看到的，是来纠缠他、撕裂令他感到安全、熟悉而且真实的一切。这些人不需要我们。他们不要我们的救援。我们只是他们的敌人。

到第二天夜幕降临时，市中心南部已经重新开始厌倦了。它的居民对于1 000余名带着世界末日的装备的警察派不上用场。最初的暴怒，或者说“城市的怒火”，像是几位新闻记者所说的那样，有如一阵风暴突袭而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来，又像它通常所做的那样飘摇而去，到另外的地方，发出一阵阵遥远的隆隆声响。

*　　*　　*　　*　　*　　*　　*　　*

在这次暴乱平息后不久，我收到了另一种使命的消息。边境巡逻队BORTAC单位，发动一场为期三周的沿墨西哥边境的毒品稽查，毒品稽查组提供给人质救援队两个位置。霍奇，蓝色狙击队队长，寻求志愿者，我便抓住了这个机会。几周后，我们便包好装备，去沿着美墨边界的格兰德河寻找一点点乐趣和阳光。

把这次行动向两个儿子说明白，比上次去洛杉矶要多费了许多口舌。他们对重要任务的理解，现在已经成了无数个日子跟爹爹玩捉迷藏游戏和去作钓鱼旅行。露丝把我去洛杉矶的十天，通过每天的晚间新闻而变得意义重大，但是这次去新墨西哥的旅行不会有任何新闻报道。因为人质救援队的使命而导致两周不在家中，会给小家伙们留下一段我不在乎他们的个人记录，因此尽力给他们一个我会回来的感觉，颇费了我一番心思。

在跟泪水汪汪的小家伙们挥手告别后，我跟霍奇一起登上了局里的巡逻机去进行一次小小的探险。四小时后，我们在日落时分降落在西南部，接下来的三周时间，我们沿着人流众多的挪格丽思以北的贸易路线，已经废弃的飞机跑道以及科洛拉多国家森林中的坦克车道巡逻。

有些日子里，我们给追踪马匹架上马鞍，骑着马深入到遥远的野营地里进行一连三天的缉毒埋伏。其他的日子里则会突然骑上破单车，沿着国境南端窄窄的边界铁丝网侦察。BORTAC把这一过程叫做“截路追踪”，在那里，你可能截获用篷车运送毒品北上杜克勋的证据。一旦你截获了人们的行踪，你只需跟着他走到有原始资料的地方。毒品贩子们在夜里行走缓慢，白天则盘坐在粗粗搭建的掩蔽之所里。这给了我们追上他们的时间。

我们在晚上工作，大部分时间拿着图像增强光学设备辛勤地在黑暗中搜索着，耳朵训练得能分辨出人类声音和其他不太自然的声响。我还学会了精细地包裹装备，便于区分每一设备的装置和纤维的不同触觉。我掌握了辨别不属于危险范围的噪音技巧。还学会了按食品分类来重新包裹我的军用供给包，以便在凌晨三点抖成一团，严寒分散注意力的时候，我能知道到何处去取碳水化合物。为了不让移动暴露阵地，我想出了把尿撒在瓶子里的办法。我制订了一个值夜计划，将一夜分成几个或清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醒或昏睡的轮换时段。整个过程就像白天在办公室里一样自然。

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杜克勋一家汽车旅馆里打篮球时，突然从边境巡逻总部传来命令说，情报专家截取了一个由骡车运载数百磅的秘鲁毒片到美国边界境内一个重要的交易站点的计划。阿尔·帕莎的行动指挥司令官需要一支八人的火力组，进行一个晚上的轻装行动。

道格·鲍勃，我们的橄榄球队队长，点了七个人的名字，包括我在内。轻装旅行意味着一份军用食品、两夸脱饮用水、一块防雨衬垫、一个外伤医药包，以及我们所需携带的弹药。行动计划要求我们飞往一个边远的着陆点，然后走五英里到一个监视那个交易站的掩护射击所。

就在子夜前，我们八个人登上了美国海关空中巡逻服务的涡轮螺旋桨飞机，那是一架从一个哥伦比亚毒品卡特尔手中缴获来的飞机。我们飞了九分钟，降落在一个边远贫瘠的山谷平原上废弃的机场。当我们匆匆忙忙越过停机坪，进入一个等候的搬运车时，我发现这很奇怪，在美国的有些地区，从事犯罪活动比执法行为似乎更有意义。

一旦登上那辆运输车，谁都不再说话。当运输车在陶土砂砾的路面上行驶时，我的双脚在车厢板上的牛屎堆中闪来闪去。我朝前砰地拉上我的 CAR－16 枪闩，打开三倍的锂电池夜视镜。我带着丛林靴、在虎纹图案上涂的防护面料、原野帽、薄薄的聚酯内衣裤。40 度的空气径直穿过这些面料，不过我知道，一旦开始步行，我就会全身发热。

“轻装旅行，晚上挨冻。”我们进行野营旅行时我父亲常常告诉我们说。我从来都未曾考虑过那是一种策略呢还是一种警告，不过那天晚上，我所选择的是穿少一点。

双排气的大型雪佛莱牌卡车的轰鸣声，盖过了道格·鲍勃细声细气的最后一分钟的行动简述声：我们将沿着一条荒僻的农场公路前行三英里，来到一个狭窄的山谷通道口，然后每两人为一组向西南方向巡逻。卡车到时会放慢速度让我们从车上跳下来，但是要不致惊动可能的岗哨。道格·鲍勃系紧了一点有些起皱的肩带，暗示着这一跳车可能有点费劲。

我们最后检查了一下装备。我随身带来了标准的海军陆战队装备，我的 CAR－16、我的高性能手枪、半打曳光弹、一块性能可靠的雨垫，这可以当成一个铺盖卷，一件皮质大衣和一个轻便的狙击掩体。一幅片状地形图装在我的多用短裤的右边口袋里，还有红外线的笔形电筒和一卷外伤包扎物品。

一只罗盘用一根绳索吊在我的脖子上，那样便于我保持步伐计数并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计算已经走过的路程。在一片方圆数百英里的沙漠中工作，只有一丝月亮的线索，使得我们辨认方向和定位十分困难。没有任何路标、里程指示碑。那小小的露出地面的岩层上的岩石，是我们特地设计的联系标志，仅仅是在一幅巨大的地图上的另一种评估线路。罗盘非常重要。

我一遍再一遍地检查了我的装备，然后上下跳了几下以确保不会发出任何噪音。带给你伤害的绝对不会是那些安置正确的东西，而是那些安置不甚稳便的东西。惟一确保一路顺畅的途径便是反复检查细节。

我的 BORTAC 搭档，一位说话温和的、摩托车手式的名叫苏比的矮个子，最后一个从车上跳下，滚进护界沟中，爬过防护铁丝网，然后在一道齐膝高的刺梨仙人掌后盘坐下来。一直等到卡车消逝在一个路上的小圆丘之后，把我们远远地扔在这片巨大的沙漠谷地中。苏比首先站了起来，拿出地图和罗盘来定位。我则记着步伐数目——每 100 米 65 步——通过我的来复枪上的夜视镜扫视着我们活动的周围环境。

戴上或者不戴夜视护目镜，一切都无甚变化：一切都令人毛骨悚然。15 英尺高的西谷椰子，像千百道岗哨耸立在岩石和低矮的灌木丛中，群山挺立在我们的上空，左右夹持着，只给我们一条南向的通道，但是，地平线却消逝在群星闪烁的古老的夜空下的原野中。如果我此时坐在某个度假牧场里的热水浴缸中，我会把这当成是我一生中最美丽的风景之一。但在此刻，我每多走几步，便只会在胫骨里多几根仙人球毛刺，这一风景简直叫人难以忍受。

就在凌晨两点前，苏比紧握拳头举过头顶，示意停止。三个小时的匀速步行令我不再浑身颤抖，但夜晚寒气依然逼人。我的步伐计数已经数到离我们集合处只有 50 米的距离了，因此我把双眼紧压在夜视镜上，扫描着整个地区以寻找友好的迹象。道格·鲍勃的行动命令要求全体队员在进入阵地后立即起动“萤火虫”。这些火柴盒大小的红外线热敏插头，只有透过夜视光学设备，才会每隔两秒钟发出一线可见光。萤火虫可以不将我们的位置暴露给坏蛋们，但我们彼此之间则可以互相对视。

“晚上好，伙计们，”道格·鲍勃低声耳语道。他的丛林帽在离我的扣着扳机的手指八英尺外的地方，闪现出一道温暖的闪光。

我收到了三个其他信号，并且集中注视着他们的面孔：道格·鲍勃的搭档，加里，以及第二队的菲什和迈特。看起来我们实际上比其他小队先进入阵地。

“给你自己找个座位。看来相当安静。”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道格·鲍勃指着向西大约250码外的地方，在这道光线下，那里看起来就像是月亮阴暗面的另一个裸露出来的岩石面。我透过夜视镜斜视着，意识到那实际上不过是一座残留着畜栏和三间外屋的旧时牧场。

“那拖车去哪儿了？”我问道，抱着一只膝盖，从腿上拔出了几根仙人球刺。毒品贩子们有可能把这所房子当成一个北上之前的供给补充场所。

“你就站在里面。”他说道。

我从里面走了出来，走进道格·鲍勃与其他人旁边的一块洼地里面。

“我们就坐在这儿，直到他们在屋子聚齐，然后我们开始突袭。”

根据拘捕计划，袭击行动在很大程度上看起来像是一次标准军事伏袭。道格·鲍勃与加里将跨立在拖车头上，以阻断他们的溃逃。我们其余的人将列成一队，等候着他们从此处经过。一旦毒品运载车落入伏击圈中，我们就会用西班牙语宣告我们的管辖权限，然后走上前去将他们一一锁住。

边境巡逻特警不怎么带着拘捕证或搜查证工作。他们一切依情形而定，而且，正如道格·鲍勃在几个不同场合下所重复说过的那样，“在这沙漠腹地带着一捆毒品游荡，这就给了我们充足的理由来逮捕他们。”与那种在我的行当中我已经习惯了的、照本宣科式的、靠肛门保持的行动命令不一样的是，边境巡逻队以那种老式的方式办事：全凭感觉。

* * * * * * * *

我对过手表后又过了两小时又十分钟之时，严寒变得十分凌厉。我浑身颤抖得非常厉害，我差不多就要以为我挨不过那个晚上。轻便的聚丙烯服装和薄得令人伤心欲绝的防雨布显得毫无用处。我早已耗尽了我的脑力游戏方法，尽力幻想那些温暖的时光，做着肌肉的等长收缩练习来使肌肉发热，使自己羞愧难当而不至于表现得像个小猫咪那样。但是寒冷却变得严峻起来。

体温过低会让你变得迟钝，思维变得模糊。开始的时候，你在步行发热后慢慢地冷却下来，躯体进入一种休息时的新陈代谢状态。一会儿之后，你将防雨布衬垫松散地披在肩上以防止身上的热量辐射出去。当那不再起效时，你把它紧紧拉住裹在身上，把衣边都拉紧以保持体温。接下来你用它把脑袋也包上，不再听取外界的声响，但是你仍然还保留着认识能力。

当这一切都不再管用时，你会伸手到包裹里去取你仔细包好的食物·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来补充能量。那道主菜可就像一根粗大的圆木将会闷烧很长一段时间，而甜点心则像是一团引火之物，令你胃中的燃料发出光亮，透过你的四肢，以及你的手指脚趾的感觉来恢复热量。最后，食物消化殆尽，似乎再也没有什么能产生热量了，你只是颤抖，认识到轻装上阵晚上冻个半死的陈词滥调，是上帝最最诚实的真理。你为这样开始进入阵地而诅咒自己，心里暗暗发誓，下次外出时除了科尔曼烤火炉外，其他什么东西都要带上。

我已长时间处于这种艰苦和愚蠢的薄薄的分界线之间，这时，道格·鲍勃一声叫喊，把我的苦难给结束了。

“起来，伙计们；我发现他们在行动。”

他的德克萨斯口音即使是耳语，听起来仍然很熟悉。

我把已经冻僵的右手慢慢地围着我的来复枪的把手活动了一下，把夜视镜举到眼前。夜空变成了翡翠绿，我现在可以看到他们的轮廓就在牲口棚外，正朝着我们走来——三、四、五匹骡子。现在还离得太远，还无法数清是几个人。

“我喊开枪前，任何人不得发出任何响动，”道格·鲍勃说道。

我知道规定的行动步骤，但是，尽管我有在人质救援队的几个月的经验，我在这儿的资质仍然是“第一次”。这里大多人每个月都会进行几次这样的毒品突袭，在这渺无人烟的南加州与阿尔·帕莎之间的广漠荒野上工作。我也曾逮过坏蛋，但是他们中可没有一个人曾经赶着骡车，带着威力强大的武器穿越空旷的沙漠。突然间，严寒似乎消逝不见了。

没有人说话。

我让自己忙于装备的考虑。我的右手小手指上挂着一颗曳光手榴弹，因此我可以在交火时扣动扳机，同时又能用左手猛拉撞针。我调整了一下我的夜视镜，将焦点对准菲什的后脑，以便和他保持密切联系。我将备用弹匣安置好，确保子弹快速重装。我把防雨布衬垫重新披到身上，以掩饰自己的人形，使自己和这粗糙不平的地形融为一体。

骡车队离得越来越近了，这时，我能听得见未钉马掌的骡蹄踏在松散的砂砾地上的声音。

五头骡子。四个人。

他们一言不发地缓缓前行，像是倒立的阴影。

当我用大拇指触及到保险闩、将手指扣紧扳机时，我感到一阵最后的颤抖传遍我的脊髓。其他七个同伴蹲坐在我的左右。没有任何声响。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第一个人已经从我身边走过，离我那么近，我几乎能闻到他的体臭味。然后是一头骡子，第二个人，又是一头骡子。即使在黑暗中，我也能看得出他们脸上的厌倦和孤独。其中的一个人拿着一根手杖。我没有见到任何武器。

“站住！联邦警察！”道格·鲍勃的德克萨斯口音的西班牙语，在这种严肃场合下听起来有些蠢笨。我几乎要对两周的伏击记忆和战争经历的价值微笑起来，不过，就在那时，四周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呼喊声。

埋伏在这里的其他每个人都齐声用西班牙语大声喊道：“站住！举起手来！扑到地上！警察！”

“不许动！”我把我在密苏里的那些年中，发现很成功的那句话高声喊了出来。如果那是用英语喊出，效果又该如何呢？他们该在联邦监狱里呆上一段时间。

骡车队的头头一跳三尺，径直盘在空中，然后落地飞跑起来。没有交谈，没有“他妈的那是什么”，没有借口。他转眼消逝了。

那些骡子都因受惊突然一跃起来，把其中一名正在奔跑者撞倒在地，菲什立即跳上前去，在急乱的骡蹄下，用手铐把他锁了起来。

砰！！

砰！！！

在混乱中，有人投了几颗手榴弹，钢铁弹片四散飞扬，比刚才那阵叫喊声更使那些骡子四面狂奔。

两头牲口脱了缰，它们背上装载的货物正巧翻落在我们近旁，没有一丝散落。苏比抓住其中一匹牲口的笼头，第四个家伙在快速地回旋着，在边境巡逻特警和坏蛋们的混战格斗中输了。

当第三个坏蛋试图突破我们的包围圈，向墨西哥方向逃走时，我从我的防雨布衬垫中跳了出来，一把抓住他的双膝，与他摔成一个十字。我在他之前站了起来，将我的来复枪的枪口对着他，距离那么近，足以令他明白美国在什么方向，而且尽力使这场令人愤怒的混战有意义。惟一能够区分敌我的途径，便是他们的口音与我们颜色更深的服装。

“站住！站住，你这笨蛋。”菲什大声叫喊道，这时有人越过岩石嶙峋的地段，消逝在灌木丛中。他开始去追赶那人，然后便停了下来。我们缴获了绝大部分的毒品，逮住了两个赶骡的毒品贩子。在这种地皮上追赶其他的逃犯，自然会给我们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够啦！”道格·鲍勃大声喊道。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一切都安静下来了。

我吮吸了一满腹的干燥、脆裂的空气，心怦怦直跳。几头骡子在系着的锁链上前后左右地打着圈儿，像是那种廉价租来的牛仔竞技表演的牲口。

“够了，该死的。我们是边境巡逻队的。你们被捕了。”

边境巡逻队？我心下想道。我在这行当里干了那么久，又去过新队员培训学校，上过狙击手训练班，执行过几次任务，我的第一次真正的使命却是在一个遥远的沙漠中，与来自一个我生平几乎听都没有听说过的机构的七名特警联手合作。

“边境巡逻队。狗屎。”一名墨西哥人用还可以听得懂的英语说道。听起来仿佛他曾经到过那儿。

* * * * * * * *

过了一会儿，我们的任务似乎就那样结束了，在这荒野之中我们可以将身子靠在某棵树上歇歇凉。大多数夜晚，我们就这样坐在野外的树林里，努力保持着清醒，特别警惕着不让自己坠入沾沾自喜的错失之中。那似乎是整个工作中最大的难关。封闭地域战役、射击、陆上定位以及其他技巧，我们能够学习并且反复操练。在那种晚上置身野外的时候，我得挣扎着一连12个小时保持精力集中，凝神关注每一丝声音、每一种气味，得精心挑选出一个可能要呆到整个任务都圆满完成为止的独立场所。我耐受着严寒，心里明白，我力图要证明我自己的那一时刻在我不知不觉中降临，又将倏忽远逝。

我第三次受命同样是在子夜的寒颤中开始的。总部召集我们到一段遥远荒僻的濒临大峡谷东边的地方。一名叫丹尼·雷·霍宁的谋杀犯，从一座防守最严密的监狱中逃脱出来，越过了六角形的铁丝网等重重壁垒，横越了一处最为荒僻的无人区，大多数州警察部门的人员原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为了证明他们错了，霍宁绑架了一位游客，开枪打死了一名试图拯救人质的当地郡副治安官。野生动物园的巡逻骑兵们，把追捕限定在一处长满低矮灌木和青草的7 000英尺高的峡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他们既没有人力，也没有必要的装备来将劫持人质犯拿下。

这时他们给我们打了求助电话。

“嗨，惠特科姆。”

在我们当值的第一个八小时班中，我的搭档，斯巴兹，和我在一株松树的两面守候着。我和他自从狙击手学校毕业以来，一直是成双成对的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活动，不过这一次才是我们真正一起执行任务。他给我的印象是安静而又热情的前海军陆战队员，一个曾经昂首挺胸、像个烟鬼似的噘起嘴唇却没有香烟的家伙。我曾经和他这样的人一起工作过，但那时总是有一段距离。他的脸部暗示出他内心的折磨，就像那种你得让你的小孩子转身避开的那种面容。

斯巴兹是位老派的人质救援队员，是由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家伙们亲手训练的——那些家伙们从越南的丛林里捡回他们的那把骨头。他很苛刻，像是惩罚一样；是那种你可以把他们推到边缘——推到极限的那种。

“什么？”我尽可能轻地说着这话，像是黎明前的一丝微风似的。

“你还醒着吧？”

清醒？当然我还清醒着。我刚刚在心里一一检验队里分配给的14件武器，一一背诵过威廉·莎士比亚的全部36部戏剧的名称、情节，以及大概的写作日期等内容，简述我在边境巡逻队的任务，重新爬上了景色优美的5.10大峡谷悬崖，一路受命。在刚刚度过的十分悲惨的八个小时中，我一直在考虑着何时何地我将与自己的意识分离的可能性。

为什么这个家庭出身良好、曾经主修英语的人，竟会将一生的光阴绝对毫无理由地斜靠在一株该死的松树上，居然想要知道我是否还清醒着呢？

我转过身去，想要说些什么俏皮话，但斯巴兹却在我出拳击中前即击中了我的要害。

“我刚才回顾了我整整一生的全部性经验。”他说道。

执法行为建立在搭档配合制的基础上。从撒网搜寻到文档分级制管理，美国把它的反犯罪斗争文化建立在搭档制度的基础上。狙击手最好以两人为小分队，一人戴着望远镜瞭望时，另一人则可以休息。有时是一个人端着来复枪对付一个靶子，另一人则进行无线电联络。在这些情形下，搭档制度收效最佳。

不幸的是，搭档们有时世界观各不相同。有时甚至他们彼此来自不同的世界。

“哦，”我说道。

那是我能够想出来的惟一的回答。我对他了解不深，不可能去询问细节。我早年在斯波林菲尔德警署的经验告诉我过早迈步的后果是什么。我他妈的现在仍然是个生手，我的职责还是聆听。

人质救援队在很多方面都与兄弟会相似，有着严明的行为准则和清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晰明了的行动命令。当上面的老狗们购买奥克雷墨镜时，其他每个人都买奥克雷墨镜。当某个主要人物在某个晚上结束训练后决定去一家特别的酒吧，其余的人都会随他而去。

这是结成整体的过程中的一部分，是证明你自身价值的一部分，是你每一天的一部分，是让人家对你产生信任的一部分。每当金色狙击队召开会议时，我会坐在一边，等候着一个安全的机会来发言，而且声音听上去尽可能是与大伙儿连成一块的。在每天早上 8 点的全队会议上，我尽可能地做个机灵的笨驴，并讲些下流的幽默话，那样能尽快使你与全队混成一团，只有个别勇猛无畏的老队员会是例外。50 名受过良好教育的、特别能干的优秀男人，倾向于时不时地彼此磨磨牙齿，而我则只想长久低调地揣摩出其中的原则来。

我与斯巴兹的关系就完全是这么一种状况。我会把这一周的剩余时间用来尽可能地留给他一些印象，我会步步小心、为赢得他的信任而注意每一句评价。在我们一块一块地搜索丹尼·雷之际，我会像我叔叔迈克曾经教导过我的那样，蹑手蹑脚地接近斯巴兹。我会在晚上一动不动地一次躺上几个小时监视着，期望着亚利桑那州的这个亡命之徒会稍稍动一动，好让我们能重新把他投进监狱。

我耐心地坐着守候。一旦警犬把他逼进死角，我们等候着攻击队员们在凌晨三点追赶着他从我们身边经过。我本可以做上十余件事让自己在与斯巴兹一起轮班时稍稍舒适一点，但是我却没有那样做，因为我想留下一种有利的印象。人质救援队的那种方式。

搭档就是搭档，对不？詹姆斯·维斯特没有阿特姆斯·戈登会怎么样？伍德罗·戈尔没有奥古斯特·迈克格雷又会如何？

前前后后的其余时间曾经有过简短的交谈。不是我与斯巴兹之间的谈话。整个晚上我们就说了那么几句话。

11 子夜之前

在我的第一年里，人质救援队教给我的最重要的一课是，怎样进行切合实际的训练。然而，准备战争的惟一方法是，让每天的生活中都有一丝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丝暴力的因素。玩蛇的魔术师们每天都吮吸一点点眼镜蛇的毒汁，使得他们的身体能够产生蛇毒免疫力。剑术大师会让身上的皮肤长出老茧以抵挡剑锋。甚至就是运动员们也会每天撕打自己的肌肉，以便他们自己为竞赛而变得更加强壮。

那是人质救援队日常训练计划背后的理念。战役总是需要特别强的个人承受耐力。当真正的战争的警钟敲响之时，你永远无法知晓下一步将会如何演化。就像是在选拔考试中一样，你不会知道你生命赛程将会是四十码还是十英里，因此你尽可能快尽可能长时间地猛跑，明白你自己已为最终决赛尽力而为了。

有时候一切如意。有时候却又事事不顺。惟一可以获取成功的机会便是在尽可能接近真实的情况下进行操练。一遍一遍又一遍。

为了做到这一点，人质救援队花了大量时间集中进行“核心技能训练”。火力和封闭地域战役是用战术解决问题的主要工具，所以大部分的日常训练总是围绕这些基本竞争力而进行的。每隔两周便来一次，一半队员坐班值勤，预备做出危机反应。其余的一半人马则集中进行基本技能训练。

在工作日里，大家差不多都是同样子的。周一到周五，大家都是从早上八点，在人质救援队的教室举行每天例会，开始一天的工作。所有队员都坐在那儿，认真地听前线办公室所提供的最新的、尚未指派的任务，国际新闻，训练计划，特别事件。非正式会议则是救援队最悠久的历史传统之一，也是队里长幼强弱次序进行排列的中心场所。在那间房子里的许许多多次的机智幽默和善意的取笑，总会导致那种够得上专业水准的令人捧腹大笑的滑稽喜剧。

散会之后，队员们各自回到设备器械柜前，去准备上午行动所需的器械。一周中有三天队员们都要吃掉很多小口径弹药、高能炸药以及接受一点暴力体验。攻击队员们在周二和周四练习封闭地域战役。狙击队员们则前去练习来复枪的点射，或者在海军陆战队的某个训练场所去进行技巧训练。在星期三，攻击队队员们集中练习手枪和 MP－5 的操作练习，而狙击队队员们则接过射击室来进行他们自己的封闭地域战役训练。

人质救援队队员们每天有两个小时的体能训练，而且通常有一段时间的防御性战术训练。如果他们想要的话，他们还可以在一边接受武术训练，不过，这工作不是为了比拼拳头的。队员们集中于训练极为有限的几个拳脚动作，专门用于对付那些他们不能开枪打死的人。比方说，异常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兴奋的人质会朝救援队员猛扑过来，会妨碍那生死攸关的一枪。简单地踢上一脚让他们扑倒在地，也许会使得他们在晚间新闻中看上去形象欠佳，不过，那可能救他一命，并且还能救其他人质一命。

星期一通常留下来进行一些特别的训练，诸如医疗急救、快速缘绳下降、爆破、攀登、摄像术——十余种其他容易生疏的技巧。星期五则通常是P&P日子，换句话说，就是项目和计划日。每位队员都会被分配到某个研究和发展项目。这能给队员们一个获得各种信息的机会：从不甚稳定的射击台，到新的视觉装备。

基于这一行当的特性，人质救援在每一可能的场所都强调其现实性。战役训练在它自己的权限内含有一种危险，不过队员们需要明白的是，有次序的混乱会围绕着暴力冲突旋转。他们应该懂得，每次拿起枪支，他们所面对的是生存还是死亡的拼搏。判断上的失误可能会有伤亡，甚至在训练中也是如此。1986年，救援队曾经失去过一名队员，当时他在练习快速缘绳索下降，从一架直升飞机上摔了下来，当场摔死。我们的军事对手在各种各样的训练中都失去过人员，从枪伤到被水淹死。死亡是这个行当的一部分。

为了对抗这种情形，人质救援队以可能的最现实的情形进行训练。那也是为何人质救援队每年都为每位队员购买10 000余发子弹的原因。也许有人认为，这样的打靶训练不过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但是他们不会明白，火器训练不仅仅在于保持射击的准确性。转过一个拐角处，迎面撞上一支0.45口径的炽热的枪口，如果你已经在操练之时做过上千次了，你就不会感到那么胁迫不安。你每打一发子弹，你就会对这个行当多一层了解。每一声枪响都会让你的耳朵习惯于战争的怒号。每一次枪托的反弹都会教会你怎样将武器握稳。每一发从你面前呼啸而过的子弹，都会加深你对队友的能力的信赖从而令你的肾上腺趋于平稳。

有些教官会谈到有关这种重复所导致的“肌肉记忆”。但是肌肉并无任何记忆力。只有大脑才有记忆力，通过密切的亲身体验使大脑适应战争的脉搏，对于人质救援而言是至关紧要的。当凌晨四点，有人怒气腾腾地冲进地下室来从某个恐怖分子手中拯救你时——不要以为那永远不会发生——你从心灵深处想，他比其他任何人准备得更充分、装备更好、更有胜利的保障。

“你每天是怎样处理那些东西的？”在我的第一年快要结束时，一位朋友问我道。我们一起在周五晚上一边抽着雪茄，一边在我的车库里修理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捣鼓着机车。“那得保持压力。”

“压力?”我回答道。“千万别那样想。”

我真的没有那种压力重重的感觉。日复一日进行封闭地域战役训练,使你能充分适应冲突。我知道,当我加入救援队的时候,我的新工作呈献出一种性命交关的冲突的极大可能性,不过,我考虑那种死亡,就像对待死于心脏病一样。你知道那总有一天会发作,不过不是这些天而已。

百分之九十的获胜,在于知道你能获胜。那便是为何每个人质救援队员都把情景训练当成他们的实际任务一般。在我来队里的第一年中,我们曾经做过无数次的回应,但是,有一次做得特别好。

* * * * * * * *

“伙计们,我们登岸后还是不能歇气,这种事会把你弄得晕头转向!”

大个杰克掰开离合器,让机船的克莱斯勒 V-8 双引擎发动机发出一阵嘶哑的隆隆声。我坐在船尾右边队列的第二位,就在我们队长的身后。另外五名金色狙击手坐在我身后的长凳上,一只手握着他们的 MP-5,另一只手放在圆头环线上。蓝色狙击手列队坐在我旁边的船尾对边。大个杰克站着驾驶船只,旁边是一名海豹六队的航海专家。

没有人说话。

笨重的船尾冲进水中,我们不由自主地向前一倾,在一排海鸥旁边经过,它们绝对不会知道,这支身穿黑色诺梅克斯宇航服、手握机关枪的 16 人队伍,在黎明前开向大西洋去干什么。我们那灰色坚硬的气垫船的外壳,或简称 RIB,与海水混成一色,在没有月亮的夜空里几乎看不见踪迹。昏暗的琥珀色的光亮对于大个杰克和他的舵手来说,看清航行仪表已经足够了,但是却不会暴露我们的位置。

“这将会像是一场 30 分钟的训练事故,”杰克在行动开始前的简述中说。28 英尺长的船身看起来像是一条波士顿捕鲸船和宙迪亚克间的一个十字,不过,当驾驶员给它加速时,它差不多能够连续支持很长时间。“不要试图与它比拼,你们就安坐别动,让我来为驾驶的事情操心。”

没有问题,我心里想。我们曾经坐在直升飞机的舱板上,以 100 节的速度在树顶上掠过,把我们的靴子都染成了绿色。我们曾经在波涛汹涌的死亡之夜的行驶中在轮船上系紧绳索,风浪是那么猛烈,以致我们得把握浪头的时机,否则就有在剧烈颠簸的甲板上弄断双腿的危险。还有什么比那更凶险的乘船航行?

我环视了一下四周,看看大家是否都是我这样的乐观主义者。毕夫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在我对面挺胸坐着，他的护身甲那么大，以致不停地拍打着他身后的那个人。他本可以成为一名很好的领导人物来观看这次航程，可惜的是，他与大多数正常人的行为方式大不相同。我有次曾经读到过雷吉·威廉姆斯，那位伟大的达特茅斯队后卫守门员与辛辛那提的奔戈尔斯防卫队长，曾经把他的成功归结为“速度、灵活性，以及对于疼痛的迟钝的反应能力”。那便是毕夫，速度和灵巧方面却要除外。

我们一撞上防波堤，那巨大的 V-8 发动机便发出一阵尖厉的嚎叫声，进一步地给我们一阵阵的冲击，那就像我在华盛顿特区的芬雷体育馆练习拳击的日子一样，看起来我们似乎是在与影子比赛。一次接一次地，船头高高地露出水面，悬空挂立，使那一秒的时间仿佛比死上一回还要长，然后跌落下来，把我们大家的胃都翻了出来，只有那海豹六队的航海专家和毕夫是个例外。他们在船头朝前站立，在每小时六十英里的微风中偶尔前倾，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身体上的这种器官刺激有免疫力。

“他妈的！”我大声叫骂道，我比他们对这次航行更无兴趣。

30 分钟后，我取下那像盔甲似的夜视风镜，准备登陆。我浑身每一英寸都像是被球形斧锤敲打过似的。

然而，现在，我得全神贯注于前面的任务。这个场景聚焦于五名永远的地球组织成员——某个无名的环境保护团体，在北卡罗来纳的纳格斯·海德的海滨附近劫持了 30 到 40 名人质。据谈判专家们说，他们的最初计划，不过是在一条用来提供餐饮的平底游船上安放一枚导管炸弹。当炸弹被过早引爆，杀死三人，伤了十几人时，情况便变得糟糕起来。当谈判人员到来时，他们送出了两名孕妇，但是威胁说要杀死船里面的每一个人，除非保证他们能平安驶达智利。

我们的行动命令要求在天亮之前发动战术攻击。我们所知道的全部事实是，我们的武器可是真枪实弹，所有的炸弹都会爆炸。

“等到他喊才下船。”当大个杰克把船停下时，我自己对自己说。漆黑的夜空见不到一丝丝亮光，除了 V-8 引擎低沉的隆隆声与海水拍击船壳声外，四周一片寂静。船只慢慢地靠近那些沙丘。在我左手边大约半英里外的星空下，一家饭店摇摇晃晃的防风灯还隐隐亮着。

“上。”

杰克发出了行动命令，他的声音透过我的无线电耳机，刚刚能够听见。

就在对面。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我爬过摩托车式的座位，单脚跳离橡胶船尾，然后消逝在海水之中。下沉，没过头顶，下沉，直至双脚踩到下面软软的海床，向前走着。

在意识到大个杰克的计算错误和水下缩短了我的视野的当儿，我吸了半口气。当你试图背着游泳时，六十磅的装备便觉得沉重许多。我所能做的一切便是推着自己朝岸边游去，沿着海床，利用包里弹药罐的反推力奋力前进。

当我最终浮上水面时，我的肺部火烧火燎般地渴望着空气。我身上背着的每一件战争装备都灌进了海水。我试了试夜视护镜。那已经作废了。我把 MP 甩了一圈，仅仅看到海水从双排弹匣的底座里流了出来。曳光弹湿漉漉的时候也会爆炸么？我心里有些怀疑。炸弹又怎么样了呢？

当我们在离饭店大约 50 码的最后的掩体后盘坐下来时，我仍然不知道答案是什么。金色狙击手队员在一个小工棚下挤成一团，以扫清通道，并等候蓝色狙击手和他们的攻击队的同伴。

人质救援队指挥下令，用金色和蓝色狙击手来增加攻击队，以补偿人质数目太多和建筑物规模太大的不足。我们是通过瞄准镜来工作的，所有的狙击手都是由攻击手一职来开始其生涯的，同时，如果有召唤，他们随时都准备担任双重角色。

我抬头望着面前的那栋两层大楼。那缺口处看起来很粗陋，砰的一枪，便会比任何钥匙开门都快。

“我们上？”队长问道。

六只大拇指。没有交谈。

我一直不停地努力把我武器中的沙子掏出来，但是黑暗却使得武器检查没有任何可能。我想，我的 MP 上的指示灯就像我的夜视镜上的电脑一样炸锅了。瞄准器上的夜视镜也很有可能已经完蛋了。

“金色狙击队报告总部。我们已经进入最后掩体位置。请求允许我们开始向前沿阵地前进。”

至少我的无线电还能工作。

“明白。金色狙击队，你们原地待命。”

黄色在我们的密码中代表掩护和隐藏的最后阵地。绿色则意味着黄色与突击点之间的无人地带。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将移近大门，安装好炸药包，并同时发起突袭。但是有时会发生意外故障。有时候你会被夹在安全和危险之间的无人地带里，而坏蛋们已经发现了你。你能够做的惟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一的事情便是继续战斗。那便是妥协的权力。

“总部呼叫各单位,现在各队都已进入了最后掩体位置。你们可以开始向前进发。”

博特移到我的前面,我们之间相距十英尺,就像我们所计划的那样。他蹲伏下来,将他的武器对准大楼,搜索着周围的狙击手们可能没有发现的东西。我扫视着第二层,期望看到走廊上的情况。阴影成了我们惟一的掩护,而它们却又显得有点单薄。

博特迅速爬抵大楼跟前,我在他的身后蹲伏下来,在他的肩上轻轻地敲了一下,示意他我已经跟了上来。当你们离得很近时,一切都用手势来表示。最轻微的响动也许会使整个行动泡汤。

我们等候着其他各队爬进阵地,时间似乎有半小时那么长。我竭尽全力倾听小鸟队的声音。我知道他们正在让查利和厄克队缘绳索快速降落到屋顶上。我们的工作是奋力往上突围。他们的职责则是从上至下扫荡。我们希望在后院的楼梯间会合,带着一帮子获救的人质和几个死猪头。

梅茨从队列中向前跨出一步,朝门闩和门框间的地方系上一个炸弹。那门看上去是太脆弱了,完全用不着用炸药来爆破,不过,谁又想带着一个撞锤?他把那透明的引爆器导线从门上一直拉回来,并且系上了一个管状起爆器。轻轻一拉这个爆炸物的触发器,我们便进入了战争状态。

“总部呼叫各单位。原地待命。一切听我指挥。”

我听见他们了,小鸟队员已经翻了进来,比海平面还要低,比周围的空气还暗。他们像我小时候飞过的那些小型单引擎飞机一样发出呜呜的声音。

“5……4……3……2……”砰!

你惟一听到的命令实施的时刻是,你门上的炸药会不会像设计的那样起爆。糟糕的响声。幸运的是,我不必为此担忧。当我踩着博特的脚后跟进去的时候,门早就不在了。

我们朝里面走了三步,然后右拐,沿着走廊,经过一间工具室和一间贮藏室,就像早些日子实习时的情形一般。我们的情报官员早已从房子的建筑商那儿弄到了设计图,所以我们知道每一道缝隙、每一个转廊、每一级楼梯。

砰!砰!

我们前进时,破门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震动了整栋房子的其余部分。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我们枪口指着前方，以免有人试图朝我们方向奔逃。

走廊没有多深，我们很快便到了尽头。博特试了试门。锁上了。

“把它炸开！”

梅茨快速走上前来，用他的雷名顿 870－12 口径对准锁眼打了一发哈顿枪弹。这种手枪把手式的武器，看起来和他的胳膊一样长短。

我伸进博特的背心里，透过伸出来的柯度拉的支架，掏出了一颗曳光弹。

拉住扣环，缓缓投掷，3，2，……砰！

进入。设计图纸显示的是一楼的会议室，不过，计划后来变更了。我没有夜视镜，我的灯也不亮了，不过，在昏暗的应急出口指示灯的红色灯光下，我还是能看出隔板、餐桌、箱子、家具——大小与一家办公室差不多。

“联邦调查局！躺下！躺下！躺下！”每个人都在喊叫。都是些熟悉的声音。

行动，我在心里叫喊着，迫使我进入阵地之中：四人一组破门而入，从博特的左边拐弯到我负责的一角，然后右转，沿着墙壁前进。

“砰！砰！砰！”

我身后有人开枪。我想我只愣了一会儿，思索着一声枪响在穿透全部肾上腺时的感觉会是如何。

“砰！砰！砰！”

一个白色的剪平头的家伙在我前面一跃而起，手里拿着一支手枪，像是邻居见面时挥挥手那样地举起枪来指着我。在黑暗中我看不到子弹击中何处，但是倒在了一个浅色的分隔间的一角。不得不死。

“砰！”我又投了一枚曳光弹。拉出扣环，当我继续前进时，我将它投进了隔壁的房子里。

“砰！”180 分贝的巨大声响足以令人分心的了。

就在那一刹那间，我闭上眼睛，避开那一百万支光的强烈照射，以保护我的夜视能力。我横截整个房间，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着里面，然后将我枪口指着一间空置的储藏室。

“清理完毕！”

“砰！砰！砰！”

战争全部结束的声音在整栋大楼的其余地方回响着。

曳光弹的粉尘在我的鼻孔里燃烧着，但是，我还是吸了进去，不顾一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切地吸了进去，大口地吸气，试图让自己的视线清楚一点。

“我在这儿报销了一个，博特！”我说道。

光亮仍在继续，头顶上满是嗡嗡的荧光爆裂声。

“我打中了一个！”

“抓住你的战利品！”他回喊着。

“金色狙击队报告总部。我们打死了两个目标人犯。”博特的声音在我的耳机中听上去十分平静。他已经习惯了这一切。

我意识到自己在流汗。一切都停了下来。万籁俱寂。

这便是中间的暂停，你重新恢复自我。我在耳机中可以听到其他分队的呼叫声，他们在报告他们的战绩。三、四、五个坏蛋全都被打死。所有队员无一伤亡。

梅茨在我身旁冒了出来，把我的靴子从那坏蛋的喉头拿开。

“很好的一组连发。”他说道，指的是我的连续两枪打在那人的前额，很小的洞眼，十毫米口径的弗兰明子弹从来都是无法救治的。

“OK，到此为止吧，”博特喊道。“已经很晚了。我们开始收拾回去吧。”

赖兹走过一把倾倒的椅子，朝我走了过来。

“嗨，你觉得那种船坐来还好吧，哼？”他摇摇头，查看了一下我的靴子。

*　*　*　*　*　*　*　*

在我到职的第一年里，人质救援队准备应对恐怖主义者的袭击，但是它也分出力量同时关注其他领域的事务，它有一支高度训练过的战术分队来解决这些问题。像高危险的囚犯转移、要员保护、复杂的监视，以及海难救援，都时不时地突然出现。人质救援队忙于应付这类事务，同时还要忙于各种训练计划以及高度概要的其他部署。

到我的第一年结束时，我已经参加过很多次表演式行动，以获取一种战术上的现场感觉。有天下午我们刚刚从来复枪射击训练场打靶归来，这时，前线办公室传来消息说，我们不久便要接待一位来访者。他的代号名称是汤姆·克拉克，他还是世界贸易中心炸弹反盲谢柯的主要见证人。一些可靠的消息已经警告他，几个著名的恐怖组织威胁要杀死他。纽约警方要他活到审判结束，所以便向我们求助。

两天后，我发现自己竟然又在北弗吉尼亚一所安全的房子里值夜班。这次我不是藏在某个黑暗的森林深处。我头顶上有粉刷得很漂亮的屋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顶，有暖气，还有灯光。事实上，我惟一要抱怨的是，当克拉克一路大笑着观看重放的《旅途有伴》时，我却得睁大眼睛当值。

“人质救援 78 号呼叫人质救援 28 号。”

最后，我想，小歇一会儿。

“28 号回答，请讲。”

“我在地下室里逮到苏勃班。你要带他下来吗？”

克拉克听到了传唤声，他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知道这个规矩。

每天早上五点，我们开来涂黑了的雪佛莱越野车，在地下室里一架保安电梯前等候着。两名值勤特警之一——现在是我自己——将会把克拉克从沙发上唤醒，带他下楼去做一次晨间散步。

“四点差十分，”我说道。“我们将准时下楼。”

克拉克是个身高六英尺，体重 275 磅的埃及人，脾气就像维苏威火山一般，他设法说服了调查局，说藏在联邦调查局一处安全的住所里对他的健康绝对有害。他每天都需要户外锻炼。

实际上，“说服”听上去就非常站不住脚。他曾经威胁局里要求允许每天做一次郊游，驳斥了那些为了保安起见的细节难题。最后，所有涉及到影响这家伙的决定都由纽约方面决定。毕竟，他是他们的证人。我们只不过是一群装备精良的临时的婴儿保姆。

我关上电视，站了起来，开始带着克拉克下楼。我在那把椅子上坐得太久了，大脑中有些儿缺血，以致我感到稍稍有些眩晕。也许是因为那没有窗户的房间里的日光灯，令人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

“嗨，梅茨。”我在门上轻轻地敲敲，想唤醒我的新搭档。斯巴兹刚刚调到高尔夫队去了，想去争取个全天候潜水员的位子。在丛林和杂草中躺过三年了，谁也不能说他不够格。

“你已经准备好了吗？”他说道，在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小睡了一会儿，现在走了出来。尽管自从读高中起他就在新泽西生活，但是梅茨说话中却带有芝加哥口音。

克拉克从厨房里拿了一瓶水走了出来。他看上去休息得很好，早已准备去进行锻炼。他穿一身天蓝色的阿迪达斯保暖服，白色的耐克鞋擦得雪亮。一根比我手表表带还要宽的金链悬挂在他那消防水龙头似的脖子上，在丛林般的黑发下不时地摆动。他有那种弗朗哥·哈里斯的体魄，在他的肚脐之下有一条清晰的轮廓线，然后便戛然而止。

我们带他到电梯间时，克拉克什么也未说。对我来说，那是一件好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事。两天前，他差点就因让我们开枪打他而结束我们的差使。汤姆在凌晨三点时突然决定，他已经受够了联邦调查局的苦头，想要逃出去。

这引发了两个问题。其一：这个家伙现在是保护证人，并没有被捕，因此我们不能合法地违背他的意愿而禁止他外出。

其二：我们的命令是不让他去任何地方。任务是保护他，不让他受到任何国际恐怖分子的袭击。纽约方面需要他在为期三周的审讯中出庭作证，他们希望我们能够肤发无损地送他出庭。

克拉克在看《旅途有伴》时，突然歇斯底里的爆发。他猛地跳了起来，双手在空中乱舞，并且大叫说他要离开。

“我要离开这里！”他用那种浓重的东方口音大喊大叫着，“你们再也不能把我关在这儿！”

我把频道调到约翰·里特，并把音量调大。

赖兹正在另一间房子里休息，以为恐怖分子已经在前线进攻，破门而入。梅茨只是瞥了我一眼，摇摇头，苦笑了一下。这家伙就像一个被惯坏了的孩子似的大发脾气。大多数时间只需几分钟就好了。

“你他妈的坐下看电视吧，伙计。”赖兹说道。自从在贝勒大学开始他的防御调查以来，他已经掉了几磅肉了，不过大多数人他只要询问一次就够了。

“狗娘养的。狗屎。他妈的。狗日的。”汤姆喜欢在他发脾气时的恶言谩骂中使用那种长音阶的盎格鲁-撒克逊语言，不过他的标准英语发音，由于他的血压之间的交互关系而被弄得支离破碎。在那节骨眼上，他的脑袋仿佛要爆裂似的。“不能。你娘的。狗屎。”他尖叫道。

墙壁晃动着。看电视变得索然无味。梅茨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妈的见鬼，我心里想，这种事情本身就让人容易心烦。我也很想站起来。

感觉到事情的走向，汤姆一头冲出门外。他只有两条路好走：一是右拐朝安全门方向走到楼梯间，一是左拐冲向电梯间。两种可能都有，他已经走了。

我们跟着汤姆朝电梯间追去时，赖兹把手交叉围着他的嗓子。这家伙什么地方也不会去。赖兹给救援队协调处理过所有保护事项的细节，曾在世界各地执行过很多成功的行动。这本应该是躺在床上拥吻晚安的时间。不幸的是，我们所有的意外事件应变计划都集中考虑确保没有人进来。没有人曾经考虑到如果他试图外出该怎么处理。

“汤姆，”梅茨说道，“冷静下来一分钟。”梅茨用一种令大多数人都感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到安逸的低沉的中西部音调说话。汤姆出生于中东。他分辨不出那种细微差别。

“瞧，伙计，”我说道，想起了大个子阿尔那个在大多数日子里，大声说出比用枪弹打出更有效果的理论。“从这儿回到纽约要走很长一段路程。你身上没有一分钱，没有身份证明，那些该死的杂种想置你于死地。让我先打个电话看看我们是否可以让你到外面去吸吸新鲜空气。”

不管他听到我的话还是没有，接下来的几秒钟一下子便过去了，就像两车相撞那么一瞬间的事。

赖兹比他先跳上电梯。梅茨和我迅速围成一个标准的保护性战术三角形，包围了他，然而还是让出了火力点。汤姆自己声称是埃及一名前特种部队的上校军官，国家柔道冠军，又是一个到处惹是生非的混蛋。这时他露出了一副要打架的姿势。我所见到的是他 275 磅的肉身正使自己变得怒不可遏。稍稍一动，整个局面就会弄得无法收拾。

当他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时，汤姆的双眼像是要从他的脑袋中暴突而出似的。人类在自己被逼到死角时，通常会有两种反应：拼命或者飞跑。基于这一理由，联邦调查局通常尽量避免把目标人犯逼到那种境地。拼命总得以某个人受伤而中止，而且通常也无法预见哪个会赢、哪个会输。

汤姆将头左转朝着我，然后向右转向梅茨，最后又转回去对着赖兹——赖兹此时尚站在电梯里。梅茨和我都知道一件汤姆所不知道的事情：如果情形变得不可收拾，我们中有一个人必须退开，把他放倒，给他猛然一击。我们三个人的腰间皮带上的枪套中都插着一支勃朗宁手枪。在拼斗中事情变化很快。如果汤姆夺取了任意一把手枪，我们除了开枪打死他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我紧盯着这头蠢驴，很奇怪我怎么已经排除了我所有的选择。如果我们退后，他必定会跑掉，至少会给我们带来莫大尴尬，最坏的情形是我们完全失败。我可以听到黄金时段的电视新闻中会这样戏弄性地播报：“NBC 今日要闻：下面播报一条独家新闻。一名联邦调查局的重要证人从人质救援队的严密保护下逃了出来，径直走上人行道，撞上了一辆迎面开来的彼得皮尔特。”

如果我们坚守阵地，可能会有暴力冲突。那条带有戏弄意味的新闻便会成这样：“联邦调查局特警开枪击毙手无寸铁的保护证人。”无论是哪种结局，都会令我的个人档案非常难堪。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眼睛眯成一线。汗水从前额流了下来。拳头紧握。指关节开始变白。

我比自己的份额要多打几拳，这事儿我还得唠叨几句。你的血液直往上涌，却不见回流下来。你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狗娘养的！”汤姆大叫着。

他猛地扎进电梯，用肩猛撞赖兹。然后开始在不锈钢墙壁上猛撞自己。梅茨和我把住电梯门，汤姆则在自己黑黝黝的脸上尽情发泄着几周来郁积的愤怒。他不停将自己的头和拳头猛击墙壁，就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畜生发怒时一样。

他发泄完后，垂下了头来，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转过身去，从我们中间挤了过去，回到了电视机旁。电梯上仍然留着他发怒时的瘢痕，不过，他脸上的瘀伤和破裂处却很快就愈合了。

当梅茨和我在电梯间等着带他去做他的晨间散步之际，那次事件的回忆在我大脑中盘绕着。刚刚过去 48 小时，但是他看上去就像一只清真寺里的老鼠那么安静。

“你准备好了？”我问道。

他点点头，跟着梅茨朝电梯间走来。自从软化下来后，我们之间偶尔还有一阵谈话。

赖兹在地下室端着一支 MP－5 和一部无线电。我跳进去，坐在前排乘客位上，梅茨和汤姆爬进来坐在后面的座位上。

没有人说话。我们前面的谈话中，包括了无穷无尽的汤姆的传奇故事，他的成就、他一脚踢倒整个世界的能力，以及他赚钱的巨大威力。然而，电梯里的有趣事件让他惊醒地意识到，他体重超磅，已是人到中年，作为一名情报线人，现在为了逃避追杀而藏身于一套小小的公寓里。即使是他因为合作而将得到的 100 万美元的酬金也在悄悄溜走。

“我们已经上来，开车吧。”梅茨说道。

我们迅速地穿过黎明前的黑暗，开到了一处林木茂密的、离最近的房屋也有几英里的地方。赖兹找了个地方把车子从砂砾路面上开了下来，熄了灯，关掉了发动机。

“在这里等着。”我说道。汤姆坐在那儿，一反常态地安静。

赖兹和我仔细检查了这一地区，以确保除我们之外别无他人，然后我打开汤姆的车门，示意他跟我下来。他走下车来，进入那潮湿而温润的空气中，擦了擦睡意朦胧的双眼。他看上去是被击垮了，甚至有些儿温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顺了。

“走这边。”

我领着他走进树林。厄克队派了三名队员侦察过我们的路线，清除了所有潜在的威胁，所以我走得很快，尽量给足汤姆大吵大闹所要求的半个小时的锻炼。

我们走了将近十分钟，这时汤姆停了下来，摇着头。

我转过来看看怎么回事，我们曾经计划好做35分钟的锻炼。

“已经走得够远了，”他说道。“你们在这里做吧。”

“在这儿做？”我问道。“做什么啊？”

我望了望赖兹和梅茨，希望得到一些提示，但是他们也只是摇着头。

“我不再走了。就在这里做吧。”

我闻了闻空气的气味，尽力凝视着梅茨的脸。

“我知道你们干嘛领我到这儿来。”汤姆说道。“就在这杀了我吧。我不再走了。”

没有恐惧，没有怨恨。这人已经准备就死。他来自一个像这样的世界：散步的最终便是头上挨颗子弹。我想他自己就曾亲自扣动过上十次扳机。

我开始大笑起来，不过又一下愣住了。突然间，我明白了他沉默寡言的原因了。自从这家伙试图逃走的行动失败以来，他相信我们计划杀掉他。也许他以为那是解决那场尴尬的途径。也许他认为我们只是不喜欢他而已。不论理由是什么，他静静地获得了内心的平静，爬进车里，走进黑暗，走进黑暗的树林里，后面跟着三个带枪的家伙。

那便是原因所在。

那天早上，我对于这种人的性格和意志有了很深的了解。你可以整天地阅读有关恐怖主义的文章，不过，只有当你面对面地与这类人接触过，我得因为那天早上汤姆是站在我们一边而谢天谢地。太糟糕的是，有太多的那种人却不是站在我们一边。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第三章

我穿过了一个属于男人的国度
一个是男人的也是女人的国度
耳闻目睹了前所未见的可怕的东西
而寒地里的流浪汉却永远不会知晓

——威廉·布莱克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12 待　命

搬到弗吉尼亚到现在几乎快一年了，我对狙击手这一行当的看法总是变化不定。其他的队友都去参加聚会了，我独自一个人在人质救援队的大厅里吃着比萨、喝着啤酒，就在这时候，赖兹拉了一把椅子坐到了我的旁边，手里握着一段意大利式辣香肠，忽然向我凑过来。

“我刚才在前面，”他那十分柔和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想我们又有任务了。”

任务。这个词所唤起我的最直接的感觉是兴奋。尽管洛杉矶的暴民和丹尼·雷·霍梅的那次追捕已经使我的激情缓和一些，但任务依然意味着有机会再一次品尝由期待、兴奋和战栗调和而成的稀有的“鸡尾酒”。

他低声地说：“我听说我们要到爱达荷州。”

很难解释这种对工作一线的充满期待的心情。你为麻烦而训练、为所有的意外事故而制订计划，将绝大部分醒着的时间来为灾难做准备。但准备很少能加速需求。你的绝大多数的时间是在平静里捱过的，心里边却对麻烦充满了渴望。消防员们、职业拳击手们、枪手们最能体会这种感觉。做狙击手是一项悲剧的事业，没有人会承认他喜欢这种事业。

在人质救援队的营地里，没有任务来时所响起的警铃和要求开火的哨声。偶尔会有 888 的出勤呼叫密码，但通常的情况是，大家谈及任务时总是道听途说，那只是流言。但实际上，它像一种感觉，像第六感，悄无声息地突然袭击了每一个人。伙计们开始互相对视，哝哝鼻子，点点头，你可以嗅到空气中紧张的气氛，混杂在枪支清洗液和射击服的汗味中。就像 50 个孪生兄弟同时互相感受到他们兄弟的感情一样。

“据说一些联邦执法官被射杀了。”赖兹说，他的声音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情。

我迫使自己咽下了一口比萨，心里嘟囔着一些问题：谁？怎么啦？为什么？

屋里的其他人好像也同时听到了他的话，疑问在静默中翻腾，答案好像是太珍贵了，以至于不敢大声地说出来。伙计们开始离开，去准备他们的装备，心里也许还有些猜疑：会不会真的有事情发生了？

几分钟后，队里的领导们被叫到前面开一个机密会议，刚才探出头看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的伙计们更加认真地做准备去了。队里领导们开这样的会议经常意味着一件事情——任务。

爱达荷,这个词像爆炸了一样迅速传开,每个人都到装备室去了。虽然没有正式的通知,但传言比任何哨音都响亮。

在我的队友到达金色狙击手装备室时,我已经整理好了我的战术包。每一个狙击手营地里都有一个装备室,用来保存狙击手们的武器、战术装备和其他相关的工具。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清洗武器、保养装备、吹牛、闲谈。这个上锁的房间里经常充满了笑声、辱骂和友情,但在1992年8月21日,这个房间里却是一片忙碌。

初步的消息表明,至少有一位美国联邦的助理法官,已经在一个遥远的山脊被一群激进的白人分裂分子杀害。那是一场流血冲突,现在有几位执法官被猛烈的火力压制在了那里。这个时候那里的天气很冷,一位伙计说,我们最好穿得暖和一点。

我在包里塞进一件粗厚的绒呢料的防寒服、高尔戴克斯雨衣和化纤内衣。多年在新英格兰的宿营生活已经使我懂得了选择合适衣服的价值,而且人质救援队也给了我们足够的钱来装备这些东西。我选择了我认为会用得上的衣物,把它塞进了旅行背包里。

接下来,我拿出了来复枪来检查,并确保备足了弹药。我调整了扳机的扭矩,清洗了准星,检查了枪管,确定了日志是最新的。每一次保养过24英寸的枪管,我都会记录在案的。我的日志是一本在冷、热、潮湿、高纬度影响下保证射击准确性的指南。在狙击手学校里,我曾经顺着离子弹发射方向1 000码的距离打过了3 000多发子弹。我曾经在高楼上以很高的角度射击,在零度以下的一月份的干枯沙漠中,和热得几乎要沸腾以至于准星都不能用的地方进行射击。每一枪在我为自己建立的记录射击变化的文档里都有它自己的位置。因为没有人问我你怎么样射击;但他们会经常问,你为什么失手了。

通过这种方式,我找到了自己在瞄准运动目标时的呼吸韵律,从此远距离的精确射击对我来说就不再是胡来了。射击的艺术引诱着我,几乎无限的不确定性使得每一次射击都是一次挑战。仅仅是用十字准星瞄准目标,然后扣动扳机不算什么。一个优秀的射手要知道怎样去阅读风向,测试运动物体,观察天气变化,能够预测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时对射击起到的影响。因为一些细碎的事情,如阳光进入瞄准器的反光,都足以使子弹在200码的距离内偏离目标一英寸,甚至更多。这一英寸在你投掷棒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球穿过平台时不算什么，但对我却意味着一个人质的生命过早地结束。

在我的来复枪箱子上刻有两个白色的字："真理"，因为来复枪对我来说意味深长，像传家宝一样的珍贵。它是我工作中首要的工具，我知道它有一种可怕的力量，有一天我要用那种力量来拯救自己或者他人的生命。每一次我要出发，来复枪总是最先做好准备。

在我的武器袋中也有其他的武器，我同样把它们保养得很好。我检查了 CAR－16——一支全自动的 0.233 口径的突击步枪，把它装在了包里。我用它来巡逻，它轻便灵巧，在 200 码左右十分准确。"真理"可以在我选择并建立了狙击位置时使用，而 CAR 可以确保我在到达位置时开始工作。

最后，我仔细检查了我的 M－14，一支半自动的步枪，是越战遗物，0.308口径，能够同时提供很高的准确性和致命的杀伤力，在爬山时用起来十分轻便。一些人质救援队的狙击手仍然用 M－14 作为巡逻武器，只有我在直升机或者是轮船等不稳定的环境里用它。

"那见鬼的爱达荷到底在什么地方？"赖兹边把他的装备塞进突击包里，边问。他是一个天真的德克萨斯人，他曾经在阿拉巴马州做过一次简单的公务汽车旅行，但依然坚持认为在布拉索斯的北部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

"那又有什么区别呢？"博特回答道，"你到那里又没有时间看风景。"

赖兹微笑着把一个 40 倍的定点望远镜塞进他的战术包。他第一次在人质救援队执行任务是 1989 年，当时胡果在圣·克鲁瓦岛上进行大屠杀，他们的任务是重建岛上的法律和秩序。胡果夺去了岛上的繁荣、夷平了房屋，把整个岛变成了巨大的垃圾场。从当地监狱里放出来的囚犯帮助胡果在暴风雨中迅速控制了街道，并抢走了所有没有被暴风雨冲走的东西。联邦调查局在总统的要求下安排人质救援队来重建秩序。他们住在泥泞的营地中的军用帐篷里，轮班在街头交替巡逻并围堵游荡的暴徒。那时的任务同样没有机会看风景。

当我们刚刚准备好装备，一个从对讲机里传来的声音证实了流言是真的。

"全体队员请到大厅集合。"

工作的时间到了。

人质救援队把有关的军事部署的命令设计成五段，这个作战计划或者叫做"作战命令"，概括了可以想像到的每一个危机。一个不很详细的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警告命令”经常作为最初的简要计划，直到人质救援队成员把更多的文件组合在一起。警告命令包括案件或危机的概括、行动的总体计划、直接关联的信息，如天气情况和特殊的环境等。

特警督察斯蒂芬·“麦克”，麦克塔维什，人质救援队的二把手，等到我们都到位后，走进大厅，关上门，清了清嗓子。

人质救援队经常有值得大家注意而且多才多艺的人，但麦克除外。他的肩膀粗壮而且宽阔，穿着一件厚夹克，一头黑色短发，有一双古怪的眼睛。在一个上百人的房间里，他可能是你最先感觉到的、但却是你最后看到的人。他走路轻快、声音柔和，只在需要发威的地方发威。然后他便成了权威。

他可以和你在星期三的晚上一起喝啤酒讲故事，星期四早上却打你屁股，那时他连眼都不眨一下。斯蒂芬·麦克塔维什带着罕见的自信的光环，照耀着为他工作的每一个人。他的长跑、射击要好过队中的很多伙计，他知道这一点。没有人想过要挑战他，因为他宁肯死也不会输给你的。

麦克曾经在海军陆战队中供职，做过几年警官，那是一个限制聪明才智的机构。他由一名杰出的队员，令人敬畏的小队领导，人质救援队队员培训官，一步一步走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管理阶层。队里面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了解人质救援队的战术或工作方式，每当遇到麻烦时，每个人都会去找他。他的英雄式的、带有传奇色彩的性格充满着不可捉摸的品质，这种品质使一部分人引导他人穿过地狱的前门。当要解决难题时，他总是十分冷静，黑着脸。他讲话时，人们静静听着。

“我们刚刚接到上面的电话，”他说。“上面”指的是联邦调查局在华盛顿的总部，“今天上午，一个联邦执法官代表团在爱达荷州伯纳斯湾附近的一座孤岛的山上遭遇了枪击。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更多的消息，但至少有一个代表已经被杀，而且他们被火力压制了。等一会儿我们要坐车到安德鲁空军基地，在那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架飞机，估计我们要飞行 2 100 英里到事发地。”

50 双眼睛盯着麦克不动声色的脸。

抓住杀人者。

从遥远的山顶射击。

武装的、危险的目标。

你可以听到每个人头顶的弦都在绷紧，可以看到每个人脸上的神色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逐渐变得严肃。我们虽然都是职业的狙击手，但有人杀了联邦的工作人员，这还是触动了我们的神经。无论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或是联邦执法官代表，我们都戴着同样的徽章，同样都带着枪，而且宣誓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同一个美国。现在我们中的一员在爱达荷倒下了，这种攻击好像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

我们在一个卡车上装了两个模样奇怪而又复杂的 DRASH 野战帐篷，叫做“能够快速组合的掩体”，两个陆军野战帐篷，两打快餐，发电机，信号灯和其他的一些装备。急救人员装好了我们的救护车，一个特别装配的雪佛莱越野车，带有所有内科和外科工具。还有一架 MD－530 直升机和它所有的零部件。我们聪明的长官在一个卡车里装了一个遥控的机器人。我们的技术人员装了两千磅的发电装置在一个特殊设计的厢式卡车里。

狙击手在行李里装满了白天以及晚上用的枪，0.308 口径的来复枪、0.50 口径的巴雷特、CAR－16 和 M－14。他们还准备好了野战伪装、陆地导航仪、夜视镜和充足的弹药。突击队队员们拖出了他们的爆破装置，战术包和护身甲。

所有的事情都熟练地进行着，令人十分满意。有些装备在格兰特峡谷的丹尼雷赫恩追捕那个逃跑的杀人犯时使用过，到现在还没有包装起来。就部署的具体细节而说，这次任务到目前为止进行得和以前一样——完美。

晚上刚过 9：00，一架由国家空中卫队第 459 空中移动特遣队驾驶的 C－141 运输机，满载货物，隆隆地驶向了马里兰州马尔伯若附近的安德鲁空军基地黑暗的跑道，冲进了阴沉的夜空。四引擎的喷气式运输机里装着人质救援队的全部家当：一辆装有遥控机器人的四轮驱动小卡车，一辆雪佛莱越野救护车，一辆四轮驱动的厢式卡车和 MD－530 直升机。人质救援队的成员坐在那里，或是静静地读书，或是凝视着黑暗的前方，或是抓紧时间睡几个小时。

C－141 里没有头等舱。飞机上的机舱像一个没有窗子的仓库，而且还像一个旧的洗衣机一样震动着、咆哮着，货舱从前到后被装备包、车辆、电力设备箱、来复枪和直升机塞得满满的。

乘客坐在帆布的长凳上，这些长凳有机身那么长。你的膝盖顶着前面的车辆，耳朵里塞着海绵塞子以防止被震聋。没有窗子的机身使你看不到外面有什么东西，除了四个涡轮机的声音你也听不到别的。经过了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一两个小时的弯腰弓背，你就会麻木的什么也感觉不到了。除了声音的增大或减小，没有什么能够告诉你是着陆还是起飞，抑或是在35 000英尺的高空飞行。你能做的只是坐在那里摇晃着，想着到地上以后要怎么做。

我们在路上没有讨论有关任务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法讨论，我们几乎连自己在想什么都听不到。

飞机飞行了五个多小时，一路上十分的糟糕。商务飞机用的是平稳的航线，军用飞机不得不选择起伏不平的没人愿意走的航线。我记得那个痛苦的令人失眠的夜晚，我坐在那里，一边看着眼前的救护车像一头拴着的骡子一样上下乱蹦，一边强忍着胃的痉挛。商务旅行者在遇到空气不平静时所要担心的惟一一件事情是，防止饮料洒在他们的腿上。那一夜我们所关心的是，防止七吨重的四轮驱动卡车落在我们身上。

在当地时间凌晨2：00，我们到了华盛顿州斯波坎郊外的菲尔柴尔德空军基地，那里静静地下着雨。我记得，飞机后面货舱的舷梯打开时，感觉到一阵寒风钻进了机身，雾气在我们呼吸时升起。

直升机首先被卸下，接着是卡车。人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了飞机，走进黑暗，排成一排来回穿梭着，把成吨的作战和通讯设备装进三辆尤豪尔卡车里。我们一部分人帮忙把水平旋翼装在了直升机上，同时其他人把卡车开出了飞机。而后我们一起搓着手在停机坪上跳来跳去，试图在这寒冷的雨中保持体温。我看了看表，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我们开始行动已近24小时，但依然没有到爱达荷。

卸好东西后，我们几个人向不远处的一座机场大楼走去，那里停着一排出租车，我爬进一辆雪佛莱轿车，凝视着外面低沉的夜空。随后我们离开了机场，沿着I-90向西驶向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小镇。

尾灯在我们面前延伸，我所想的只有那些执法官，他们在雨中等待着，在寒冷中颤抖着，鲜血流进了泥泞的大地。

*　　*　　*　　*　　*　　*　　*　　*

四个小时后，12辆租来的小汽车，三辆瑞登厢式卡车，一辆白色的越野车，一辆红色的雪佛莱厢式卡车和一辆棕褐色的有篷货车，在淡淡的迷雾中，开进了爱达荷州伯纳斯湾附近的一个小小的国家警卫队的军械库。我爬出车，揉揉自己疲惫的双眼，一阵白垩色的雾气从嘴里升起。现在是早上九点。对任务的激动已经持续了很久，此刻逐渐减弱，我现在惟一的期待就是能有一些吃的和一张温暖的床。和其他队友一样，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但一切还没有开始。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我们爬出了汽车，相互讨论着我们的旅程和将要遇到的事情，走进了军械库。它比我想像的还要小，这个混凝土和煤渣混合建造的建筑物里充满了汽油、发霉的帆布和咖啡的味道，一面美国国旗覆盖了几乎一堵墙。从大玻璃窗可以看到旁边的其他隐蔽的办公室。许多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人物掺杂在其中，这使人模糊地感觉到事态的严重。

面对不断变换的危机，主角却是相同的。调查部门忙着制作时间表和信息记录。技术人员铺设电话线，设立无线电转发器，将通讯设备加密并保证每个人都能够和其他人交谈。作战指挥中心的人员要为指挥员们提供他们做决定和发布命令时所必需的各种设备。谈判专家无休止地讨论着，在不停地起草、书写着讲话稿。

总是有一些高层的负责部门给我们出一些令人头痛的难题。总有一些像我们一样被打了屁股，闷闷不乐的家伙，他们多是刚出道需要一点帮助但又不知道怎么去问的伙计们。

我们作战人员在那里是提供一种战术选择：攻击。早上十点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为战斗做好了准备的武士，但这时却不能出发。人质救援队这支整个队伍中最为强大的力量，却经常要等一些衣冠楚楚的家伙们做完前奏工作才能开始自己的工作。谈判专家要谈判，心理专家做心理分析，所有的能够看到的华盛顿的官僚机构都必须把他们伪善的声音聒噪一遍，人质救援队才开始登场亮相。到那时为止，我所看到的所有的危机解决的过程，看起来都模仿着同一个情节，用着同样枯燥的对白。人质救援队总是最后的致命一击，但要等到所有的聒噪结束以后。

那天早上站在军械库里，我意识到程序才刚刚开始。有消息透露说我们要开始战斗了，像以前一样，我怀疑这是在要我们保持耐心。我们都知道跳过一环，然后要在那里等上几小时或是几天，接着再过一环才能面对真正的东西。我知道如果相信要开始战斗是真的，那是白费感情。所以我就在水泥地板上清出一块地方，闭上眼睛，静静地在那儿躺一会儿。

无论我是否是做梦，都不能再休息了。有人从附近的会议室得知命令马上就要下达了。命令简介。终于来了。

以前着陆时，总会有一份时间表和基本情况的资料给你，但这次已经五个小时了，我们还是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们。借助现代的通讯工具，在 C－141 运输机上和地面通话是可能的，但是咆哮的喷气式涡轮机却让通话十分的困难。如果在这栋建筑里有谁知道我们要干什么的话，那人肯定不是我。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我爬了起来，穿上迷彩服，和其他队友一起走进了军械库后面的集合大厅。一些人已经钉好了林区的图片来显示那里的地形和地被植物。对一个狙击手来说那是十分重要的细节，所以我勾着头试图仔细观察它们，这时，人质救援队的指挥官走上了讲解台。

迪克·罗伯特在我刚进人质救援队的几年里，对我来说是一个冷漠而不可捉摸的人。从职务上说，他是队里的指挥官，一个被派到华盛顿野战办公室的特殊事务助理。作为一个特殊事务助理在联邦调查局中没有太多的责任，那是职业阶梯的第二阶，通常可以得到野战办公室主管的职位。但特殊事务助理在办公室里要做很多的脏活，直到他们证明自己有能力控制自己。

罗伯特却不一样，尽管职务上他隶属于华盛顿野战办公室的空军司令部，但他只对联邦调查局的最高领导层负责。他是一个独立单位的领导，那单位独立于主要官僚机构之外，很少有人知道，甚至问起。他的人不用做调查，不用监视情况，从不担心像 Title - 3 那样的窃听器或者明目张胆的反间谍活动的阻碍。人质救援队队员穿着短裤和 T -恤衫工作，他们每天要在体操馆里训练两个小时，每年要射出几千发子弹，却无需填写一份表格。联邦调查局的各野战办公室的特警却不是这样工作的。

罗伯特是在塔拉德监狱营救之后成为英雄的，他将整个队伍的自信心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每一个从事执法工作的人自威廉姆·巴尔将军以下都对罗伯特怀有崇高的敬意。毕竟，那次胜利不属于那些出生入死、表现完美的普通工作人员，它属于负责它的指挥官，他将他们组合成整体并推动他们前进，在紧要关头堵住了美国执法活动中不曾有过的最大的缺口。

迪克·罗伯特十分的聪敏、富有魅力而且善于表达。他知道自己正要走向何方。

1992 年 8 月，罗伯特趾高气扬，那给了他一种明星的气质。你可以从他走路的样子和他向作战队员们讲话的方式中看出来。他像一位皇帝一样进行管理，很少有时间去管那些像作战员的名字或他们在关心什么事情等这样的迂腐问题。

一次，我连鬓的胡子略微长了一点。罗伯特把麦克叫到一边，问我是谁。

“你是指克里斯么?”他问道。

“是的，他姓什么?”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惠特科姆，”麦克提醒他说，“克里斯·惠特科姆。”

罗伯特的脸气红了，在那种时候他会大发雷霆，让你成为笑柄。

“好吧，告诉埃尔维斯，那些连鬓的胡子在 20 年前就应该没了，”他咆哮着，“我不希望再看到它们。”

那个下午我把胡子刮掉了。

罗伯特的个子很高，大概有六英尺三英寸，很瘦。心情好的时候他会借助政客们常用的那种超凡魅力来争取大众的支持。一旦面对挑衅，他会突然发火，十分恐怖，有目击者说就像站在一个巨大的瀑布脚下或是淹没在洪流之中一样。他的怒火伴着雷霆般的咆哮充斥整个房间，像洪水一样打着漩涡向你扑来，想要把你淹没。首先，一些东西在空气中静止了，那气氛就像一阵龙卷风要来时的阵势。接着他那薄薄的嘴唇紧绷着，目光刺骨，刻薄冲上他的脸，在太阳穴上急促地跳动，使他的脸色变得通红发亮。他剃刀一样的性格像是要把下属们像纸一样撕烂、剁碎。

他的脾气在匡逖科成为传说。不止一次，他将他认为很难管束的作战员叫到他的办公室，将他们变成果子冻。

“我要把你送回华盛顿的野战办公室去！”他会这样对你吼。威胁是他最常用的惩罚。他知道我们都觉得被开除比死还要可怕，所以开除成了他用来管理那些他认为掉队的家伙们的最为有效的办法。

迪克·罗伯特管理人质救援队时像一只喷灯，高兴时平静而没有任何威胁，但一旦遇到任何火花，就会一下子变得灼热、烫人。和队里的其他人一样，我们也给他起个外号，叫“大个红脸 1 号”，这指的是他的脸色和他在队里的最高地位，我们都省事地叫他 BR－1。

在爱达荷的那个早晨，BR－1 毫无疑问地充满了房间。他从我们的疲惫中看到了严肃与期待。我想，在 1992 年 8 月 22 日，他肯定感觉到自己的队伍真的战无不胜，他心中相信在一两天内一切都会结束，这是他的基本原则。

在伯纳斯湾国家警卫队的军械库里的一个讲台上，人质救援队的指挥官清楚准确地讲解着。当地的执法部门有两张联邦逮捕证：是给兰德尔·韦弗和凯文·哈里斯的。他们是朋友，在山顶的小屋里和韦弗的妻子维基，还有韦弗和维基的四个孩子住了一年多了。不久前的一天，韦弗和哈里斯在离小屋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对联邦执法官代表团开枪。执法官代表威廉·德根，一个优秀的联邦公务员，在枪战中被杀死。这是一次流血的、单纯对执法人员在合法执行公务时的攻击。大家都认为韦弗和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哈里斯已经回到了小屋。

我们的任务是在小屋周围建一道环形防线，包围那个区域，帮助捉拿韦弗和哈里斯。在山脊下正好有一块土豆地可以用来做宿营基地，直到任务结束，那里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去的地方。

在罗伯特讲话的时候，我们传阅着韦弗和哈里斯的照片，那是模糊的放大了的驾驶执照的照片。他们有很好的武器，他重复道，并补充说韦弗是前陆军绿贝雷帽的成员，有很好的逃生能力。他们都被证明有暴力倾向，而且曾经由于一些小的问题和过错遭到逮捕。虽然调查一开始是烟、酒、枪支管理委员会做的，但最后还是要求助于执法官，他们提供了韦弗在法庭上失败的表现。联邦调查局最后报告说，有一名联邦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遭到了袭击。

命令通报会只开了不到 10 分钟。罗伯特说我们将从小路到达鲁比山脊下的那块地方，在那里建立指挥所。我们将在韦弗小屋附近布置狙击手并建立环形防线，仔细监视那个一直提到的韦弗的避难所。我很是吃惊的是，在枪击发生过的几天里，没有一个人去看过小屋。我们都知道，哈里斯、韦弗和他的家人可以整理行李搬出去，他们是逃生能手，可以离开这里生存。他们已经在他们的山头自给自足地生活了很长时间了，我想他们有很好的机会卷上铺盖跑到山林里去。

罗伯特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小屋的模拟照片和它周围的地形图片。那彩色大照片给我们提供了危机地点的第一印象，但是关于那地方到底怎样却所知寥寥。二维图片很难显示出地形，而且也没有显示小屋是坐落在一个地理位置十分隐蔽的山脊脚下。

会议上没有人说一句话，没有任何的声音。

当罗伯特部署完毕后，我们走出房间，回到租来的车上，开始向小屋进发。当我们在冷雨和睡眠不足的阴云中离开国家警卫队的军械库时，我记得我在想这次的情形可能会出乎罗伯特的预料。

13 行　　动

鲁比·里奇是一个当地小山包的名字，它坐落在爱达荷州孤零零的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潘汉都国家森林公园内，紧靠着库特奈河谷，沿 95 号公路向北延伸过邦纳港口，穿过了距英属伦比亚省的国王门 40 英里的国界线。山峰很高，最高的史密斯峰有 7 650 英尺。山上有成千上万亩的树林，这些森林维持了那里大部分人口的生存。50 英尺高的落叶松、针叶松、白桦树从岩石山坡上长出，把险峻的山坡点缀得郁郁葱葱。雄鹰在天空翱翔，雄鹿、黑熊和美洲狮在荒野中游荡。这是一个荒凉崎岖、质朴美丽的地方，是上帝特意留给冒险者的。这里决不是战争的存身之地。

但是，8 月 22 日，当我们带着武器穿过原木桥，进入荒凉的土豆地时，我们没有看到一丝美的地方。我们头上是低沉的乌云和灰蒙蒙的山峰。雨水使道路变得十分泥泞，令人恼火。搭建营地的地方到处都是一片潮湿的惨相。

在 11：00 左右，我们刚开始搭建帐篷，狙击手协调员莱斯特·黑兹尔顿传过话来说，蓝色狙击手要做好准备，马上到山脊上韦弗的小屋周围建立监视岗哨。厄克队要做好紧急进攻的准备。人质救援队总是要保留至少一个战术要素来对付那些不可预见的危机。从我们的地图看，韦弗的小屋坐落在岩石小山的顶上，俯视着我们的营地。我们都知道，他可能已经知道我们来了，而且已经建立起自己的防御工事。厄克队作为“招呼委员会”应该上前去问候他们一声。

左侧的金色狙击手和剩下的三个突击队打开了装备，搭起了帐篷，这些工作进行得很快。不断的体力劳动使我们忘记了疲劳，同时也在沁入肌肤的寒冷中暖和起来了。作战装备依然在厢式的卡车里，个人的用具包，诸如睡袋和衣物都在帐篷里，通讯硬件、医疗用品、指挥员的设备和后勤材料也都很好地放在了 DRASH 帐篷里。

DRASH 帐篷看起来像浅棕色的圆顶建筑。它们带有发电器和暖气片，从而创造出比老式的 GPM 帐篷更为优越的居住环境，GPM 帐篷是男女军人们忍受了几十年的旧装备。不幸的是，它们和住在阿斯托里亚的沃尔多夫的套间花费一样昂贵。

奇形怪状的帐篷搭起之后，土豆地看起来像一个神秘的前哨基地，而我们就好像是从外星球闯入的一样。高高的雷达天线在我们周围竖了起来。穿着迷彩服和护身甲的突击队员们，在柴油发电机里加了油，打开了引擎。这叮叮当当的机器为照明灯、电脑和加密卫星电话送来了能量。战争的工具都被搬出了卡车，搬进了帐篷。作战员们检查了他们的武器和弹药。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指挥员包括罗伯特、麦克塔维什、监督员比尔·马祖恩和狙击手协调员莱斯特·黑兹尔顿，他们蹲在作战指挥中心制订作战计划。他们要做好后勤准备，草拟人员安排，和联邦调查局总部建立联系，而且要处理当地和州里的各个参与到这个正在升级的危机中的部门的关系。他们必须在努力把握危机发展态势的同时，把这些全部做好，到时候就能够集中精力搜索和逮捕凶手了——那个杀死了联邦执法官威廉·德根的杀人犯。

更为复杂的问题是，在这荒郊野外，人质救援队的指挥员们没有一件现代的通讯工具可用。有线电话、电脑、传真机和煮咖啡的壶要到天黑时才能运到。在我们到达后的前几个小时里，我们只有地图、探照灯和一些技术人员临时拼凑在一起的东西。罗伯特和他的指挥员们只好在石器时代工作了。

中午时分，田园般的山地变成了一个繁盛的群落，一座帆布和钢铁的小城市，像曾经的采矿者建立的小镇和淘金者的露宿营地一样，出现在了这块孤单的爱达荷土豆地上，其中一道茅厕破坏了这里所有的魅力和美感。

我们正忙的时候，博特从队领导会议上回来说，BR－1 改变了主意，想尽快将所有的狙击手都派上山脊。我们丢下了固定帐篷，撕开包裹拿出了化纤内衣、雨衣、吉利包和我们换岗时必需的战地装备。博特告诉我们要轻便一点，因为不需要过夜。

人质救援队那时只带了 13 名狙击手，有两名没有来。左边的 11 人要包围小木屋，建立观察哨，维持一个松散的环形防线。和对付别的危机一样，我们将要包围小屋或者说“危机焦点”的四周，并根据我们的侦察向指挥员们提供情报。罗伯特想要我们其中的两个人建立一个掩护位置，以掩护我们穿过峡谷向山顶移动。赖兹和犹大接受了这项任务。指挥员们要求我们尽快准备出发，也就是说现在就出发。

不幸的是，“现在”往往意味着现在准备好，再等上几个小时，直到某个人想出他们到底想要让你做什么为止。解决危机时的语言十分麻烦，有时候可以与汉语普通话相匹敌。

我在工具包里装了两夸脱水、一份快餐、一个无线电对讲机，外加一块电池、一个测定点位的观测仪和一个雨披。我迅速检查了“真理”，轻轻地将它和一盒 0.308 口径的子弹、一些面部伪装油彩放在了一起。我把指南针挂在脖子里，“啪”的将一个 30 发的弹夹装进了 CAR－16，又抓起一把勃朗宁放在了包里。事实是这样的：不能超过 40 磅——要轻装，那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样我们才能迅速爬上山，在天黑以前进入位置。

将要走出厢式卡车时，我想去拿吉利包，却发现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带来。好在马特兹的包在，但他没有来。我在他的包里拿了一个面罩，就急忙赶上了队伍。

和预期的一样，博特的说法是一个错误的消息。我们在绵绵不断的雨中等了将近一个小时。这时莱斯特·黑兹尔顿走出了作战指挥中心，告诉了我们新的消息。修改后的计划是要用车，通过一条伐木的小道，把我们送到小屋附近。这将节省很多时间，而且如果韦弗和哈里斯决定要伏击我们时，我们会更为安全。“再等一会儿，”莱斯特说，“车辆马上就到。”

两个小时后，作战指挥中心放出话来说计划又变了。我们要顺着一条东北方临着悬崖峭壁的小路爬到山脊。如果我们按这个计划开始行动，那现在我们已经到半路了。

“检查装备，五分钟后准备出发。”博特说。我们又争先恐后地检查整理了装备。

又是一个错误警报。

两个多小时流逝了。其间莱斯特曾放出话说，总部已经签署了新的行动计划，并且罗伯特也希望我们尽快爬上山。

快下午三点了。我们全副武装地站着等了将近五个小时。我们现在依然没有建立环形防线包围小屋。没有人敢肯定哈里斯、韦弗，或者其他家庭成员依旧待在爱达荷。距杀死德根的那次枪战至今已经有 20 多个小时了，但依然没有一个人到过犯罪现场。

五分钟后，莱斯特在作战指挥中心的路中间召集了我们。他由一个面容文静而又严峻的，但我从未见过的人陪伴着。雨好像在他开始讲话的几分钟里停了。

“这位是执法官迈克·雷纳德，”莱斯特说，“他以前到过那个小屋，会为我们带路的。”

我们仔细地看着他，心里想着我们需要什么向导呢。没有握手，没有点头，没有微笑，没有鼓掌。这只是一种工作，野蛮而又代价昂贵的工作。而且他也不想和谁交朋友。

在莱斯特讲话时，雷纳德点着头听着，一言不发。他身材高大，下巴突出，脸上有一种刚刚从战争中脱身出来的表情。那个死于 20 小时之前的枪战中的人是他的朋友。现在联邦调查局带着所有的荣耀和对付不寻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常犯罪的技巧来到了这个小镇上，接手了雷纳德和他的同伴们所引发的却无法控制的事情。这将是一个难以下咽的苦果，尽管他们有能力，但他们输了。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对这场非人道的悲剧的控制。麦克可能是他们惟一一个留下来参加战斗的人。

莱斯特从伪装服下面的衣服里拿出了一个笔记本，抹了抹一脸的疲惫。雨又开始下了，好像是故意干扰他，浸泡着他手中的纸，也渗进我们严肃而又沉重的心里。

雾气在我们呼吸时升起。

“好啦，听清楚了，”莱斯特吸着冷气说，“总部刚刚签署了新的战斗规则。”

他看了看自己的笔记本，里面凌乱地记着一些东西。我们都知道罗伯特要求修改其中有关使用致命一击的规定，但罗伯特的新规定看上去有点过于简单直接了，为此总部要求我们停止向山顶进发。如果韦弗和哈里斯确实像所有人说的那样，执法人员们所要面对的处境将十分的危险。他们有很好的武装、受过良好的训练、为战斗做好了准备。

“这里是你们新的战斗规则：任何在包围圈中的成年人，被看到带有武器，而在要求其投降的命令下过之后依然反抗，便可采用致命武器将其击毙。任何成年女性，被看到带有武器，而且在要求其投降的命令下过之后依然反抗，致命武器也可以而且应该被采用将其击毙。任何目标如果对我们表现出了致命的威胁或极大的身体伤害的迹象，都可以采用以上联邦调查局有关致命武器的规定。”

我记得在他念这些东西时，我盯着他看了很长时间，这些话使我震惊。

莱斯特·黑兹尔顿是一个天生的领导，一个斗士——是那种你从不会怀疑的上司。和麦克塔维什和比尔·马祖恩一样，他是一个有多年经验的前人质救援队队员。

他做过作战员、小队长，接着是狙击手调度员，一步一步做到了现在的级别，他说话很轻，十分坚定的声音从浓密的胡子后面那经常嚼着香烟的嘴里发出。他走路很慢很稳重，好像肩头扛着世界所有的重量。他也很少笑，但当他笑时，便会声音很大，而且富有感染力，笑的时候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其他人的存在一样。而且一切事情或欢乐，要么都是莱斯特的，要么是其他人的，对他来说两者从不混淆。

因为罗伯特从来不关心狙击手，而莱斯特·黑兹尔顿经常为我们的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利益而战，所以我们狙击手看莱斯特·黑兹尔顿时带着一点神秘的敬仰，尽管如此，迪克·罗伯特并不看重他，经常把他视为备用的行李，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那时，莱斯特没有监督的权力，他也不想要这种权力。他像一个局外人一样享受着他的名誉，像他手下的其他人一样从来不去拍罗伯特或其他人的马屁。狙击手们对莱斯特的尊重来自于他的经验、技术和良好的判断能力，而不是由于政治的影响。

我们时常要为忠心付出代价。莱斯特要我们做很多，经常是漫长而且残酷的别的人都不愿意去做的任务。任何认为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特警，因而不如海军陆战队士兵的人，最后都要为他这种不尊敬的看法付出代价。莱斯特可不乐意忍受愚弄与轻视。

莱斯特希望他的狙击手比突击队队员们工作的时间更长一点。他公开地告诉我们，当突击队队员们在舒服的仓库里等待进攻的铃声响起时，我们却要去忍受寒冷、流汗、饥饿的折磨。我们只有指望着 12 小时一次的换班，回到后方像突击队的人一样享受一会儿。

“任务是和屠杀一起来的，”他说。“永远别跟我怨天怨地。如果不想参加，就他妈的马上给我滚。”

这是莱斯特所说的全部，尽管我并不总是同意他的话，但我总是很尊敬他。

所以在他读新的作战规则时，我们认真听着。那些老队员们直直地看着前方，好像没什么不一样。新的规则十分适合他们，我也不想怀疑他们的判断能力。这是队中的工作方式，一切要靠资历。老家伙们有好的车，好的路线，好的任务。他们有权利决定是否把常识传授给那些新来的人，新来的家伙只有闭上嘴做他们被要求做的事的份儿。我们是执法机关的人，我们所做的一切，从五段论的命令到飞行服，都有十分清楚的军事档案可查。

“我再念一遍命令。”莱斯特说。他又念了一遍。

致命武器“可以而且应该”被采用。

我在他的声音里没有听到一点感情，没有一点紧迫或者别的指示。他只是简单地在读作战规则，就好像是在更新我们的天气信息一样。

莱斯特的工作效率十分高。他坚信联邦调查局和人质救援队的尊严与荣誉，即使他心里有些怀疑作战规则和它们的意味，他的声音也不会背叛它们。

我用眼角扫了一圈，观察了一下队友们的表情，没什么特别的。他们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的眼睛掩藏在粗麻布外套的破开处、面罩或面部油彩的伪装下面。他们的心思深深地藏在阴影里，像慢慢地落向我们的，灰蒙蒙的雾一样的安静。如果他们和我一样的吃惊，那么他们就没有丢掉他们历来所坚持的东西。

柯蒂斯，前海军弹药运输员，在雨中抽着鼻子，整理着肩上的工具包。戴尔，前海军陆战队直升机驾驶员，边把他的面罩蒙在头上，边斜着眼看。犹大，前陆军突击队员，柔道好手，摩门教主教，僵直地站在那里，像一根花岗岩柱子，通常他总是坚信精神高于物质的无情戒律。

他们是我在新作战员训练学校的同门，像我一样是新到的。但他们是富有经验的军人，熟悉来自指挥官的作战规则和命令。我看着他们像小孩子一样试图学习正确的方式。我寻找着线索，想弄清楚所有东西的真正意味。新作战员训练学校从来不做这样的工作。它最初是要教我们怎样去做一个狙击手应该做的所有事情，怎样在没路的半山腰走上山，怎样用我们来复枪上的十字准星瞄准一个人，杀死他。

可以而且应该用致命一击。

我看着其他的狙击手，那些富有经验的人：马克和卢克，他们曾经在海军陆战队当过步兵；霍奇，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前陆军突击队队员，伞兵和战斗部队指挥官；毕夫，海军军官学校橄榄球队的边锋；博特，前海军陆战队步兵。只有赖兹、沃伦和我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他们什么都没有说，也许由于相同原因，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待在一个像这样的团体中。

忽然我充满了自信，就像一条狗在一群狗中感到的自信一样。我知道了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迪克·罗伯特的新作战规则只是指导方针，是告诉我们这一特殊情况的严重性。标准的联邦调查局的规则的定义很麻烦："致命武器除非是在你自己或他人，受到了致命的威胁或严重的身体伤害时才能使用。"它经常在具体的情况下被改动。

这时候，我不再考虑新的作战规则是否是一个杀人命令了。如果我要去杀一个人，那是因为我觉得他应该被杀，而不是因为 2 000 英里之外的官员们要他死。他们因为我的判断力而雇用我，现在我所做的正是他们要得到的。

我记得我接下来想的是，我们将要爬上山，冲入虎口。那里至少有一名联邦工作人员已经被杀死。我知道我们将要面对的家伙有一批枪，并愿意使用它们，而且占有地势之利。我不再想新的作战规则与原来的有何不同。我只希望在中埋伏或受攻击时保护自己，而不需要莱斯特、BR-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1,或其他任何人的对环境的描述或说教。

“还有什么问题?”莱斯特问道。

在莱斯特看着我们每个人的眼睛等待着回答时,麦克·雷纳德静静地站在他身旁。没有一个人说话了。他便走近,走到我们中间。

“我们将向南,走进树林,”雷纳德说,“接着折向北,再向东爬上山脊。一旦走出了高大的树林,就得靠你们自己了。继续向山高处走,直到到达你们自己的位置。”

莱斯特等雷纳德说完。

“当你们到达位置时向我们汇报,”他说,“小心你们的屁股。”

他说完就转身走开了。

雷纳德领会了莱斯特的意思,开始带着我们顺着泥泞的路出发了,朝向韦弗的小屋或是返回伯纳斯港,随你怎么想。我们根据事先安排好的狙击手的位置,排队跟着他,打开了来复枪的保险,走进了树林。

我的胃里除了胃酸和肾上腺素没有别的,眼睛被伪装油彩刺激得发痒而又疲惫。我带的惟一一身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贴在身上了。

* * * * * * * *

离开道路后,我们发现从土豆地到山上,在空间上很近。我带了一点点的东西,只能维持几个小时。一般来说,第一队先在亮处走一小段距离,去建立环形防线。一旦环形防线建成,后续部队则建立营地——准备长时间停留的位置。根据 BR-1 最初的命令,我想我们会在夜里回来。

雷纳德领着我们这个独立的小纵队静静地走向山上。我们沿着小路走了一段时间,最后,在一片没有砍伐过的白桦林和针叶松林前路断了。树上刻着返回和向前穿过斜坡的标志。这是一个崎岖蜿蜒的地形,到处是峻峭的裸露着的岩层和乱石的绝壁。雨水使得满是苔藓和树叶的地面变得很滑而且障碍重重。我滑倒了好几次,感觉到化纤内衣像一个吸满了汗水和雨水的海绵一样,吱吱作响。当我掀开层层的衣服让冷气钻进来凉快一下时,蒸汽从我的胸膛升起。

这地形看起来很像我年轻时待过的新罕布什尔的群山。如果我的朋友和我想要一起度一个周末的话,我有时候会回那里一趟。但此时长而脏的吉利包的带子不时落在眼上,来复枪的上部不时打着后脑勺,这可不是一次舒服的远足。

我们迅速前进,不断地左右巡视,提防随时可能出现的伏击。大峡谷的那次任务使我懂得了使用恰当的巡逻武器的价值。我们没有人期待前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半个小时左右有什么事情发生。但过了一段时间，真正到了韦弗的地盘了。他在这片林子里生活一年多了，没有那些使人软化的舒适的生活用品，没有电视机、没有电。他杀掉大部分他要吃的动物，驯养剩余的。这个看起来又大又荒凉的森林是他的后院。如果他想找的话，很容易就能找到我们的。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跋涉，雷纳德停了下来。他蹲在一块巨石的根部，向我们暗示说已经到了。我们四周巨大的石块像坚定的哨兵挺立在要塞的墙头。我回头看看来时刚刚走过的路，除了森林和雾气之外什么也看不到了。我们刚刚开辟的小路，消失在遍地蔓延的雾气和连绵不断、淅淅沥沥的雨中。

不远处传来一阵雷纳德断断续续的低语声，说这是他所能带的路的尽头了，韦弗的小屋在我们左边不足 200 码处，就在巨石的那边，穿过一条山涧。我歪着脖子，想亲自看一看来证实自己所听到的。雷纳德一离开，我们就留下了两名狙击手来掩护。大队则沿着短粗的山脊，向小屋进发了。霍奇和戴尔第一组，柯蒂斯和毕夫第二组，卢克和沃伦第三组，马克、博特和我殿后。我们要爬到最高点。

雷纳德悄然而迅速地离开了我们，消失在雾气中。此时没有讨论战术和计划的时间了。我们都知道自己的任务，并且毫无疑问地清楚自己的处境。我们现在离韦弗十分近，近得足以使他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向我们开火。他是一个前特种兵、有经验的猎人，他有来复猎枪和远程望远镜。如果我们暴露了自己，我们将付出昂贵的代价。

在我们一块一块摸着石头向我们在卢比·里奇上的哨位移动时，我可以一直看到韦弗的小屋。那座压木板和焦油纸搭建的小木屋就在我们的左边，看起来比我想像的要小、要粗糙。或许这就是情况的严重性所在，这种简陋的环境使他对一位肯定是来自某座高楼大厦的联邦官员产生嫉恨，以至于杀死了他。但无论我的预期怎样，眼前的现实让人兴趣大减。

韦弗的 20×30 英尺的小屋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废弃的小棚。一根孤零零的火炉烟囱从倾斜的屋顶伸出，前后都有窄窄的走廊，东墙上单独开着一扇窗子。距离和雨雾使我们不能看到里面。一切都静静地透着一种不祥的征兆。我记得我当时有一种愤慨，一种和后来卷入洛杉矶暴动时同样的愤慨。因为我知道现在危机又一次来到我们面前，但在暴力之后常常会留下令人遗憾的平静。我们离开了霍奇和戴尔，向前爬了很长的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时间，慢慢地、静静地、小心地。柯蒂斯和毕夫最先离开我们，卢克和沃伦最后离开。博特一直向上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离开，直到森林稀疏了，在我们前方出现了崎岖不平的灌木丛和易碎的岩石。他选了一块岩石突出的地方作为FFP，离小屋有200码高、300码远，接着用手发了个信号说将在这里建立掩体。

这个FFP或者说是潜伏哨，是我们在海军陆战队接受狙击手训练时学到的军事名称。它是指狙击手用来监视危机点和必要时进行射击的掩体据点。一个理想的潜伏哨能够提供观察目标的清晰视角而不暴露监视者。如果他开枪，也能够掩盖来复枪枪口的闪光和冒出的硝烟。博特选择的潜伏哨靠着一个小的常青灌木丛，有两个电视大小的石块作盖，它非常小，只能容下一个人。

因为陡峭的下坡和崎岖的地形，我们三个人必须移动得比通常的距离更远一点。我在马克和博特左边15英尺的一个花岗岩岩床上蹲下。露出地面的岩层在我身后逐渐下陷，形成一个遮蔽物，提供了一个吃东西、换衣服或是洗澡的地方。这看起来十分舒适，不像是不适合居住的洞穴。我迅速动手将它变成狙击手的掩体。

我首先从包里拿出了来复枪，把它固定在双脚支架上，拉出雨披，把它披在头和肩上，形成一个帐篷形的掩体，但它起的作用很小。雨水从前沿流下来，形成一个微型的瀑布。每次呼出的雾气像寒冷的窗子上的蒸汽一样，在镜头上留下变化多端的影像，我要想使用观测仪和来复枪瞄准器，就得不断地用镜头纸擦它们，并且要缓缓地从鼻孔里呼气。

按顺序第一件事是向作战指挥中心报告我们的位置，马克负责这件事。他运用反方位角和离小屋的距离来做辨别。莱斯特会在指挥中心的地图上标出我们的位置。我们没有激光测距仪，但我们估计离小屋有290码左右。

博特向中心汇报了我们的位置后，他和马克返回了掩体，继续安置他们的装备。我将目光转向目标，不断擦拭来复枪准星的镜片，集中精力搜集现场的有关信息。雨下得更大了，云雾低垂到了头顶，温度降低了很多，蒸汽不断地从我过热的、汗氤氲的身体上蒸腾。每次呼吸时的雾气，在眼睛和观测仪的镜片之间飘动，融进了笼罩着我们的无边无际的雾海里。

我仔细搜索着下面目标的情况，寻找有用的信息。我所能够看到的是小屋前面倾斜的屋顶和上面的两个窗户。因为处在比小屋高很多的地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方，所以看不到它的前门，但我能够辨认出扶手和一个像是洗衣机的东西，和那扇窗户映出的屋子东面的景象。

我曾经在新英格兰生活过 20 年，深知寒冬的滋味，所以我在想一个人怎么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这样简陋的小屋里过上一年多。毕竟，这里是爱达荷北部，我们离加拿大的边界只有 40 英里。现在还只是八月，而气温却已在零度左右徘徊了。接下来的五个月，对任何试图住在这简陋的小屋里的人都是一种残酷的考验。

基于山脊的地形，这里实际上不可能建立一个标准的环形防线。小屋坐落在一个伸向峡谷的岩层的突出部分，峡谷的三面都是峭壁。通向小屋的惟一一条小路，是狭窄曲折的肮脏小径，它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门户。韦弗和哈里斯已经在一块露出地面的马蹄铁形状的岩层上，距路面有 30 或 40 英尺，建立了一个据点，是很好的防御工事。如果有试图接近小屋的人到来，在离小屋还有很长的距离时，哈里斯和韦弗就能够听到，这样他们就有充足的时间去拿武器，跑进他们的防御堡垒。从我的位置看，可以看到路、岩石要塞、几辆车、一个木材堆、一个小棚，和一堆我认为只有在郊区贫穷的地方才能看到的垃圾。在一个临时的狗窝外面，两条狗不安地在短链子允许的范围里走来走去。它们在一条通过岩石高处的车道的顶部。这些脱毛而难看的、不顾一切的生物看起来更像是被忽视了的看家犬而不是宠物。

我向中心汇报了这些情况，另外几对狙击手提供了我看不到的细节。高倍望远镜放大很多但却提供了很差的观察深度，那些在我的位置看起来很近的东西从其他三个位置却看得更为清楚。在监视开始不久，大概五分钟，我看到一个男性白人走出来，走上了屋后的走廊。一个挂在靠近屋子东南角晒衣绳上的睡袋，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只看到他朝山脊瞥了几眼就回屋里去了。

这一幕发生得太快了，我没法看清他的脸，但这像一针提神剂一样告诉我们，这不是一次无意义的行动。那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证据，证明有一个成年男子确实住在小屋里。我记得有一种熟悉的但没有理由的感觉，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在每一次监视时都觉得你监视的人能够看到你。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时是一位新手，当时是在密西西比监视银行抢劫嫌疑犯，感觉就像一个肮脏的家伙在秘密地抓一个重罪犯。这就好像一个窥淫者在窥视时，突然站起来宣布自己对此有法律权威一样，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罪恶感。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我知道韦弗和哈里斯在等着某些人的到来，在等着我们到来，所以现在站出来宣布我们的法律权威并不是一个好主意，上一个尝试者已经被一颗打进喉咙的子弹要了性命。韦弗和哈里斯已经从一个有秩序有权威的社会逃向了小屋，他们像异教徒一样鄙弃了征税人和立法者。在平凡而枯燥的世间，他们独特与奇怪的言行带来的是揶揄和嘲讽，他们发誓与这个世界断绝关系。现在他们进入决战的地点，而且已经充分地估计到了锡安主义的政府——他们对联邦政府的称呼——的盛怒。他们知道，在一天前那座山上所开始的不会很快结束。有人会来的，带着徽章和拥有权力的人会来结束他们自我强加的流浪生活。

我晃了晃双脚，雨水已经把鞋子浸透了，脚趾被寒冷冻得麻木了。冰水从我的脖子一滴一滴地流下来，流到肩膀，流进腋窝。我的手臂和背部开始冷得发抖，赤裸的手指看起来就像干瘪的香肠。我趴在那儿，来路上产生的热量和精力随着光亮逐渐地消退了，我感觉到好像山上所有的寒冷以及空虚一起把我拉了进去，像是掉进了裂缝和巨大的阴影里。我通过望远镜盯着小屋，除了狗不时地叫两声外，那里没有其他动静。我伸手在雨衣下面拿出一张镜头纸，擦了擦镜片，继续观察接下来的情况。

随后，事情开始了。

14 射　击

他们从前面的走廊下面出来了，端着长武器，两男一女，都穿着带有兜帽的黑色外罩，这使得他们的体型笼罩在深深的阴影中，看不很清楚。但是当他们跑动起来时阴影消退了，我用十字准星谨慎地瞄住了他们。是什么使他们走出了小屋，激起了他们行动上表现出的那种紧迫感。这像是一个快速反应训练，就像人质救援队和军事特务部门为战争所做的训练一样。他们不像是随处遛遛给鸡喂食，更像是要抢某个人屁股上的一块肥肉。

我把十字准星瞄向那个领头跑的人，从我的望远镜里看，他几乎是直直地朝我所在的这块岩石突出处奔来。在我们之间是将近 300 码左右的岩石、树木和一些破烂儿，这样的破烂儿我曾经在密西西比乡下的活动房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屋周围看到过。我从来复枪上十倍的瞄准镜看着，他们越来越近，越来越大了。

我用十字准星追踪着三个奔跑者，总想着他们是奔我而来的。他们有可能已经从小屋里看到我们了，这里是他们的地盘，他们的地形，而我是敌人。如果他们把战斗引进了树林，那么我们的优势便会大减。

我记得小时候，我和朋友们在新罕布什尔森林无休止地玩战斗游戏。根据时间不同，我有时追别人，有时会被追。那里经常有十分刺激的令人激动的围猎，我第一次出猎见到猎物时十分紧张、十分兴奋。我们会穿过一片白桦林追逐鹌鹑，顺着一个鹿走的小径躺下，等待捕捉成年牡鹿。或者在操场上用拳头追打同学，奋力地攻击他。战争时间……州里橄榄球锦标赛之前肚痛……第一次被捕……所有的东西一起涌出。

我的心跳加速了。

我把手指轻轻地搭在了扳机上。保险已经打开，我从来没有用过保险。

远处“叭”的一声，在山上回荡，接着又一声，又一声。开枪了。

不像是来复枪的声音，一个大口径的来复枪能够发出可怕的巨响。我听过它们所有的响声：从我小时候父亲给我的 0.22 口径的游戏枪，到人质救援队用来对付大多数难以穿透的目标的 0.50 口径的末日审判，还有我用来谋生的 0.308 口径的来复枪——每年我要用它射上千发子弹。我熟悉那些枪的声音。但这些射击声很不一样，像手枪或是发令枪，无力而空洞。它们一连串地响起，叭、叭、叭……

哪个杂种在向我们射击，我想。

在他们迅速地穿过院子，端好武器准备战斗时，我一直追踪着他们。他们正朝我们跑来……射击。

他们到底怎么知道我们在外面呢？我很是迷惑。或许他们看到了霍奇和戴尔向下面移动，我知道前哨四号离小屋最近，但我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在哪儿，从我的位置也看不到前哨四号。

我忽然想起了几个月的狙击手训练，那时我们要求手指对扳机保持一磅半的压力。在呼吸之间，稍一动手，手中的枪就会咳出 168 粒致命的子弹，能够打掉一个人头部的一半。

我像训练时一样做好了一切，把枪托用脸颊和肩头夹紧，放松瞄准的眼睛，用左手抓紧枪柄把来复枪固定在支架上。

慢慢地把气吸进肺里，再轻轻地呼出。这一切都做得十分自然，毫不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费力。

找准了目标。

射击一个移动的目标或者说是像我们经常说的“运动物体”有两种方法：追踪和伏击。追踪是追踪者跟着他的目标移动他的枪管，用十字准星瞄准目标，慢慢地压下扳机直到子弹射出，接着像一个双向飞碟射手一样随着后坐力移动。这种射击方法的问题在于，面对移动的枪管要有高超而精确的射击术。一个固定平台往往是最好的射击平台，因为任何运动都可能影响脆弱的弹道。所以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而又极其困难的技术，只有很少的狙击手采用。

伏击可以使射击者在一个十分平稳的位置，等待目标进入有效射程再开枪。射手先找到一块开阔地，把他的准星瞄在移动目标前面一点的位置，计算它十字刻线上的刻度，考虑目标的距离、速度，判断风向、海拔、湿度，接下来等待目标进入他的视野。

通过 20 倍的望远镜看 200 码的距离，射手只有不足一秒的时间来确定环境，瞄准他的目标和开枪射击——去杀死一个人。去杀死一个走着的、说着话的、呼吸着的、有着眼、口、脸的人——这些在你瞄准他射击时看得很清楚——正中面部，打进他的眼里。你要打中他的头骨，那将即刻引发无可挽回的死亡。

不失误的余地是微乎其微的，晚于十分之一秒，他就会从你的枪口下走过；早于十分之一秒，你则给了他退缩的时间，因为他还没来得及到你的枪口下。

你只有不足十分之一秒的时间来赢得一项复杂的、难得的、但又并不期望得到的技艺，它能使一个人时常被叫上来表演。

做出正确的决定，你可以节省一天的时间。做出错误的决定，你则要用你的余生来和行政的、民事的以及可能的刑事诉讼作斗争，还要和这个世界上的那些没有思想的人纠缠。不足十分之一秒是一条路也是一切的结束。不足十分之一秒是一个杀人的窗口，从那里你可以看到被击中者像一袋鲜肉一样倒在地上，变成黑红色的胶泥。那里没有第二次机会，没有说“对不起”的机会，也没有说“哦，狗屎”的余地。

伏击是我使用的技术。

我知道目标距离我大概有 290 码远，入射的角度大概是 28 度，湿度大概 100%，风速大概每小时 0～3 英里，从我的左侧 45 度刮来，有四分之一的逆流。考虑了这些因素和跑动者的速度，我打算使用超前两个刻度，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把十字准星瞄准在他们前面准备射击。

即使考虑上变数，我也完全相信我的能力能够将他们除掉。我从来不怀疑这一点。但是我也知道我只有很少的时间。事情好像是自发的，经过一段时间，所有的因素就自动凑在了一起。尽管有恶劣的天气环境和意想不到的一切，我还是意识到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我至今记得当时那种完美的感觉。

我没有感觉到寒冷、下雨或者筋疲力尽，我没有感觉到饥饿、紧张或者孤独，我只是坚定地想着我要射击。

我记得，他们教我的压扳机的方法。我们的撞针根据不同的武器和个人表现设计的撞击力度额为两磅半。我的来复枪的宝石撞针比大多数的撞击力度额要略微大两盎司，但不足三磅。

我记得我压下了全部的扳机，只剩下最后的一盎司，准备射击时，却把目标丢在了一棵树或者一块石头或者一个小棚或者木材堆里了。我就这样移动着十字准星，数着刻度，留意着我的目标，最后却在障碍物后面把他丢了。

又一声。

又一声。

仅比第二声早一点的第一声，在我的脑袋里回荡。我知道我应该在他们到达树林之前就开枪。他们向我直奔而来。

他妈的，打、打、打！一个声音在我的心里咆哮着。

但是子弹却没有飞出去。

扣扳机！扣呀！

他们走了。三个人都跑回了小屋，他们慌慌张张地爬出了我的视野，进了走廊。

所有的事情只持续了几秒钟。

“前哨一号呼叫中心，我们开枪了。”

这是我的声音，我几乎听不出来了。

我紧压着我的无线电对讲机的信号传输钮，对着它说：“多人射击，两方齐发。”

我松开了按钮，第一次发现自己不知道谁开了枪和有没有人被击中。尽管大脑十分冷静，我却能感觉到心脏在胸腔里怦怦乱动。我靠着身下冰冷岩石的平面，感觉身体在花岗石上面微微地起伏着。雨水啪啪地打在头顶的雨披上，急促喘气时雾气从嘴里冒出。忽然一阵奇怪的暖流经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过了我疼痛的四肢，我的眼睛变亮了，耳朵也变灵敏了。

接下来我看到了一切。我用心灵之眼，再次看到了刚才的全部场景。这是被我控制的一种心灵重放。

当我刚把眼睛放在望远镜上时，就看到了他们从小屋冲出来：三个人穿着黑色带兜帽的外套，来复枪端在前面，像战士冲向战场一样。我数着他们：一、二……两个男人，一个女人。

我猜是兰迪·韦弗，凯文·哈里斯，维基·韦弗。我看不清他们的脸，我想他们一样看不清我的。

他们蹿出小屋，就好像小屋着了火一样，奔向那个很快就声名狼藉的“突出的岩石层”。跑了几步，他们转向我们，消失在一堆障碍物后面，就像一部无声电影的一组镜头一样迅速地消失了。

枪声，脆弱的、奇怪的枪声。太脆弱了，不像是从来复枪里打出来的。他们转身又跑回了小屋。那里没有声音，没有叫喊，就在他们跑上前面的走廊从我的视野中消失时，更多枪声响起。还是同样奇怪的声音：叭、叭、叭。我无法将它们和我看到的武器联系在一起。

接着我听到了它。

尖声喊叫。

它从我头骨的底部开始，像尖锐的汽笛，渐渐变高变大，就好像一些幽灵从峡谷下面冲出，冲向了天空。

“啊啊啊啊啊啊啊！！”

没有语言可以描述那叫声中疯狂的放纵或是无边的恐怖，这是爱尔兰民俗中女妖精充满死亡、愤怒、极度痛苦的哭嚎，好像是被巨大的恐惧和一齐迸发的悲痛，永恒地无休止地击打着。尽管我知道恐怖的声音只有几秒，但在我脑海里它好像是持续了几个小时。

是不是我第一次漏掉了它？没有，我可以肯定，现在只是重新拾起。知觉第一次就捕捉到了它，只是把它放在了后台，好像是在给自己一点时间来做好防御。这是知觉预防精神创伤的一种方式。

“上帝，”我自言自语道，“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尖叫声挂在低低的云上，野蛮、痛苦而又凄厉。回荡着，上升着。一个女人的声音，刺耳的、令人惊骇的咯咯声。

“开了几枪？”无线电里粗声喊着，“有没有人被击中？谁开的枪？有没有队员受伤？”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地来，我摇了摇头，发现我一点答案都没有。幸好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前哨四号报告了详细的情况：开了两枪，没有人质救援队队员受伤，不知道下面的情况怎么样。

开了两枪？我至少听到了六枪。两枪来自前哨四号，那里是霍奇和戴尔。打到了谁的身上？

我已经在运动比赛中花钱学到了不少东西，知道肾上腺素和激烈的刺激经常能够歪曲、迷惑知觉，但是我确信我听到了不止两声枪响。

我向我的左边100码的山下看了看，试图猜测前哨四号在哪里建立了潜伏哨。他们离小屋很近，比我们要低100英尺。他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刚才发生的一切。除了零落的落叶松和无情的雨之外，我什么也看不到。

接着就像是打冷战一样，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自我加入人质救援队以来第一次如此。为什么在我觉察到联邦调查局的成员——我的队友——处于危险之中时，我却没有及时地开枪射击？为什么在一个侦察员参与的枪战中，我要根据自以为听到的东西传给中心不确定信息？为什么我听到了六声枪响，而前哨四号——最近的、卷入了枪战的两个人——却报告说只有两声？

突然，很难意识到，我在大脑里将整个事件进行了第三次重放，搜索细节。我盯着空荡荡的场地，脑海里却清晰地浮现了事情的全过程。三个人——两男、一女——急急忙忙地跑着出了小屋，看起来目标十分明确，好像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并且以前多次做过同样的事情一样。他们端着长枪，像接受过很好训练的士兵，穿过扔了满地的石块和垃圾的院落，从左到右跑出了我的射程。

那些武器，有一支像是拉格迷你-14型冲锋枪，一支是突击步枪，使用30发一梭的0.223口径的子弹，有点像我们的CAR-16。他们都是半自动的、全自动的、令人害怕的武器。还有一把看起来像是打鹿用的一种滑膛枪，这第三支枪我不能确定。

接着枪声来了，1……2……3，叭、叭、叭。

叭、叭、叭，又一阵。接着就没有了。剩下了巨石、树、小棚、木材堆、走廊。我最先看到他们一起移动，接着像被驱散了一样分开了，最后跑回到小屋里。

我试图确定枪声的位置，试图使武器的位置显现出来，试图回忆起他们可能开过枪。但是在那一小段时间里有太多的信息产生，每一个都发生得如此之快。我的眼睛辨认出两个成年男子，耳朵听到了枪声，手指扣着扳机准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备射击，心告诉我要射击，思维告诉我要等到好时机再开枪。

我毫无保留地接受并十分准确地做到了人质救援队和海军陆战队教给我的一切，在整个过程中，我心中没有一点惶恐。我从未感觉到征服者的巨大压力，我记得那种感觉是我第一次将一只鹿控制在自己的来复枪的射程里。

雨依旧不停地下着，我趴在那里，用来复枪的准星扫着院落，寻找其他的威胁。我知道，他们可能还在走廊上，端起枪来准备进行新的群射。

我的无线电耳塞开始在我的头部吱吱作响。

“开了几枪？”有人又一次问道。

声音镇静而有节制，但又充满着迫切。

“前哨四号向中心汇报，本处开了两枪。”

“有人被击中么？”

“前哨四号向中心汇报，目前伤亡不明。”

那头的声音属于监督员比尔·马祖恩。我知道他在下面一定倍伤脑筋。他很明白事情应该怎么去做，但这一幕却是不在任何人的剧本上。原计划是要求狙击手侦察危机焦点，向指挥员反馈信息，同时突击队全神戒备地等着需要他们的时刻。

与此同时，指挥员们在商量最后通牒的事情，想通过扬声器播出去，然后坐等事态变化。在一个设计得很好的解决危机的练习中，谈判总是解决危机的第一步。

但是现在，很明显事情变了。

我在等着突击队从长长的阴影中出现。那曾是计划的一部分，但没有一个人来。狗继续叫着，雨继续下着，从嘴里呼出的雾气继续在我寻找值得注意的事情时，蒙住我的望远镜。

什么都没有。

“那直升机在那里究竟要干什么？”博特问道。他和马克就在我的右边稍稍偏上，但我依然能够听到他们说话，尽管他们压低了声音。

直升机？什么直升机？我问他们是什么意思。

“你没有听到么？就在小屋的上方飞。也许那是带他们出去的。”

我摇了摇头，我从没有听到有什么直升机。

接着我认识到发生了什么。看看我周围，答案忽然变得十分明显。我是在一个和这座一样的山里长大的，知道它们能够怎样玩声音游戏。当我还是小孩子时，有一次我和两个朋友在浓雾里走散了。我们在两山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之间的一个开阔的山肩上喊我们的亲属。我喊着他们,听起来他们回答的声音好像很近,但等到雾散开到我能看清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离我差不多有半英里远。

山里会有回声,也会吞掉一些声音。人声,树木的嘎吱声,石块下落声,来复枪的响声,以及直升机的隆隆声,都消失在峭壁和树枝里了。我所记得的第一阵三声枪响实际上是一枪和它的回音,第二阵也一样。这也可以解释那渐渐增强的,充满山谷的悲号,和我不能听到的直升机的声响。我的眼睛不会骗我,但我的耳朵却骗了我。

从那以后无线电陷入了沉默。在一段好像很长的时间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知道我们狙击手对下面的指挥员们来说,突然变得很遥远、很不重要了,但是我不知道在期待什么。当一次监视突然升级为交火,新的危机就开始了。

相对来说,一个执法人员即使在有利的环境下开火也是很困难的,而且现在又确实不是有利的环境。此时此刻,人质救援队依然是独立的。迪克·罗伯特已经在孤独的山脊顶上安排了他的 11 名狙击手。下面没有一个人拿眼看危机焦点,指挥员们没有和小屋联系的途径,通往小屋的路还没有被很好地清理。如果有人受伤,他们不知道谁受了伤,他们没有立即行动的想法。

在那里,最近的医疗机构也在直升机的半个小时路程之外,在这样的天气里,飞行好像是不大好。现在是下午 8:00 左右。天很快就要黑了。但没有一个狙击手带夜视镜和供弱光线下使用的来复枪准星。我们只有一点食物,有限的水,没有保暖的衣服来抵抗这每一分钟都在变坏的天气。

我们已经不停地奔忙了将近 40 个小时了,很多人已经到了身体的极限。把我们留在潜伏哨里是十分危险的。不幸的是把我们带回去也是很危险的,那将没有人留下来维持环形防线。

我有很多的在寒冷中生存的经验。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和朋友们经常在冬天去野营,带的装备基本上和人质救援队要求的一样。我们睡在挂在松树主干上的西尔斯洛别克的棉布睡袋里,穿着羊毛夹克,外面套着棉布制服。有一次在童子军里,我曾经在零下 22 度的天气下露营,甚至没有听到寒风呼啸的声音。零下 20 度,是我们童子军团长的帐篷里的温度计显示的。

尽管如此,现在体温过低已经是一个比枪战更为现实的问题。什么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都不能够阻止刺骨寒冷的折磨。潮湿的、水汽蒙蒙的寒气从我的袖口、裤脚和领口钻进来。先是一阵一阵地来，接下来便是密集的不断地颤抖。过了一阵，我抖得如此厉害，几乎不能通过望远镜监视了。我发现说话十分困难，做些琐事，例如换无线电的电池或是从口袋里拿镜头纸，都变得困难起来。我们不能坚持到夜晚的降临了。

“总部呼叫前哨各单位。”

我清楚地记得这句话。

“HR－1想知道你们是否能够坚守位置到天亮？”

哪个混蛋在问这样的问题？可以肯定，同样的雨在过去的八个小时，也在作战指挥中心下着，可以肯定他们所坐的帐篷里的气温也是在零度左右徘徊。他们应该走出去看看那只公鸭防水的屁股现在是否要被冻掉了。

这是BR－1的工作方式，是他对狙击手的期待。人质救援队对他来说，是身着黑色诺梅克斯飞行服、头戴巴拉克拉法帽的破门者，他们从直升机上快速落下，突然撞开门解救被恐吓的人质。那是他内心的印象，试图要他们扮演的角色。他将狙击手视为必需的魔鬼，却忘记了在被送到狙击手学校进行八周学习之前，我们也通过了所有的突击队员们要接受的训练。

愤怒像发烧一样从我内心升起。我想，现在他为他的困境来责备我们。如果我们按照他的计划建立了环形防线，提供了信息，我们就可以换下一半人来，形成合理的换班制。那些突击队队员就可以坐着国家警卫队的布拉德利作战车，送出他们的最后通牒，开始拖延时间的谈判。毫无疑问，这是他所想的。

但这不是现在所发生的。他可能不会承认，他坐着人质救援队的直升机飞临小屋，或许会把韦弗和哈里斯引出来。我依然认为那不沉着的、贸然轻率的射击使他的计划陷入了泥潭。

“不能，”博特说话的声音十分难听。博特在这可怕的天气里并不比我们好多少，他知道我们不可能承受一整夜的监视。

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停顿，莱斯特要求我们经原路返回基地。这是一条很受欢迎的消息，但我们也有了新的问题。天变黑了，我们没有向导、没有地图、没有夜视装备。白天来的时候花了将近三个小时，而且当时我们还是充满活力的，下去的路将是十分困难的。

我们收拾好东西准备五分钟内返回。我的小小的栖息地坐落在一块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长而倾斜的巨石顶上，我不得不滑着下来。双脚已经完全麻木，分辨不出踩到的是岩石还是空气。我扶着树慢慢地小心地迈步，以防滑倒。

我们想在原路返回的途中叫上其他的狙击手，不幸的是，不知道其他狙击手的确切位置。天太黑了，我们不得不一个拉着一个的胳膊，否则便会迷路。

我们慢慢地笨拙地从肮脏的斜坡上往下走，用无线电联系到了其他三组狙击手中的两组。前哨四号以为我们已经走过了，就开始独自向下走了。

马克，一个经验丰富的常在野外活动的人，一个攀岩爱好者，他给我们开道。尽管他很有能力，但还是做得很慢很差。在我们走下山脊，到了山肩的时候，天已经变得像泥浆一样黑了。几乎每一步都有人滑倒或是被绊倒。但没有人抱怨争论，他们站起来继续走。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一步走错的话，他将会掉下 100 英尺的悬崖。全靠运气好，马克避开了两次掉下去的危险。直到今天，我都在想那真是个奇迹，我们竟然一个都没落下，全部走出来了。

四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九个人走了几英里，终于走到了通往营地的路。我记得看到远处作战指挥中心的信号灯的灯光时，我认为那是一生中见过的最美的灯光。再有两个小时天就要亮了，我全靠意志在奔跑。就这样醒着我已经奔波了 44 个小时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在匡恩提科忙了一整天，飞行了 2 500 英里，开了五个小时的车，又在非常坏的状态下爬到了这可恶的山上建立了狙击手掩体，参与了至少有两个人的枪战。尽管小，但还是让人紧张不已。

此刻在这个世界里我惟一想要的就是，一个暖和的睡袋和几个小时的睡眠。

当我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营地时，莱斯特正等着我们。他要我们放下装备，向他作一个简短的汇报，然后让我们进了一个管状的由一个手电筒照亮的帐篷。我们把被雨水汗水浸透的衣服脱掉，挂在降落伞绳上，绑在天花板上。吉利还有化纤内衣——所有的伪装——都挂在那儿滴着水，排成一行冒着蒸汽。整个景象像是热带雨林。在我们边忙着弄干装备，边摇着头向他尽力解释时，水蒸气不断地从身上升起。

当我们重新集合时，莱斯特拿出了纸，要求我们写下过去 12 个小时里 302 项细节。我们刚刚参与了枪战，所以知道我们所写的有一天会十分的重要。但是我们的精神状态使我们无法写下恰到好处的句子，我根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据记忆大致写了几笔。

写完后，莱斯特向我们说了句抱歉，随后我们便各自钻进了睡袋。我记得我看着挂着的湿漉漉的酸臭的衣服丛林，在那儿躺了一小会儿。

我到底在这里干吗？我在想。有人过来关了灯。

从来就没有答案。

15 解　　决

在维基·韦弗的惨叫消失在阴暗天空的那一刻，爱达荷州的卢比·里奇，从孤独的松林变成了国际知名的政府压迫的象征。在霍奇开了两枪后的24小时里，每一个人，从爱达荷的政府官员、美国红十字会的成员，到一帮狗屁白人至上主义者，都涌上街头阻塞了道路，从而使此案成了一起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犯罪案件。

第二天早上，我被嗡嗡的发电机声吵醒时，我还没有真正明白昨晚所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我慢慢地集中了注意力，就好像曾经被人击倒，死一样丢在那里，刚刚醒来一样。在我睁开眼睛试图集中精力时，觉得有一个灰色的污点在我眼前晃荡。我的身体好像缩进了凸凹不平的地面，生了根，变成大地的一部分。

“快起来，懒虫，”一个刺耳的声音好像从千里之外传来，“干活的时间到了。”

刚开始我只觉得这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梦而已，是我残酷的思维跟我筋疲力尽的身体开的玩笑。但是出现在我旁边的一个皮靴踢碎了剩余的一点希望。拉兹朝我走来，把一件羊毛衫丢在我头上。

“你快点吧，他们到外面吃早餐了。”

我在睡袋里翻了个身，把伪装油彩从眼睛里揉出，看看灰色的帐篷洞。犹大和马克正在把装备打包，其他所有的人都走了。

我看了看表，已经是早上6：50。

“接下来要做什么？”我问道。帐篷里有一种粗麻布发霉的味道和浓重的屁臭味。

马克站起来，把一个军用阿里斯包背在肩上。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指挥中心要我们返回环形防线附近，”他嘟囔着说。“博特去开小队长会了。估计在15分钟后会回来的，你最好快点。”

15分钟？

他妈的，我安慰着我自己，爬起来找一些干衣服和水壶。在这个地方睡觉十分不舒服，完全不符合我的习惯。

我爬出睡袋，穿上干裤子，把白天要用的装备和伪装堆成一堆。鞋子仍然是湿的，但我还是把鞋带上的泥弄掉，勉强套在了脚上。我几乎没有感觉到寒冷又爬到了我的脚趾之间，因为我的胃更需要照顾。在博特把我们带回山上之前，我只有十分钟的时间把发给的饭咽下去。我组装好CAR－16，装上一个填满的弹夹。直到我抓起包裹穿过帐篷走进作战指挥中心时，我的思维才有了清晰的反应。

“伙计，你看起来像泡狗屎。”一个女人的声音。我让开了路，让抱着一包施乐复印纸的辛迪——我们的后勤技术员走进作战指挥中心。比利·马祖恩坐在我左边的无线电电台后面，在便携式电脑上打着什么东西。前一天我们得到了一部电话，一对电灯和一个煮咖啡的壶。

“大家都到哪里去了？”我问道。问题十分的简单，但没有人回答。我又问了一遍。

“在外面，”比利嗡嗡地说，“如果你还想不起来的话，最好拿出你的屁股。”

每个人都喜欢比利。他有很重的新泽西口音，说话时两只手不停地做着手势，使人看得眼花缭乱。他是第一代的作战员——队里的条例制订者之一——已经到了可以在职业发展道路上闲逛的年纪了。现在他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做一名突击队监督员。

“霍奇怎么样？”我问。昨晚的那事件又慢慢地回到我的脑海，就像喝得烂醉之后重新想起了细节。睡眠剥夺记忆的现象对我同样有影响。我们现在执行任务已经两天了，而我只休息了不到四个小时，这是我最好的理由，我好像刚刚喝过了胡椒薄荷的烈酒一样，头晕晕的。

“没有看到他，”比利说，随后便继续在便携式电脑上努力地工作起来。

我走出来，发现进入了一个与我的记忆很不一样的世界。寒冷的阴雨已经移向了北方，留下清新蔚蓝的天空。灿烂的太阳挂在树梢和我昨天没有什么印象的山顶上。如果不是机关枪握在手中，伪装的油彩像鞋油一样涂在脸上，我会忘记场面的严肃性，在这美景中狂欢。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周围的帐篷，在我睡觉的几个小时里，就有了明显的变化。我们的几座帐篷，坐落在四十英亩的土豆地中间，跨着一条泥泞的砾石小路。突击队用气相聚合法搭建了一个战地帐篷来增大两个 DRASH 的容积。三辆印有彩色带状壁画的尤豪尔厢式卡车挨着个儿停在我们身后。红十字会拖来一个移动厨房。他们已经增加了产量，开始给集合的执法人员供应食物。到处都是闷闷不乐、憔悴不堪的脸，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面孔：执法官，地方和州里的警察，紧急救护人员。听说已经开始有压力下来了，但还很遥远不至于为它费心。

韦弗的一英里长的车道，狭窄而又蜿蜒曲折，穿过一个粗糙的原木桥，向上再穿过一个狭窄的、与一条深深的河相邻的峡谷。小屋就静静地坐落在山脊上，高高地在我们的营地之上。那里只有一条路可以进去，现在我们控制着它。

一个姓劳的一家是韦弗惟一的邻居，住在一个简朴的房子里，离我们的营地有两百码远，在一大片森林的边上。他们独自在这里享受着田园诗般的生活，这是我们大多数人在五月的星期天下午的一个梦想，在我们受够了堵车，烟雾缭绕的热浪和失去理智的上司之后，这种生活能够将我们征服。我边从宽阔的泥坑和被践踏的草地上走过，一边想着暴力、仇恨、死亡怎么可以来到他们的后院。

我走上一条小路，一个又一个橄榄色和土褐色混合着的帐篷在眼前闪过，柴油机卡塔卡塔地响着，向早晨清新的空气里排放蓝色的废烟。此刻的景象很难和我睡着的几个小时前的模糊景象衔接在一起。我在想霍奇在哪儿，他感觉怎么样？

“金色狙击手集合！”博特从另一侧的指挥中心喊道。

“抓紧点，你个狗屎！”马克说道，“要不你会错过汽车的。”

* * * * * * * *

我从未和霍奇谈起过有关那次开枪的事。从那时起，蓝色和金色狙击手将一天分开来，六对六，一轮十二个小时，马克和我得到了白/绿拐角的地方，从东北二十五码的一条深壕沟里监视小屋。一个巨大的怪石覆盖了我们位置的右方，整个库特耐山脉就在我们身后。

我们进入小屋附近的潜伏哨。我趴在掩体里，离小屋如此之近，用肉眼就可以搜集到比用望远镜还多的信息。但我能看到什么已不重要，因为总部已经插手干涉这件事了，派出了没精打采的谈判员，叫做弗兰克·斯皮尔曼。他行动迟缓，是个三脚踹不出一个屁来的家伙。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兰迪，我是弗兰克，”他说，他像初等学校的小孩子一样一行一行地念着。

“兰迪，我们需要谈谈。”他确实把他的独白写在了一个 3×5 的卡片上，在小屋下面对着一个差劲的扩音器念着。

“弗兰克，”如果我在小屋里，我会说，“为什么……你……不来……亲……我……白白的……屁股呢？”

人质救援队向后退，在等他出来。金色狙击手蹲了一个晚上，什么事情都没做。韦弗和哈里斯用硬纸板和丝织物堵住了所有的窗子，使我们白天一点都看不到里面的情况。晚上他们在里面点起蜡烛，从我们的夜视镜里可以看到他们慢慢移动的鬼一样的侧影。

几天就这样毫无结果地过去了。里面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一切都没有变，没有任何相关的信息传来。我们边用无线电和中心进行着简短的交流，边极力保持着清醒。第四天情况改变了，BR－1 决定在小屋的地基下面插入特殊的“钉子”麦克风，以增强我们搜集信息的能力。莱斯特带着这个新消息靠近我和马克，并告诉我们说需要找到一条直接到达西墙的路。

他叫它做“马车轮的巡逻”，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这次行动明显是荒谬的。一、在白天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些地方。没有理由在漆黑的夜里走进去。二、韦弗和哈里斯会因为两个全副武装的家伙在午夜偷偷摸摸地上来而感到生气。而且他们肯定会不分昼夜地站岗放哨，如果被他们看到，我们必死无疑。这看起来是毫无意义的冒险。

四个小时后，在微弱的寒光下，马克和我检查好了装备，准备出发。

“准备好了么？”他问道。他的声音空洞无力，好像要凝固在这静止的夜空里一样。

“是的，我想这是我一生中所要做的最徒劳的事了。”我说，“但是我准备好了。”

我啪的一声推上了 CAR－16 的枪栓。沉重的金属叮当声响遍了峡谷，混杂在夜晚其他奇怪的声音里。但一切飞行的、滑动的、挖穴的东西突然都停止了，使得这轻轻的 0.233 口径枪的上膛声听起来像一声炮响。

“你的视野怎么样？”

我调整了夜视镜的焦距。小屋透过树林的荧光绿展现出来了。

“五步左右。”

我摸到了 CAR－16 的闪光干扰抑制器，咯哒一声打开了红外线发射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器。那是一种肉眼看不到的光束，但通过夜视镜看却像是 40 英尺的光刀。光线穿过厚厚的树叶在舞动。

“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到达位置。我们要一起开始，你准备好了么？”马克整了整他的迷彩服。宽松下垂的棉布战壕外套挂在他身上，像是裹在身上的一块黑毛毯，一直垂到他膝盖下面。

“是的，”我说。

不需要拖延。我带着武器、夜视镜和我的搭档，在八支友好的0.308口径枪管掩护下，朝向丑陋的层压木板建造的小屋爬去。有这样的掩护很好。有一点不好的是，韦弗和哈里斯所要做的只是在任何一个窗户、门或是隐蔽的枪眼，伸出一个枪管，就能赶走我们。这已经是一个相当暴力的星期了，我没有理由相信杀戮已经结束。

“我们顺着逆时针方向移动，每次五度，”马克提醒我说。“那即是说半径是七步。”

“多谢你的数学课，马克。”我心里说。

他摆头示意我可以离开了，于是我小心翼翼地爬上了山脊，朝着韦弗的小屋所在的那块平地走去。我可以听到莱斯特和其他狙击手交换有关我们这次行动的信息的声音。知道他们在那里，事情好办多了。他们每一个人都趴在枪后面，那是一种标准的 0.308 口径的枪，带着3—10倍的可调准星。尽管黑夜明显降低了有效射程，但在 100 码的距离，它们的表现还是很好的。

我顺着山脊西部的边到了森林线尽头的分水岭，走进了韦弗的院子。松针和柔软的、肮脏的粘土覆盖着地面。没有任何动静。小屋向天空探出身，好像是好莱坞山的高跷房。它的下面能够为六个人提供足够的空间，坐在那里能听到韦弗说的每句话。

我开始向小屋走去，每三四步停一停，听听有什么动静。在夜里听比看要方便得多，而且夜视镜也不能提供足够的观察深度。我知道其他家伙们如果看到什么情况会提醒我的。

“前哨二号呼叫中心。蓝色阿尔法二号位置有动静。”

我惊呆了，到底怎么回事？他听到了我的动静了？

蓝色阿尔法二号是指小屋右侧第二个窗子。马克正毫无遮掩地向它走去。任何人从那个窗口向外看都能够很快发现他。

我向右看了看，马上就看到了他们所说的动静。在烛光照射下，一个人模糊的侧影从窗口经过。没什么特别的威胁。韦弗他们可能是在吃些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什么东西。

我看到马克确定了同样的事情，用他的 CAR 指了指目标，重新开始前进了。空气有点儿凉，但小汗珠还是一滴一滴地落下来，粘在无线电和皮肤之间不太好受。脸上的伪装油彩像是又冷又湿的面罩，它虽然掩盖了我的外表，却使我难受得要发狂。我经常是带布面罩，但布面罩有碍我的视线，现在我需要用到所有的感觉能力。

我走在用砾石铺的朝向兰迪·韦弗的前门车道上，这是他们在和执法官们交火后走过的地方。我想当他们双手沾着执法官的血跑过这个地方时，会作何感想。他们肯定知道最终我们会来的，或者这正是他们想要的。我曾经读过《特纳日记》和所有类似的有关军事的垃圾文字，它们将《圣经》设想为一个世界末日的战斗计划。但我们不是所谓的锡安主义政府，使用暴力来剥夺所有美国人的合法权利。我们只是在做我们的工作。

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我们想闯进去，拿走他们的枪和权利，这一直使我非常困惑。我和其他的小孩子一样，在同一片森林里长大，带着同样的枪，读同样的《圣经》。没有牧师告诉我，我需要和家里月经期的女人分开住在不同的房里，没有人告诉我，我可以逃避有正当理由的逮捕令，只因我不认为我可以被联邦法律限制。没有人曾经告诉我，我可以停止交税，只因我不喜欢流产。我会给联邦执法官们写恐吓信，或是当他们在做他们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每天要做上上千次的事情时，向他们开枪。

再严重一点，脱离社会，在树林里建一个你自己的小屋，谁会在意？我想。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当你被其他所有要求宁静的人排除在外时，请不要把你的偏执归咎于那些献出他们的生命来保护你的人。

混蛋！愤怒推着我走向小屋。混蛋！

我仔细听着，穿过了那个起着很好堡垒作用的岩石的突出部分，走进空地的中间。他们建这个地方十分有战略意义，右侧是悬崖，一个陡峭的峡谷保护着他们的东墙，后面的走廊伸向南方，俯瞰着库特耐峡谷——一个价值百万的景点和优良的猎场。到达此处惟一的路是坐飞机或者穿着吉利服穿过杂草丛。

冷静，集中精力，我告诫自己。

我走向前面的走廊——就是上次我看到韦弗、哈里斯和那个女人的地方。走近看，一切格外不同。所有的东西感觉都很小，他们称之为诞生地的小棚看起来还没有我存放割草机的地方大，甚至树和巨石也都一起蹲下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第一天我瞄准射击时有那样的问题。在 300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码外和高反射角的情况下，韦弗和其他人暴露他们自己的时间不超过一秒。现在使我迷惑不解的是霍奇的两枪是怎样打出的。

我开始返回掩体，在夜幕的掩护下，感到多了一点自信。

嚓、嚓！

我迅速向右转，从小屋的东南角传来令人心惊的喧闹声。听起来像韦弗一伙冲出了后门准备开始战斗。

嚓、嚓！

“他妈的！”我嘘了口气。那声音吓坏了我。

我在一个低矮的地方蹲下，就在走廊的前门边，抓住枪托，用红外线瞄准噪音发出的地方。我把枪口在夜视镜前摆动着，紧紧地压住了扳机准备开火。

我的眼睛在搜寻着潜在的目标：树、树枝、石块、马克。

马克？

我把红外线从他额头放下，看着他怎样恢复控制。我的眼睛通过带有条纹的夜视镜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在那块平地上原有一堆易拉罐，不知何故，他忘记那里有一堆易拉罐，极不小心地而又极为大胆地踩在了上面。

尽管那一幕看起来就像是吉斯通式的无声片一样，但我还是几乎喘不过气来。对小屋里面的人来说，马克的失足听起来可能像锡安主义政府开始了正面攻击。如果韦弗依然有杀戮的兴趣的话，现在他可以得到满足。

我蹲在那里，离走廊有 20 步远，身上的每一根毛发都竖了起来。我瞄准了我能够看到的门和所有的窗子，等着某人冲出来，或者探出头和武器。等着事情在一阵自动武器开火的光芒中结束。在这近得从小屋里吐口痰都可以吐到身上的地方，我几乎全部暴露着。

马克毫无遮掩地站在一个大窗子的正下方，除了他的来复枪，没有什么在他前面。掩护我们的狙击手可以看到有什么威胁，但是我们不知道韦弗是否有通向小屋下面的暗门。大家都知道，他们可以突然从一根柱子下蹿出，在我们有所反应之前把我们击倒。

幸好，韦弗没有暗门到下面，或者是他失去了杀人的兴趣。那只有我们听到的噪音，使我肾上腺素分泌激增，准备战斗的心如重锤一般地跳动。我蹲在那儿，等了好像有一个小时。最后，我看见马克极轻地移动着向后撤。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嘘，那一声很糟糕吧？”在我们撤回到潜伏哨之后，马克说。

“是的，”我说。“糟糕透了。”

*　　*　　*　　*　　*　　*　　*　　*

联邦调查局是一个庞大的、有时候也有点令人讨厌的组织，就像大多数的政府官僚机构一样，它试图用煎锅来拍苍蝇。在第三天要结束的时候，卢比·里奇的枪击事件变成了国家级的重要危机。管辖盐湖城分区的特殊事务部门，带着一群野外工作人员到达这里夺去了全部的指挥权。地方治安官和州警察要视他们的命令为圣旨。

国家警卫队也带着可移动的水车和其他的后勤物资赶来了。穿着橘黄色跳伞服的空降医护人员、飞行员、摄影师、通讯技术人员、打字员、记录员、牧师、士兵、律师、警察、记者……所有的人都来了。

人质救援队最初只有三座帐篷的营地，此刻变得像一个刚刚兴起的都市，那里未来的市长在入口处订下一个标志，上面写着“联邦之路——爱达荷第三大城市”。灰色的、棕色的和橄榄色与土褐色相间的帐篷覆盖了营地。厢式卡车和各种的紧急车辆排得像一堆积木，大家都在等着每一个可能的进展。

联邦调查局总部派来了特种装甲运输车队，为危机的各个方面而训练的特殊人才也从西北的几个办公室赶来了。联邦检察院办公室派来了起诉人。司法部送来了更多的身穿制服的员工。和他们一起送来的有传真机、复印机、战地医院、热的食物、发电机、电灯、供摄影师用的可移动的暗室，甚至还有电视机。被我们在第二天放开的韦弗的狗，在这片繁荣的景象下四处奔跑，像是欢快的吉祥物。这里像一个警察部队的伍德斯托克。（注：伍德斯托克是每年8月在纽约州东南部Woodstock举行的盛大的摇滚音乐节）

执法官特别行动小组（德根曾是其中的一员），提供了所有的帮助，但是使他们大为不满的是：事实上联邦调查局谢绝了他们的服务。他们围着营地转悠，在他们能够帮忙的地方帮忙，但是在这次行动中他们不是主角。人质救援队的狙击手控制着环形防线，一个联邦调查局的谈判员在对着小屋喊话，联邦调查局的飞行员做突击飞行，联邦调查局的主管们做所有战术的和行政的决定。执法官们只有退后看我们不可抗拒的力量向前推进。

过了第四和第五个夜晚，小屋里还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自己走出来，挫折感成了大家普遍的感觉。第三天的时候，一个退役的，叫保·格里兹的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陆军特种兵上校，带着一个自制的政府逮捕令站了出来，联邦调查局的指挥员们和全部执法官们都在场。两个小时以后，格里兹不是由于妨碍执法被逮捕，反而被委任为谈判员，在全副武装的保护之下朝小屋走去。人质救援队的队员们都摇了摇头，他们在想，怎么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说服一个身处狂怒之中的反抗者放弃反抗。一个小时之后的事情，证明联邦调查局没有猜错。在这种情况里，像这样的事情是不现实的。

BR－1好像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得十分舒适，当然，他住的和我们有一点不同。金色狙击手在前三天里都患了一种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皮疹，因为我们没有热水来洗它们，最后变成了一便士大的黑斑。另一方面，BR－1则每天都派一个后勤的小伙子到镇子里洗衣房去给他洗制服。当我们其他人都在用牙刷和罐装的混浊的水洗涮时，他却刮得干干净净的，带有一种乡下的清新气息。

我要把BR－1那种十足的装腔作势的架势，作为经典的印象带进坟墓。我们在岩石突出部分下面的一块小空地上建立了一个前敌指挥中心。有人在韦弗的临时垃圾站里发现了一个破旧的烧柴的弗兰克林炉子，并把它拖了出来丢在了空地的中央。BR－1却要他们把它生着了来御寒，但是每一次他们点着它时，烟雾总是四处弥漫，刺激他的眼睛。有些部门找来了两段火炉的烟囱，做了一个六英尺高的烟囱。不幸的是，烟雾很少能上升到超过六英尺，大多数还是正对着他的眼睛落下来了。

当一个人在全神贯注于火的问题时，还有一个人却要穿梭往返地去基地取胡椒粉盒子。BR－1喜欢胡椒粉，时刻要带很多在手边，所以他们挂了很多盒子在他左右的红白色相间的铝墙上。

有一天下午，太阳刚刚落到地平线下面的时候，我碰到了他。落日把他的那块小地方染成了红色。BR－1站在一个全副武装的通讯员前面，左脚踩在帆布三角椅上。他的衣服压得整整齐齐，一只手拿着总部的传真，另一只手拿着冷的胡椒粉，身后堆着一大堆的苏打盒子一样的东西。湿柴燃烧的烟雾升到他的弗兰克林炉子的烟囱，又旋转着落下，把他包在黑色的帷幕中，这看起来很适合他。

“咳，”我想，“他妈的官阶能带来特权。”

尽管有BR－1这样的好笑的情形插入，山上的生活依然十分难熬。

转折点艰难地到来了。第九天时，凯文·哈里斯投降了，像一个要见妈妈或是丈夫的战俘，从小屋里走了出来。没有人敢肯定他投降是为了活命还是韦弗的顺势疗法起了作用。韦弗曾经向我们要过辣椒粉和明胶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的胶囊，联邦调查局给他们送了过去。

不是人！在我们送东西过去时，我想。一个腐烂的枪伤是很疼的，但是他要一个活生生的人再把两包辣椒粉涂在上面。谈论这种疗法比生病还难受。

担架队用担架把哈里斯抬到了战地医院，在采取治疗之前，医生要对他进行检查。整个营地的人都围着他，一半人对这个杀死执法官的家伙宣泄着愤恨，另一半人觉得他是一个像保·格里兹一样的失败者，不断地刺戳他。这情景使我想起了在丹尼雷赫恩的追捕，当时驯狗师们迫使那些可怜的家伙们从他们的猎狗面前走过，以此来增强猎狗的捕猎本能。当我看到哈里斯在军用担架上乱动着经过我时，我有同样的感觉。他是我们来这里的原因，是为什么我们要夜夜坐在这里看着天上的星星。我几乎要伸出手摸一摸他，看他是否是真实的。

维基的尸体以同样的场面被抬了下来运走了。她是被装在一个黑色的塑料裹尸袋里，在保·格里兹的带领下被人质救援队的担架员们抬下车道的，穿过岩石突出部分抬到了前沿指挥中心。他们抬着它静静地从BR－1的一堆胡椒粉前和他的弗兰克林炉子前走过，下到基地去了。他们把袋子放在路边，打开来做初步的检查。

法医在打开密封的裹尸袋时，抽着雪茄以遮住臭味。她的尸体敞开着放在那里，我们弯下身来检查她的伤口。在队里的摄影师忙着时，我也把我的照相机伸向了她毫无生机的尸体，想知道曾经在那一双眼里掩藏着怎样的愤恨。维基的尸体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她的成功与失败，她的恐惧与梦想的线索。我想像着她牵着她的孩子，或者告诉兰迪她爱他，或者读《圣经》的样子。我试图把她体贴温柔的形象与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全副武装的搏斗中的形象结合起来。但是我所有幻想中的可爱的母亲形象很快地消退了。给自己14岁的儿子一把来复枪，送他到森林里和他的父亲一起战斗的母亲，是什么样的母亲？什么样的母亲会允许她16岁的女儿拿着武器围着屋子跑，随时准备去死？这怎么可能呢？

在她脸上有一个黑洞，子弹是从下巴后面进去，从喉咙出来的。她看起来像黑白电视里的胜利者，他们都带着阴影和血。

我以前看到过死人。就在几天前，我们把她的儿子——萨米，从一个小棚里抱了出来，在那里，他的父亲和他曾一起跟执法官们交过火。在他左侧乳头下有一个弹孔，另外在他的肘部有一个肮脏的、溃烂的伤口。他的身体看起来瘦小而苍白，没有头发和其他伤疤。他还没有超过天真无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邪不谙事故的年龄，就白白地、无意义地被死亡无可挽回地、静静地带走了。

他死时年仅 14 岁，在同样的年龄我第一次看到生命的逝去。我的叔叔麦克，一个紧急医护人员，带着我跟着他的救护车急急忙忙地跑着。我们到达了三辆车和六名死者的事故现场。我看到的第一张脸是属于一个 16 岁的女孩的。她躺在后座的地板上，看起来像是睡着了，安静地躺在碎玻璃上休息，没有伤口或瘀伤，只是在胸腔里插着一个折断的传动轴。还有一些尸体躺在血泊里。酒精的芳香与刺鼻的气味笼罩在残骸上。

我记得叔叔把我拉进救护车的后部和一个幸存者待在一起，是一个男孩子，和我年纪一样大，但是要比我瘦、比我矮。挡风玻璃已经把他的脸扯去了，留下一团渗着红色的糊状的东西，一根下巴骨从洞里伸出来。我叔叔打开了急救包想换一个干净的空气转换器，他把第二个接口放进了男孩的喉咙。每一次他用力地按那些柔软的塑料泡时，伤口周围都会冒起小泡泡。他一次又一次地把袋子拿开，从男孩的气管和肺中把血吸出，绝望地尝试着，想要把他的生命维持到我们到达医院。

我就无助地坐在那里，把男孩的手腕抓在我的手里，数着他的脉搏，计算着他的心跳。他的皮肤渐渐变凉了，心跳越来越轻，越来越慢。他的身体靠着我的胳膊，我努力地祈祷，希望他那溜走的生命回到他残破的肢体。

“我们做到了么?”在把瘀血抽到一个干净的瓶子里的同时，麦克叔叔问我。

“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了，”我停了一会儿说。我的手在男孩的手腕上移动着，但是脉搏已经停止了，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没有一点线索重新找到它。他死了，我知道他走了。

维基·韦弗的尸体开始变黑了，超过了该埋葬的时候好久了。我想到的那个给予她身体的灵魂，一个在暴力和狂想中养育的灵魂。我所敬仰的上帝告诉我们的是爱和原谅，她的那个上帝告诉她却是用威力巨大的武器去对付她的造访者。我读的《圣经》里详细叙述着怜悯与信任的奇迹，努力在世界的末日免除战争，她的整个生命好像包裹着哈米吉多顿(《圣经》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并把它作为一个固执的追求。好了，现在她找到了。

“祝你好运。”我悄声说。

我用相机记录着她的伤口，她的衣服，她有生之年尸体上所留下的伤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疤。伤口、刀疤、死亡，我在我的生命里看到了如此多这样的东西。

我记得几年前在密西西比的丛林里，一个孤单的房子。我驱车到那里做一个赦免状的调查，是关于一个朝鲜战争老兵的，20 世纪 50 年代他曾经在国内走私机关枪，但是他现在要求宽大处理。他和他的妻子独自住在那栋房子里，那里也有几英里肮脏的路，和韦弗的小屋一样孤单。

我见到他时他没有穿衬衫，坐在电扇旁边的椅子上，正在看电视。一道火红的刀疤从他喉部一直延伸到肚脐，正在愈合。

我像通常一样介绍了我自己，我们谈了关于他要求宽待的问题。只有总统才能授予赦免令，但是联邦调查局可以搜集证据来支持这种要求。我们散步时，我试图集中精力看他的脸，但是他那布满胸膛和手臂的缩拢的、泛着灰色的伤疤一直吸引着我的目光。

“机关枪，”他看出了我在想什么，“我被射到过很多次，比大多数人的拥抱还要多。”他微微喘着粗气说，张大他的眼睛集中精神调整鼻中的氧气管。

在他说话时，我注意到他电视机上面的一个盒子里的勋章。三个紫色的心形勋章，银质的星星勋章，其他几个我没有认出来。

“在这里我感到不安，”我说，“你是战争英雄，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十分抱歉这种事情发生。”

他开始哭了，泪水慢慢地从他眼中溢出，就像是他重新过上的好日子被一个错误毁掉了一样。眼泪从他带病态的脸颊上滴下。他用一个手指指了指电扇，他妻子把风向对准了他。

“唉，你都是对的？”

他点了点头就死去了。他的眼睛就那样简单地翻到眼窝后面，厌烦了这个世界，准备去看一个更为优美的景象。没有暴力、没有枪战、没有汽车失事，只有消失。

我把他的身体抱起来放在地板上，他的妻子开始歇斯底里地尖叫，接着跑到厨房打电话叫救护车。我跪在他旁边，努力地回想着心脏急救的过程——压五下吸一口气？压 15 下吸一口气？那个 14 岁的男孩在救护车里盯着我，脉搏渐渐地消失。死亡来得那么剧烈，没有人能够忍受两次。我挽起袖子，用手指压在他心脏手术的刀疤上，希望那伤口能够裂开，让我的手塞进他死去的心里。在骨头没有愈合的地方，皮肤凸凹不平。

一、二、三……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每次按压时从他的肺里溢出的液体流到了厚粗绒地毯上。

……四……五……

他的妻子回来了，斜着身子给他做人工呼吸。忽然她吻了他一下停了下来，我明白他再也不能醒来了。我们可以等 20 分钟，等到救护车到来，或者继续做人工呼吸把他的体液流干。但是他离开了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他叫回来了。

这很奇怪，一个单独的景象或是气息，怎么就能够勾起人一生的回忆？我站在那里看着维基空洞的尸体，想着生命的脆弱和迷茫。

* * * * * * * *

最后，在第十天，BR－1 受够了韦弗，受够了格里兹，受够了谈判员弗兰克，也受够了压力。联邦执法官德根已经死了，维基和萨米死了，凯文·哈里斯在死亡的边缘投降了。据说兰迪·韦弗也受了重伤。以大张旗鼓的枪击开始的事件，像其他的一切一样在这可怕的山脊上腐烂、死去了。BR－1 有一张逮捕爱达荷州伯纳斯湾的兰德尔·韦弗的逮捕令，现在是该用它的时候了。

BR－1 通过他的首席谈判员保上校发出了最后通牒：出来，要么我们进去。我不知道是什么启发了他的这个想法。兰迪还有三个女儿呆在里面。根据我们听到的，我们知道他的大女儿——萨拉，想要顽抗到底。事实上，有一段时间她告诉她的父亲，她要扫射着冲出小屋，使我们不得不杀了她，以此来证明我们是儿童杀手。

“单纯的种草药的人，”我在做最后攻击的准备时对自己笑了笑。那是他们的支持者对他们的叫法，是国家新闻社的报道。保罗·哈维为他们提供了合法的费用。国家新闻社将他们视为殉道者，视为全美国人所珍视的宪法赋予的权利的维护者。评论员们把我们称作“穿着长统靴的凶手”，是一群将一个只是想带着他们的信仰过幸福的孤独生活的家庭，赶出了他们避难所的暴徒。

狗屎。我是在东海岸最大的嬉皮士的领地长大的，周围都是吸毒和有自由思想、想要脱离社会的人。他们没有一个人拿枪指向我。没有一个人曾经射杀过联邦执法官，没有一个该死的家伙，死后登在《今日美国》的封面上，为美国与新世界的秩序斗争做宣传招贴。

“前哨四号到达位置。”我在最后一个早晨向中心汇报。

靠着一点小运气，我找到了整个山上最好的狙击位置。我俯卧在一个多用途的小棚底部，距离后面走廊的楼梯有 38 码远。太阳从我背后升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起，通过我精心擦过的望远镜看，像一幅水晶般清晰的画面。在我们第一班到达时，空气感觉很温暖。突击队员们计划从前面攻入，迫使逃跑者从后门出来。如果他们出来射击，我就毫不犹豫地结果他。

保·格里兹在小屋里和兰迪及他的女儿萨拉做面对面的谈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我们的无线电里听，是萨拉一个人在与保谈判。兰迪明白一切都结束了，但是萨拉拒绝投降。她只有16岁，却在告诉一个绿贝雷帽杀手做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摇了摇头，在山上明亮的空气里趴着，在这十天里事情有了明显的变化。一开始，联邦调查局带着它的人质救援队介入危机，想着要在一群激进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火力下，解救一批执法官。接着我们11个人爬上了山，参与了一次甚至在发生了十天后都没一个人说清的枪战。其间，授予一个退役的绿贝雷帽上校谈判员职位，他原是一个私自伪造联邦政府的逮捕证的家伙。现在我们无聊地坐在这里，格里兹依然在和兰迪家剩下的人做该死的谈判。这种事情按照我曾经受到的对付犯罪的程序来说，是再也不能容忍了。

在早上11：00左右，每一个人都在耳机里听到萨拉对保说她惟一的选择就是端着枪扫射着冲出去。“我决不投降，”她一遍又一遍地说，为她父亲要投降感到羞耻。接着，出人意料地，保对我们喊道他们同意了。兰迪和他的女儿们跟着保从后门走了出来，就好像他们决定要做午后的散步一样突然。整个事情像它的开始一样奇奇怪怪地结束了，令人莫名其妙。

两个小时以后，我坐在白杨丛中的一个树桩上，回答总部监督员有关8月22日枪战的问话。一般来说，这种问讯是在事件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进行的。调查员把被问讯者带到一边，让他们带上武器，对所说的起誓。而这次事件中，由于没有人代替我们工作，事情就推迟到现在。

监督员提醒我在他的行政问话时我有义务提供真实的信息，我说：“是的，我明白。”除了使用米兰达原则外，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在任何一个责任部门进行的行政问讯中，除了坦白一切之外，都没有其他选择。没有律师、没有辩护人、没有同伴。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在以后的某个法律事件中用到，你说的每一件事都有可能用来对付牵涉进事件中的某个人，可能导致一场刑事诉讼。那里没有预定的程序或是1—800求救电话。

“是的。”我说。我努力回想着这在我的一生中极为不平常的十天。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我的思绪闪回到了 8 月 21 日在大厅里雷兹的话,“我想我们又有任务了”。我从来复枪的准星里,看到兰迪·韦弗、萨拉·韦弗和凯·哈里斯在树、岩石和建筑物中跑过我的射程,看到了马克在莱斯特要求我们做马车巡逻中,不小心踩到了一堆易拉罐。我想到了那漫长而迷糊的夜晚,红外线的影子在窗前晃来晃去。

我听到了维基死去时妖精般的悲号,在爱达荷州 100 000 英亩的荒野上回荡。她的声音从山林里升起,在无尽的星空下触到了我的噩梦。

我们走上去检查了犯罪现场,检查了这个简陋的,他们用来做避难所的房间。沾满血迹的毯子和衣服堆在那里,散发着死亡的气息。我简单数了一下,有 12 支枪。我又在心里看到了山姆的伤口和维基撕裂的脸,他们经过站在他的胡椒粉盒子旁的 BR-1,走进了美丽的荒野之中。

在我们左边,有一个巨大的手写的标志,是写给造访兰迪·韦弗小屋的人的。上面写着:“每个膝盖都要弯曲。”

“继续吧,”我对从华盛顿来的调查员说,“问你想要问的问题吧。我将告诉你我记得的一切。”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第四章

在狂野的三月的清晨，我听到了天使的呼唤；
那时，明月正在沉落，
所有的黑暗都已飘过；
树林在开始喃喃细语，风儿在开始翩翩起舞，
在狂野的三月的清晨，
我听到他们召唤我灵魂归去。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 爵士
《五月的王后》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16 维　柯

卢比·里奇之后的那六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的训练日程又恢复到那种日常火器操练和封闭地域战役。在那一点上,我已经花了一年半的时间了,现在已经赢得了扩大范围进入岩石攀登等专业领域的资格——岩石攀登是我从小就非常喜爱的一项活动。来自总部的消息说,射击检阅委员会在霍奇行动中没有发现任何疏忽。看来他一切安好,只是那些糟糕的新闻媒体。生活又重归正常。

嘀嘀。嘀嘀。传呼机又响了起来。

一小时后,我登上了一架飞机,向东飞去,匆匆赶往不久便成为执法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集体屠杀的出事地点。

"维柯?"我问马克道。这时,我们正在图森机场等候着我们飞离图森的西南航空公司的班机。我们谁也没有听说过大卫·科尔西或者一个名叫大卫教分座的宗教组织。"德克萨斯维柯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马克一直生活在休斯顿,并且在那儿作为一名农科大学的毕业生而加入海军陆战队。我以为他对于那个星形的孤独的大州有什么独到的见解。

"赖兹是维柯人,"他说道,"我想他曾经在贝勒大学踢过足球。"

谢了,马克。

我们拖着黑色的装备袋排队前行,戈尔迪·霍恩与科特·拉塞尔在检票处站在我们的前面。我想,真是很讽刺,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都对那两位电影明星趋之若鹜,但对站在他们身后的执行代号三的命令、正在赶去处理将要成为当年最富戏剧性事件的这八个人,却一无所知。

刚刚天黑,我们便踏上了小小的维柯机场的地面。我们在空中看到的景致说不上留下什么印象。就我所知,作为德克萨斯巡逻骑兵之家(戴有徽章的那些人),维柯有一条河、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农产品,以及宽广而空旷的大草场。如果北爱达荷州以它原始的粗犷之美令我震惊,维柯则以它的仁慈和蔼而深深打动了我。它看上去就像人们常常所说的那些地方之一,"我不敢相信这儿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八个除了屁股后面挂着的勃朗宁高能手枪、几打卡宾枪子弹和一些十毫米的登攀用绳索外别无他物。尽管我们最先着陆,但是对于我们独自将科尔西从骆驼峰上驱赶出来没有多大把握。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一位维柯警署的稍觉拘谨的特警生手来机场迎接我们。他把我们的行包装进一辆有篷卡车里，并开车将我们送到西南技术学院一栋空置的飞机棚里。队里其他人员应在明天一早抵达，但是达拉斯前线办公室的全体警员早已进驻这栋大楼。情报人员已经在大楼里面搭建起了一个司令部，而技术人员已经牵好了电话线，电子工程师还接上了另外的计算机接口，秘书们则开始苦心锤炼案头文件——每次危机事件最终都会有堆积如山的文件。

来自达拉斯和圣安东尼奥的特种战争装甲运输车分队先后到来，准备对骆驼山形成包围，直到人质救援队接管过去。好几名特警静静地坐在小小的办公桌前，正在起草分派任务，并指挥数百名即将从全国各地赶赴而来的执法警员所必需的行动计划书。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当我们坐在飞机库里什么也不能做、只有干等着之际，我问一位电子技师道。我对于这一危机全部的了解，来自我们在机场候机室看到的电视新闻，以及查克给华盛顿总部的两个电话。

他把我们带到新建的指挥部旁边的一间办公室，让我们挤在一台小小的电视机旁，然后将一盘录像带放进播放机里。这是一次流血事件。一支 ATF 警察小分队在对城外的一处宗教组织执行证据搜查时遭到伏击，他说道。有四名警察被打死，另有好几个受伤，而且其中几个是重伤。

“可恶的流氓。”有人咕哝道，这时录像上面正播放新闻记者所拍摄下来的现场情况，幸存者们正在将死者抬出来。看起来更像是战争，而不是什么执法行为。“可恶的流氓。”

救援队的其他人员第二天一早便带着我们的全部装备赶到了。我们将东西从厢式卡车卸载下来，穿戴好，便一头赶往危机现场。

在任何调查中，幸运意味着你处在棒球击球手的击球位置，因此，当赖斯特将惟一真正的俯瞰整个用围墙圈起的建筑物及场地的狙击手阵地指派给我们时，梅茨和我得感谢我们的命运之星。一旦 ATF 划定了交战阵营，谁也不敢进入交火区域范围之内，反之在广阔的空草地上，安置观察点。幸运的是，达拉斯特种战争装甲运输车分队已经将那所房屋南面 600 码的地域包围起来。梅茨和我从运送武器的卡车里猛地拉出一支巴雷特 0.50 口径的狙击用来复枪，并将其拖到了一段时间内成为人质救援队惟一监视科尔西的阵地上。

我们到达那里后的所见所闻令我震惊。骆驼山阴森而又静静地耸立在地平线上，像一道宽阔的褐色瑕疵伸开四肢地躺卧大草原上。博比爬上了我们的雪佛莱越野车的车篷，我一边挣扎着保持平衡，一边接过了博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比推过来的巴雷特的枪身。时速达 30 英里的狂风喋喋不休地吹打着我的大衣,我的脊梁骨里都感到了阵阵寒颤。

我将笨重的来复枪拉上高地来,朝着用围墙圈起的建筑物及场地架了起来。我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打过这种玩意儿了,不过这种枪械的长距离的高度准确性与其惩罚性效果,一直让我感到开心。它那十连发的弹匣,能够以每秒 2 900 英尺的速度射出 750 格令的穿甲子弹,就像你扣动一下扳机那般快捷。使用其十倍的罗裴德瞄准镜,即使是个半吊子的二流枪手,也能在 1 000 余码的距离内放倒一个人。在那样远的距离内,子弹击中靶子还比那爆裂声早半秒抵达。

"基兹,那风会有什么影响?"梅茨一边爬近我身旁,一边问道。我早已把那大个的 0.50 口径装在阵地顶部,隐藏在一个烟囱后面,让枪身的笨重的两脚支架远远地搁置在一旁。我穿着全身防雨服装、聚丙烯内衣裤、基本显示装置、以及一件毛料内衣,但是寒风依旧令人感到刺骨冰寒。

博比打开他的无线电,开始呼叫,与总部取得联系:磁场 187 度,后向角,大约 600 码。我们的视角扫视着整个阵地,在我们右边的 EE 高速公路上,装甲部队就在那低矮的拖车上等候着,然后缓缓转到左边的阵地。各路媒体云集,从卫星现场转播车辆到便携式厨房,一切应有尽有。一群黑色的安格斯菜牛在我们下面转悠着,啃着齐膝深的酥油草。

尽管我们能够看到骆驼山四周的一切,除了提供危机现场的情报外,我们并无什么特别的任务。那围墙圈起来的建筑物及场地里面的任何人、带着任何一种长距离的狙击武器探出身来的可能性显得很遥远。情报显示,ATF 警察们可能造成了他们自己一方的伤亡,我们大多数人对建筑物的景象设想都是一个血腥的场面。谈判专家们已经开设了连接科尔西或豪厄尔,或者随他们自己喜欢随便叫做什么的家伙的电话,而且看来他们也不会发起什么新的敌对行动。除了我的让世界终结的武器外,我惟一希望射出的是几发 35 毫米的光滑铅弹。

我在巴雷特来复枪后安顿好自己,把瞄准器上的十字准线对准那个院子的前门。这种风速使得计算弹道轨迹稍稍有点危险。

"圣母牛,你可以看看那地方的大小吗?"梅茨说道,一边把他的 CAR-16 架在长形工作台上,并开始扫视那开阔的草场。博比很少发誓。

朝南半英里外,在淡季的枯死的黑麦的映衬下勉强能分辨出来,一面巨大的蓝色旗帜在风中狂舞,上面有某种神圣的警告似的白色的大卫之星。当我透过罗裴德瞄准器的十字准线搜寻靶子时,蒙蒙雾气在我眼前翻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腾涌动。即使我装上枪膛的 0.50 口径的子弹是 0.308 子弹重量的六倍，在这样的距离下，这种风力也会令它晃动。此刻扣动扳机纯粹是一番赌博。

“发现什么了吗？”梅茨问道，他把那 40 倍的军用望远镜架上。

“没有，”我说道，“他们或许已经盘坐下来，等着我们发动第一轮行动。”

这场景令人觉得很像卢比·里奇事件。冲突的中间便是真空，从拳击场到真枪实弹的战争都是如此。空气静止下来，肾上腺开始冷却，疼痛出现了。你得花上一点时间坐下来评估测试一下你的关节，哪些还能活动，哪些则不能了。那种干痛的感觉变得尖锐起来。声响、味觉和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又慢慢地重新爬了回来。然后一切又开始凝聚一团。梅茨和我在战斗过后经历了那么一番消沉、混乱的时间，而与此同时，周围的其他人则坐在那儿，思忖着接下来到底会有什么状况发生。

“你相信电视上的说法吗？”他问道。他那红润的脸色在三月的风中发出微微的红光。

我将 0.50 口径的枪口前后扫过大卫教的营盘，试图将那地形扫描进我的视域卡片中。狙击学校教我们观测不同距离范围内的目标，来帮助确定弹道轨迹。

“总部呼叫山上各狙击小组。原地待命，请回复。”

梅茨将手伸进口袋中去掏出一本政府发行的笔记本和一支钢笔。“原地待命”通常意味着什么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在那个时刻，我不知道到底会是什么事情。我所交谈过的人都不怎么清楚解决这次危机会采用什么样的策略。这时，攻击队带着从胡德要塞开过来的装甲车辆包围了整个营地。司令部的指挥官们正围坐在司令部的电话机旁，变戏法似的和十几个当地、州和联邦机构联络，与此同时，科尔西在一边叫喊，总指挥部的司令们则在另一边叫喊。有些声音肯定在宣布禁令以及根据卢比·里奇射击事件而展开谈判。另外有人提出泰勒德伽监狱救援案，作为例证来说明人质救援队可以很策略地解决这次危机。

大卫教分座的教徒们静静地坐在他们的地盘内，护理着他们累累的伤口。

“该我们上了，”我说道。“前哨二号，已准备好待命。”

赖斯特打破沉寂，用简要的句子转述了整个计划。谈判专家们已经说服科尔西投降，他说道。各种行动计划促使他在一小时内从大楼里走出来，我们所等待着的事情，只是科尔西想要通过一个基督教的广播网络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说。一旦演讲完毕，他就会出来。其余的大卫教分座教徒们也会跟随在他后面出来，在和平的情况下有条件的投降。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我的靶子，”梅茨仍在写着。“还没有人出来。我们还得在这儿呆一会儿。”

我点点头。这一次感觉有些不同。

*　　*　　*　　*　　*　　*　　*　　*

第二天一大早，大约在科尔西对他最初的许多承诺食言 12 小时后，人质救援队缩小了包围圈。我从没有参加过战争，不过，和另外五名金色狙击手一起坐在一辆布拉德利战车里，穿着全套的带有进攻性标志的服装，给我一种相当不错的感觉。当我们以每小时 50 英里的速度朝东向骆驼山挺进时，布拉德利功率巨大的柴油机，就像喷气式涡轮发动机一般发出阵阵隆隆的轰鸣声。我的主要武器，一支带瞄准器的 CAR－16 就架在我的双膝间，枪身挺立，枪闩锁闭，枪口并无特别理由地指着上面。如果那玩意不小心走火，枪弹的爆破力可能会碰击加固了的车厢钢板而弹回，把我们全都弄成非常昂贵的人肉馅饼。

这种想法令我有些不安，因为情报显示科尔西拥有两支 0.50 口径的巴雷特来复枪。没有人曾经证实过布拉德利装甲车能够经受得了一发 0.50口径的枪弹一击，我也不喜欢那种躲避一颗穿透布拉德利通红的炽热铅弹的想法。

我为即将开始的近搏战轻装上阵：四个附加的 30 发弹匣，一支别在臀部战术枪套中的勃朗宁手枪，另有一支挂在我的护身甲的外伤备急物品盘上，腰带上别有八枚曳光手榴弹。我的凯夫拉尔纤维头盔能让我在这台机器里面头盖骨不被打裂，不过，如果是长枪子弹，它便不怎么管用。耳塞使得所有外部声响都成为一种干嚎。我所能见到的一切便是我面前的草绿色的车门。我是第一个下车的。

“坚持住啊，伙计们，我们在前面有一道小小的障碍。”马蒂，一名旅馆队的攻击手，身体前倾在炮塔枪手的位置上，脸上露出一副宽阔的笑容。

我们都知道“障碍”是指一辆小小的红色轿车，那是某个新闻记者的私家车，他大概一开始就放弃了这东西。我们都听说了，他在交火时将车子丢弃在 EE 高速公路的中间，就在通往科尔西院子里的车道上。没有人知道答案是什么，也没有人有兴趣去把它开走。

我们将径直在那笨蛋上碾压过去。

乔丹，我们的司机，放慢了车速，然后加大发动机油门，开足马力往前冲。我们总重 20 吨的履带式装甲战车爬上了那辆微型汽车。那东西无法与我们的战车相抗衡。车上带着装甲武器的全体人员都不由突然一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倾，鼻子向上一翘，然后又落了下来，微微地弹了一下，仿佛我们越过的是某个停车场的减速障碍横梁。

每个人都满意地欢呼起来。我们都相信四个好人之死，就是因为这个混蛋为了获得一篇好的头版故事的后果。也许我们可以让德克萨斯巡警以乱扔东西而起诉他。

我们的任务相当简单。在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去吞咽科尔西的牛屎后，司令部最终放纵我们去形成紧缩包围圈。前线指挥部前天晚上是否忘记了把梅茨和我从我们的屋顶观测点叫回来，对我而言无关紧要。我甚至还毫不在乎他们将金色狙击队分成小组来轮流值班。很久以来这是第一次，我在白天值班，没有杂草、水或者恶劣的天气。这像是我等待已久的行动。

空中监视所拍摄的照片显示，在主楼后 300 码的后院有一个混凝土车库。蓝色狙击队早已占领这个最初突袭交火时为本地的 ATF 用来做远距离火力掩体的地方，不过我们需要一个牵制敌人后方的强有力的阵地。那混凝土车库看起来就像一个完美的真正的财物包裹。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去清理它，并使之成为我们的阵地。不幸的是，ATF 狙击手考虑到科尔西的几个部下已在里面打洞，并且安装了自动武器。我们得进入里面，并将其清除。

“你得快速解决掉那扇大门，惠特科姆，”冈尼叫道，那声音盖过了汽车引擎的轰鸣声。他就坐在我的旁边，他有充足的经验知道他在跟我谈什么。“他们在大门内逮着我们，那我们可都得流血了。”

这种工作最容易的部分便是流血。布拉德利冰冷的、棱角分明的车轮设计的目的便是保护部队士兵不致伤亡，但却没有舒适感可言。里面凌乱而锋利的钢铁边角很容易把人皮肤弄破。我自己就被扎了两次，而那仅仅是轻微碰伤而已。

幸运的是，一旦车子提速行驶，乘坐布拉德利就像坐凯迪拉克轿车一样。每小时 40 英里时，它们行驶平稳，就像滑雪鞋一般，随着柴油发动机的怒号而起伏振荡。乔丹车子开得非常好，因为地形不熟，他只能透过一个小小的挡风玻璃的防弹棱镜来观察道路情况。

我在座位上慢慢向前移动，准备我们的车子一旦撞上车库，我便要拉开车门。对于大卫教分座的子弹击穿车厢钢壁打进车内，以及科尔西威胁着要用反坦克火箭把我们干掉的想像，使得我们的快速突破更具吸引力了。

“再过一分钟！”马蒂从布拉德利的炮塔上向下喊道。

“再过一分钟！”大家齐声回应道。

我没有时间查看同伴们脸上的表情。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弯下身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子，快速冲进建筑物内，占领火力点。如果布拉德利的驾驶员们对他们的装甲车定位恰当的话，我们在整个院子内埋伏的狙击手有足够的掩体。令人满心希望的是，我们占绝对优势的武力，将会在车库里面的人弄明白是什么武器击中他们之前，就把他们的威胁给压制下去了。

“站稳！”马蒂朝下喊道，巨大的车子停了下来，刹住了，后退了十英尺。

“冲！”

此刻没有时间互致祝愿。赖兹猛地打开车门，我猛然一跃，跳进了灰蒙蒙的春天里。就在右脚落地的一刹那间，我们侧面的另外两辆战车里的队员们早已准备好冲跃而出。与其他的进攻不同的是，这次没有预先排练过。没有时间。金色狙击手们，担任主攻力量，迅速冲向车库内东线那一排排的公共汽车、破旧小车以及拖车。厄克队和旅馆队将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整个建筑物，并清除里面潜在的任何威胁。

“梅茨，朱尼尔——检查公共汽车里面！”冈尼喊道。

尽管行政职务上只是我们的队长助理，实际上冈尼却在担当队长职责。作为一名前海军陆战队炮兵中士，他的经验相当丰富，有着那种在战役中队友们所敬重的坚定和冷静。这是我们和他第一次一起执行任务，但是我从他自身的行动以及朝公共汽车方向点头时的姿势可以看得出来，他非常清楚他所谈论的是些什么。

我端着 CAR－16 穿过一排林肯牌小汽车，以清除里面的威胁。到我们回过头来时，厄克队的攻击手早已开始清除那些破旧小汽车，将其通过车库的双重闸门弄出门外，宣布车库已经属于我方阵地。

突然，一个声音严厉警告说：

“住手！住手，否则我会打破你们的脑袋！”

我侧转身来，拉开保险栓，来不及考虑我为什么要做出反应，手指就已扣住了扳机。声音听上去很微弱，就像一只短腿长身的德国种猎犬在威胁一头灰熊。

“放下它们！”

我顺着枪口向左上方喊话的方向搜索。我的右眼挑中了前方的一个靶子。我的脸颊抵住低于地平线的衣领上的枪托，左膝微微弯下，以配合瞄准的角度，就像一名二垒手转身去铲起一轮棒球双杀。

“嗨，嗨，别紧张！”有人叫道。

然后我看见他了，就站在我旁边，介于我的致命武器和冈尼刚刚指派来清理一条管道的两人小组之间的死点。一名 ATF 狙击手——前线办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公室派来进行合作的——正举着他的冲锋枪瞄准着赖兹两眼的中间点。他的手指扣在扳机上。

那家伙的双眼凸出他的头颅那么多，我想，它们也许会从那菜色的双颊上滚落下来。

“行啦，伙计。”我低声说道。

他看上去是那般兴奋，我想我的声音会让他昏厥过去。“容易。容易。这些是好人……他们和我们在一起。”

有五六个人死一般地愣住了，等候着这个家伙拾起他的狗屎，重新回到现实中来。我以前也曾经见过这种表情，那是我的一个朋友通知我说，他已经在一盒捷克斯饼干中找到了耶稣基督。神情古怪。心神恍惚。疯疯癫癫。远离现实。不管你把它叫做什么，这个可怜的家伙的脑海中一直在回现过去 48 小时中交火的情景，他的几个好友在战斗中被打死了。

“住手……”他说道，此刻，与其说他在叫喊，倒不如说是在咕哝。你可以看到理智渐渐地回到眼睛中来，此时他双眼闪着炽热的红光。他开始颤抖起来，然后将武器放下，哭了起来。没有呜咽。当整个世界昏天黑地般飞速旋转，他再也无法保持平衡时，眼泪便滴落下来。那泪珠就像是从他脸颊上的皮肤中渗漏出来。

“好啦，伙计。”冈尼说道。他将他的手搁在那名特警的来复枪管上，确保他不会再次举起枪来。

这人看上去不再是一名勇士。他显得迷茫而孤独。

“最好找个人来把他从这儿带走，”悉柯，厄克队的队长，说道。“那个派他来这儿的人真他妈的该死。”

对我而言颇有意义。想像一下那名勇敢的 ATF 特警在脑海烧焦跌倒的情形。我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何一位指挥官会让一名幸存者立即重返火线。

赖兹和梅茨走到我跟前，冈尼则扶起那名尴尬的、已经崩溃了的特警返回外面的一辆布拉德利装甲车中。

17 巴比伦人来了

对那栋混凝土车库的第一轮突袭结束以后，事情的进展相当缓慢。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赖斯特把车库设定为“前哨二号”，并将金色狙击队分成两个四人小组来轮班监视，每班12个小时。我的小组包括冈尼——他是刚刚从攻击队调到我们这边来的，我的搭档博比、梅茨和朱尼尔。

蓝色狙击队进入了前哨一号阵地，一栋小小的俯瞰大卫教分座院内前面的房子。攻击队也分成了两个行动小组。查利队、厄克队和我们在一起。高尔夫队和旅馆队去前哨一号。在那些阵地上，我们能够对院子里面的情况进行密切监视，形成一个安全的包围圈，防御性战争阵地仍为敌人把持。

差不多我们的滩头堡刚一建立，我们便着手清理前哨二号的临时爆破设施、安置的陷阱、地道或地板或屋顶上的活门的可能性。我们的情报表明，科尔西已经修建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地道体系通往院子的外面，我们想要确保没有一个出口就在我们的阵地中间。每一块松动的岩石、木板和轮毂罩都用靴子踢过，以求确保无事。我们翻出来的惟一东西，是一对漂亮的有菱形斑纹的在冬眠中的响尾蛇。乔伊二号酒桶，一位颇有名气的常在野外活动的人，将那昏睡中的毒蛇装进一个盒子之中，并声称它们是我们的新吉祥物。就像韦弗一直用链子系在他的爱达荷州小屋外的那些蒙古狗一样，它们可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宠物的感觉。

梅茨和我端着来复枪值第一班岗，以对科尔西那些自称为“无敌的战士”进行反狙击。我们监视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在通过自己来复枪上的瞄准镜注视着我们。曾有人教会了他们如何设立隐蔽良好的狙击掩体，不过我们能够看见他们的枪管以及他们的光学装备的闪光。我看到了一副藏在帘幕后的偶一探头的面孔，或者是被人举起的一个小男孩来当作人体盾牌，但是，大多数的影像像阴影一般，深藏在房间里，让我们去猜测揣摩。

我是那样见到大卫·科尔西的——透过狙击来复枪上的瞄准镜。他露面了，时间很短暂，就在塔楼里，瞥视窗子四周，完全正确地设想着，外面四周有许许多多全副武装的特警，要将一颗子弹打进他的脑袋中。那位骆驼山上的先知穿一件浅蓝色的T-恤衫，上面写着“上帝之山”的字样。他的可乐杯子上反射出阳光来。我们从谈判专家们那儿得知，他在最初的交火中被一颗子弹击中，不过，在我看来，他仍然十分健壮。

事实上，科尔西早就集聚了足够的力量来开始跟联邦调查局的谈判专家们玩魔术。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已在编织他的奇谈，谈到那下面的家园，以那种质朴无华的、懒洋洋的腔调说着话，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给那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些乐意听取的人听。我听过他的投降承诺的录音带，对他以那么诚恳的态度编造谎言，我只有摇着头而已。他所要求的是给他一点点时间来祈祷，将他的故事向基督教世界做个说明，以及担保能安全地前往监狱，他这样说道。

“唉，伙计们，我要跟你们合作，如果你们能给我一点点时间。”他说话自信而富有魅力，那足可以令他赢得维柯任何一个汽车销售中心的本月最佳推销员。

自那第一天之后，事情迅速进入千篇一律的重复状态。我们在前墙张开的窗户后建起了一座“城内掩体”。夜深之际，当骆驼山除了三个大卫教的警惕的岗哨外都已沉寂时，我们悄悄地在窗子外面挂上了一层黑布帘子。我们给自己的来复枪搭建了一个夹板平台，在后面安置了我们的定位瞄准镜。那周晚些时候，一支来自郡监狱的可以信赖的人员，用七层沙包和三层半英寸厚的钢板，加固了我们小小的防御性障碍物。大家都知道科尔西的 0.50 口径的巴雷特来复枪，如果我们没有采取适当的防御措施，就可以对我们产生毁灭性的后果。四英尺厚的沙石和钢铁防御工事，看来算是一种合理的保障。

实际上，我觉得一周左右的观察值班还蛮有趣。首先，我们绘制了骆驼山的门窗地形图，给他们命名，以使前线指挥部明白我们在什么地方发现了运动或者潜在的活动。整个过程相当简单，沿用军用地图的绘制模式。第一楼设定为“阿尔法水平”，二楼设定为“绝妙好景”，三楼则设定为“查利”。大楼四边的颜色分别为：前面是红色，右面是蓝色，左面是黄色，后面是黑色。所有的门、窗以及开口通道，都有一个编码，从左边最远的地方开始。从我们前哨二号的观察点，我可以向总部报告说，例如，“白色绝妙好景三号”有人移动，即二楼背后的三号窗口有人移动。

我们把同样的逻辑方法用之于人。每个面孔都有一个绰号。只要有可能，我们便把面孔和人名结合起来，用驾驶执照或者别的什么身份证明，但是绰号仍然是所有情报中的辨识称号。原理很简单：第一狙击手见到一张新的面孔，便得给他起个名字。

毕夫是这样加以辨别的。三到四个晚上进入包围圈内，他呼叫总部报告说，走廊上有一名携带武器的男子。

“我发现一名白人男子，大约五英尺十英寸，体重 160 磅，黑发黑须，”他说道，包括一些最基本的观测数据。“他穿一件黑色 T-恤衫，蓝色牛仔裤，白色网球鞋。”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有名字吗?”总部有人用无线电回复道。

“我将把他叫做……”

无线电呼叫中断了一会儿,因为毕夫是在处理一个新的买卖。

“我将叫他‘白色网球鞋’。”

干得好,毕夫。

我自己也得给好几张新面孔起名字。有个家伙一脸的络腮连鬓胡子,因此我便叫他埃尔维斯。有个女人看上去很像我早年的一个女朋友,因此我把她叫做米歇尔。还有穿着红色皮大衣的家伙,每次他到窗前来时,将一个小男孩抱起挡在他前面当人体盾牌。那小家伙反盯着我,因为自己得面对那恶魔而恐惧得近乎瘫痪。就在科尔西的一名万能的战士决定用他当作防弹武器之前,肯定是科尔西跟他说过这件事了。总得有人给起名,因为我所想得到的只有“驴蛋”。

不幸的是,起绰号和给窗户编码只是占用了那么一段时间的注意力。自那以后,维柯的生活节奏便进入了一种 7/8 节拍,诱使着我们所带入这里生活步伐的节拍丢弃一拍。白天来临了,但是我们却没有真正的使命感或者策略感。大家都知道,科尔西与他的追随者们得在我们离开这里之前离开,但是从那之后,所有对于事件时间进程表到底如何,落入了一种“我怎么晓得”的状态。事实上,没有任何消息透露给我们这些队员们。每隔一阵子,我们会听说有某种模糊的承诺,但是那些小口小口的食物结果却像一个中国式的水槽酷刑中滴下的小小水滴一般。

当然,我们一直忙碌着。金色狙击手们监视着整个院子,不断将情报反馈回总部,查利组和厄克队则开着布拉德利装甲车,沿着已知的 Y 字形道路交叉口来回巡视。他们在换班之际运送人员,在用餐时节带来热饭菜,运来燃料、供给、建筑材料,以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物品。

我们的日子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可以预知的日程。每天早上,我们队在驻扎的旅馆里碰头,穿戴好伪装服饰,带着基本装备以及装着中餐的伊格洛饭煲,爬进白色的雪佛莱篷车。冈尼开车。朱尼尔坐在前排乘客位上。梅茨和我则坐在后排玩填字游戏。

经过一阵短暂的车程来到骆驼山,穿过那些穿着 T-恤衫的小贩、抗议者和那些临时的先知替身;通过了德克萨斯巡逻队的检查点,那里有执法队员们的金属铭片、帽子以及别针之类的东西当成流通商品进行交易;经过了那些试图透过我们篷车上暗色的玻璃偷拍我们照片的新闻媒体记者群;又经过了那些漫不经心地在吃草的母牛,然后在前线指挥部报到登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记。博比挑了几节无线电机器上的电池，朱尼尔和我则从来德厢式卡车中取出了我们的装备。冈尼和赖斯特则在查看前天晚上我们遗漏了什么。从那儿我们便开车到了Y字形交叉路口，爬上一辆布拉德利装甲车，一路直奔到前哨二号。

我们一到达前哨二号，通常得再花五分钟准备装备，铺开睡袋，从我们的护身甲里面爬出来。大多数日子里，我脑子里惟一关心的是找到一个舒适的地点坐下来，并且确保煤油烤火炉中还有足够的燃料，以驱散周边德克萨斯州冬季的寒冷。前哨二号没有任何令人温暖的东西。灰色混凝土墙壁与油渍斑斑的水泥地面上任何能吸收阳光的东西，都被弄得五彩斑斓。因为怕在黑暗中暴露我们的阵地位置，所以禁止点灯。除了偶尔一束闪光灯的光线掠过外，这地方已经死亡。

值班时间每轮两小时。我们之中的一个人把他的来复枪靠前墙放好，双眼紧盯着院子里的一举一动。尽管我们的肉眼监视很快便会变得厌倦，我们没有一个人放松过监视。值勤的那名狙击手密切关注科尔西的0.50口径的来复枪。断定什么事件的属性不是先知的本来品质之一，所以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把和平当成想当然的事情。前哨二号从前面看，就像是一堵宽广的白色墙壁，但是，如果他想的话，科尔西的任何一名追随者都可以把一发0.50口径子弹打进我们的咽喉。在300码的距离内，在子弹击中我之前，我也许只有调动一下枪管的时间。我们都希望沙包能够抵挡子弹，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从心底里明白，惟一召唤我们端起武器的声音可能听起来像是“哦，狗屎”。惟一把我们与科尔西的神枪手分割开来的，是一块黑色的精纺细棉帘幕与上帝的慈悲。那才是千真万确的。

前房外面的安全极不稳定。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错把不活动当成是刀枪不入。科尔西在外界获得了良好的声誉，政府所采取的每一次苛厉的行动的失败，似乎使他变得更加一意孤行了。我们得考虑其危害的严重性，我们在蝗虫小树林里那个畜舍柱子下所发现的僵尸便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在第一天，ATF逮到一名在突围进入大楼的大卫教徒。他拿着一支格洛克9毫米手枪，显然完全没有枪战技巧地出现在前哨二号后面。在他的枪管被堵死前，已经打过了几发子弹，他手枪弹匣里面余下的十发子弹便毫无用处了，但是他也为之付出了代价。他脸上的枪洞告诉我，我所要了解的一切便是掌握精良武器的重要性。

换岗时间是早上六点和晚上六点。每一班在下岗时，都要简述当班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的刚过去的12小时中所见到的、科尔西的人马在他们大楼墙壁上新开的枪眼上露面的新面孔。这种在墙壁上打洞的活动大多在晚上进行，因此，我们那些幸运地在白天值勤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报告的。我特别喜欢这一点，因为快速交接班意味着可以快速离开那鬼地方，然后去喝上一杯冷啤酒。

不幸的是，交接班也意味着在一种新的游戏中玩枪弄棒——那会逐渐演变成攻击队之间的战争状态。当我们不在训练期间时，人质救援队员们有些渴望竞争，因此我们在维柯的日常生活很快变成了扔石头比赛和俯卧撑马拉松，以使队员们更具勇敢的进取心。

每天的布拉德利赛跑是在交接班之际开始的。

“伙计们，预备！跑！现在是米勒时间，”有人大声叫道。对于耳朵来说，毫无疑问，那宣布的声音听起来是无伤大雅的。但是，对于我们身体的其他部位，那意味着“追上那辆火车，因为那是你今天离开这里的惟一机会。”那也成了蒙着一层薄薄面纱的、从前哨二号的后门到Y字形路口的一场赛跑。只有攻击队员们得进行比赛。狙击手们得坐回座位上，忍受那种折磨。比赛的规则是，每辆车上的装载量必须对等，狙击手们便被当成压舱货物。

每种竞赛都有规则，这种也毫不例外。

每一攻击队必须派出一名驾驶员。每位驾驶员每天只跑一趟。另一队伍的一名成员得用一只官方认可的手表来进行计时。既然有好几位队员戴劳力士表，竞赛组委会便认定用最通用的名表，并且将瑞士产计时器作为官方认可的计时工具。

所有的赛跑都是从一个起点开始，车门关上，引擎起动。一声令下便开始计时，起点停车处是画在交叉路口的一棵树上的一道淡黄色线条，那里离Y字形路口有足够距离可以让车子安全刹车。

如果有关赛事的消息流露出去，BR-1便有可能爆发出来，因此大家都用密码交谈。

“查利四号对前哨二号，”我听到我的无线电耳机传来这样的话语声音。“我已装载完毕进入站台。”

“明白，查利四号。原地待命。”

那意味着计时员正在查看他的手表。

“夜班队已经就位……”

“我们的装备已经备妥……你们准备出发。”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嘭。那巨大的机器会向前一冲，把那车上全体生气勃勃但又沉默的狙击手们向后一甩。第一段路程是一段可以全速行驶的路程，一路经过牲畜横越处，直上艾尔可公路。然后是一处急转弯，车速变得相当缓慢，但是那些驾车高手学会了减小拐角，跃过排水沟，加大马力冲过，从不后退。从那儿开始直到终点黄线，又是一段可以全速冲刺的路程。

日子一周一周地过去了，最初的日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因而比赛也被取消了，记录则被封存起来。自从 ATF 交战以来，还没有人靠近过那幢楼房。除了车道外，我们没有任何方式来进行通道检查，而车道则可以给大卫教枪手们充分的机会，把子弹打进我们的身子里面。科尔西已经向谈判者们吹嘘说，他有足够的军火把我们消灭掉，而且我们没有人觉得要把自己当成他的一个靶子。

另一部分理由出于行动方面的考虑。我们越逼近大楼，科尔西便越加觉得他对自己的财产没有那么完全的控制力了。我们像爬行的杂草一般工作，爬进了他的感觉王国之中，把他的个人空间阻塞闷死。我想像着他透过窗口眼睁睁地盯着我们，随着我们的逼近而愤怒得全身发愣，他的自我声称的神性，在柴油机的废气排放中渐渐消退了。

把他拧紧，我想。我曾经听过他的宗教漫谈和绝对的伪善，那令我恶心。以上帝显灵的名义重复不断地撒谎，作为上帝的子民这看上去不怎么光彩。声称自己是信徒妻子们唯独可以行使丈夫权力的男人，看起来也不怎么善良。如果你的记录中有与 12 岁儿童性交史的话，那似乎是珍珠门事件中一个真正的问题。

* * * * * * * *

第一个月结束的时候，日子已成了一种烟雾迷蒙般的令人不适。赖斯特把轮班改成了 24 小时，希望能给人以更多的休息时间。而休息时间几乎没有变化。我所习惯了的日子已经渐渐远去，只剩下了四张稍微有点磨损的照片，和每日一次打到弗吉尼亚的长途电话。这种双方僵持的状况还将持续多长的时间。我们没有目标。每次问及他人时，我总得到一种绝对的漠视的神情。“我怎会知道”是最常见的答案。行动总指挥的特别助理主持日常的新闻记者招待会。谈判专家们谈了，或者没有，那得看科尔西的情绪了。学术界的讨论争辩从来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人质救援队员们每当清醒时便会越来越怒不可遏。大家都转向危机处理机构。

我特别的生存谋略包括每天读一本小说、玩牌、在一本从未给别人发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现过的小笔记本上写诗。那样过了几周，但是，厌倦和愤怒相对于我的娱乐而言又占了上风，因此我便中断了写诗读小说，买了一把崭新的芬德·斯特拉卡斯特牌电子吉他。它有一个镶有钻石的旭日形首饰磨光面、镶有大理石的琴颈，以及一个节拍器。我带着前哨二号惟一的一件乐器、连同我的午餐饭煲，以及 CAR-16 轻机枪，乘坐布拉德利装甲车来回转悠。其他分队的特种战争装甲车队的成员们问及那个古怪的箱子，不过，我只告诉他们说，那是人质救援队的特别武器，我们现在不能谈及。他们点点头，思索般地低声耳语。

惟一知道这东西的真正价值的，是德州音乐中心的那名售货员，当我向他解释说我需要某种在前线能够分心的东西时，他给了我一个特别的折扣。玩牌和俯卧撑竞赛使得这工作很像是监狱中的感觉。这新的乐器令我回想起玻璃幕墙之外的生活，那种生活仿佛每天都在我们的周边。这似乎有些道理。

不幸的是，在维柯什么理由都不成其理由了。过了一段时间，音乐也不再具有其迷人的魅力了。我所能聚集的全部生产力便是一系列的宿醉和真实的酒吧账单。来维柯之前我很少喝酒，但是在一间孤独的汽车旅馆房间内呆上几周后，这一切便都变化了。通常，悠闲的日子意味着小睡一会儿，然后去一趟健身房，洗个淋浴，在不同的当地酒吧里找到什么特别的饮料便喝上一杯。晚上我们通常成群结队地从一家酒吧到另一家酒吧，交换意见，试图保持一点点观察力。

当复活节临近时，我感到惘然若失。

在北新罕布什尔，复活节后的星期日通常是全家一起外出郊游的日子，在一个漫长的冰雪寒冬结束之际，人们从冬眠状态中伸出头来接受可能已经来临的温暖。复活节意味着到大峡谷的山脉中去寻找鸟蛋，在那儿，我们可以穿着牛仔裤和轻便的法兰绒衬衫滑雪。人工造雪队会将色彩明丽的珍宝藏在山坡的边缘，迫使我们扩大轮番搜索的空间，在那些边缘地带里寻找特别的款待。厄柯湖在我们的下面伸向远方，远方的湖边因为薄冰而略显暗淡。新的生活即将来临，提醒我们那是成长的季节了。

复活节意味着去塔克曼峡谷——那是华盛顿山北面的一个远足和滑雪的胜地。新英格兰北部的每一个疯子都到这个东部最陡峭的斜坡来尝试他的运气。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走上坡面的时节，背上背着滑雪橇——我确实可以伸手去触摸耸立在我面前的那陡峭的墙壁。

我记得马拉加的复活节，那是我在大学穿越欧洲时，在一座城市里醒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来时发现全镇都在庆祝基督的复活。成千上万虔诚的天主教徒们在街道排列成队,对于原罪的赎救充满了乐观的情绪。妇女们穿着白色的裙子、绣花围巾、戴着水晶梳子,与孩子们手牵着手围成一圈圈跳着欢快的舞步。教堂的钟声响彻云霄。男人们则穿着纯洁无瑕的服装,肩上抬着数以吨计的木材、纸糊的水果和鲜花,推着花车缓缓地走过狂热的人群,为了全体世人而欢庆,欢庆一个著名的男人的牺牲所带给世界的美丽。

维柯却不是如此。骆驼山上弥赛亚(犹太人盼望的复国救主)蓄着连日未刮的胡子,手里揣着一支手枪。复活节不过是一个日子罢了,是墙壁上的另一个粉笔记号,是枯燥的迷糊中度过的又一个寂寞的 24 小时。我在日落后走出门外,凝视着远处的维柯市内的灯光。我想像着孩子们躺在床上,梦想着高高的挂篮里装满了玻璃纸的青草和巧克力做成的小兔子。此时我的孩子们在上床睡觉之际,只有通过照片猜测他们那个所认识的爹爹。正常的父母会在昏暗的台灯光线中慢慢地走来走去,试图计算出账单共有多少,或者是怎样支配手头的收入来维持收支的平衡。正常的父母。正常。这个观念在我心头渐渐淡忘。

* * * * * * * *

这工作本身并不坏。我们有两小时盯着望远镜,然后休息六个小时。当轮到我值勤的时间快要到时,我会走进观察室,支起来复枪和一架 40 倍的军用望远镜,然后开始搜索。那像是一种儿童游戏,真的——跟科尔西的武装人员捉迷藏。每天晚上当他们以为我们无法看见他们时,他们会在外层墙壁上开凿新的枪眼。白天他们则去从事日常工作,仿佛我们压根儿不存在似的。我常常看到他们掠过窗户或者将他们的脑袋伸出门外,来感觉一下他们脸上的阳光。我研究了大楼的特色,试图记住它们,以便他们一旦变动,我就会注意到屋子的变化。

那便是我找到他们的巴雷特的途径。有一天我刚刚开始搜索,从左到右、从白色的阿尔法一号到储藏室,一路扫视到一个我们称之为狗舍的地区,扫过整个的院子,经过加了盖板的自助餐厅,环绕扫过地窖,然后直到主楼的绿色面。我数了一下大卫教徒们在不同墙面上开凿的火力孔眼,以证实博特那个班所记录的情报的准确性。我检查了一遍所有已知狙击阵地,在每一处都稍微停留一会儿,直到我看到他们武器上的光学设备的反光为止。我们知道他们所有的阵地位置。有时我甚至还钦佩他们建立掩体的技巧。在普通的视野中隐藏起来,可不是什么雕虫小技,但是科尔西无所不能的人马所修造的那些城市掩体,简直可以赢得莫顿警察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总长的尊敬。

就在我快要完成一天之中对于“天启牧场”的第一轮巡视之际，这时，对方的移动吸引住了我的注意力。就是在第二楼，大楼右边的远处一角、在绿色绝妙好景一号和二号之间的死角处。火力点的门发出一阵咯吱声，然后反弹进了室内。

我把望远镜对准墙上的那个 1×2 英尺的开口。里面有东西在慢慢转动，即使用我的高倍望远镜仍然无法看透。有什么东西朝我的方向移动，在斜阳光下黑得发亮。那东西透过洞眼伸了出来，先是朝下对着地面，然后又向上，是一根长长的管翼，像长笛般的、有一个箭形末端的支架矮小的钢铁枪管。

“狗崽们，”我低声骂道。

枪管笨拙地转动着，伸出 T－III 边墙外约 18 英寸，然后进入阵地。我凝视着那个半英寸口径的枪膛，因为望远镜聚集的光线和反射回来的闪光，正好映入我四处搜索的双眼。

“嗨，博比，”我朝后面的房子里喊道。他或许正在玩牌。“博比，快来这儿！”

他拉开那遮盖门廊的起皱的乙烯基油布，走到我的背后。

“什么事？”

“瞧瞧‘绿色绝妙好景三号’，然后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

我把枪管移开，然后移动着望远镜，将它对准了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使我的心跳加快——不是肾上腺，是那种更加敏锐的东西。

梅茨双眼紧盯着望远镜筒。

“狗屎，那玩意我看像是一支 0.50 口径。”

好。我没有胡乱看东西。巴雷特 0.50 口径狙击来复枪给人重重一击，他们需要一个枪管制动刹来控制快速火力射击。

这种工厂装配的特色的枪管信道以 45 度角反射到射手的眼中，使其反冲力可以调控。它还使目标识别变得容易，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看起来如此像一支 0.50 口径的巴雷特上那巨大的德尔他形状的枪管。任何见过它枪身的人都不会弄错。

梅茨调整了一下焦环，以图补偿因为高倍放大造成的失真效果。“最好去把冈尼叫来。”

大家都知道科尔西拥有至少两支 0.50 口径的来复枪。布拉德利装甲战车上巡视院子四周的攻击队知道，科尔西可能用它们来在他们的甲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盾上打几个洞眼。前哨一号和前哨二号的狙击手们把它们看成是最大的威胁。在此之前,我们谁都不晓得他们到底把枪支安放何处。找到这些来复枪和相应的装备,结果便是“哦,狗屎”与回家去之间的区别(死与生之间的区别)。

“那是一支巴雷特,没错,”冈尼说道。我们特地把他找来证实我们的小小的发现。“我敢说有人会觉得有点古怪呢。”

我一边在我的来复枪旁坐下,一边觉得有些儿奇怪。科尔西的狙击手和我彼此对视,有着同样威力的武器和同样恼怒的混杂心情。在这样一个二重奏中,公平的决斗和便宜的射击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当扣动扳机的时间来到时,一人首先开枪,另一个人便是死亡。他有一支0.50,我有一支0.308。远非势均力敌。

“最好报告前线指挥部,”冈尼说道。“我们得将它列在情报通报上。”

找到来复枪感到像是一种苦乐参半的成功。一方面,如果给我们那样的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拿过来。那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不能与我们不能见到的东西战斗。科尔西终于把他的王牌向我们显露出来了。

另一方面,我们每天都得紧盯着,因为我们非常清楚,行动比反应要快。就像在狙击学校潜进时发现了猎鹰一般:你已经辨识出来了威胁,但它仍然是一种威胁。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看见的敌人总比我们看不见的敌人要好对付。确定那支巴雷特的位置给了我们一种明显的优势。

30分钟后,一切情形都发生了变化。

“你们听见那狗屁响么?”冈尼问道。他摇着头,猛击一掌,我们就站在一旁,简直无法相信我们的耳朵。

“真他妈的难以置信,”朱尼尔以他那种阿拉巴马的懒洋洋的腔调附和着说道。“那些混蛋出什么毛病了啊?”

总部用无线电播送了我们谁都不要相信的消息。我们自己一方的谈判专家们已经去过院子里面,并告诉科尔西说,我们已经知道他把巴雷特安置在什么地方。“把它拿走,”他们说道,“否则我们将截断他们的牛奶供给。”

“等等,等等,等一会儿,”我们大声叫喊道。我们费了老大的劲才找到那支巴雷特。我们已经向总部报告这一发现,那是我们应该做的。现在是我们自己这方的人,令我们再也无法看清那帮坏蛋。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我问道。我感到双膝发软。被出卖了。

人质谈判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奇怪而讨厌的过程。有些事件在整个的过程中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看来似乎只有那些年纪太小、太老或者太柔弱的不适宜战斗的人出来了。每次科尔西做成一笔交易,他获得政府方面的一些让步,而我们则得到他给我们的问题。当然,从那栋大楼里弄出任何可能的人来都是一件好事,但是不能以牺牲已经取得的实在的进步为代价。大多数在外围战壕里的家伙都认为我们一方是完全不必要的屈膝投降。

这一过程最初令我们满腹牢骚,然后是公开的敌意。人质谈判听起来也许很复杂,但是他们把那逐渐变成一个建立亲善感、减少恐惧感、减轻后果的简单过程。人们每天都在谈判,买一辆小车,在一个委员会工作,力争在早上第一个去憧憬。我们本能地做着这些事情,不需要任何真正的培训,因为那是一种简单的人类本性。双方所要的东西各不相同,因此他们争来争去,直到双方都得到了令他们满意的东西。

我们对此毫无问题。我们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只要谈判专家们把科尔西和他的追随者们从那院子里带出来。我们所不喜欢的是他们那种争价的方式。科尔西从第一天起就跟谈判专家要花招,当时他许诺说,如果他们把无线电地址给他,他就会出来的。

“抱歉,”在他得到他所要的东西后说道,“不过上帝刚刚来告诉我说要在这里稍微多呆一会儿。”

好吧,他就这样改变了主意。这个自称是上帝的儿子的人应该拥有那种特权,是吧?那么,他的第二个谎言呢?第三个呢?第二十个谎言呢?在某种意义上,你得问问他,他的那本《圣经》是否缺了几页?

我们日复一日地听着,他订立规矩,马上又打破这些规矩。每次他得到什么东西,他就越加强大了。大卫·科尔西是一名最伟大的生意推销员——是一位胡说艺术家。我设想他是一名皮条客,销售肉身超度之术。开始的时候,他让你在天启牧场度一个免费的周末,仅仅是让你去听他的喋喋不休的高谈阔论。

“签字放弃自己的灵魂吧,我会对其悉加照料的。”他论辩说。

然后他把服务的选择也销售给你:“放弃你们的钱财、你们的子女、你们的妻子吧。在虚线处签字,把你们自己作为投资交给我吧。”

不幸的是,没有一名谈判专家或者联邦调查局的决策者们,走到前哨二号来看看那些装满了他的追随者们所带来的个人财物的拖车,他们为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了幻影般的生活方式而放弃了财物。他们谁也没有用拇指翻看过那些满是生活照的影集,那些全家都在他的魅力感召下宣誓放弃的人们的生活照。但是我们看见了。我们看到了科尔西的整个帝国——从数十辆停放在外的游戏用的无车体小型汽车和摩托车,到他的吉他收藏和尚未成年的成群妻妾——都是自私自利和控制他人的野蛮嚎叫。

大卫·科尔西从前想要的一切,在对骆驼山的包围期间他都一一得到了。他早已拥有了他所渴望得到的枪支和女人,那是在我们来此之前的事情。他所没有得到的只是抛头露面。我们给他安置好了一个大型的讲道坛。整个世界都在聆听。更多的心灵要塑造。那家伙是位大师,只是我们太骄傲,不愿承认事实而已。

到第三天结束的时候,我们所了解的有关谈判的一切,都化为乌有了。我们的谈判专家谈了又谈。科尔西的伤口治愈了,工事加固了,人员重新分组了,然后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着一家全国性的广播公司把他由一名放牛娃的讲道者,变成一名国际性的知名人士。人质救援队员们凝视着他们的来复枪管。ATF 则埋葬了他们的死者。

"是怎样的一个瞎说艺术家,"大家都咕哝着,"我们还得忍受他的连篇废话多久啊?"

偶尔的抱怨变成了公开的厌恶。当任何与谈判相似的东西渗透到玩牌游戏中时,谈话便会渐渐化为一阵狂怒。一位名叫迪科·德桂林的律师已经进了院子里面,违反了大家都知晓的谈判与危机处理的所有事情。我们的确允许了一名犯罪辩护律师走进犯罪现场,让他去取得一个全面的、而且也是惟一的对他的当事人不利的证据。如果科尔西不太精明,不能彻底清除那些泄漏他的谋杀的痕迹的话,他的律师肯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每一个被他破坏的承诺都像是一根刺刺在我们身上,不是因为科尔西——我们对此早有认识——而是因为我们自己花钱买下他的漫无边际的谎言。日复一日地,我们等待着发布另一个投降的布告,结果最终解决变得寂寞无烟了。当一个最后期限变成又一次的失望时,没有任何人向我们致电查询。似乎没有人相信我们还很在乎这一点。

"最好把这个核查一遍,"我在交班的时候说道。

冈尼透过望远镜指着他们新开的火力点的地方。

巴雷特巨大的枪管上下来回地晃动了好几次,仿佛是在和我们挥手告别,然后缩进了大楼内,消逝不见了。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把活动门关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上了。

武器不见了。我们大家都不相信我们还能找到它，直到它再次闪烁出寒光来。

18 多里安人的模式

春天姗姗来迟。在经过七个礼拜的漫无边际的漂流之后，前哨二号几乎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最边缘地区的最边缘处。有天晚上，我坐在观察室里，心里很是怀疑，什么时候、又会是怎么样这事才能最后收场。乔伊二队的巴茨这天的早些时候，已经从我们这儿带走了好几条响尾蛇，到后面用一把折叠刀切掉了蛇头。斑斑驳驳的蛇皮挂在门内的木板上，对于从外界来的参观者们而言，这就像是一种部落的吉祥物。强烈的弧光灯对低矮的地面掩体漫无目的地扫荡着，把骆驼山衬托成一个产生白炽光轮的怨恨之所。厄克队开着他们的布拉德利装甲车巡视着整个包围圈，照看着那些电丝网，当大卫教分座的信徒们出来试探我们时，把他们驱赶进他们的大楼里。

高音喇叭不停地重复播放着西藏喇嘛们的圣歌。我从脚趾到脊髓都感到彻骨的冰寒。那种噩梦式的音响循环效果，令我回想起介于琳达·布莱尔的独脚戏《召魂者》与维基·韦弗的死亡咏叹调之间的某种东西。

我倾伏下来去靠着那绝对的真理，让自己的双眼紧盯着瞄准镜的十字线，然后开始我的扫描。我的那架用干电池的收音机上两英寸的扬声器里，传来迈尔斯·戴维斯演奏的一串悲伤的颤音。我身后有使命人质救援队员已经入睡。查利队应该在我们背后设一岗哨，但是我不敢打赌那是一定的事情。在最初几周，我们安装了运动探测器，但是在野外四处乱跑的菜牛常常把接线弄断，我们便把整个系统都拆除了。

谁也不真正担心入侵者偷偷摸摸地袭击我们。谁都没有想要去偷袭骆驼山，而且，非常明显的是，也没有任何其他人想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只好整天独自静坐在前哨二号。

我最讨厌的是凌晨时分：早上三点到五点的那段时间。生命的节奏慢得像爬行，诱发温柔的睡眠。是那种人体生理功能节律失调。你的体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温下降，你的思维退却了，而那三千年的睡眠周期循环拳打脚踢般闯了进来。我回想着过去两年中的无数个夜晚，我发现自己处于同样的境地之中，与自己的眼帘拼命搏斗。至少，那时并不寒冷。

三分钟盯着望远镜，然后休息两分钟。那是我的计划。迈尔斯演奏出我非常喜爱的那种八分之一旋律的琶音。令人奇怪的是，在重复播放西藏喇嘛吟唱的圣乐的同时，一支爵士号怎能演奏出如此美妙的乐音。在雾气弥漫的光照中，这已成了一幅绝妙的斯蒂芬·金中的布景。你几乎可以听到魔鬼的笑声。这看起来的确很像是地狱。

我摇摇头，揉揉双眼以消除睡意。我盘坐到那“绝对真理”的旁边，右肩顶着枪托上的橡胶板，左臂抱合在胸前，让左手可以伸进扳机后的蚕豆袋中。我的面颊靠在枪托皮套上，留下离枪管上的尤勒托望远镜锋利的边缘适当的距离。靠得太前了，来复枪的反冲力会让肌肤破裂，必须缝上数针才行。靠得太后了，十字准线周围的阴影会让你的瞄准失去准头。眼睛的调剂是至关紧要的。

在春寒料峭的空气中，我抽了抽鼻涕。我的鼻涕一直流个不停。

白色阿尔法一号。仓库。塔楼。地窖。

我从左到右地摇动着摄取全景，越过门窗，像一名巡警似的，寻找着一切不正常的情况。强烈的弧光灯扫过六角形电丝网。大卫教分座的旗帜在风中发出阵阵劈啪声。所有的火力孔似乎都已关上。与平常并无区别。现在科尔西的岗哨都不再熬夜。

我让眼睛离开镜头一会儿，眨眨眼以消除疲劳。总有一天这一切都得结束，我想。总有一天当所有人都出来后，犯罪现场的调查者去搜查证据，他们会让我们进去看看，这些该死的墙后到底搁置着些什么武器。我很想知道他们能在那儿发现什么东西。他们会将所有武器储藏在一间房子里呢，还是将武器分散收藏，让我们不得不到处去搜索？理所当然，他们的律师已经告诉过他们，我们能用弹壳与打过那些子弹的武器进行匹配；实验室的那帮伙计们便一直在做这种研究，以指出撞针痕迹和撞针是否吻合，抽出与弹药筒边缘咬合口。他们所需做的谋杀指控的一切便是枪上的指纹。

陪审团喜爱那些能够走上证人席、以长期的专业生涯发誓并探讨他们案件的出庭作证的专家。加上一些绘制的图表与放大照片，这样成了一块蛋糕——那些在陪审团叫你回庭进行宣判之前、你连中饭都没有时间吃的案件之一。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当然，他们会清除所有的血迹，但是子弹孔呢？他们又怎能改变整个大楼，那个看上去就像是二月二十八日枪击事件的一张蓝图的大楼？出庭作证的专家能确定哪些洞眼是子弹打出、哪些洞眼是子弹打入的。新闻录像带已经拍摄下来 ATF 特警的战斗场面。甚至就连大卫教的律师也教过他们，在法庭上怎样会显得不利，但是我们仍然有这栋大楼。他们得把整栋大楼烧毁才能改变这一切。

我想到了那几百个现在仍然挤在那栋大楼里的百十名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出去的时候，会随身携带些什么东西呢？也许是一本影集，或者一个家庭纪念品，或者一首珍爱的诗歌。我认识里面的许多妇女——埃尔薇拉、坎迪、勃朗蒂——见过面的。她们在我的狙击望远镜狭小的世界里成了常客。我认识她们，就像我们在面包房或者咖啡店里彼此相识一般，是流动着的面孔。

在那种意义上，我也几乎是偶然地认识那些全能无敌的战士。埃尔维斯坐在窗台上向我们挥过手，他的一条腿在他的身子下面翘起，扫视着地平线去寻开心。他喜欢一边享用他的午餐，一边坐在温暖的阳光下，看着人质救援队的攻击手们照管着发电机组。最初几周的相互间的敌意，渐渐演变成了彼此间的漠不关心。我们来此是不让他们出来，他守在那儿则是不让我们入内。这是两个月来的相持所导致的一种后果。战争期间的生活令我们全都厌烦透顶了。

孩子们。我仅仅认识几副面孔，是那些由大人们抱着作为人体盾牌的小孩子们。有个小男孩常常在塔楼的一个窗口露面，是他独自一人。他的金黄色的头发在风中飘舞着，就在白色查利二号蓝色窗帘的光线下飘动。他常常凝视着院子里装甲车上满是身穿迷彩伪装服的士兵，追寻着那彩虹的贴花纸的轮廓——那是有人在从前快活的时候贴到窗户上去的。

“睡稳些，伙计，”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低声说道，“也许这恐怕是你们最后一个晚上在这儿睡觉了。”

当然是我错了。在骆驼山，没有什么明天可言。我很想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把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一起从那个垃圾堆中弄出来。那是我们为何来此的目的，是我们最初开始的原因。

我回想起带我来此的全部过程。最初，我看到那天晚上众议院一楼总统周围涌动的人群，总统在那儿发表了给联邦国家的演讲。正义，我想。那是我的原因。四年中每天花 12 个小时在密苏里州的群山中追逐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那些流氓渣滓。接受挑选。新队员培训学校。狙击学校。任务。在明信片中看着我的孩子们慢慢长大。还有所有的“我会在下一个生日的时候回家”的承诺。然后又不守承诺。

每一名人质救援队队员都已经随时准备着牺牲生命——危害自己家庭的未来——仅仅为了去拯救那个窗户中的小男孩。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坐在那个狗屎洞中将近两个月了，翘首以待在总部的某个没有脊椎的蠕虫让我们有做做好事的机会。

不再有噩梦，不再有在外面等候的噩梦的恐怖故事。小姑娘们不必再被迫与科尔西做爱。小男孩们不必再挨科尔西的猛揍。那些可怜的小流氓们，除了他们的可恶的父亲所告诉他们的事情外，他们对外面的世界简直一无所知。

“哦——所以——让……”

在我右边的大楼上的高音喇叭发出阵阵回音，压过一支科尔垂恩的悦耳乐音。那乐音一波一波地传来，有时又弹了回去，像是一个巨大的莱斯利管风琴扬声器发出的音量增大的呻吟声。我想跑到前面办公室去问问，我是否可以把我的吉他大功率的前置扬声器接上电源。科尔西也许不会在乎西藏喇嘛的音乐声，但是我知道真正令他心灵不安的是什么。我们共同享有两件事，我和他：都是1959年出生，都喜爱吉他。没有什么事比听我糟蹋一支沙哑的吉米·佩奇独奏曲更令他如坐针毡的了。

仅仅十分钟，我心里想。只用十分钟，独自一人呆在前哨二号后面的瓦砾堆上，以180分贝为天启牧场的管弦乐队领奏。我知道，我永远也不会成为一名摇滚歌星，那是我在大学时代的梦想，但是，就是这一次演出，将有可能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表演。我能够看着他们把穿着紧身衣的科尔西从大楼里拉出来，他则高声叫嚷着要一只扩音器，并给他一个弹奏吉他击败我的机会。

“要把那些理论家和学者们都拧紧，”那天早上坐在前哨二号时，我低声说道。能拴住科尔西的锁链的关键不是《圣经》，而是他的自我。

我从未能演奏那支独奏曲。我能设法得到的最好的事情是每天花几个小时，以那种多里安人的模式，用一个电池带动的扬声器来练习我的音阶。令我开心的是，甚至没有一个同伴抱怨过。

“白色绝妙好景一号、二号、三号……什么也没有。”我出声地数着窗户，尽量让眼睛睁着。

再也没有任何改变。他们知道我们也不再摆出一幅威胁的姿态，透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过他们敞开的窗户吹进去的只有一些花粉。我们的同伴威胁着要用推土机推平他那骄傲与欢乐的小巢时，科尔西才立马起来，不过，他还是熬了过去。有一天凌晨，当 T.J. 开着布拉德利装甲车，在尽力清除红色/白色墙角的碎片残骸，不小心撞上大楼时，他们才口出怨言。没有伤害，没有犯规。在那一时刻，柴油机的烟雾和手持冲锋枪的身穿伪装掩护服的队员，成了整个场景的一部分。

“白色查利一号。白色查利二号，白色……”

我愣住了。白色查利二号。有人站在窗前，漫无目的地凝视窗外。他的头发从两边的脸颊上披散下来，围绕着铬合金的眼镜架，那眼镜的玻璃很厚，足以使他的眼睛看上去是变形了的。浓密的短发遮住了他的表情。他的双手垂在腰侧。

“喂，你好，维恩。”我说道。

这一会面让我大为吃惊。我有好久没有见过科尔西了。

我盯着他，长吸一口气。他看不见我，但是知道有人在监视他。

我透过镜筒观察着他的特色：长长的瘦削的面孔，海轮船长般的眼睛，拉长的下巴。这便是我们缓缓地、优柔寡断且费时费力地将其扫进恶臭的化粪池的理由。这个人是导致那么多的 ATF 警员在枪战中死亡的原因。

理论家们成群结队地为他辩护，公开指责联邦调查局误解了他的意图。学院派学者们则从极小的行为评价到社会学材料，都赋予极大的分量。政客们什么也不愿意说，却在大打边鼓，因为担心事件过去后选民们还记得他们说过的话。

我对他们全都不屑一顾。对院子的包围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那是我以前从不觉得会受到伤害的方式。什么都不觉得有意义了，因为我一生中所信奉的原则，顷刻之间便从窗口飞了出去。诸如联邦法律权威的有效性之类的事情，同样在那黑色泥巴中拖曳着——那种污泥从没有从我的靴子上擦净过。我曾经为之献身的联邦调查局的金质勋章也不再发生作用了。

“操你自己去吧，”科尔西嘶嘶作响地退进夜色之中。“我将称自己为上帝，要告诉世人来亲吻我在宣讲福音的躯体，坚持下去，直到我找到一种合理的解决办法。尝试做点什么吧——我求求你们了。”

科尔西是一个垃圾收集者，除此之外别无长处。他将那些流离失所者、社会废弃物聚集一起；他们本来无处藏身，他却把他们成堆地堆积，等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候着被收存。然而他却从来都不曾储存过。他从来也未曾做成任何事情。不是大楼。不是小汽车。不是那七个图章。没有完成一个独身的破碎的人生。

我把十字准线对准了他的鼻梁,手指压住扳机,松紧的程度刚好能让人感觉到那子弹的后果。那会发生什么?我思忖着。

神射手帕特森曾经低声耳语般教过我一堂射击术的课程。"骨头压着骨头。排除肌肉的因素——那会收缩,令射击偏离方向。"

296 码的距离,风速是每小时 30 英里。挺难的射击,但是绝非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莫顿教官曾经咆哮着发出命令。"别躺在那儿像狗拉屎般地抖动着剃须刀片,老兄,要开枪射击。"

我是个冒险家。从来都是。我左手拿着蚕豆袋,将脸颊贴在凉爽的枪托皮套上。前哨二号在我背后鼾声如雷,在这堵水泥墙的隔壁,忘却了我的遭遇。他们戴着耳机,以隔绝那令整个夜间振动的高音喇叭。我的枪管伸出这建筑物的前边。狂风突然停息,变成了一阵轻轻的爱抚。

我将食指搁在扳机有棱纹的平面上。科尔西微笑着眨眨眼睛。我把扳机扣稍稍紧了一点。

"瞄准脑干,"神射手帕特森指示着。"他甚至连抽搐都不会。"

我想起了那些孩子们。可爱的小孩们,又饿、又累、又冷。就是这么一个人,带来如此多的痛苦和折磨。

"开枪吧,"他低声说道。"让我成为一名烈士。"我几乎看得见他的嘴唇在动。

我的瞄准镜和十字准线对准了他的鼻子。

"让一切结束吧,"他恳求着。"把我的命运之神给我。"

我觉得自己差点被他的诡计所玩弄。

"我累了。送我回家。"

我很想听从他的恳求,很想帮他这个忙,很想结束这一切。这地方没有了他便会一片死寂,仅仅因为缺少强烈的意志而分崩离析。他们都是附属品,那些大卫教徒们和追随者们。

我能够听到孩子们在为了一个没有恐惧的黎明而哭泣。我能够听见心智健全的祈祷"够了。"我能够听见自己的心脏在流血。"开枪吧。"

但是,突然间,我还听到了别的声音。

* * * * * * * *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你是个疯子，老兄！”

加里·布朗，一个矮矮胖胖的12岁的男孩，脸颊有如樱桃般的红润，双臂围住一根钢柱，斜视着250英尺下方的阿芒罗刹柯河。他将目光收了回来，因为那高度而睁得老大，不过他一动未动。

“得了，怀特。下来吧。你会把你自己摔死的。”

安迪·泰勃特，一个蓄着满头黑玉色头发的普莱恩思印第安发式的矮个子小孩，他那双灿烂的蔚蓝色的眼睛很像他的法裔加拿大籍的父亲。他摇着头，注视着那趟午后的列车。

“可别叫我爬到那儿去给你收尸！”他威胁道。

没有必要回头一看。那不过是虚张声势——小孩子们的谈话。安迪微微笑着。我的背脊上能够感觉到他的充满温暖的鼓励。要不是他被我击败，他或许也会去到那儿的。那是我们的游戏规则。为了宣布对一座桥梁或者高架桥拥有主权，你得先循路而行，摸到桥梁从河中升起的中心点，然后大声叫喊：“主权！”那便赋予你第一轮的周边主权。

我的腿伸出去要比泰勃特的腿稍微长一点儿，而且我发现，从一端跑到另一端，看着我下面的河水的浪花像一个缓慢转动的电影胶片盘架一样，确定一个节奏后要容易得多。一步踏空有可能意味着一条断腿，甚至最终惩罚，从裂缝中一跤摔下去。

自九月份以来，这已是我们的第六座桥梁了。这是最高的一座，一件真正的战利品。泰勃特已经走过了不下十余次，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测量步数，反复练习以取得压倒我的优势，为他自己宣布对这座桥梁的主权。不过，那天我们正在绕个大圈子深谈有关巴巴拉·迈尔斯和埃琳·戈德布特时，是我最先看到了它。我突然中断谈话开始猛跑，就在他前面一点点，一路领先，直到钢桁的支架处。

“主权！”我大叫着，抢着将标签贴到桥上。当我大口地吸入那一月的寒冷空气、吐出大口珍珠般的白色云雾时，我的声音在河面上空回响着。

“主权！”

生命的云雾，我们这般称呼它们，当冬天的寒气爬进你的夹克衫中、让你的决心更加坚强时，在那寒冷的早上凝结的呼吸像是白雾般地升起。生命的云雾把一个帐篷的里层，在零下二十度的气温下，变成一个水晶的仙境。它们能把滑雪面具的嘴巴和鼻孔四周变成白色。但最重要的是，它们测量你的心脏的大小和心灵的深度。生命的云雾在最寒冷的冬日飘然而来，因为，那是生命的力量最为顽强地抵抗那无法忍受的日复一日的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虚空存在的时候。它们存在于我们体内，那些云雾，直到被迫显露身手，然后，就像微笑和愤怒一样，慢慢地散入浩瀚无垠的宇宙之中。

你的生命的云雾越大，古老相传的说法是，你的灵魂也就越大。仅仅那些能够呼出与众不同的气的人，才会有机会在一生中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那是我们为何如此拼命地通过敢作敢为来证明我们自身的原因。我们梦想着比任何人都更快地爬上北国的拉斐埃特山，或者在大峡谷的悬崖峭壁开辟一条新的路线，或者不计后果地从塔克曼峡谷的陡峭的山壁直线滑下。那是我们摆脱青春期默默无名状态的机会。

布朗忍受不了那样的高度。他随着我们跑到了边缘，然后紧紧握住那双好斗的拳头，双眼斜视着，我们攀登时他渐渐地靠近。他心里想跟随我们一起攀登，但是他的身体却不能。

“我有多高了，加里？”我问道，呼出了有加拿大中南部马尼托巴湖那么大的一团生命的云雾。我不在乎那答案是多少，但是，我要让他想想那样摔下。我爱听他声音中的那种恐惧，那些我一无所知的遥远而陌生的疑惧。

“300 了。也许是 400。”

“哪有 300？那是牛屎。”安迪大声笑了起来。“你知道什么是高度，布朗？让你站在路边尿湿你的裤子。”那是真话。

“也许……不过，毫无疑问，当我们完结这件事情后，我会踢着你这笨蛋。”那也是真话。泰勃特决不是一名战士。

“这是你的想法，泰勃特。”我双脚沿着那光滑的横梁慢慢腾腾地走着的时候，我悠闲地说了这么几个词儿。那瓶盖粗细的铆钉四周的深绿色油漆有些开裂和起泡。我在走动时，脚底能够感觉得出来。

“这样走回家可是你的想法。这或许是你的桥梁。”

“那好吧，你赶快走完吧，那么，”他说道。“这里可是冷得要命。”

加里也说了点什么，不过，我一个字儿也未听见。这是桥体的巧妙部位，支撑大桥跨度的桥墩从三角架下伸出来。交叉的支板十英寸宽，我脚下踩的那块就是如此，不过那比其他的低三英尺，而且是最后一块；刚好是一个桁架桥墩从桥下的某处直伸出来的。沿着它往下爬看来很需技巧，而且没有任何扶手或者长绳。只有空气。

我将一只手向右下方伸出，一边慢慢地向下面的交叉横梁走去，凝神注视着自己的脚步，寻求身体的平衡。我腹内似乎有一节木材在燃烧着，那是因为期望，而不是因为恐惧。这可不是我会摔死的地方或者会怎么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样死去。我知道这一点。

我的左脚找到了横梁。然后是右脚。

“你们都是疯子，”布朗嘀咕道，“你们这两个家伙。快点退回来吧。我把它给你们。”

我站在那儿。

我听到了他的声音，但是，那词语却在风中被化解掉了，坠落而去。在那么高的地方，不可能再分心来交谈。

我双脚缓缓地踏上了桥梁的支架，我让自己的身体平衡下来。空气非常寒冷。也许华氏 20 度。我们上次暴风雪中所收集的那点点积雪早已溶化，然后结成坚冰，留下漫长的寒冬的阴影和钢枪般的云团来给下面的岩石和冰块投下些斑驳的颜色。一阵寒风吹进了我的约翰逊牌夹克衬衫，直透入我腋下的冷汗中，我的脊髓都感到了冰寒。当我大口吸气时，潮湿的羊毛的怪味和钢铁的锈臭味，充塞着我的鼻孔，我只得摇摇头。

铁轨的三角架上的梯级竖板和接榫处，在我的上头成宝塔似的指向我，像那些瘦长的工匠在风中吹着口哨，心满意足地注视三个年仅 12 岁的小男孩在玩着大人们的游戏。仅十英寸宽的钢桁的支架，让我的双眼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就在我的脚下，最令人愉快的日子毫不费劲地滑了过去。我喜爱这寒冷、原始的冬天——那浓密的、孤凉的空气预示着风雪的来临。

布朗夸大了高度，像他通常的做法一样。从桥上到结冰的阿芒罗刹柯河面，至多不过一两百英尺。鸟儿在我脚下飞过，山鸟类、蜡嘴鸟和乌鸦静静地盘旋着。冬鸟在飞行时从不高声鸣叫。

“脚趾悬空，惠特。”泰勃特坚持道。那是一条神圣不可亵渎的原则。除非你双脚的脚趾都悬空，否则你便无权宣布对该桥拥有主权。你得让你双脚的脚趾悬空。

我侧头避过直刮进眼中的寒风，让泪水在我的脸颊上凝结成冰。我双手垂浮在我的两侧，就像我脚下轻快地飞舞着鸟类的翅膀一般。我左脚向前滑动了足够的距离，然后右脚向前移动同样的距离。我站在那儿，静静地，就像一位天使的呼吸，我的四周都是空气：头上，脚下、左右。没有空虚，没有后悔，没有禁绝。只有后果。

我设想着冰层下的流水，离我是那么的遥远。以前我曾经掉到冰层下面过，那是在厄克湖中，四周一片刺骨的冰寒，情绪多过感觉。体验迟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钝起来。你的手指不听使唤。你的判断力变得模糊不清。然后你从水中爬出来,或者慢慢地沉入水中,你生命中所有的热量都慢慢地散发到大自然中。

我们从未曾在冰冷的湖水中呆得太久:仅仅只够几声叫唤和一些足够自己吹牛的权力。终究我们是新罕布什尔州出生的孩子,是由清教徒们养育的常在野外活动的山地人。这是我们的遗传,这种花岗岩的、大理石的和白桦林的狂野。它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延续,而我们的孩子们也许会认为那太粗野。

我把双手举在两边,昂首挺胸。寒气直刺进我的心脏。那羞怯怯的北方的太阳一会儿斜照过来,绚丽而清澈,不过转瞬即逝,恐怕即使是一丝丝的提示,都会把我从这优美的心醉神迷的境界中惊醒。

我要那场所,在那里冒险牵制着我,哄我更向前一步,越过我的指尖,尽可能远地向前伸展。一阵生命的云雾从我近旁飘然而起,越升越高,化入那即将来临的飘飘雪花中。

这便是青春,我也毫不怀疑地知道那不会害死我。从这时起的若干年里,我会常常微笑着回想起这一切来,我明白,这是一种很重要的锻炼。我会跟我的孙儿们说起,那个充满希望的地方的年轻时代的简朴生活。

有一天,这会成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 * * * * * * *

"早上好!"

博比·梅茨推开防水油布,从后面的房间走了过来。他将鼻涕甩到地上。"发现什么了吗?"

我有些开心地眨眨眼睛,而科尔西此时早已不见了。只有一扇空荡荡的窗户留在那儿。

"嗨,伙计。"我说。又一个盯着来复枪瞄准镜筒的轮班结束了。系列序号为297。夜晚的最后一瞥。换岗。

"发生过什么吗?"

也许是我梦见他了。也许我没有。那都没有关系。无数张面孔在深夜出现。有些微笑,有些没有微笑。就像泰勃特和布朗支撑着我的那些面孔一样。

梅茨伸出双臂,打个哈欠,将浓浓的睡意从眼中抖擞出去。早晨的空气摸起来潮润而凉爽。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没有，”我说。“这地方死一般的安静。”

19 风　势

我还记得那火焰。

院子上空浓云密布，天空显得灰暗而又死气沉沉；这时，我正把瞄准镜对准了北面十三号。我在等候着。白色绝妙好景十三号是我这部分的中心目标，大卫教分座大楼二楼南面的第十三个窗户。在过了七周之后，我已经习惯了那里面的运动。在那些阴影的深处、在那些天蓝色的窗帘后面，大卫·科尔西的战士们建立了一个狙击掩体，我已经看到过一个瞄准镜十字线的反光，绝对没错。在它后面，有人盯着我，把一支狙击来复枪的不锈钢枪膛对准了我的眉心。扳机上有一只手指，在那后面，更有一种被毒化了的仇恨在溃烂发臭。

白色绝妙好景十三号是一个狙击阵地，我能肯定，就像我要去那儿把它废掉一般，那个烟雾弥漫的四月的早晨，我坐在那儿准备好了，那闪烁的枪管告诉我，大卫·科尔西的无敌勇士们已经决定试一试他们的运气。

我的射程卡上显示出我和大卫·科尔西的后门相距 297 码。我与我的目标之间隔了七层沙袋。我的来复枪温顺地抵在我的肩下，等候着那支巨大的巴雷特闪电般拉动枪栓的信号。科尔西的枪手们或许会首先开枪，但是他们肯定不会有机会开第二枪。

那个最后的早上，当我斜靠在沙包上用肩膀顶住枪托时，那沙包像是薄如细纸。梅茨静静地在左边等候着。朱尼尔和冈尼巡视着指派给他们的右边阵地。我们四个人躺在可以耳语的距离内，但谁都没有说话。我们全副身心都凝注在那栋大楼，搜索着枪管的闪光，因为，这时四支攻击分队的队员们正在布拉德利装甲车里包围了整个院子。我可以听得见那空荡荡的砰砰催泪弹重重击入科尔西的避难所的巨响声。

我的手表上的时间是上午 11：55，但是，与前面的六个小时比较起来，情形并无多少改变。天空中自黎明开始就有亮光，但是太阳始终没有露出脸来。一阵强烈的德克萨斯狂风，猛然刮过科尔西和我们之间的那片平地，将那些高高的野草刮倒，撕扯着那面大卫教分座的浅蓝色旗帜。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我看着他的大卫之星在飘舞乱动，用旗子的运动来判断风速，并计算我的瞄准角度。

对于前哨二号中六个人质救援狙击队员而言，这样的距离击中敌人头部绝非什么挑战，但是，接连不断的时速 30 英里的风速会增加一份冒险的因素。除了手稳眼尖之外，远距离的射击准确度依赖许多其他因素。空气湿度、海拔高度、温度、射入角度以及风速等等，都能对一颗子弹产生巨大影响。所有关于肯塔基州农庄中的那些男孩们，成为最好的狙击枪手的故事只是传说而已。世界上最好的枪手，往往是那些掌握了生理学节律、弹道运行规则以及能把握最佳时机的技师们。

我将狙击来复枪上的瞄准镜塔轮校准器转动了一圈，增加了半分角以补偿风力的影响。然后，对于这种讽刺我自己大笑起来：大卫教分座的教徒们以为，他们飘扬的旗帜是对我们的一种挑战和蔑视的象征，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正在包围着整个院子的狙击手们而言，它告诉我们的十字准线应该对准何处。

我周围的房子里感到寒冷而潮湿。布拉德利装甲车在我的视野中来来回回地巡视着，空气中弥漫着那甜丝丝的柴油烟气。自天亮以后，四支人质救援队的攻击小分队攻击手们一直忙个不停，向大楼里发射催泪弹。他们忙于工作的时候，我在搜索着我的目标，希望找到那能够标记科尔西的狙击手位置的枪管的闪光，然后让我干我自己的工作。

* * * * * * * *

4 月 19 日，我们在骆驼山的最后一天。我队本来在前天晚上交岗后便去轮休，但在晚上六点时罗伯特把我们叫了回来，进行一个非正常的轮班。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经过将近两个月令大脑麻木的愤怒之后，总部终于把缰绳递还给我们。

四支攻击队和金色狙击队分部，就在晚餐之前全部来前哨二号报到了。大家全到齐了，立桩标出睡觉的地方以及安置装备的空间。高尔夫队则分发了盒饭——带土豆泥的鸡肉豌豆。我们开心地大吃大嚼、狼吞虎咽般吃下，我们希望这是在维柯的最后一顿晚餐。尽管没有详细的情报消息，大家都清楚我们被召集来特别轮班的原因。是该了结这帮杂种的时候了。

前哨二号早早便入睡了。队长们吩咐我们在 4 月 19 日凌晨 4 点起床，大家爬进睡袋里，心里就像孩子们在圣诞节前夕的感觉那般充满了种种期望。

梅茨在 3：45 用靴子把我弄醒。我周围的金色狙击手们沙沙作响地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穿戴，在昏暗的阴影中像幽灵般来回晃动，他们一边穿上迷彩服，一边将子弹压入弹匣中，偶尔还有人去咕噜咕噜地喝上几口凉水。在室外，无休无止的高音喇叭仍在循环播放着那烦人的圣歌，还有砰砰的关门声，以及野兔被屠杀的尖叫声。

人质救援队的行政指挥官史蒂夫·麦克塔维什，就在四点之前坐着装甲车到了前哨二号，把全体特警召集起来围成一个半圆形。当他宣读行进命令时，我们不耐烦地听着。在钢笔电筒静静的照射下，史蒂夫讲得很缓慢而清晰。

行动计划听起来非常简单：由霍梅和 T. J. 驾驶的两台装甲战车将逼近大楼，并将 CS 气体（轻微有害的化学刺激气体）用附着在钢梁上的喷管喷射进大楼里。四辆装甲车载着全副武装的人质救援队攻击队员，在院子周围巡视，等候着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援助。如果科尔西和他的手下胆敢开火的话，攻击队将用 M-79 榴弹炮发射催泪瓦斯释放罐。人质救援队狙击手们将把整栋大楼切割成若干部分，当攻击队员们行动时，狙击手们将提供远距离的高精确度的火力掩护。

交战的原则——即在何种情形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武器——规定：只有在已经确定目标，并且确信他们会对包围圈里的联邦调查局特警造成威胁时，我们才可以还击。在一大早昏暗的光线中看见一支枪管的闪光，也许能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那名枪手，但是，我们必须肯定受到了威胁后，才能开枪射击。

史蒂夫下达完命令后，这阴湿寒冷的灰蒙蒙的空气中便充满了一种难以描述的活力。24 个男子汉静静站在他的周围，努力抑制住他们的兴奋之情。在经过了 51 天的狂怒和优柔寡断，整整 50 个晚上在入睡之前，我们对于何时能回家毫不知情，现在终于有人叫我们来了结这一切了。

攻击队准备好全部装备，登上了布拉德利装甲车，与此同时，金色狙击手们则在前哨二号的前沿阵地的火力点上各就各位。我在位于北墙的中心位置上就位，把来复枪管架在一个上面有“天启牧场”字样的胶合板上一个小洞口中。有个科尔西的伙计——我一直没有查出那人究竟是谁——把墙壁大小的壁画漆成浅色，上面绘着《启示录》上的四匹天马。透过那匹灰马的眼睛，我凝视着外面的大卫教分座的院子，在弧光灯强烈的光雾下，像是一个幽灵般的白色的海市蜃楼。大卫一定很喜爱这种讽刺意味。

当我向前倾伏，肩膀抵住枪托时，就像有人打了一个长时间的缓慢的哈欠一样，时间停顿了。黎明的天空不情愿地悬垂在大卫教分座的上空。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一轮因为贫血而苍白的太阳老是停留在地平线上，仿佛在决定这一天是否应该发生似的。

一切都觉得那么沉重。沉重的沙包。沉重的空气。还有处于平衡状态中的生命的重量。我所能听到的声音只有布拉德利巨大的柴油机嚎叫声，我自己的心跳声，以及那刮个不停的德克萨斯狂风怒号声。

* * * * * * * *

向大楼内发射催泪弹是在早上 6 点开始的，正如 BR－1 下达命令时所说的那样。一声令下，T. J. 和霍梅在巨大的发动机的轰鸣声中，雷鸣电闪般地冲下 EE 高速公路，然后右拐弯，转入科尔西宽阔的环行车道上，咆哮着全速直冲向前门。科尔西也许在黎明前的最后一刻间，对于这次暴乱什么也没想。在前面七周中，我们已经养成一个去骚扰他的领地的习惯，他一定以为这只不过是在实施又一次的折磨战术。

然而，当谈判专家们带话给他们说将要施放催泪瓦斯时，骆驼山响起了阵阵刺耳的警报声。当科尔西和他的副手尖叫着进入阵地位置时，T. J. 驾着他那重达 60 吨的坦克，穿过骆驼山弹痕累累的地表，瞄准了前门猛撞过去。

科尔西和他的手下卸下身上的一切包袱。胡琪第一个开了一枪，然后通过加密的无线电网络大喊“和解”。

我们谁也没有还击。科尔西的枪手们深藏在大楼里面，并将软管水龙头加上小型武器对准装甲战车，不过，我们知道他们的武器无法穿透加固了的钢铁车壳。我们快速地巡视着整个院子，寻找目标，但是大卫教徒们将他们的狙击阵地布置妥当，他们把来复枪收回房子里面，挂起了黑布来掩饰枪管的反光。

前哨二号的 6 名狙击手没有谁叫喊出他们的目标来，也没有谁开一枪。除非科尔西匪帮的那群笨蛋架起他们威力巨大的 0.50 口径的巴雷特，他们的小型武器几乎不对我们任何人构成即时的威胁。我看见子弹在装甲车的厚钢板上反弹，就像雨点落到石板上一样。但是我所能做的一切便是等候。

不反应并不意味着没有意向。我早已为我的狙击来复枪装好备用弹匣，做好射程卡片，以及视域陆标来帮助计算瞄准角度。我的大号的 0.308在 100 码以外仍然误差极少，而且我已经为这次战役准备了十分充足的弹药。但是，如果科尔西的人马走到外面来，越过了那条控制线，我将换用左边的全自动 M－16 机关枪。我后面的前哨二号的水泥地面上，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还有一架 M-60 和一支 0.223 口径 SAW,两者都是履带式机枪,这是为保险起见。

前哨二号的大部分狙击手,完全期望大卫教徒们手里平端着枪支奔跑出来,眼中充满死亡的恐怖——一次警察进攻造成的集体自杀。我们有 6 人,而主楼里的科尔西的手下就有五十余人。他们拥有毁灭性武器,就像我们自己也拥有同样杀伤力极强的武器一样,而且,他们也进行过十分严格的射击训练。我们之间的地面上布满了车辙和堑壕,那将会使任何正面交火变成一场势均力敌的激战。科尔西很聪明,与谈判专家们周而复始地兜圈子,但是他不可能从前哨二号中捞到任何地盘。如果必须开战,我敢肯定谁会获胜。

与此同时,人质救援队的金色狙击队中的厄克队和查利队,已经用 M-79 榴弹炮在大楼背后开始进攻。这种霰弹猎枪型的武器,能够将一个拳头大小的催泪瓦斯罐,相当准确地投掷到 100 码开外的地方。这种催泪瓦斯罐像巨型塑胶子弹,但是,当它们撞到墙上时,就会像脆壳的水泡一样爆裂。我们可以听到空中空荡的 M-79 阵阵响声,看着那些子弹穿过窗户飞进去,或者飘离目标,然后再把大楼棕色一边的墙面弄上一团团的斑点。

* * * * * * * *

大约是上午十点,整个院子里稍微安静了一会儿。有消息说,联邦调查局的头脑们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并让我们暂时停掷催泪瓦斯。这一短暂的停火,给我们的机动车队一个补充燃料与弹药的时间,也让狙击队员们有几分钟的时间离开他们的瞄准镜、稍微松口气,但是,一股急躁不安的怀疑情绪在前哨二号弥漫开来。有些人怀疑这是否真能成为一个看来没有终结的包围的结束。另外有人说,这不过是一系列又一次有条件的投降罢了,这只会给科尔西更多时间来戏弄那群谈判专家,并重新装备他的射手们。

BR-1 的战术计划一直就是有争议的,而且我们许多人都怀疑这个不确定的停火,是否是玩一个权力游戏的开端。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在 1993 年 4 月才刚刚上任不久,而且,虽然她有多年处理犯罪起诉的经验,但是她不熟悉这种大规模的犯罪和铤而走险的行动。在这一点上,维柯已经成为一个令政府困扰的地方,而且,尽管有她所有的顾问意见和专家证词,诉诸武力的压力对于她来说仍然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这些呆在包围圈里的人知道,雷诺对于是否使用催泪瓦斯已经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权衡过好几周了。战术顾问们已经考虑过每一种替代办法，包括用水来淹没整个院子，以及用巨型的粘物喷射枪来喷洒大量的粘性物质等。但所有的计划都有不利影响。毕竟那是战略行动计划，大家都知道，科尔西将很乐意接受能带来进一步攻击的进攻。

但是，在那种意义上，维柯早已被进攻所毒化。每过一天，愤怒、抱怨和仇恨便像传染病一般扩散开来。空气中都充满了暴烈的德克萨斯风暴，仿佛随时都会把我们撕裂开来。在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们内部，其实在战略顾问和谈判专家们之间，早就在酝酿着战争的风云。世界上50名受到过最好训练的战术行动队员在那儿无所事事地枯坐，日复一日地在单调的、极度痛苦的日子之后，期待着会发生什么。什么也没有发生。谈判专家们似乎过上三年五载，也不会对科尔西的人马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而当他们真正说了些什么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接受他更多的谎言。

“等他出来。”每个人都在说。这已经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座右铭。

对于我们中间的这些勇士而言，谈判成了一项令人心烦的事。我们都知道科尔西永远不会自动放弃。在院子里面，他是一颗恒星，是先知，充满了上帝所赋予的永恒的权力。一到外面来，他只是另一个骗子，将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得在监狱里度过他的默默无闻的余生。默默无闻是一种他无法忍受的处罚。我们都知道，只要他还有一分可能逃脱惩罚，他就会尽力争取，拖延时间，不断地许诺，然后便是拼命。他别无选择。

整整50个日日夜夜，我们都在监视骆驼山。日出又日落，除了谣言和怨恨来伴随它升落的轨迹，此外便空无一物。在这个巨大的执法行动的汪洋大海中，似乎谁都没有计划，谁都不清楚下一步将会发生些什么。

指挥部与前线部队之间的通讯线路已经崩毁。尽管我们这些行动队员应该定期得到整个僵持过程中事态进展的通报，我们的大部分消息却是得自当地的媒体报道。我们定期收到印刷出来的情报通报，但是它们之中不包括任何总的行动计划的消息。到达前线二号的最具价值的数据，是通过无线电收音机上两英寸的扬声器。

我们嘲弄最多的，是联邦调查局总部所做出的那些没有原则的决定。例如，威廉·塞申斯对整个危机的贡献在于，大肆宣扬到维柯的访问，并劝说科尔西出来的“德克萨斯人对德克萨斯人”的谈话。他的天真烂漫，简直是对我们的专业精神的公然侮辱。

在民事执法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人曾对他的人质有过如此强大的控制力。在将近两个月中，世界上装备最精良、受过最好专业训练的执法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特警，愤怒到只好乞求于一把电吉他的吹牛和击节起舞的地步。

每一位专家都带来一种不同的选择的声音。

“给他时间，”他们争辩道。“让他完成他的那七枚图章。让他说出他想说的全部谎言。他在自我表演。让他为自己拉上他的幕布。”

但是，世界上最最优秀的脑袋——到第七周的时候，乃至整个世界都已经卷入其中了——在一个方面意见不一。他们所有的学术考试和猜测全都归结为一点：科尔西会出来呢，还是会抵抗？对于我们这些将近两个月来眼睁睁地看着他谋杀联邦特警、并对整个世界嗤之以鼻的人而言，这个答案显得太陈腐老套了。1993 年 4 月 19 日，大卫·科尔西得从院子里面走出来，要么以这种方式，要么是另一种方式。我们这些在那儿的人，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这只老鼠会怎么样出来。

* * * * * * * *

毒气攻击在 11 点刚过便重新开始了。CEV 战车在巨大而坚实的甲壳保护下，重又咆哮着冲向科尔西的老巢，开始把脆薄的院墙大块大块地剥落下来。霍梅将装甲车突然转过头来，在一个仓库似的储藏室弄了一个宽大的粗糙的疤痕。他把悬臂一步一步地推进墙里，里面露出了成堆的箱子、旧家具，以及垃圾。科尔西的观察位置之一，我们曾经因为它外形显著而起过一个绰号叫做“狗屋”的，就在霍梅的战车的撞击下被弄得粉碎，但是，那无情的机器并没有因此慢了下来。它只是吐出一团乌云般的黑烟，继续朝前冲去。

我曾经观察狗屋两个月，一直疑惑着在厚厚的窗帘和胶合板的墙体后面堆放着些什么。现在它裂着巨大的伤口，里面除了一道空荡荡的、通向科尔西旧时卧室的走廊外，别无他物。

一大早的肾上腺激素的翻腾涌动，到此时墙体被撞开后，已经麻木厌倦了。我日复一日做出的巨大努力，顷刻之间便颓然崩塌了。那像是一个巨大的、倾覆性的龙头蛇尾。

谈话声打破了前哨二号里面冰冷的死一般的寂静。“那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有人问道。

我们推测着里面像什么样子了，是什么愚蠢而疯狂的东西让那些人呆在里面不出来。我们已经投掷了大量的催泪瓦斯，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一个人露面。

我想到了里面的孩子们。他们有可能逃脱这毒气的伤害，爬到大楼下面的某个掩体里面吗？我设想他们的惊慌失措和歇斯底里，在毒气笼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罩的房子里穿来穿去，尖叫着寻找他们的亲人，双眼肿胀，渴求着一口新鲜空气。我仿佛看到，他们的小脸因为恐惧而扭曲变形了，一边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父母在用那些震耳欲聋的武器朝窗外开火、在房子里从一个方向朝另一个方向叫喊着火力方位，我设想着科尔西从“白色恶魔”游行到这个世界末日的抗争的种种传奇经历。当然，他已经向他们许下了他会拯救他们的种种承诺。

有关圭亚那地区的吉姆·琼斯大屠杀的场景在我的头脑中闪现：他们在互相拥抱中死去，尸体叠着尸体。

他们都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不出来？已经完了？

烟。

就那么一阵喷烟，在白色阿尔法十四号——第一阵大火喷薄而起。

就像一阵黑魆魆的阴影，从餐厅附近的那个钉上了木板的窗户里飘浮着升腾而起，不合时宜地在正午阳光下冒了出来。

“那到底是什么？”有人问道。

“烟？”

我们透过高倍望远镜凝视着 300 码外的地方，聚焦，再聚焦，试图确定我们所看到的是怎么回事。但是，数秒之后，我们便明白了。在我们左手方的远处，在霍梅的装甲车撞裂的那个狗屋上空 100 英尺的风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得见那熊熊的烈焰。

黑色的浓烟从白色阿尔法十四号卷升而起，冒出令人窒息的浓烟。石油浓烟，刺鼻又浓烈。浓烟下的火焰，焦灼地舔噬那些干燥的易燃的侧边之物，透过望远镜，翻腾起舞着。

“我们这儿有大火表演。”有人通过无线电喊道。

我的搭档说，“唔，这下他们可得出来了。”

我记得我口中的那阵焦渴，他语调中的那种讥讽。大火是一种我从未曾想到过的选择。当然，他们现在得出来了：人潮、枪战、集体自杀，甚至投降。但是，大火？

我知道里面有人。血肉之躯。7 周来，我每天都见到他们的面孔。大卫·科尔西，史蒂夫·施奈德，琳达·汤普森。我可以通过驾驶执照上的照片或其他相片而辨认出他们来。埃尔维斯。白色网球鞋。骨头。埃尔薇拉。

我记得科尔西的面孔，先知，恒星，国际名流，上帝——于我而言都毫无关系；我可以让他像其他任何血肉之躯一样流血。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我在入睡之前看着骆驼山，而当我起床后，我看到的是他们坐在窗子里面吃午餐时的情形，他们举起菜盘，向我们显示吃得比我们要好。我还看到那些初学走路的孩子们因为恐惧而无助的面孔。当大卫教徒们站在窗前注视着我们时，他们把这些孩子们举在他们面前当成人体盾牌。

但是，我最熟悉的还是那栋大楼。我了解那上面每一个角落里的裂缝，每一块破裂的窗玻璃，每一幅窗帘的颜色，每一个火力点的大小和位置。每次我闭上眼睛，我就能看见那栋斑斑驳驳的棕色大楼。

此刻，它正燃烧中。

* * * * * * * *

火焰迅速蔓延，在巨大的漩涡和高耸的黑色浓烟中狂乱飞舞。我伏在来复枪上，半站半躺地靠在沙包堆砌的防护墙后；这时，科尔西的天启牧场的标志耸立在我的斜上方。在几秒钟之内，它仿佛像是整个德克萨斯州在燃烧。一阵强风使火势更加凶猛，像是一阵雷霆怒嚎。瞄准镜中景像越来越混黑不清。

“他妈的！”有人说道。

枪声发生了变化。现在已经由零星散乱的枪声，变成了有间隔的、几乎是有节奏的枪击声，就像我们在打靶场上的打靶训练。啪。啪。啪。

“他们在开枪自杀。”我大喊。其他狙击手们不停移动，此时，他们急切地想做点什么，但只能躺在那儿，看着那熊熊大火。啪。啪。啪。那有条不紊的、遥远的枪声，听上去显得疲惫而苍凉，几乎是呜咽。

大约有五分钟，也许是十分钟，我才意识到，对于我们而言，威胁已经几乎等于零了。浓烟已经把白色的方位弄得一片昏暗。无线电通讯指出有数名大卫教徒曾经挤到了前面，但是没有一个人从后面出来。他们能够爬出来的那些窗户先是一片昏黑，然后便蹿出一团团明亮的红色、黄色、桔红色的火焰。

“你把这个拍下了吗？”梅茨问我。作为整个监视拍摄项目的合作人员，我随身备有各种镜头和设备。

“等等。”我说道。我将来复枪推开，掏出一部配备了 600 毫米活动支架的理光 A－1 照相机。随着我将取景镜头从右到左地转动，快门和闪光灯不停地咔嚓咔嚓，将镜头拉远又推近地拍摄着整个火灾场景。

我能够感受到那份热量，虽然离骆驼山有 300 码的距离。火焰从干枯易燃的木柴上升起，狂风把灰烬吹过空旷的绿化带，落到了我们这边。这么深沉的耗费。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冈尼和我穿过前哨二号空荡荡的主房间，走进了后院。厄克队在我们西南角不远处，已经搭建了一个用沙包构筑的堡垒，可以安置一个自动武器小分队，这是一个很好的拍摄位置。我举起相机准备拍摄时，冈尼站在我的身旁。我们俩就在大楼的左边，暴露在沙包的上面。

啪！啪！

“他妈的！”我说道，赶紧卧倒在地。“到底是谁在那儿放枪？”

我的工作便是日以继夜地手握钢枪。有时是一支 0.308 狙击来复枪，朝 500 码外的移动目标开枪；有时则是在波音 737 客机机舱里手握一支 10 毫米口径的 MP－5，练习客机人质救援。我甚至有那种子弹在近边呼啸而过的感觉。你在听到声响之前已经感觉到子弹发出的炙人的蒸汽。子弹在空气中飞行，就像船只在大海上航行一样，形成一股弓形气压并留下一个尾迹。当子弹飞近时，你的脸颊或手背能够感觉得到。冈尼和我都知道子弹与你擦耳而过的感觉。

两发子弹从那疯狂的地狱的某个地方射来，再近几英寸，就能打掉我们的脑袋。

“找死，”我说道，爬到大楼的背后。“我们在这儿揣着枪等了 51 天，结果是累得半死，拍了几张快照。”

厄克队就盘坐在我们旁边。SAW 上没有了瞄准镜，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开火的目标。

“快过来。”冈尼说道。

就在我们低头跑回的这几秒之内，突然一团蘑菇云喷发出来，翻滚着升入天空，直到那火焰冷却下来，巨大的黑色浓烟遮住了阳光。我站立在来复枪旁，心里揣摩着是谁对我们开的枪。

埃尔维斯，也许。要么是白色网球鞋。

也许是他们中有人透过望远镜认出了我，随着火焰向他扑来，便将怨恨和怒气发泄出来。他一定与浓烟拼搏过了，当他背后的整个世界都已经熔化时，他试图让他的神经在烈火面前变成钢筋铁骨。也许在他拉动枪栓时，他听到了上帝对他的召唤，将一粒大口径的卡宾枪弹猛地一击。也许，他在对暴力对抗所导致的生命最后时分，竟会是如此一个可怕的错误而犹疑惶惑。难道所有的训诫、祈祷和盲目的信奉归根结底竟然就是这样的下场？

在那凄凉的旷野的某处，有两个声音在叫喊。

一个是恶魔。另一个是上帝。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我凝视着那熊熊烈焰中的大楼，对那名射手大感纳闷。在那个节骨眼上，他一定已经明白了其中的区别。

*　　*　　*　　*　　*　　*　　*　　*

到1点钟的时候，我已在灰烬中穿行。梅茨、朱尼尔、冈尼和我大步走过那片空地，两个月来，那地方像是相隔着整个世界般的遥远空阔。小纸片飘过新生的草丛。是一本祈祷书上的碎片，上面用钢笔和铅笔记载着科尔西的布道说教的内容。巨大的爆炸把它们抛入空中，就像盛大的狂欢节游行中抛撒的五彩纸屑一般，在我们的上空中四散飞舞。

当我们靠近大楼的废墟时，我看见了BR－1。他俯视着地面的碎石。他戴着防弹头盔以及坦克车手的护目镜，垂得很低的高能手枪装在一个战术皮质枪套里。红红黄黄的灰烬反照出他苍白的肤色。

我带着照相机，穿过尚在冒烟的残骸，寻找幸存者。想到还有人能从这场大劫难中幸存下来，似乎很荒谬，但是，的确有位大卫教徒从地窖里爬了出来，只是稍稍有些烤伤。没有任何其他人有他这么幸运了。高尔夫队闯入了一个地下车库中，五六名攻击队员淌水进入了下水道，进了一个漆黑的化粪池，在齐膝深的人粪、腐败的人体残余以及死老鼠之中摸索。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小孩。整个地下空无一物。

我在尚未完全熄灭的灰烬中走过，一个小时之前，这还是一栋里面住着将近100人的近郊楼房。每向前迈一步，我的落脚处总是靠近一具烧得半焦的尸体。那气味与我所预料的全然不同，不是那种烧焦的头发味——更像是吃烤烧肉的野餐。

我拍下了一个头盖骨，除了右眼上方一个的一个小洞和左耳上方的一个大洞外，几乎是完美而对称。子弹伤口总是这样，打进时伤口很小，出来时却很大。

到处，更精确地说，遍地皆是，我一伸手便可摸到一支武器。成排摆放的AR－15枪管，AK－47支架，两脚支撑的轻机枪，手枪，两支大口径巴雷特。装满弹药的箱子简直不计其数。我走过去拍摄那个水泥掩体，它依然耸立在瓦砾碎石之上。房子里面的空弹壳堆积到我的腰部。我后来了解到，子弹数量极多，调查人员只好过磅来估计大概数量。他们说，总数超过一百万发。

子弹在我们四周走火起爆，但是，没有枪支它们毫不危险。数百发子弹在一团火焰中爆炸，不再给人造成危害。

当一切都已冷却到只有余烬时，消防部门来到了现场。我的队友们和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我在现场遛达了一会儿，彼此交换意见，打听布拉德利装甲车中和前哨一号是否发生了什么。我由此了解到有关幸存者的情况。逃出来的人远比我原以为的要多。有些是自愿的，有的从窗户里跳了出来，有的扔掉武器投降的。其余的则不是。

我开始搜集故事。

大个子鲍勃告诉我斯伽海德如何——旅馆队的一个传奇人物——离开装甲车的掩护去追赶一名妇女的。她从大楼里面走了出来，准备到烈火中殉道，便朝大楼跑了回去。尽管还有呼啸而来的子弹，斯伽海德还是疾跑过开阔地段，爬进大楼里去追她。她的衣服已经着火，她被拖出来时，就像是一团红红的火球。

“我在她身后一直大叫，‘孩子们在哪里，孩子们在哪里，’”后来我们一边喝着啤酒，他一边告诉我，“她只是用那种毫无表情的眼神看着我，一言不发。她什么也不肯说。”

一小时后，我们爬上了一辆装甲车，终于永远离开了前哨二号。我与其他队友们挤在一起，在车内枪炮舱盖前坐了下来。我内心已经平静下来，满心都是终于能够回家的快乐，以及不再知晓那是何处的无法慰藉的伤感。

如果我会梦见那个地方，它们会闪着红光，就像那种文火煨煲或者热炭和灰烬。在火中，我会听到那种我永远也不想辨认出来的低语和炽热的呼吸声。

小孩子们全都死了。寻找安息之所的灵魂。

头盖骨和在灰烬支撑着的烧个半尽的肉体，揭示着人性的野蛮。遍地都是枪支。残缺的尸体蜷缩在枪支的四周——大腿骨、头盖骨、皮脱肉掉的指节骨，都不再有任何感觉——很久以前他们的血肉之躯曾在这里奔来跑去。

我看到了我影子在热炭中舞蹈。我听见了那恶魔的声音。

那是我。

20 脚趾悬空

骆驼山并不是4月19日在大火中惟一被毁灭掉的东西。在许多方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面，联邦调查局都随之烟消云散。得花点时间做出努力，它们才能现出身来，不过，它们往往是猛然出现，就像 T. J. 和霍梅撞垮那栋大楼一般，有条不紊地将整个机构撕扯得四分五裂。

最初我们大家谁都没有在意。大家仅仅是从瓦砾堆中走开，为整个混乱局面的完结而心满意足。这次可不像丹尼·雷·霍宁追捕任务完成后举行的疯狂庆祝；也没有像卢比·里奇事件以后的喝个酩酊大醉。尽管人质救援队依旧像前几次那些日子里一样拼死拼命，但是，大火之后我们都呆在房子里。我慢吞吞地走回酒店，将沾满了肉屑的靴子扔到垃圾桶里，然后倒在床上。但是我无法入睡。我也无法保持清醒。

我心头那种若有所失的无法抑制的感觉，至今难以解释。我一生中并没有经历过多少重大挫折，但是，就是那一时刻，让我过去的 34 年的人生看起来像是一种浪费。像是一个巨大的人生错误紧紧地钳制着我。只是呆在那里。七周来，我们全力以赴，试图把那些人活着带出那栋房子。我们倾心解救那些人，力求把谋杀四名 ATF 特警的人送上法庭的被告席。然后，12 小时过后，一切都风吹云散了。所有的工作。所有的牺牲。所有的祈祷。

我的心绪飞回到联邦调查局教给我的那些课程中，那句人质救援队的箴言："拯救生命。"

我们都是好人，是不是？那些在一号行动将近结束时戴着白色帽子来露面的骑手们，为的是把所有的啄屎鸟赶去城外。我凝视着镜子里面的床脚，想找到某件东西、某个人、任何东西，来告诉我说我做得对。我所见到的只是窗子里的那个可怜的小家伙，用他的小手指去追寻那曾贴在窗玻璃上的彩虹的痕迹，等候死亡的来临。我没有胆量和勇气去问我的同伴们的感受如何，但是我知道他们的感受。我们没有多大的区别。他们所挑选差不多是同种类型的人。

两天后，我们回来了。我离开的时候尚是严冬。眼下却枝叶争荣，繁花怒放。当我到达出口时，最先见到的是米基和杰克。露丝把他们从头到脚装束一新，而且新剪了个平头，就像我离开时所蓄的发式一样。

"爸爸！爸爸！"他们高声大叫。

我将头埋进他们春天的夹克衫气味中，试图呼吸。表达感情，我从来都不擅长，像一阵巨大的恶心呕吐般在心头汹涌翻腾，仿佛要喷涌而出，我想大笑、狂怒或者流泪。我不知道我那该死的感觉是什么。一瞬间我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最后，我只是吞吞吐吐地说了一句"我一直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想着你们”。

我们谁都不再说话。露丝几乎一言不发。米基和杰克小心翼翼地瞧着我，也许他们相信两天前在电视新闻所看到的情况。当然，孩子们在学校里已经讨论过这件事了。

“你给我们带什么东西回来了，爸爸?”杰克问道。像往常一般，他和米基把手伸进了我的背包里——两个小孩等候着从路上回家的爸爸。

我试着站起来，但是我的双腿就是无法伸直。我觉得自己已经迷路了，就像第一次在树林里，我和我爸爸分开时的情形一样。我离家有两个多月，每一个梦醒时分，我都无不在细细思念着他们。我曾经花了无数个小时，来推想着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是否开心。有些晚上，我自言自语跟他们讲床头故事，仅仅只是为了记住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乖，孩子们，”露丝说道，感觉到了我的失落，“让你们爸爸放松一下。他刚刚回来。”

然后，我明白了，消除维柯的阴影可能比我想像的时间要长一点。在骆驼山度过的那段时光中，我曾徜徉在我过去的人生岁月中，猜想、坚守、后悔、期望。我读了30本书，写了78首诗，作了18支歌曲，还喝掉了无数啤酒，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为了回家时不至于脑袋开裂。

我就跪在那儿，跪在机场里，搂着他们，五脏六腑却因悲哀而被扭曲。在所有的那段时间里，我从未想过去给他们买只警车顶灯之类的礼品。

躺在自家床上的第一个晚上，我彻夜未眠，耳中老是回响着装甲车怒嚎着冲向那幢房子的轰鸣声。天花板上不断出现那些平稳但是缓缓地移动着的面容。大多数是孩子们的面容。初学走路的孩子们。我浑身冒着冷汗。眼睛睁开或者闭上，那景象从不改变。那种野餐烧烤肉的气味始终围绕着我。我浑身僵硬。愤怒充斥着我的内心。

两天后，我一路西行，希望能在下雨前赶到维柯。这地方渴望着我的重访。什么都令我不满。什么都没有意义。

狙击学校的教官斯达夫·沙金特·莫顿和冈尼·帕特森，现在是我的朋友，和我一起驱车前来。我的老友里克·克拉布，一路给我们指点路径。

当我们登上帕克维尔蓝色山脊的顶峰时，里克把车子开到路边，熄灭了发动机。

“看看四周。”他说道。

我凝视着西边。只有更多的土地。泥土。南边和北边都是如此。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我可以领你们到你们想去的任何地方，”他说道，“但是到处都差不多。已经没有你们没去过的地方了。”

就在那时，我明白了我的前路上有什么。我所要做的一切，在我的心中所背负的重荷，会使我无法承受，但是我意识到，那样倒下来将无济于事。有许许多多其他人还在指望我。我本可以随心所欲地骑着摩托车直往前走，但是，真正的目的地就在我自身之内。

“你也许会习惯这种声音，”冈尼·帕特森说道，“它们会与我们同行。”

* * * * * * * *

维柯在将我们的挫败感分散流布方面并未产生什么重要的作用。美国人为之骄傲的是惩罚犯罪，而且，既然大卫教分座危机中真正的罪魁祸首早已死亡，那么，他们联合起来谴责幸存者们，只是迟早的问题。华盛顿首先发难。报纸、杂志、广播新闻记者群都毫无意义地晃荡了几天，先是竭尽全力地审时度势，然后便穷追猛打。

首先，他们向新上任的司法部长发难，是她下令开始施放毒气的。当她站在众多的摄像机前承担全部责任时，他们就像任何自傲的新闻记者一样那么做了。他们然后又去向她的老板——克林顿总统——发难。不幸的是，他可不像她那样承担责任。让她独自去承受谴责，直到民意测验显示美国人尊敬她的坦白直率时，他才和她站在同一阵线。

联邦调查局总部可没有如此聪明。不幸的是，局级头头们只是和他们的上司一样强硬，而我们的上司却完全不善于应付这类事件。作为一名前联邦法官，他更善于应付大陪审团，而不宜在媒体面前抛头露面，他不明白该怎样为他的手下而斗争。

事情很快便变得对人质救援队不利，对联邦调查局总部不利。开始是对卢比·里奇案件的调查。尽管最初的枪击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表明，胡琪完全是合法的、并依据联邦调查局相关政策规定的行为，但是，总部仍迫于国会的压力而同意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

联邦调查局内部的调查有两种形式：首先是行政调查——通常由专业责任办公室来实施。如果某个雇员倒霉碰到这种事，那么他将被迫回答任何问题乃至全部问题。没有律师。没有既定的程序。没有权力申诉。你坐在椅子上，回答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无一例外。他们会向你提出任何问题，然后局里决定筹码应该倒向哪边，筹码便倒向哪边。

第二种形式的内部调查是犯罪调查。调查人员应该告诉你有关整个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事件的进展情况，但是，由于发现自己处于这一尴尬境地的内心折磨，没有人真正知道自己的处境是什么。我明白这一点，因为维柯事件后两年间，我发现自己面临这两种形式的调查。

“瞧，惠特科姆特警，”一名战场督察说道，他让我在一张长长的会议台边坐下，他的搭档静静地坐在他的旁边，“我们的要求一致，因此，告诉我们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且这最终会真相大白的。”

当然，我想。我是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特警。那是我所做的工作。

“我提供的情况，有可能被用来当成一桩民事案件中不利于我的证词吗？”我问道。

他们彼此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以决定我应该了解多少。

“依据《第五修正案》中的保护条例，你今天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都不能被法庭用来指证你。”

“我所说的可能被用来指证任何其他人吗？”

又一个停顿。

“是的。”

我想，决定质询议程是我的责任所在。

* * * * * * * *

1994 年，人质救援队呆在家里，当来自国会山的对于火爆事件的嘲笑，逐渐消蚀掉公众对于执法行为的信心时，我们盘坐下来。在维柯听证会和卢比·里奇的调查质询期间，我们迈着沉重的脚步，艰辛地度过整个行动过程，日复一日地进行日常训练，但是，我们意识到没有人再派我们外出执行真正的任务。尽管人质救援队受了煎熬，但在那些黑暗的年头里，最难受的还是总部的头头们。BR－1 号在艰难时刻倒下了，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尽管在泰勒德伽监狱的救援行动后，他成了联邦调查局内部的一颗跃然升起的明星，但是现在他却像是一名贱民。

关于卢比·里奇适用的法规的论争变得丑闻百出。总部的顶头上司声称，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文件，或者签发过任何批准文件。狗屎。那天有 11 名狙击手在倾盆大雨中等候了四个小时，等待华盛顿签发新的致命武力政策。如果没有人误解他的意图，迪克·罗伯茨决不会让我们在大雨中呆上四秒钟。

司法部开始了它自己在联邦调查局、在斯柏凯恩的美国司法部助理办公室的调查。美国执法服务中，为何在涉及到依据证据所颁发的庭审法官裁决命令时会如此困难重重？更多的麻烦。是谁批准了那些不同寻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常的交战规定，即如果看到成年男性手持武器时，狙击手便能够而且应该使用致命武器？为什么美国司法部长办公室会去现场察看、并且在调查中扮演重要角色？

时至今日，总部那些姓名不详的越权执法者们开始下台。一名机关首长助理在所谓的不正当行为中就他应负责任部分表明接受责难，但他的上司接受了他的承诺，之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并把他提升到七楼的第二把交椅上。一名特警督察获得了两年的带薪休假、提早退休，以及一桩秘密交易。另一名高级官员则被投进监狱。罗伯茨辞职去接受一份棘手的城镇住宅区工作。一年之内，他又成了凤凰城一名办理案件的街头警察。塞申斯则出于自身的财政丑闻的压力而辞职。在包围中担负责任的督察们都退休了。如此等等。

实际上，每个与联邦调查局在卢比·里奇或维柯事件中的指挥有关联的人，都受到了来自王国内部的流放和驱逐。甚至胡琪——他最终赢得了总部的支持并由纳税人资助的律师为其开释——也不再有资格佩带狙击来复枪。1995 年，当我们在帮助圣胡安野战办公室处理一桩绑架案件的调查时，有消息传来说，他连枪手都不再是了。

“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去看看，”他们说，“但是从现在起，你不允许携带来复枪。”他仍然有队长头衔，带 6 名队员，但是他不能再玩尖端武器了。他们已经把他阉割了。

救援队里的队员们也显露出了那种压力带来的影响。我首先注意到了人们行为的变化。不是人人如此。但是那已经够了。

有位队员开始在 8 月份穿上带兜帽的运动衫。弗吉尼亚在每年 8 月才开始炎热，热得足以让人们注意到这样的情形。其他人则不再锻炼或者打电话请病假。伙计们开始比平常更容易受到伤害。没有人谈天说地。没有人欢天喜地。

我也感到身体不适，浑身发痒，痒得每天都会擦出新的伤口来。焦虑症。情绪沮丧。我不知道该怎样说。我厌恶见人，从我的眼神中看出了这一点，于是转身便走，不愿与我发生冲突。我每说一句话都会引来嘲笑。每一种想法都变得越来越黑暗空洞，我心里只剩下一种感情：愤怒。无法控制的刻薄的愤怒。

首先是夜间噩梦。我很少能记得细节，但是，我会尖叫着从睡梦中惊醒，汗水湿透全身，凝视着黑暗中，不知道如何去把灯打开。

露丝试图向孩子们解释，但是他们年纪太小，不能理解那是为什么。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他们所知道的是爸爸有了点毛病。我的行为有根本性改变。我开始抓住那些荒唐的机会，过去我会把它们当成冒险。例如，在我们实施快速缘绳索下降评估时，我会把自己吊在直升飞机上测试重力。我们常常坐在郝伊斯货车的车厢上，双腿则垂在车厢外边。没有任何安全措施，你坐在车上，全靠你的躯体与车厢底板之间的摩擦力，每次车子拐弯时几乎就要把人抛出去。我多次测试那种极限，倾伏在边缘，直到自己觉得已经快要掉下去为止。

在岩石攀登时我也不用保护设施，只想知道地球吸引力能否将我拉到坚实的地面。我尝试在侧墙上骑摩托车，在掠过蓝色帕克维尔山脊上下坡时擦着地面，直到山脉西端伸向远处的分叉处。

无论去什么地方，我总会找到可能的最高处去攀登，接受考验。“脚趾悬空”成了我在朋友们中间的一个个人商标——十只脚趾全部悬空。没有安全警戒。

我在纽约攀登过摩天大楼，在西弗吉尼亚攀缘过桥梁，在新奥尔良登过塔楼，还有悬崖、屋顶，任何高到能吸引我去的场所。后果，我想——我需要在一生当中有些不再耸人听闻的切实的东西。有些东西改变了我对于处罚的观念。

“你到那上面去干什么？”梅茨问道，那天我踩着他的肩膀登上一道栏杆。我在登攀时他刚好转过身子，因此没有看到上面的情形。

我无法向他解释我的感受。我只是感到麻木，就像漂浮在某个没有情感的朦胧薄雾之上，等候那短暂的我尚能感觉的时刻。只有冒险才让我有些感觉。

“你可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感情是什么？”我问道，在一个漫长的秋日里尽量保持着平衡。“知道你要死了……却活了下来。”

自那以后，情形每况愈下，仿佛看见一条打捞船从我附近驶过，却没有发现我的求救信号。黑暗降临。通道越来越窄。晚上的汗水会浸湿我的衣被。

那天下午我老爸打电话告诉我说，他读到了最近一期《美国枪手》杂志——国家步枪协会期刊之一。

“你最好就当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好了，克里斯。他们写了一篇有关卢比·里奇的文章，里面提到了你。他们叫你胆小鬼。”

我告诉他我不想去看，但是他仍旧给我寄来了一册。我几乎不敢相信我所读到的东西。我也当过新闻记者。我知道游戏规则。他们对于那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里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不过那没有关系。他们有一个议程，而那个议程则包括了一个他们视为一种威胁的政府机关。为了中和那种威胁，他们得猛击政府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其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便是人质救援队。

最令我吃惊的是在卢比·里奇事件之前的事。当时我已经同意了NRA所支持的大部分内容。尽管正式资格已经失效，但我依然深信我有权携带武器。我甚至在1987年的时候还认真考虑过去他们的公共关系办公室去工作——如果联邦调查局的培训学院没有给我打那个电话的话。

但是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些在政治上我觉得靠得最近的人，正日以继夜地拼命工作，以把我和我的朋友们涂抹成美国方式的完整性的一种威胁。从查尔顿·赫斯顿到保罗·哈维到弗雷德·汤普森，对我猛踢猛打。那令我困惑不已。

收到那篇文章两周后，我收到另一个邮局寄来的信。这封信寄自NRA，里面有一份会员资格申请表。它上面的收信人名址上写的是我的名字，地址则是弗吉尼亚匡逖科联邦调查局的培训学校的人质救援队大楼。有人为我所付出的代价一定大大地嘲笑了一通。我可没有这种幽默感。

那种怀疑心态在媒体之外扩散开来。有人不断向我们提出了一些有关我们的动机以及在维柯究竟“发生了”什么的这样令人烦扰的问题。朋友们和家人试图说得富于同情心，但是，随着每一次的暴露和批评文章，他们的支持便显得苍白无力。

总部没有人站出来说话。没有人公开为我们辩护。没有人给出一个使人们相信的理由，来说明在完全不可能的、所得到的情报又纰漏百出的情形下，我们已经的的确确做了应该做的事情。火器照尺是20：20，而我们正沿着枪管向下观察公众意见。

*　*　*　*　*　*　*　*

慢慢地，血液不再沸腾。人质救援队招聘的是些有着坚强意志的队员，我们又进行了良好的训练，重新开始了我们的工作。第十代新队员，维柯事件后新队员培训学校的第一个毕业班，在1995年春季前来报到：有17名新队员。他们将新的乐观主义的呼吸，带进他们班级的房间里和设备箱中。自从大火之后，有那么多的队员走了，我们需要招募到原来的数量。梅茨调到弗罗里达的特种战争装甲部队去担任队长职务。赖兹和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马蒂去了总部。博特去了人质救援队的前线办公室。犹大则被提升为一名驻东京的大使馆的法律参赞。

我们又开始工作了。开始是小任务,通过实践让我们重新回到世界的使命。BR-1号,一度曾经是联邦调查局内一颗迅速升起的耀眼的明星,将这份热情移交给一位来自里蒙德分局名叫罗杰·布莱克的局长助理。布莱克是救援队早在1982年成立之初便加入进来的老队员之一——是特别行动和研究资源督察之一,他曾将职业伤害这一概念引入总部。人质救援队曾经是他的全部。带着那份街头特警的自信,五十枚徽章和一份使命的无穷力量,局长从众多的申请人中挑选了他,而他则拯救了我们。

布莱克带给队员们的第一个改变是尊敬。到任第一天早上的例会上他宣布,在他们将救援队交托给他时起,他没有任何意图来针对任何人。开始谁都不相信他,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一切变得温暖起来。

开始我们接受了一些小任务。他带我们去波多黎各进行了一系列毒品突袭。我躺在我的来复枪后,将枪上瞄准器上的十字准线对准了真正的人,我又开始呼吸了。真是开心,我心里想,像信任这般简单的事情,竟能够修复人们的意志。也许这只是小小的一步,但它毕竟是第一步。

接下来是救援队的机构重组。长期以来,狙击手被当成狗娘养的野孩子,布莱克把我们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增加了两个新的小组,而且给每个小组一个新的名称。威士忌,X光,扬基,以及佐拉狙击组。每个狙击组各有七人。那使我们同攻击组数量相同,成了一支全新的生力军。

我被分在X光组,一名来自圣地亚哥办公室的第十代新队员成为我的搭档。他自我介绍称是"公鹿",不久他便领到了一支来复枪。尽管他出身于一个注册会计师家庭,但他的射击却具有一流水准。

一个说话温和的、名叫昆尼的海军学院毕业的研究生担任队长职务,征募了他认为是最有才能的6名队员,并且促使我们进入一项值得我们为之献身的事业之中。黑暗像是一阵夏日微风吹过时的云团一样缓缓离去。

更多的任务。首先是要员保护之类的小事。我们频繁接待国外法官如乔瓦尼·法尔科内大法官,意大利黑手党的掘墓人;高度危险的政府证人如萨米"公牛"格拉范洛。一切都是毫无纰漏。没有头版头条。没有任何问题。

情况不断好转。我们开辟一种全新的使命类型,去围捕美国最迫切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需要追捕到案的国际重案逃犯。虽然大部分细节仍然分级分类，不过我们开始以快速行动小分队出击的形式，让恐怖分子知道不管他们试图躲藏到哪里，我们都可以前去将他们追捕归案。

当你撞开一间第三世界旅馆的房门，将一名前劫机犯手铐扣上，给他头上套上一只袋子，然后将他投入美国的某所监狱终生监禁，看到他脸上的表情，那足以让任何人都情绪高昂起来。

“待命。”总部这样称呼——高度危险的国际逃犯追捕，那是局长新开辟的国际扩展的主动出击的一部分。我们则将其称之为“掠夺”，但是，在任何名义下，炸弹袭击和暗杀，毒品头子和劫机分子，从垃圾收容站到秘鲁他们的藏身之所越来越少。我们的网开始增大到能赢得奖品的抓捕。

就在人质救援队即将大刀阔斧地前进的时候，一群叫做自由人的极端主义分子威胁说，他们将杀死一名在约旦蒙塔纳的法官。人质救援队制订了一个周密的计划，由五名队员渗透到该组织中，然后便实施一个“能抓住谁就抓谁的”逮捕行动。我立即争得了这一机会，获得一个担任密探的任务，而且我立即开始蓄长头发，并且留起了两撇八字胡须。

有天下午，保安单位进行了一次心理测试，以决定我们之中谁最适合去执行这一使命。大约有十几个人聚集在教室里，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就像平常一样，集体智慧喷涌而出，同伴们开始讨论题目的答案，以确保他们大家都适合同样的工作。

过了一会儿，一名旅馆队的攻击手看到一名厄克队队员在抄袭他的试卷。他用一只胳膊遮住试卷说道：“你他妈的出了什么毛病了，老兄？这可不是水平测试。自己留点人格吧。”

谣言又开始在我们之间流传起来。我们这些为曼沓那案而被挑选出来的人，从未被派去实施那个计划，不过，那个计划仍然是一个最佳方案。总部最初召集了一支前线攻击队，那样的话几乎肯定会导致人质救援队的最终解散。最后一分钟指挥部的理智起了作用，才防止了又一次的维柯事件。最后，即使是总部最强硬的鹰派成员也意识到，最好是等上81天去把那些白痴带出来。没有尸体。没有交火。没有诉讼案件。没有国会的质询。时代绝对在发生变化。

慢慢地，但是可以肯定地，我们靠众所周知的自身的努力提升了自己的形象。救援队牢记着它自身的形象。

我家里的情形也有所改善。维柯事件后的那一年中，我们几乎没有任务，这使我有时间跟两个小男孩重新熟悉，他们需要一个全职的父亲。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尽管费了一些时间才让我从噩梦恢复过来，我终于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愤怒。露丝的心理学硕士学位和多年的家庭事务咨询师的工作经验对我不无帮助。自尊心和对于失去安全保障的担心，促使我尽可能地获取各种专业帮助，但是，她知道怎样去做一些周边性工作。

我重新发现了床头故事的价值。我们去野营也就是为此目的。孩子们又带我去钓鱼、岩石攀登和爬山。我自愿担任他们足球队、垒球队以及曲棍球队的教练。我甚至还请了几天假去陪他们上学。生活重又开始有关注的中心了。

然后，在 1995 年的某个晚上，就在人质救援队的第一次波多黎各之行的前夕，我走过去把孩子们塞进床上。米基叫我床头时间的小夜曲为“床头故事”，并且吩咐我给弹上一曲。结束后，我吻了一下他们的脸颊，然后告诉他们我要出差离开几天。

他立即开始哭了起来。

“嗨，乖，伙计，”我说道。“只有几天，我保证。你们还未来得及知晓我就回家了。”

“上次你也是这样说的，爸。”

“不，那次情况不同，米基，”我说，“这次只有几天。我保证这次不会忘记给你们带礼物回来。”

“我不要任何礼物。”他说，泪珠从他的脸颊上滚落下来。他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断断续续。

“乖乖，伙计，”我计算着。“这次不是维柯。我会……”

“我想你，爸！请你别走。”眼泪急切地滚落下来。

我身子伏得离他很近，用那种小孩子们听得懂的话低声温和地对他说道。“米基，数数我的嘴唇……只要三到四天。”

我等候他的回答。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他抬起头来，他那双小小的眼睛里盈溢着晶莹的泪花。

“乖，爸，”他说道。他的嘴唇开始哆嗦。“你知道我不会数数。”

露丝在门外笑了起来。我也笑了。杰克也跟着笑。米基泪水涟涟，呜呜咽咽，试图弄明白他说错了什么。那一刻我意识到事情已经好转。

我们可以治愈。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第五章

当一个躯体在湖水中失重时
它会记起岸边;当一个躯体
因为浮力而付出呼吸的代价时
那是一个错误,护士们如是说
但是,当冷冷的波涛侵蚀
那愤怒的岸边,当新鲜的泥土
从光线照裂的水下浮起
即使明月也会不耐烦地脱去装饰
它裂开即愈合,愈合后却又裂开

——汤姆·霍克斯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21 发现脉搏

1995年年初,灯光又重新点起。威廉·塞申斯被流言蜚语赶下台后不久,一位名叫刘易斯·J·弗里的纽约法官,像一阵狂风暴雨般闯进华盛顿。他是一名前特警——自胡佛以来第一个真正由联邦调查局特警而成为局长的人——因此他知道,整个联邦调查局最最迫切需要的是对自身的一种全新的感觉。他一上任便发动了一系列广泛而无所顾忌的主动出击,以致谁都没有时间去生闷气。

首先,他采用了一个铅球下沉的改革方案。他制订了一个分两个阶段实施的计划。在这个改革计划中,他提出一个在总部的任何员工可以自由选择办公室的方案。有很多人都申请。事实上,三百多名管理级别的特警清理了他们的办公台,然后便一头扎进这一领域更好的职位中。事实上,联邦调查局有那么多的管理人才,充分说明这个机构已经变得非常的头重脚轻、臃肿不堪。每个想一路升迁的特警首先得在总部按部就班地工作多年。刘易斯·弗里发现,当他的计划提出时,就有上千名督察级或者更高级别的特警在等候着机会,很多人都是占个位子而已。他们全都外放。

接下来,他重新安排了局内的调查优先权限,以便更好地反应统一的犯罪报告显示的是些什么内容。暴力和毒品现在也需要密切注视,有一种相当新的概念叫做国内恐怖主义。俄克拉荷马城的炸弹爆炸时间证明了联邦调查局必须重新调准视线,不仅要关注国际流氓,更要留意土生土长的哈米吉多顿(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顷刻间,值得我们担忧的不是极端分子,而是戴一顶约翰·狄尔帽的比利·鲍勃。美国发现它自身容易受到任何一个有一卡车化肥和几加仑柴油的人的伤害。

在把总部进行过一番整顿、并且重新调整了调查优先权限后,弗里便开始朝国会山进军,拜会了一大批曾经把联邦调查局弄成一个乡间茅舍工房的政治家们。弗里的前任没有给他留下多少立足之地,但是这对于新任局长而言关系不大。他所缺少的政治技巧对于国会山的那群政客们而言简直让他们耳目一新。他们把他当成一个诚实的、实话实说的特警机构的头儿——那在前一阵子里他们可没有为它说话辩护过。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克林顿和金格里奇,以及源自旅行和档案方面的种种丑闻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争吵不休的时候，弗里一口咬住整个国会，在他们面前唠唠叨叨、喋喋不休地陈述一件很明白的事：联邦调查局特警都是好样儿的。

那正是时候。

并非一切都进展顺利。以刘易斯的所有的铁拳开始一项机构重组工程，可能引发一些怨言。幸运的是，他带着一种仍是我们中的一员的感觉到任，他的谈吐看起来还不错。他从前的同事称赞他是一名出色的纽约野战特警和联邦公诉人。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公正、诚实、专注。他带来的观念都是原创的而有意义的。最重要的是，他善于听取他人意见。

大多数特警来拜会刘易斯·弗里，是因为他们把他当作很久以来的第一位真正的领导。预算增加了，资源改善了，案件更大了。他恢复了我们的自尊心。你几乎可以感觉到压在我们头上的乌云消散了。与此同时，罗杰·布莱克也正式接管了人质救援队。

新任局长主动出击的另一方面，是清除人们对于局里处理大规模危机的疑问。当弗里接手过来时，人质救援队仍然属于华盛顿野战办公室的行政管辖之下。行为科学单位的谈判专家与行为评估专家隶属培训学院的训练分局。总部忽视了像爆破单位、试验室的证据检测队以及运输专家和情报支持等细小的隶属各异的专业分支。

对于重大危机中的一致性管理的观念，此前并未在任何一任局长任期内实现过。当重大事件发生时——虽然那为数不是很多，各个部门只能依据他们所掌握的资源来运作。如果情况真正不在掌控之内，他们便只能透过总部而求助各个体单位，人质救援队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情形。他们彼此不曾交换意见、没有互相影响制约、或者彼此互不理解的事实，似乎并没有真正烦扰过任何人。

刘易斯·弗里也改变了这种状况。

1994 年 4 月，在被国会一份带有严厉批评的调查报告弄得狼狈不堪后，他成立了一个全新的分支机构，叫做紧急事件应对小组（简称 CIRG），这种事情在联邦调查局内并非经常发生，而且这让许多头头大费周章。野战分局按地域办理犯罪案件的调查。总部则按犯罪的分类而开展调查。一切都依仔细划分的责任领域和规定的属限内进行。

紧急事件应对小组观念引发了一种全新的危机管理处理方式。从没人曾经想到要盯着一帮受过训练，专门对付任何地方发生的高度危险的犯罪，这是一帮自由游荡的、打了就跑的特别警察。尽管现在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在当时可谓是令人厌恶的事。紧急事件应对小组成为执法领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域内同类机构的第一家。

为了让他的这种革命性观念在这个体系内贯彻实施，弗里需要一位相当强有力的人事官员。他找到了那位最近在波特兰野战办公室任特警分局局长的、名叫弗兰克·格利森的前海军陆战队员，这人说话强硬，常常摇头晃脑。格利森于 1994 年 4 月 19 日到任，在大卫教分座大火后整整一年，开始白手起家重建这个新的办公室。

他把谈判专家们和战术专家们整合成为一个整体，并订立了一些新的基本原则。自从骆驼山化为灰烬后，执法行为已经发生改变。他说道。人质救援队在世界末日快要来临时还会被召唤，但是，联邦调查局前线攻击的新路线将是通过谈判人员的电话线。谈判几乎从未导致开枪射杀不该杀的人。战术行动的时代已经终结。对话的时代已经来临。那是大势所趋。

令大家惊奇的是，这种观念居然大行其道。

紧急事件应对小组借用了学院行政办公室，把谈判专家和个性研究专家从枪械库下的底层拉到上面来办公，把人质救援队从封闭的院子里拉了出来，让大家彼此握握手。我记得那是多么巨大的第一步。即使在维柯事件过了一年之后，每次看到一名谈判人员朝我走过来时，我仍然要转过身子，朝另一个方向走去，因为我唯恐自己会伸出手来对他猛然一击。那种心理当然有些荒谬，但是彼此之间缺少沟通，却把我们给分隔开来。

交叉训练有助于我们。我和其他大多数队员一起参与了人质谈判训练。在两周时间内，我坐在一间教室里等着有人来点燃那温温的、滑腻腻的淋浴器，然后开始吟唱“Kumbaya”。从未有过的事情。我所看到的和练习的一切都有了完美的意义感。那些谈判专家和我们一样迫切想把坏蛋们投进监狱。惟一的区别是他们可以不用爆炸物、远距离来复枪交火和直升飞机而做到这一点。那套思维方法可以给像联邦调查局这样的机构几点好处：省钱、减少特警队员在执勤时伤亡的可能性、与美国公众的摩登期望相吻合。

* * * * * * * *

1997 年 3 月，总部传来消息说，局长正准备进行一次历史性的中东之行，需要有人去给他护驾。我早已经去过 14 个国家旅行，但是一想到是一次免费的圣地之行，那仍然吸引了我。在那一点上，国际关系并非一直是局里的长处。当初加入之时，我仍然相信联邦调查局在美国本土工作，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而中央情报局的工作范围才是整个世界。其实不真实。除了它遍及全国的56个野战办公室之外,局里还有卫星办公室,以及从伊斯兰堡到汉城的法律使节或大使法律随从。联邦调查局特警与美国国务院密切配合,实际上可在任何一个美国公民受到犯罪伤害的地方都具有执法权限。

不幸的是,出使计划与迅速增长的消费者的需求不相匹配。弗里局长早在他的任期内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着手在十来个发展中国家筹建新的办公室。由于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美国-以色列战略关系的重要性,在特拉维夫(以色列港市)筹建一个新的阵地具有完美的意义。然而,真正令一些头头们改变主意的是,在于他坚持要给阿拉法特以及新诞生的巴勒斯坦国伸出橄榄枝。这次旅行的路线名单上有一站,是对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总部的礼节性访问。和平进程那时每天都在承受失败。把美国最高级别的犯罪斗士,派到一个汽车炸弹的国度并没有什么重大意义。

无论如何,一旦刘易斯·弗里打定主意去干什么,那事通常都会发生。人质救援队收到了保安方面的计划细节,并且立即着手制订一种全新的使命计划。

联邦调查局特警的出国旅行是非常棘手的。作公务旅行时,我们得持红色护照,这样在通过海关时可以立即表明我们的特警身份,但对于恐怖分子也同样表明了身份。更糟糕的是,我们不能携带武器。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政策和联邦法律,特警在国内航班中要求随身携带枪支,但是在国际航班中,你却连随身小折刀之类的东西都不能携带登机。

为此,人质救援队包机从匡逖科运送蓝色分部及其全部装备到特拉维夫。4名X光队的狙击手的旅馆队几名成员一起登上了一架私人海湾G-4行政级喷气式飞机动身前往以色列,途经纽芬兰的甘德机场和爱尔兰的香农机场进行加油。我们7人坐在包机头号舱中,享受着真皮座椅、三明治和一个装得满满的机舱酒吧。

"真他妈的这也是拉屎放屁呢!"安特曼咕哝道。作为一名前陆军突击队员,他习惯于坐在C-141飞机的帆布长凳上。人质救援队不单只有任务情况有所好转。我们去执行任务的途径也大有改善。

中东给我们的印象,像是一个与我以前见到过的大不相同的另类世界。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的车程,我们亲眼目睹了在这一战争国度里的一种颠倒的景观。道路两旁残留的十日战争中烧毁的坦克,是这个国家每天都得面对的威胁。无处不在的军车和士兵,是这里景观的一部分。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无论是16岁的哭墙导游还是公共汽车站的哨兵，每个人都携带着枪支。

经过两天的准备，人质救援队在旧城附近锁定一家旅馆，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局长的来临。我们租下整整一个楼层的全部客房，在所有入口处设置了岗哨，制订了医疗撤退路线，与大使办公室联系确定了外交礼节，检查了所有的旅行停靠站点，拜会了以色列各大安全机构。到老板来到时，我们已经检查了每一可能设想到的意外事件，包括从他应该怎样庆祝安息日，到哪里买到一串上好的玫瑰念珠等方面。

我们没有考虑在内的是刘易斯·弗里雷打不动的训练。作为一名热心的跑步爱好者，他不想错过他的晨间训练，因此，他抵达仅仅3个小时后，也就是早上5点，我们只得匆匆忙忙整理出一条4英里长的路线，套上耐克运动鞋，去踩踏人行道。

21个小时后，经过整整一天的会见、商务午餐、正式宴会、礼节性访问、圣城朝觐等活动之后，我们陪同他回到旅馆以结束一天的工作。这一整天都是在疯狂的汽车行列、警卫值勤以及语言障碍中度过的。令我惊奇的是，他会在经过长途飞行后，没有睡眠，而如此周到地应对几近狂热的官方访问。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注意骚乱和驾车。他可得与高级官员商谈政府事务，为他新的执法使团牵线搭桥，而他还得看上去兴致勃勃。

真正让人觉得印象深刻的是在旅行结束之际，这时，他为我们全班人马点了食物并叫了喜力啤酒。为数众多的老板会写些表扬信件或者抛出一笔奖金。但是，在经过漫长的一天与首相总理握手之后的凌晨2点，再和他的部属们一起饮上一杯冰啤的老板，却是寥寥无几。

我不知道他给以色列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但是他确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 * * * * * *

“您要来一杯茶吗？”一个个子高挑、骨瘦如柴的阿拉伯人在等候我的回答，他夸耀地穿戴着越战时期的军队杂役服饰，脚上套着塑胶拉链靴子，戴着红色贝雷帽，留着胡须，散发着浓烈的体臭味。右手边挎着一支苏联造的枪托可折叠的AK－47步枪。即使在室内，他的手指也扣在扳机上。

“当然，”我说道，“那太好了。”

在与以色列人周旋了3天后，我们的车队掉头向东，朝位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总部进发。

我们在耶路撒冷的保卫工作就像时钟一样准确顺畅，但是谁也不知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道一旦离开以色列，开始朝加沙地带冒险东进，我们有可能会遭遇到什么。在不知情者的眼中，我们也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汽车炸弹和自杀式枪手，在那个世界里远比在我们自己的国度要更令人担忧，而十几个身背 MP－5 半自动步枪和 0.45 口径的手枪的这样一支武装，根本就不是一些恐怖主义分子的对手。

幸运的是，保卫工作可谓毫无纰漏。当我们从一个会见地点赶往另外一个会见地点时，X 光队的狙击手在一辆黑色的苏勃班装甲车里在前面开道。局长与一两位客人，另有 3 名贴身保安队员坐在中间的那辆车上。一辆具有障碍功能的汽车殿后，车上另有 4 名全副武装的保安队员。

另外，我们还对各个地点派出了先头分队，与以色列安全专家合作确定行车路线，这些保安专家为我们提供了从情报到陪同警察等全部帮助。任何一名安全专家都知道，戴着一副太阳镜和衣襟麦克风的那些家伙大都不过为了炫耀。如果一名匪徒离得够近，那么保安工作定会弄糟，别的什么人已经闯祸了。像这样的一次短途旅游的真正的保安工作都是在幕后进行的，一般的人根本就不会想到去看。

第四天我们围着局长，开着苏勃班，朝阿拉法特的驻地进发去小谈片刻。尽管坐小车去的路程不是很远，但是加沙至少是一个与现代化的耶路撒冷遥遥相隔的另一个世界。要抵达那儿，你得通过一个无人缓冲区，在这个地带的两边，两个不同民族彼此仇杀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我们的以色列陪同护送人员把我们送到边界交接处的西门，留下我们自己的设施装备便掉头往回走。对岸的巴勒斯坦人用架着履带式机关枪的吉普车来迎接我们。约翰尼开车，埃迪坐在前面，巴克、安特曼和我端着半自动步枪坐在后面。

尽管离以色列只有一枚火箭炮射程的距离，但是加沙却也是一个与之平行的另一世界。我感觉到我们仿佛来到了某个时光隧道。在不到半公里的行程中，我们从欧洲的奢华中走进了一个小型马车和骆驼的世界。皮肤像皮革般的穿着传统服饰的男人，在所谓的公路两旁照料着垃圾土火堆。脏兮兮的小孩子们在污泥坑里玩耍，将小石子扔向那些失群野狗，这时，我们黑色的雪佛莱越野车和 Peugeot 车队朝海边飞速行驶。阿拉法特的向导带领着我们穿过城里的每一条街道，警笛长鸣，喇叭声声，向人们宣告美国人找他来了，而且已经承认了他的权威。

我不敢肯定我所期望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总部会是什么模样，但是，即使我炽热的想像也无法给这地方一个公正的描绘。雅瑟·阿拉法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特的新政府位置与白宫、唐宁街十号或者红场完全不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总部，是一栋看上去相当时髦的有着开阔海景的两层海滨房子。地中海延伸到它的西面墙脚，透过滑动的玻璃门，令人心旷神怡的海景连着蔚蓝色的天空一览无余；在正午的和风中，几只小小的钓鱼船在大海上漂流着。外面相邻的房屋从全新的建筑物，一直延伸到与整个的碎石街区相连接处。

让我震惊的，除了建筑之外，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的殷勤好客也同样令我惊叹不已。我们的以色列主人尽管操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是他们却几乎没有跟我们说过什么。我们动身之前，国务院有关部门曾经警告我们说，以色列人可能会在我们离开房间时检查抽屉，陪伴着我们的每一离职行动，在每个可能的地方安装麦克风和电视摄像头。我最初并不真正相信这样的警告，但是，一天晚上我站在一条走廊上值勤时，我的印象改变了。当时里面正在举行一个外交宴会。我在那里等候了 3 个钟头，离一名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以色列娃娃警卫仅有一臂之遥。我们一同在那儿值勤，包围我们各自的老板，他们正在里面寻找双方的共同点。我们两国是亲密的同盟国。整整 3 个小时，他就盯着我。一言未发。

然而，巴勒斯坦人则大不相同，他们向我们主动表示出每一可能的礼节，从上茶和饼干到友好的警告无不如此。他们警告我们说，后面的排球场不是一个我们可以踏足的地方。尽管看上去那地方非常平静，一直伸向那古老的海洋，但那实际上是一个袖珍球场。阿拉法特这些年来一直在进行日光浴，而他的部属们则在上面做着海滩游戏。尽管这栋与马利布耗资数十亿的海岸相邻的海滨平房，看起来相当不错，但是，这是又一个阿拉法特不敢久留的场所。

当双方老板在楼上会晤时，X 光队的狙击手们耐心地等候着。埃迪、巴克、安特曼和我坐在房子中间两把面对面的锦缎沙发上。我左手边有一张靠墙摆放的桌子。一个花瓶里插着的塑料花卉给空空的墙壁添了些许颜色。房中此外别无家具。

阿拉法特先生几分钟后便乘坐一辆黑色的梅塞德斯-奔驰 600 轿车来到了，车子炫耀般装饰着 AMG(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占领区的盟国军政府)标志，金质的轮毂罩，车后还装有杜克斯钨钢防护槽。它与一辆东方圣路易豪华型定制轿车的惟一区别，在于它金质三点装饰的引擎罩左右两边，飘扬着的小小的巴勒斯坦国旗。

“我真不敢相信，”巴克对我说，“我们可是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总部，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同阿拉法特一起喝茶。”

巴克刚刚摇着头说完这句话，我们背着机关枪的主人便回来了。他递给我一个装满悬浮颗粒液体的小咖啡杯，并示意让我喝饮料。

“这东西味道相当不错，呃？”安特曼问道。

约翰尼从外面的走廊里走了进来，在我们身边坐下。

“你不会相信这个。”他说道。他脸上的表情激发了我的兴趣。

“相信什么？”

“看到那边那个家伙了吗？”他指着一名身背 AK－47 的巴解士兵，他正在拖着一个黑色塑料垃圾袋。“你知道那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那东西看上去很沉重，但是我猜不出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

“钱。里面装满现钞。是美元。”

“噢？”我问道。这地方有些东西散发出荒谬绝伦的味道，从迷你排球场到奔驰轿车。现在居然有一个拉着一袋花花绿绿的美钞的人走过楼面，就像拉着一袋垃圾出去清倒似的。

“他准备那些东西究竟要干什么？”

“他告诉我说，阿拉法特在我们走后将去俄罗斯，”约翰尼低声说道。“我想成立一个新的国家会有些艰难。他们没有自己的货币。他们没有任何信用可利用。”

“可不是么，”安特曼插话道。“有点像你手上有张票，但是你却不能用它，呃？”

就在那时，我记起了我与一名巴勒斯坦人的另一次经历。我的思绪又回到 20 年前我读大一那年、在海外游历时的那辆拥挤不堪的火车。一个大鼻子巴勒斯坦人坐在我身旁，我们一路摇摇晃晃地驶向巴斯克，他想向我传递那些一生中只有那些幸运的灵魂才会发现一次的先知。他怎么会知道，自维柯事件以来已经迷失方向的，在没有任何线索到何处寻找答案之际，我终将来此？他怎么会预见到如此荒谬透顶的事情呢？

我跌坐在沙发上，面对这种讽刺暗自摇头。自从我坐在那趟火车上以来，几乎 20 年过去了，但是那情景却在一瞬间回现在我的脑海中。

*　　*　　*　　*　　*　　*　　*　　*

“你是哪里人？”老人问我。

我差不多读完了《浮士德》——我已经读到摩菲斯特回来收取浮士德那不懊悔的灵魂的那一章了。好像这时不是一个谈话的好时机。

“你看上去是美国人。”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美国人？我已经两天多没有吃过一丁点儿东西。我的衣服像是从一只垃圾袋中捡出来的，头发已垂到肩膀，身上发出刺鼻怪味。我看上去一点不像美国人。我甚至可能看上去不完全像人类。

“是的，美国人。”我说道。

如果不是因为我已经排了 6 小时的队才买到这个座位，我可能早就逃了下去，以换取一点和平和宁静。

“我是个巴勒斯坦人。”他说道，流露出一点自豪感。他在谈话时凝视着前方。

巴勒斯坦与我毫无关系。作为一名主修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英国文学的大学生，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避免诸如国际关系那样的缺少想像力的事情。就我所知，惟一值得一提的政治家随着英国都铎王朝的过去而死于 1603 年。除非这老家伙想跟我讨论戏剧《暴风雨》中梦境的寓意，否则我可没有时间来跟他瞎磨蹭。

“对不起，我不太明白那真正意味着什么。”我坦白道。

他继续直直地凝视着前方，双手抓着一个黑白相间的搁在两腿之间的阿迪达斯背包。

“那意味着晚上登上这列火车，早上醒来却发现无处可去。”

无处可去？我是一名 21 岁的大一学生，在欧洲进行一个为期五周的旅行。于我而言，“无处可去”意味着所有的酒吧都关门了。

既然他已经打乱了我一会儿，我便上下打量了他一番。他下巴上面蓄着的短短的白色胡须，与他深褐色的皮肤上形成强烈对照，在夕阳余晖的照耀下，像重叠的绣花纹理一般煦煦发光。

“我们可否稍后再谈？”我将书举起，示意我快要读完了。

他有些沮丧地点点头，然后凝视着窗外，巴塞罗那和巴斯克之间那长长的平原在我们的身后飞掠而过。

“美国人。”他咕哝着。

我把接下来的那一场读了三遍，然后，一股对于自己国籍的自尊心，把魔鬼摩菲斯特赶到了窗外，强迫着我来回应他的问题。

“对此您有什么问题吗？”

我本不想与一位老人斗嘴，但是，除了我的外表，我觉得有某种必要来为我的国家辩护。

“没有问题。你已经读过马娄了，请告诉我你读完后有什么感受。我们今晚有一个漫长的夜晚，你和我。”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一口流利的英语。阅读相当广泛。公开的挑战。好，他难住我了。

“您那么说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他耸耸肩膀，凝视着窗外飞掠而过的田园风光。这位老人给我的印象是孤独、厌倦，像是参透了人生似的。他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真的，我很想知道，”我说道。“你说你是巴勒斯坦人。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我从未有过醒来后无处可去的情况。干嘛不跟我讲讲？”

我连珠炮似的向他发难。现在该他咬钩了。

“那意味着坐在一个聪明的、认为自己已经了解世界的年轻人身边，知道无论我说什么、或者做什么、或者期望什么、或者信仰什么，我都永远不会有你今天所拥有的那么好的机会。在我今后的余生中也是这样。”

唷。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重整旗鼓。我可不是一个富有人家的子弟，无论凭借怎样的想像都不是，不过我也从未感到过匮乏什么。尽管我把自己设想成一个饥肠辘辘的诗人，但是，我只要打一个简单的电话回家，便可以解决我的任何问题。或许就是那条生命线，才会使得我有勇气去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这种愚蠢的冒险。

春季假期，我的海外一年级课程已经过半之后，我便像一只云雀般地四处飞翔。在复活节假期里，我的大部分朋友都飞到希腊的爱琴海边度假。我却花 110 美元买了一张在欧洲没有乘车限制的通票。然后把剩下的 90 美元塞进褪色的牛仔裤口袋里，一头奔向欧洲大陆。

这张火车票无论我想在车上坐多久，它都在此期间提供床位和运送服务，但是不包括出租车、博物馆入场券、啤酒屋消费或者热餐。如果我想参观欧洲，那我可得另外掏钱。

没有问题。我在北欧一路打工赚钱，经过德国，来到了地中海。我到摩洛哥的时候口袋里还有 150 美元，觉得自己一路在慕尼黑的玛丽亚广场、苏黎世的地铁站，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数不清的更小的人流集中的场所，用吉他赚下这么多钱还是蛮勤奋的。

虽然孤身一人，我的旅行仍然像是巨大的冒险。我同其他旅游者一起差点淹死在霍夫布劳·豪斯，睡在廉价旅馆中发出恶臭的席梦思床上，与满腿长毛的斯堪的纳维亚姑娘们一起洗淋浴，在意大利的时候被人一脚踢下火车，在巴黎的时候被卢浮宫的卫兵扔到墙上然后被他们痛打一顿，在爬上埃菲尔铁塔声称自己是欧洲的顶尖高手之前就被人赶了出来。我记得我凝视着巴黎圣母院与凯旋门，哀叹自己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在这些宏伟的建筑上试一试脚趾悬空的滋味。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在临近第三个周末的时候，我在托伦莫力诺斯租了一间几乎没有家具的小房间，透过没有玻璃的百叶窗俯视着地中海。旧城一直延伸到哥斯达德尔苏，窄窄的弯弯曲曲的街道涂着白色的灰浆，有些地方却贴着红色的瓷砖。来自北欧的游客们在旅游商店里闲逛着，一个个吉卜赛家庭在大街上贩卖小装饰物品、玩着贝壳游戏或者乞讨。诱人的香味从附近的厨房里飘散出来，令囊中羞涩的我垂涎三尺。

我依然四处飘荡，穿过拥挤的街道，过着近乎像古罗马的酒神节上的诗人一样的生活，依然精力旺盛。我几乎整天都在游泳、躺在阳光下，夜晚则伏在前面的桌子上用铅笔和纸张写写短篇小说。KC 和阳光乐队的声音，从小山上俱乐部里飘荡下来，刺激着在我身后小路边的垃圾堆上对斗的野猫子们。有时它们打扰我的睡梦，让我清醒过来后推开百叶窗，久久地沉浸在那曾经鼓起克莱奥帕特拉的帆船和奥德修斯的战舰的风帆的同一微微的海风。

这是曾经访问过的最完美的地方。如果我的一生都能在那里从事写作，那么一切都不会发生任何改变。但是，当然发生了变故。我的钱花光了——身上一文不名。我弄断了吉他上的两根琴弦，却没有钱去重新配上。我认识的朋友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观看落日去了。是离开的时候了。

因此，我将身上仅有的几个比塞塔(西班牙货币)，扔进了一名吉卜赛乞丐前面的脏兮兮的围巾里，明白这么几文钱所能买到的面包屑也不会对我有什么帮助。然后步行到火车站，登上了一列北上伦敦的火车。

火车向北驶过巴塞罗那，经过了西班牙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的岔道，就在那儿，英国 20 世纪著名的作家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曾经写到过他做梦也想能够喝到一杯咖啡。当车上的母亲们为她们的家人解开从家里带来的大包饭菜，在我们这群一无所有的人中间散发出令人痛苦的扑鼻香味，我体味到了奥威尔的那份渴望。

因此，凌晨 3 点时，我发现自己坐在这位巴勒斯坦人的邻座，沉浸在人生的思索中。

“瞧，抱歉，”我说道。“我们重新来过吧。当时我这本书正读到关键章节了，我就……”

“书本永远不会错失时机，”他咕哝道，“但是，交谈可是来来去去没有准定，或许同一话题永远不会重来。”

妙！一位哲学家。他把搁在膝上的背包挪了挪，转身面对着我。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你喜爱你的书本。或许你把自己设想成一名作家，是吧？那么，我向你提一个问题，然后便不再打扰你了。”

我点点头。尽管我开始没有注意到，这个老人具有那种已经失去了光泽的文雅和典丽，就像一件做工精良的色彩鲜艳的运动夹克衫，只是因为穿过太多次数了而失去光泽一般。他的言谈举止中所流露出来的某些东西，揭示着一种我应该有更深了解的人生阅历。

“请吧。”

“贾达尔·艾德-丁·卢谧是一位13世纪的神秘主义诗人。他是波斯人。你知道他么？”

我摇摇头。

“他写下过很多奇妙的事物，但是，我最喜爱他的作品中的一个人物，是一个名叫尼兹雷登的有些流浪汉气息的人物。尼兹雷登有一天准备动身去进行一次伟大的旅行，但是他找不到他的船票。他到处找遍了——床底下、抽屉里以及他的书信中。什么也没有。

“‘不过，尼兹雷登，’他的一位好友插嘴道，‘你干嘛不看看你外套的口袋？你常常把你最重要的东西放在那里。’

“尼兹雷登摇摇头，揉了揉那双被激怒了的双眼。

“‘我知道，’他说道，‘但是如果我看过了，而票不在那儿，那我就完蛋了。’”

老人笑了。我也笑了。有趣的故事。

“那么，我的问题是什么？”我问道。

“你是一个年轻人，享受着年轻人的东西。有一天你会变成老头儿，发现自己在寻找某件你已经失落了的东西。那么，你该朝何处寻找呢？你是朝你有可能找到它的所有地方四处寻找呢？还是径直前往某个你知道它有可能在的地方去试探着寻回那无可挽救的损失呢？一个问题很容易。另一个则很难。全都是因为因果关系。如果你将自己全部的信心投在一种解决方案上，那么，一旦行不通，除了绝望外，你别无退路。”

他耸耸肩膀，凝视着我的双眼。

“你对自己的命运有几分相信呢？”他问道。“你将向何处去？”

这个问题刻在我的脑海中，由于睡眠不足以及那完全缺少回答这一问题的深刻的人生体验而构筑成型。突然，浮士德的最终毁灭，在我自己的命运感中，重新占据一席之地。

“不用立即回答这个问题，”他说道。“人生是一种景观，而景观总是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在不断变幻。总有一天你会在没有任何参照物的世界中觉悟过来，感觉到自己的迷失。那时你会回想起我来。”他用完美的英语喃喃耳语，笑意从残缺的牙缝中流露出来。

“那时你会回想起我来。”

*　　*　　*　　*　　*　　*　　*　　*

“你没事吧？”安特曼问我。“是不是那茶让你恶心？”

我凝视着屋子里那些毕生献身于一个组织，而现在当他们要进行外交旅行时，却只能使用另一个国家的货币的人。我记得，在那次托伦莫力诺斯的火车旅行中，一位老人跟我谈到过的如何承受失败的结果。

维柯事件后的这些年，老是在我的脑海中一一闪现，而且那也远远没有我此刻将这一事件描绘出来那么费时费力。在那一时刻，我记得令我加入联邦调查局的最初动机是什么。正义。一项使命。如果那一使命的崇高意义无法令人承受接二连三的失败的考验，那便不值得你为之终生效力。你不能在第一次有人把你撞倒时便放弃而死去。

就在那一时刻，我意识到自己是怎么迷失的了。

那与维柯或者卢比·里奇或者这次中东之行并无多大的关系。那与我自己有关。是我自己在人质救援队模式的战无不胜的神话中浸淫太久。挑选令它发芽。新队员培训学校令它成长。在队里效力数年使它成为了我内在的自我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无往不胜仅仅是一种神话。有时最强大的人也会失败，哪怕有着最良好的意愿也是如此。

上帝赐给了我丰盛的礼品。其中之一便是弱点。另外一件便是接受弱点的能力。

“呀，我很好。”我跟安特曼说道。“我只是找到了一件我很久以来一直在寻找的东西而已。”

“是什么？又一道填字游戏题吗？”他开始笑了起来。

我没有解释。人生最深刻的启示是很难与人共享的。

22　回到基点

1997 年 5 月，在人质救援队服务了将近 6 年后，我走进了罗杰的办公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室，申请离队。我无需再用一支来复枪来证明什么。

每一名队员都有他离队的种种理由。我的理由看起来非常简单。我已是我们那一代新队员培训学校队员中尚在救援队效力的两人之一。我的家人已经承受了远比我应考虑照料他们的更长时间的痛苦。我已年满38岁，而这是一个适合于年纪更轻的人来从事的行当，而腰背与肩胛的慢性疼痛使得我的身体负担一日重过一日。

最重要的是，我仍然觉得，那份我最初在众议院观众席上往下瞧时发现的燃烧的欲望，现在比10年前更为强烈了。我要让社会有所变更，我要在早上起床时有一份我正在从事的事业是切实有益的感觉。办理案件从未曾真正满足过我的那种欲望，因为我一直让那种实际上没有限制的犯罪维度所压服。在人质救援队效力也留给我某种程度上的不满足感，因为我越来越意识到，拯救生命是一项远比带着一颗勇敢的心，和一大批冷冰冰的玩意儿破门而入要复杂得多的工程。另外，政治家快要成为人质救援队的第51个队员了。

我知道，我仍然有什么可以奉献出来，而且下一步已经不在弗雷克斯林尼尔破门炸药和陶瓷护身盔甲的领域之内。得是别的什么东西了。

接受决定与将其称之为小事一桩是两种不同的情形。我看到过其他伙计在他们最后的一次早间会议上站队，然后告别离去的情形。人高马大的汉子们，在发誓戒弃他们一生之中所取得的最大的简单成就时，会强自抑制住随之而来的感情波动。人质救援队队员注定像是原子化合价，他们得经历一个比平常人少两到三步的另类世界。大多数人来队里服务时正是他们体力上的高峰时期。离队意味着除了跟一项工作告别外，还意味着向一个人生的阶段告别。那意味着你在承认年岁不饶人。

当我带着这个决定走进罗杰的办公室时，我对这种分离并不完全明白。我所明白的是，我离队的时间到了。

“好的，那你想去哪儿呢？”他问道。罗杰·布莱克是那种少见的把应对挑战当成一种机遇的领导。他已经帮助过十来个、甚至更多的队友在离开人质救援队后找到了收入颇丰的差事。现在轮到我了。

不幸的是，我的离队决定来得如此仓促，我压根儿就没有认真想过之后我要去哪里。分配的多样性是局里的强项之一，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下一步我将到何处栖身效命。

各种可能性看来似乎是无穷无尽的。虽然每一名特警开始时都做案件调查，但是，对于一名有3年经验的老手而言，事业的途径从在任何地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方的一支特种战争装甲车分队中撞门警察的职位，到在联邦调查局试验室当一名DNA基因检测的研究人员。在多达三百余种的犯罪分类种，一名特警可以积累丰富的专业知识，或者签约担任行为评估、法律、谈判、新兵招募、媒体、同等就业机会，或者咨询项目及其他诸多领域的协调人。

那些想沿着事业的阶梯一路升迁的人，可以申请野战督察职位、海外法律使节项目中的大使随员任务、监察职位，或者去总部转上一圈。任何一个在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池子内找不到差事的人，仅仅是由于他自己太不用功了。

我有大把的选择。在全国各地有几个特种战争装甲运输车队长的职位等我任选一个。如果走一条事业发展的路径，我可以到总部去找份差事。赖兹和马蒂以及斯伽海德早已在那儿为我们铺路搭桥了。好的位子也许早已被人占据了，但至少可以赚更多的钱。

如果情形糟糕透顶，我还可以抛开挑选办公室的选择，一路选择我想要去的任何一个退休办公室。联邦调查局试图给高级职员提供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以让他们在离家较近的某个地方安身，条件是有十年以上的工作资历，我已经够资格了。

所有那些选择都没有真正吸引我。当我在选项圈下的是一个空白时，罗杰提议我去街道对面的培训学院任教。他知道我在麻省的一所寄宿学校做过英文教师，也知道我有在媒体以及国会山的公共演讲经验。另外，他认识执法交流单位的头头，托他帮忙不是什么难事。不管哪个党执政，联邦调查局的职业路径是一个由老伙计构成的网络关系。所有进步的诀窍在于弄明白如何让自己成为一名“老伙计”。

“学院?”这个主意我可从来没想过。在人质救援队，我教过联邦调查局特警所有的东西，从特种战争装甲运输车技巧与战役射击术，到摄像和狙击技巧，但是，所有那些课程没有一门出现在学院的课程设置中。从在一个射击室里身着全套诺梅克斯战服，到在一个课堂上穿着一身条纹服，看起来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做个决定吧，”罗杰说道。“你们两者是一个完美的配合。你只是现在尚不知道而已。”

那天晚上，露丝和我认真地进行了商谈。不再有道路巡游。银行家一般的上下班时间。由联邦政府职员-14级提升到督察，加上每年增加3 000美元的进账。我会失去政府所配备的专车，还得换上那些已经在衣架上挂了五六年的服装，但是，好处是非常明显的。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除此之外，我一直非常喜欢教书。我在德尔塔的一位好友在索马里摩加迪沙著名的街头战役中死里逃生后，刚刚搬到他们的干部培训学院去“重新充电”。如果那个工作他能胜任的话，那我也能够胜任这一工作。

6个月后，我便站在211教室的讲坛上——10年前我便是在这里开始我自己的联邦调查局特警生涯的——给一个新的特警培训班讲授会见与审问技巧课程。他们的激情让我苏醒。

尽管事实上没有进行广泛的广告宣传，1990年代初期中间有两年停止了招聘。自从大卫教分座僵持事件结束之后，招聘之门重新开放时，入队要求已经有所变化。新任局长刘易斯·弗里依然要求申请者必须通过一场笔试和标准化的面试，但是总的版本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演变。

现在申请者必须接受测谎器测试，以作为他们背景调查的一个部分。这一附加的详细审查由放松对于毒品限制而得到一定的补偿。因为克林顿总统政府的许多官员，在老政策的条条框框内没有安全感，因此，行政执管部门便将条例放宽为，凡在申请前七年发生的使用任何违法毒品都可以获得通过。

1994年，局里终于摆脱维柯阴影的惊人之举便是招聘新特警，而且是大量招聘。我教的第一个新特警班级里有律师、会计师、语言学家、军事学院毕业的研究生、飞机驾驶员、大学教师、公司经理，甚至一名精神病学家。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在他们自己行当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后就像多年前我所感到的那种利他主义的人生一样，将自己投身进来。每个人睁大眼睛，盯着那一将像改变了我一样会改变他们一生的事业。

从那一刻起，47名新的信仰者们和我一起埋头从事一个75课时的会面/审讯以及识别欺诈艺术的课程。对于一般的观察员而言，这与深夜乘坐直升飞机去袭击一艘航行中的船只比较起来，也许看起来不够刺激。不过，许多人都不怎么明白掌控人类行为的欢乐。

多年来，联邦调查局和其他一些情报收集机构，在人类行为评估领域卓有成效。他们深入研究过从空间关系学(个人与个人的交际空间的控制)到神经语言学(对人眼运动的研究)的发展情况，并且已经通过将这些元素引介进来，而形成一个非常高效的影响个人行为的评估体系。通过找出人类行为的共同性，我们就能说服人们去从事他们本来不一定会做的事情，就像讲述真理一般。

在一间军队实验室里，思维变化过程不是什么凭空构想出来的顶尖机密。它只是一种心理学、人的行为动作条件以及好的旧式的直觉能力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的混合物。如果你学得不错，又能适当综合，你便能探询出纰漏，让人们告诉你他们所做过的任何事。

魔术师们知道这一过程，催眠师、汽车推销员以及不动产代理人等等都知道这一过程。他们知道，人类甚至在自己尚未意识到的情况下发出各种各样的象征信息。他们还意识到，让人们告诉你所想知道的东西，回报将会十分丰厚。

我以一个我最喜欢的梨子来开始我的课程。我在读大二时，一个非常著名的魔术师和有超自然力的人来学院作一次表演。作为这一项目委员会的主席，我的任务便是将报酬支付给他。我坐在观众中，张大着嘴巴，盯着他猜测他人心理，以及表演其他种种惊人的技巧。当他表演完毕，他走到舞台边上，宣布他当晚最后一个特技表演将是最为困难的一个。我们，作为观众，可以将付给他的支票藏在戏院中的任何地方。如果他找不到支票，我们可以不必付费给他。

“这我可得瞧仔细一点。”我咕哝道。我口袋里装着这张面值不菲的支票，而他将从我的身边走过，去取得这张支票。我的两名好友陪着他到了地下室。我把支票交给坐在露天看台上的朋友。他将支票藏在他的垒球帽里。房子里的两千人都知道支票藏在何处，但是，楼下地下室里的两个朋友确保表演者绝对没有看到或者听到一个词儿。

他上来了。

“首先，我需要一名帮手。”他宣布道。

他从观众中挑选了一名同学，并且告诉那名同学说让他去哪他就去哪——那个人我也认识。说完，他们两个便在房间里漫步了几分钟，最后便找到了通向我那位戴着垒球帽的伙计的道路。当大家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时，表演者挥舞着手，指着那位困惑的支票持有者，停了下来。

“我相信你有些东西应该属于我的。”他说道。说完，他便伸出手来，取下帽子，拿起了支票。

二十年后，联邦调查局教会了我他是如何做到的。

“你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你们是否玩过红灯、绿灯的游戏呢？”我在执法交流单位的第一周里，我的一位同事问我。“我们在此处所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只是我们得到的反馈是通过一种更为微妙的方式。”

我验证过了。在孩子们的捉迷藏游戏中，其他玩游戏者用词语来告诉你已经离得很近了。在成年人的游戏中，线索会被重重托词包裹起来。有时候，一名犯罪分子本想坦白，但是他就是不敢。有罪感会慢慢地进入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他的潜意识中，直到他给出种种线索，以使你得到真相。解开欺骗的外套得到真理，与在一间拥挤的大厅里找到一张支票并无什么区别。你所要了解的只是该朝何处观看。

这种诀窍的联邦调查局版本，是由一名督察和一群生性多疑的学生在一间教室里开始的。

“我在这里教给大家的是你们早已熟知的东西，”我告诉他们。“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某个人是否在对你们说谎。在你们过去的生活中，这也许会引发一场争论，或者是某种辩论。但是，在这个行当里，它会导致有罪审判。我们的目标是排除怀疑，让罪犯坦白。”

我是通过解释说大部分人说谎并不圆滑而开始的。无论我们怎样试图掩盖我们的欺诈，我们总会露出怀疑、恐惧或者压力等等线索来，通过适当的训练便可以将这一切解读出来。那便是那位魔术师的谋生之道。首先，他设立一个底线，因此他便能够确定他的观众的行为反应是什么。

当他们感到平静而且不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会如何反应呢？他问他自己。他两个小时的表演给他所需要进行的循环，来考察人们的反射的充足的时间。开始表演一项技巧，每个人都静静地坐在他的座位边上。把它分解，看着他们在掌声和惊愕中崩溃。他们怎样坐的？他们什么时候移动？他们有什么表情？在舞台上，他可以看得真切明白。

接下来，他会创建一种因果关系的感觉，以激发行为异常。通过建立观众与他本人之间的联系，中间还有一张真实的支票作为一种平衡体，他让整个观众中全体成员有理由与之密切相关。

最后，他需要一个人体探矿杖：某个知道支票藏在何处的人。某个当他靠近那个人的时候会紧张，而当他离开走远时却会松一口气的人。余下的事情由表演者本人亲自为之，他使用某种技巧不仅可获得每晚10 000美元的报酬，并将这些技巧炫耀一番。

那群观众越是想隐藏那张支票的存放之所，他们便会越加向他指明途径。他走进礼堂开始，他就已经让他们为他指明了方向。

“如果你们想要在这个行当里取得成功，你们就必须学会理解人际关系动力学，”我对学员们说道，“别担心，我们仍然会给你一支枪以及充足的弹药让你射个够。你们得忍耐我一会儿，我们或许根本就用不上它。”

我们首先开始聆听。大多数每天听到成千上万的信息，但是他们似乎并不曾真正留意过什么。我只对令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或者能带给我们直接利益的东西加以注意。其他的一切，我们用微妙的姿态将其推开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或者加以封锁，像摇摇头、揉揉眼睛，或者是断然拒绝。“瞧，眼下我可没有时间来顾及到这样的事情。”

纯粹的结果是一种不断听到什么并予以忍受，却从不真正聆听的文化。联邦调查局特警应该了解这之间的区别。

那一高度敏感的问题以一个可以自由回答的问题作为开端，是那种不能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的问题。让人家说话。不露声色地观察他的行为举止，用轻轻的点头或者微微一笑来肯定人家所说的内容。

“向他们表示，你会对他们必须说的东西进行一番谴责，最终他们会告诉你任何你想要了解的事情。”

我跟他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密苏里州立大学有一名学生声称，他看到一名男子从一栋大楼里跑出来，一边大叫说，他在大楼里刚刚安置了一枚炸弹。我们疏散了整个校园，从伦纳德·伍德要塞请来了一个部队炸弹专家小组。在与目击证人交谈了大约一个钟头后，我意识到他的回答有些前言不搭后语。有些东西听来似乎是错误的。

我一直听他讲述事件的经过，有时点头以示同意并且对他进行安慰，直到我觉得非常恶心，他最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那好，老兄，你逮住我了。根本就没有炸弹。我只是不想参加那场考试。”

从没向他提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只是让他自己一直谈下去。

“一次会见便是一次有目的的谈话，”我对学员们说，“而我们的目的，作为一个调查机构，便是为了收集信息。提一个适当的问题，你便能让那恶魔自己走上绞刑架。穷追不舍，你就有可能成为一名申请协调官。”

从那开始，通常都是引用个人经历的故事。我便复述了有关凯琳受到地球外的生殖器强奸的故事、雷德·赖德749号的故事、詹姆斯与比利·詹克斯的故事、博比·马休斯的故事，还有十几个同类的让人记忆犹新的故事。我告诉他们，有些东西可不是在任何课程上可以学到的，就像有次我让一名银行抢劫犯坦白的事件，那次我是通过向他表明，我们的实验室可以用化学方式剥掉他留在监控摄像机上照片中脸上的面具。

“你们做不到那一点。”他说道。

“我们当然能够，”我回击道，“你以为我们是如何绘制阿尔·卡彭的半身像的？”嗨，《联邦宪法》并不对低智商者提供特别保护。

与我们告诉国会的财政预算提案的情况相反的是，联邦调查局很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少有重大成就是通过借助于价格高昂的高科技设施，或者快速战术反应所取得的。最大的审判定罪通常可以追溯一到两名有异常人的特警，他们知道用一些最基本的技巧和一阵旁敲侧击，来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

要想在谈话中获得你想要得到的信息，那么你得做好充分的准备。查阅犯罪记录、线人信息、联邦调查局档案、NCIC授权以及基本的背景资料，都能让一天的辛劳有所突破，抑或毫无进展。

会见过程的第二步是一次坚强有力的握手、良好的眼睛交流，以及几分仁慈之心。本尼曾经教过我一次在密苏里的尼欧肖办理的一桩卡车盗窃案子的经验。有两兄弟靠给人加大保温冷藏车的车速、把车厢上的铝合金切割下来卖废品来谋生的。我们接了这个案子后，本尼等到夏季里最热的那一天去找他们。一身蓝色制服和带口音的懒洋洋的说话态度，似乎给当地人一种重重一击的感觉。

“天气太热，不宜于钓鱼，是吧，伙计们?”他说道。他们知道他是联邦调查局的，单凭他那种耸肩膀的样子就可以看得出来。“我真不知道有通过诚实的劳动赚干净钱的时候，为什么还这么喜欢偷东西。”

我想，他们之所以坦白，仅仅是由于正午那火辣辣的太阳。

第三步：亲善。我从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斯波林菲尔德警察局的特鲁利·阿什顿侦探那儿学到了亲善交谈的艺术。炫耀般地起名叫做“真实”，那人要么是掌握了自暴自弃的艺术、要么便是让自己承担当地的一项事业中最大的那份责任。

“你好，我的名字叫真实，”他常常说，就这样将自己介绍给最凶恶的罪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我也同样爱我母亲。”

从未见过此情此景下一个坏蛋不会冲他微笑的。从那里着手，他便抓住他们的致命弱点。与犯罪分子作斗争，并非总是那么严厉的。

审讯是执法工作中的主要一步，但是，在整个过程中，它不过是第四步而已。你要集中收集材料事实，然后敲敲边鼓，看看他们朝哪个方向退缩。

有天上午，我和大个子阿尔到当地一家五星级的银鞍饭店去抓捕一个抢劫银行三人团伙。他们是两夫妻和丈夫的兄弟。详细的经过是……唔，他们相当难缠。

我们先带那名女子到了警局，局里有更好的审讯室，并且给了她一把椅子。在让她忧闷了一会儿后，大个子阿尔便将她留给我来讯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问。我走进房间时，发现克鲁伊娜坐在转椅上，头发披散遮住了她的面庞。

“嗨，我是联邦调查局的克里斯托弗·惠特科姆，”我说道。“我想跟你谈谈今天早些时候那桩银行抢劫案。”那时我差不多用我全部的预审经验来对她讯问。

没有一声回应。她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告诉我。

僵持了将近一个小时后，我放弃了，把指挥棒交了出去。大个子阿尔拍拍我的后背，把我推出室外，随手关起了房门。20 分钟后他走了出来，寻找铅笔和纸张来记录她的亲笔供词。

“你究竟是怎样才让她开口说话的？”我问道。

“她是个头脑简单的小东西，”他说道，扎扎他那常常分开的衬衣下摆。“让她坦白的只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唔，很明显，那两个男人对她谁更重要？我只是问她是谁最先爬上去的，是那个持枪的男人还是那个驾车逃走的男人。”

与罪犯斗争当然也不老是那么棘手难缠的。

* * * * * * * *

不幸的是，执法行动并不总是得到实话。当交谈没有意义，或者令人感到恶心难受时，你便可以决定接着采用那种特别受宠的“刺眼的灯光下坐在一间空荡荡的房子中间”的方案：审问。

审问是一种非常令人满意，但却依然非常难施用的技巧。如果说，面谈涉及到人际交往的技巧、策略以及机智巧妙的应答才能，那么，审问则是比试谁才是最大的笨蛋。

为了开始一场审讯，按照联邦调查局的定义，你得在心中明白目标疑犯要么在对你撒谎，要么便是坦白承认有罪。审问是一个不可收回的陈述过程，而且你也不想简单断言，然后，如果你不能肯定他是否会坦白，你也不愿将接下来的四个钟头花在对那家伙大喊大叫上。

确定一名疑犯是否在说谎成为审问的关键因素。他们几乎总是在告诉你他们是否在说谎，不过你得密切注意。

人们说谎主要有两种方式。他们要么是在违法撒谎，那意味着他们完全是在孤注一掷；要么他们便是在有意回避而说谎，那意味着他们在围绕着全部真相绕圈子。两种版本的欺骗隐瞒都有一定的线索可寻，一名好的调查员能够充分利用这些线索。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说话声调方面的线索非常明显，诸如说话结结巴巴、吞吞吐吐、回答延迟，以及附加虚假的感情。他们看起来似乎也无伤大雅。对天发誓也一度令我非常难受。我只是认为，不管犯下多么严重的罪行，谁也不会以上帝的名义撒谎。我又大错特错。我所逮捕的每一名罪犯都曾在整个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以上帝的名义起誓。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愈是严重，他们就越敢发誓——就任何人或者任何事件对天发誓。

本尼教我怎么将其翻译出来。

“我以我可怜的母亲的眼睛向上帝发誓！”意味着“你难住我了，你这婊子养的！”他说道。

过了一阵子，每当我听到这种话时，我就学会了伸手去掏我的汽车钥匙。我知道，用不了半个小时，我们便能万事大吉了。

有些人说谎时言辞之间无可挑剔，但是他们那种像老鼠般的动作方式，会把他们自己说谎的事实给暴露出来。不用言辞的说谎欺骗暗示实际上远比言辞暗示更为有趣。我们大多数人都能通过多年的互相关系、养育孩子或者与没有骨气的上司交往，而本能地学会这种行为评估。当有人对他们撒谎时，人们仅仅“明白”而已，他们甚至找不出任何理由来。本能感觉在联邦法庭里不怎么受推崇，所以我们教新特警们去寻找特殊的欺骗暗示。

首先，接受一个人就他所说的内容向你显示的东西。每次都是如此。

我有一个名叫曲柏的线人，他对于事实的真相从来都起不到什么作用。每次我问他严肃的问题时，他总会说是，但是他却同时摇头表示否定。有时他会颠倒过来，仅仅是为了出出风头而已。

我自己试过多次，仅仅是为了看看我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要说是却又摇头表示否定真是很难的事情。人的躯体自然而然地要使这两种反应互相配合。当它们互不一致时，听从头部的反应。

第二，人类是哺乳动物，而哺乳动物在受到压力时历来都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回应，这从上帝告诉亚当说他是赤身裸体的时候起便是如此了。在典型的决斗或逃匿的情景中，你的躯体准备发动攻击，或者是准备逃离。无论是哪种情况，血液和肾上腺都开始通过你的脉管砰砰涌动，改变你体内的化学成分。血液会退缩藏匿到身体器官的核心，切断氧气输往大脑的通路，让皮肤冰凉而苍白。肾上腺会加速心脏的跳动速度，增加呼吸量，加速消化。你的肾上腺会开始分泌润滑剂，以便其他的哺乳动物无法抓住你。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你可以辨别这一过程从何时开始，因为你在与之交谈的这个人会变得肤色红润，他的胃会咕咕哝哝，他的嘴唇会干渴，使得谈话变得艰难。如果你的鼻子嗅觉灵敏的话，你甚至可以闻到压力所诱发的内分泌。它们发出的气味与汗臭不同，闻起来像是出于恐惧。我在办理奥扎克斯一案时很难运用这部分特技。我在那儿闻到许多特别的气味，最后才偶然发现一个适当标准。

最后，制订一个底线。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殊习惯和特点，这才能确定我们是个体。为了评估行为，你得观察多种个体的行为，并且区别出哪些是正常的和哪些是不正常的。

在谈话过程中观察一个人。真正的观察。他的手在做些什么？他的脚又是什么姿态？他的舌尖呢？

现在，对整个关系链猛地稍稍拉一下，看看会发生什么。“嗨，伙计，我听说那天在洗手间被你新来的上司逮着了。我可从来都没有想到你会是那种人。”

发生什么了？在压力之下，他在你面前流露出来的是什么行为？这些行为与他平静时的风度行为有什么区别？

搜寻出欺骗行为，就像是刺穿敌人的盔甲，寻找漏洞。当你看到他发抖时，你便明白你已经击中了他的要害。

* * * * * * * *

当会见中暴露出说谎的迹象，而你认为是最后摊牌的时候，某些偏离球棒的事情必会发生。首先是“汽车推销员的幕间休息”。任何一个曾经走进过一家汽车商行的人，都知道这一步骤。你走了进去，心里盘算着一个理想的价位、车型和配置。推销员会给你一个很有控制力的握手，领你去查看你梦想中的车型，然后陪你到一个地方小聊片刻。在你向他严厉地说“不管你怎么做我也不会接受你这个价钱时”，他在一张纸头上摘要记载下一些要点，然后会让你出价。

“好，朋友，”他说道，“我想跟你合作，不过，你可让我大出血了。”

他倒在椅子上，评估你的反应，就像他在销售讨论会上被告知的那样，然后，他用书上说的那种最古老的诡计来回击你。

“老实跟您说吧，我只能这样做了。我把您的出价去跟我的销售经理汇报。我没有权力在价钱上做出如此大的让步。”

他离开了你，去端一杯咖啡，或者上一趟洗手间，或者打个电话给他的朋友，把你的这次做冤大头的蠢笨嘲弄一番。压根儿就没有什么销售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经理。真正的老板外出追逐比你更大的生意去了。

离开的重要作用,在于给你时间让你单独呆上一阵子来做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让你自我崩溃。你坐在那儿发闷,心里盘算着你愿意为刚才他让你试车驾驶、摸、闻和爱上的那辆汽车付出多少钱。没有人像你那样迫切希望拥有那辆车。没有人更配拥有它。

等销售员回来时,你早已心甘情愿地付出比你原来设定的价位更高的价钱。好的推销员懂得怎样把螺钉拧紧。

审问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在大个子阿尔与本尼身边晃悠了够长一段时间后,我了解了有关目标疑犯何时会土崩瓦解。有时,坏蛋会用含糊的言辞吐露真相,告诉我说他犯下了那一罪行。有时候,我得从他的行为举止来加以解读。

那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当我感觉到欺骗隐瞒并决定自己来表演一番,我也使用那种推销员们使用了长达数个世纪的同样的技巧。惟一的区别是,联邦调查局的特警所要推销售卖的是监禁服刑的时间。那并非是小菜一碟。

"请等一下,"每当由那种亲切随和的交谈要转为重拳出击的时刻,我都会这样说。"我得去打一个紧急电话。要我给您来一杯可乐吗?"

我会亲切而友善地走了出去,去看看天气或者是股市行情,或者打个电话回家看看中午吃什么。目标疑犯坐在那儿,试图确定我是否会听取了他的那番狗屁废话。

当我认为他已经有了足够的时间设法说服自己,我会像换了个人似的重新露面。

当我返回时,手套脱掉了。没有可乐。不再和善。不再提问。开始正式指控,打断他的细节陈述,让他相信你已经确切知道他是如何犯下罪行的。你一路给他坦白的理由。据理解释他在犯罪行为中的角色。突出参与犯罪的每个人应受的谴责。将妨碍坦白的最后阶段缩到最小。

我会见过一名曾向同狱牢友夸口要在我的辖区内再来一次银行抢劫案的、在服刑的密苏里州的共和党人。我一路开车到了那间监狱,向他宣读了他的权利,我用尽了我所能想得到的技巧来构建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即使他明知我为何会去找他,但是我们仍然是两个在面对面交谈的人。他知道他想要什么。我知道我要什么。在彼此之间有什么我们可以进行合作的共同点。

当我觉得我已经看够了,我便自找借口离开了,会见室里只留下他一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个人独自咀嚼自己的谎言。那是整个过程中富于诗意的片断。他们可以当着你面满口谎言,但是一旦他们独处一室,在大多数的时间内,他们脑海中的声音,远比你的声音更具说服力。

我返回后,我便指控他所犯的罪行,打断他的细节陈述,并且让他确信我已经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可以让他在联邦监狱呆上够长的时间。

他问我要一支烟,我知道我已经击中了他的要害。一声长长的叹息可算是头号的放弃顽抗的姿态,但是,点燃一支万宝路香烟又花上了一两秒。我的疑犯一旦点燃了香烟,靠到他的座椅上,我就已经准备好致电AUSA,整理好 FD-515 文档,宣布又一个案子结案了。

"好吧,"他说道。"你逮着我了。是我干的。"

问题是,当他说是的时候,他却摇了摇头。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两周后,通过深入挖掘所有的证据,我发现,他之所以坦白,因为他把联邦监狱与在杰斐逊城州监狱的时间比设为 3∶5。

有时人们为了自己该死的好处,往往做得太精明了。

*　　*　　*　　*　　*　　*　　*　　*

教学给我对联邦调查局和我在其中的位置的全新的感觉。培训学院从我当新特警学员的时代起,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行政当局将原来的 13 周的课程延长至现在的 16 周,在第一周内,他们增加了为期一周的邦德伦式的驾驶训练,以教会新特警们如何应对代号 3 的银行抢劫案。他们还把局里老式的 0.357 口径史密斯-文森左轮手枪换成 0.40 口径的格洛克斯,配备一个 14 发子弹的弹匣。新特警很少穿着他们的制服,而且能够随意穿着牛仔服。

然而,真正的变化,来自一套全新富于创造性的教学指导模式。主持学校工作的助理局长带来了一个观念,将全部 16 周的特警训练整合成一个扩展的情景。新课程将教给学员们工作所需的全部技巧,同时还给新特警一种从开始调查到起诉检控的真实感觉。不错的主意。

出于某种原因,学院要求我将教案整理组合起来,经过疯狂的六个月后,我们推出了整合后的《案例说明》(简称为 ICS)。

这个整合后的教案,被称为 NACBOMB(联邦调查局所有的调查都有一个代号),从培训的第 3 周接听到一个相关的市民电话开始授课。14 周后,这个案例以实施一系列的逮捕,并提交法庭开始起诉而结束。期间,新特警在我的课堂上学会了如何实行会见/预审,因此他们可以在《法律Ⅰ》的课程中利用这些信息来起草起诉书。然后,通过"霍根的走廊"的训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练，他们学会如何在进行室内搜捕时不致失去战术优势，然后再在防御战术课堂上学会给人犯扣上手铐的技巧。在进行监控时，他们甚至还可以咨询一个特别准备的基础数据库，就像他们可以检索联邦调查局的案件索引一般。在整个过程中，他们收集那些假想的坏蛋的材料，以及一个设想出来要推倒华盛顿纪念碑的犯罪情节。

每位新特警都要致力构建一个案例，仿佛是在一个真正的野战办公室办理一桩真正的案件。每当调查需要一项新的工作技能，新特警们便会在校学习期间内的某个实战应用训练领域接受这种指导。虽然，联合教学和时间耗费有所增加，这一《案例说明》就像一幕长达3个月的流动的戏剧生产，在演出中剧中人物与观众互相影响。

这样改革的结果是，所有离开匡逖科培训学院的毕业生，都学到比从事这一职业所需的基本技能更多的知识和技巧。他们毕业离校时都带着一份他们是在真正办案的感觉，并且称他们自己是专业人士。

* * * * * * * *

1998年，新特警并非惟一有所改变的人群。我的生活像是起飞了一般。露丝和我买了一座有一百年历史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子，接着，切尔西·玛丽和科林相继出生，同时，我又去修读了一个成人教育硕士学位。

我的工作也扩展了我的视野。我与许多外界机构合作，其中包括与联合国武器谈判小组的合作，他们需要在即将来临的伊拉克之行之前得到一些会谈技巧方面的小小帮助。我给局里的行政人员讲授过高效的交流课程。那是我们行政发展研究院的一个部分。我教过野战服务在线课程，教过平等就业机会机构的咨询师课程，甚至偶尔到大学里做客座教授。我阅读，我学习，我重新让自己投身于这个崭新的联邦调查局，局里的变化也是日新月异。

就在这时，一年半后我在学院里做一个为期2个月的逗留时，有一天，罗杰发现我正在朝图书馆走去。他已经被提升为紧急事件应对小组的督察，他有一个提议。紧急事件应对小组实际上包括帮助管理及解决最为紧迫的犯罪危机。在一个完全自制的机构内，他们已经聚集了人才、资源和经验，采用所有危机解决中的多重支持来支援各野战办公室。他们所缺的是管理这个机构中进进出出的战略情报的方式。

“我要你来开始一个全新的计划，”他说道。“你可以以你所希望的任何方式来设置它。你需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现在又是你回来的时候了。”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浪子，走在回家的途中。

23 归　　队

我的传呼再次响起，指示我们准备去完成下一个任务，这时离我从科索沃回到美国还没有几个月。我正驾车在Ⅰ-95号公路回家，这时别在腰带上的BP机响起了那熟悉的嗡嗡声，我不由得伸手去摸摸腰带。在液晶显示屏显示窗口微弱的灯光下，显示出这几个魔术般的数字：888。

我已经有两年没有见到过这几个数字的传呼了。

工作。职责。使命。又该忙碌起来了。有些事情你永不厌倦。

我踩住刹车，把我的破旧的老雪佛莱开普莱斯开到路边，回电办公室询问情况。暴动的古巴囚犯占领了路易斯安那的一所乡村监狱，他们告诉我说。几名凶暴的重罪案犯用自制的砍刀与棍棒制服了监狱的卫兵将执法官刺成重伤，劫持了4名监狱卫兵作为人质，并且威胁说，如果他们的要求在72小时内得不到满足，他们就要杀死人质。罗杰要组织一支7人先行小分队，并且在2小时内动身。

我心里知道这一时间的常规处理程序的其他部分。自从我离开人质救援队以后，危机处理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但是应对危机的后勤支持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紧急事件应对小组处于一个快速运转的中心的轴轮地位，因而轮子运转速度不断加快。

在紧急事件应对小组介入一项紧急进攻行动前，首先总得处理其他几件事情。首先，当地负责解决危机的执法机构必须申请援助。那种求助电话通常先是打给整个系统中的上一级机构，在这一案例里便是路易斯安那州警察局。如果州警局觉得他们没有处理这一事件的资源、人力或权限，它便会致电联邦调查局或者其他相关的联邦机构。

在这一案件中，州长致电新奥尔良野战办公室特警督察。那里的特警督察意识到他可以求取支持，于是便向联邦调查局总部和其他诸如休斯敦、达拉斯、小石城等地方分局汇报。总部一收悉这一案情的详细报告，便立即启动战略情报处理中心（简称SIOC），并立即部署紧急事件应对小组开始行动。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当所有这一切下达到Ⅰ-95公路上的BP机上时，已经有好几百人在为之工作。

我致电露丝说会晚几周回家，便调转车头，往北面的机场开去。1小时48分钟后，7名紧急事件应对小组评估队成员已经登上了直升机。我坐在第二排，前排坐着罗杰·布莱克和警督助理，正在和危机谈判单位、国家暴力犯罪分析中心、人质救援队和危机处理单位的代表们一起制订战略行动计划。

飞机上的集体经验实际上涵盖了过去20年来美国最主要的调查。从特德·班迪与约翰·韦恩·伽西的系列谋杀案，到哥伦比亚丛林中的人质谈判，到阿拉巴马的泰勒德伽的战术进攻，紧急事件应对小组成员在许多次艰巨重大的案件中赢得了他们的地位。我想不起来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能找到这么集中的专业经验。

当飞机爬过蓝色的里奇山脉时，我望了望窗外，心里想着这一巨大而使人盲目崇拜并为之牺牲的团体，正在为处理下面那一团混乱的场面而加速行动。紧急事件应对小组在过去的几年发展相当迅速，现在已经拥有11个下属单独机构。除了这些已在飞机上的代表外，我们另外还有快速部署/后勤服务单位，航空与特别行动单位，特别解释单位(司法保护解释)，青少年教唆及系列谋杀调查资源中心，犯罪行为评估单位，行动及训练单位(全国性特种战争装甲运输车分队项目)，以及暴力犯罪拘捕程序设计单位。

这些高度专业化的分支机构中的每一个，都会带来一种不同眼光来看待一项紧急事件。分配给紧急事件应对小组的280名特警及支持人员，早已在联邦调查局的某个部门证明过他们自己了。我们没有第一办公室特警。也没有生手队员。

尽管甚至还不是在正式的职员表内，我却代表着某种与大多数相关人员的危机应对非常不同的东西。自从凯恩杀死埃布尔之后，暴力犯罪以及解决暴力犯罪的这一行当激发了人们普遍兴趣。这种强烈爱好不断普及，在信息时代里，已经到了一种在真实的生活戏剧中显著感兴趣的程度。现在美国人以他们在电视或互联网上看到的东西来确定事物。他们期望在新闻中看到这类事件的反应，就像是他们喝茶时要吃的烤饼一样。这样的事件要么出现在电视报道中，要么便是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其他选项里。

对于坐在家里电视机前的观众而言那是妙不可言，但是对于那些尽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力去拯救人质的人来说，却增加了许多困难。决策者们意识到，他们每打一个这样的电话，都会即时出现在 CNN 的报道中。这不仅仅是决策层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更是那些躺在战壕中试图把人质救出来的伙计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为了弥合政府的危机应对计划与公众猎奇心理之间的巨大裂痕，罗杰让我设立一个处理整个危机事件紧急处理战略方案，但是这一方案不是调查信息方面的。联邦调查局及其相应的资源部门，从未充分公布过诸如集中通讯、撤退通知、紧急信息以及媒体策略等方面的信息。

没有设立这样一个部门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不管我们进行了多么仔细的调查和努力援救人质，但是，一则简单的被疏忽的新闻简报，就可能导致全部努力付诸东流。如果坏蛋们正在收看有线电视即时新闻的话，谈判专家们将无法施展他们的全部魔法。如果摄像记者将镜头对准了危机现场进行直播摄像，战术人员将无法悄悄逼近以发起紧急攻击。

问题不只局限在媒体报道方面。在一项危机出现时，公众视点有可能直接影响联邦调查局的解决策略。举例来说，一枚恐怖分子的在泰晤士广场的炸弹威胁，就可能有必要取消一次在麦迪逊广场举行的循环赛。那么，问题变得具有双重性：你如何告知 30 000 名纽约人，说他们手中的入场券除了是给恐怖分子打赏外别无用处？然后你又怎样阻止媒体查明事件真相，而一旦真相披露出来又可能会导致一场惊恐？即使炸弹被查明是一次愚弄，那种急欲逃离曼哈顿的惊恐也可能导致成千上万人的死亡。

另外，现在危机处理是一种多种机构共同的努力。在洛杉矶出现的一个简单的路障情况，就可能很快涉及到来自洛杉矶市警局、洛杉矶郡治安办公室，以及多个部门如消防部门、健康部门、公共工作和其他部门。当州和联邦部门牵涉进来后，情况就会变得相当复杂。所有这些机构将协同工作，他们将带着各不相同的资源来解决问题，而不致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考虑。装载着成百上千毫不知情的孩子们的校车是否会穿过围障？什么主要事件可能使其余的人受到意外伤害？交通状况、火力电厂，以及其他相关情况又会如何？它们每种因素都有可能对决策层如何展开调查产生戏剧性的影响。

人质救援队带着几名谈判专家一路开进城里的那种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联邦调查局在与坏蛋的大型对抗中，每走一步都会考虑到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各种可能的后果。

我在紧急事件应对小组的先行飞机上接受指令，要求我在飞机一着陆便立即着手处理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我得提出一个事件评估报告——这意味着收集、采纳、分发有关危机的各种战略上的信息。这些数据将帮助司令部在处理这类快速变化的犯罪调查上，可能出现的视野狭隘。

其次，我得建立一个紧急信息处理单元。紧急事件信息是一个新的领域，是一个正在由军方发展的、用于识别以及预报危机事件对于较大范围内人群的影响的体系。例如，研究者们发现，在化学品泄漏事件中，每有一个真正受害者，大约会有 8 个人向一家医院的急诊室报告。对于司令部准备可能发生的附带事件应对计划时，这种知识是生死攸关的。我的责任包括构思一个事件的各种后果，以及提供战略方案以帮助司令部决定危机的解决途径。

最后，我得就大部分信息对新闻媒体进行概述。这个国家根本就不存在危机事件的媒体行动。实际上，每个稍大一点的机构都有一个公共信息官员或者公共关系员工，但是，他们主要发布当日的诸如剪彩、拘捕通告以及公共服务事件。即使在联邦级别上的单位，除军方以外，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在应对危机情况时曾经将多种机构与媒体协议合作。

我们一旦走出路易斯安那的圣马丁维尔机场，那一切便变得明显起来了。大约十几名凶暴的重案囚犯已经用自制的砍刀和棍棒强占了监狱。他们控制了 100 多名其他同狱囚犯以及 4 名监狱卫兵。当地方治安官试图干预这一事件时，他已经被暴徒们打成重伤，而且，没有任何执法人员制订任何有关如何解决这种局面的行动计划。

另外，当囚犯们开始暴动时，第十新闻频道有一个摄制组就在监狱里面。卫星转播车辆把监狱团团围住，连消防车辆都无法通过。

囚犯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得到庇护。

我们抵达后的几个钟头内，至少有三十多家当地、州、联邦机构迅速赶来帮助平暴。大家都想帮忙，但是谁也不知道究竟如何是好。整合协调各机构的反应是至关紧要的事情。

紧急事件应对小组正是因此而介入。危机处理单位带着一个叫做协同作战中心(简称 JOC)的后勤管理架构方案，首先出击。从理论上来讲，这一协同作战中心对各参战机构提供一个中心处理作用。实际上，它是一个空中流动的可以在任何环境下设置并运作的中枢。路易斯安那的邮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包第二天一早就从匡逖科发来了，里面有几台手提电脑、信息管理软件以及支持数百名调查员所需的办公室设备。幸运的是，我们在监狱暴动危机中所要的只有几台电脑和一台传真机。这一危机的大部分都局限在C单元块。

我们将一切设施安装在一栋乡村民房的二楼，与监狱只隔着一个草坪。这里离监狱很近，但是，如果里面发生什么，这里却又离得很远，不能及时提供安全保证。

其他设施也都及时到达。人质救援队来了两个攻击队和两个狙击队。他们取得了监狱的设计图纸，建起了一个全景的实体模型，并开始制订紧急而又深思熟虑的进攻计划。从监狱突围出来很难，但是，从外面攻进监狱则更加困难。人质劫持者们控制了监狱里面的全部设施，因此任何救援活动都要求十分复杂的爆破策略。指挥部也许不到最后关头不会使用人质救援队。但如果古巴人开始杀害人质，这种情况才会出现。

危机谈判单位来了三名谈判老手，并且建立了一个谈判行动中心来监视当地努力的成果。最初的报告显示，人质劫持者们没有提出多少要求，他们要求新闻媒体、香烟、并且安全通往下列三个国家之中的任何一个：利比亚、叙利亚、夏威夷(是的，这个我知道)。最初的穿肠烧心的焦虑已经过去了。似乎听取他们最初的无理要求是解决危机的好办法，反复重申这一事件的积极面，从中精心挑选出一个头儿。通常，对付一个坏蛋总比对付整整一群坏蛋要容易。

国家暴力犯罪分析中心的行为分析专家开始逐步分析里面暴力囚犯个体。他们查看了犯罪历史、近期的暴力倾向、人际关系动力学以及其他多种因素，确定这些家伙的威胁是来真格的。如果我们不尽早解决危机，他们说，里面有可能有某人就得死。

我集中构建一个有助于谈判专家工作的信息策略。我们知道，我们向媒体公布的任何消息，将通过有线电视直接传播到监狱里面的人质劫持者们的电视机上。那将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人质劫持者通常听信当地电视记者从联邦调查局特警口中得到的消息，因此，通过记者招待会和记者访谈所透露出去的信息会相当有效。我们利用自己策略手段来影响更改他们的行为，而不向任何人流露我们将干什么。

如果人质劫持者们因为刚刚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什么而大喊大叫起来，那是因为我们想要他们如此来发泄一番情绪。如果他们看到有什么迹象能证明我们的承诺，那是因为我们已经计划好了一种陈述。虽然我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们从不就什么事情撒谎,我们仍然费很大的力气来传递我们的战略信息,因为我们知道,那将比任何面对面的谈判更能影响他们的行为。在很多方式上,我们只不过简单地应用我在培训学院所讲授的那些行为控制技巧。

当我们几个在制订策略时,我请一些当地警察去把摄影组和记者群挪动一下位置,让出一些属于监狱的预先指定的有利位置点,这些新的位置能够摄制到监狱的某些位置的全景,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三条入内的主要通道,而这些通道摄像机却无法拍到。媒体对于我们主动提供通道似乎非常满意,但是对于我们究竟想干什么一无所知。

到第三天,情况变得对于我们是绝对有利了。人质救援队已经彻底演练过他们的进攻方案了。谈判专家们已经与里面的人建立了一种亲善关系,而且弄清楚了监狱里面有哪些人。行为分析已经画出来了这些人的一个清晰的人格类型。我们甚至是鸿运当头了。当两名劫持者离开控制室去洗个淋浴时(嗨,他们已经在监狱里呆了相当长的时间了),有近一半的同狱囚犯逃走了。就是跑了出去。实际上,他们只是从一间囚室走到了另一间囚室。他们的刑期尚未满。

最初的 72 小时期限到了,又过去了,也没有人进一步提及。惟一显著的不利方面,是人质劫持者们把 5 名同狱女囚犯和卫兵们一起移到了典狱长办公室,并把门反锁起来了。特种战争装甲运输车分队和人质救援队人员已经占据了监狱的大部分地方。

要弄明白像这样一个相当小的危机,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戏剧性变化,你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暴力。人在压力下更容易去伤害别人,而在这种情形下的压力会相当大。在一个凉爽的秋日,端着一杯冰啤,靠在沙发上观看高尔夫通常不会让人热血沸腾。整整两天与另外 15 个人被关在一间 10 英尺见方的小办公室里,没有洗手间,但是却有一群手持机关枪的家伙监视着,则通常会令人热血沸腾。

当你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人质劫持者是因为谋杀、强奸、或者暴力攻击等等原因而被判刑时,这种情形便不会仅仅是有一点点可能而已。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人质劫持者们实际上都是非法移民,都被移民及归化服务处认定为“不可接纳的外国人”的身份。他们都早已因为在美国境内犯罪而在服刑期内。古巴当然不会把他们接回去,因此,移民及归化服务处只好把他们无限期地关起来,年复一年地悬而不决。

底线:这些家伙绝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重大问题。每次谈判专家放慢步伐,或者战术队员们采取了狱内囚犯所不喜欢的步骤,他们便会发一阵疯。有好几次,我们得靠边站,看着他们抓住人质往防弹玻璃上猛撞,或者举着刀子猛力抵住人质的咽喉,任何一阵突然的喘气都有可能血溅四壁。让情形更为糟糕的是,8 名男性人质劫持犯劫持了 6 名女人质。每当情况变得激烈一点,我们便预见到可能出现的暴力攻击。每次情形安静下来,我们便担心强奸。我们走在一条细绳索上。

电子技师奇迹般地把微型话筒和其他窃听设施安装到位。谈判专家们则以特别的进攻性策略朝着解决危机的方向努力。人质救援队队员们已经进入监狱内部的阵地里,一旦发生危急情况,他们便可以发动紧急攻击。一队特警郡治安部门的警察人员已经突围进入监狱建筑物的后院,以疏散其余的囚犯。到第四天,这群野蛮粗暴的暴乱分子被挤到了一间房子。

直到第六天,情形一直都还平稳,这时人质劫持者们越来越狂躁了。一部分原因是恶劣的生活条件。15 个人使用几只小桶作为洗手间。他们没有任何食品,几乎没有水。几天几乎都没有睡过。自由通往利比亚或者夏威夷的前景并不乐观。

暴徒们的脾气开始爆发出来。人质救援队早已严阵以待,只待一声令下。谈判专家们在寻求解决方案。

在这个案子里,关键的转机来自一辆中午时分出现的出租汽车。我当时正在从一家当地饭店走回那栋农舍,这时我看到几部摄像机正围着两名妇女拍摄。当我走近前去看看时,发现是两张陌生的过度紧张的面孔。有位记者告诉我,她们来看望那位年老妇女的儿子。他就在监狱里面,她想劝说她儿子出来投降。

好,我心里想。这是我们一直期盼的转机。谈判专家们喜欢找到可行的第三方调解者,他们能够传达执法方信息而不带任何相关污名。如果我们能让这些女人叫其中的一人出来,其余的人就会分裂,而且会尾随他出来。

我们的计划是与媒体合作开始的。当人质劫持者们把自己关在典狱长办公室时,他们无法收看电视。谈判专家们向他们提供每日新闻要点,告诉他们所有在美国的古巴移民都在集结力量来援救他们。我们告诉他们有两名妇女即将来到镇上,寻求解决僵局的途径。我们甚至主动提供一个摄制组进入监狱,来作为记录他们安全投降的文献。

这一举措缓和了他们的暴力冲动,但是仍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第六天,两名妇女陪伴着一名女牧师走进监狱,与那群匪帮面对面谈话。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即使到了那一时刻，我仍然不怎么相信一位母亲的愤怒，居然能够胜过五十名手持机关枪的男人。但是我有可能是错误的。

“如果你不停止这么胡来，现在就离开那鬼地方，我不会把你再当成是个男子汉！”那个子娇小的女人大声高叫。“你就不再是我的儿子了！”

就那么寥寥数语。那么几句话加上司法部长一封授权返回古巴的特函，那是美国国务院和古巴总统卡斯特罗所达成的一项仓促交易的一个部分。政治家们开了许多方便之门，即使对囚犯也是如此。40 分钟后，人质救援队引导着一名记者带着她的摄像机来见证投降过程。人质劫持者们走出了典狱长办公室，向移民及归化服务处投降。人质们没有受到伤害。典狱长最后出来。他检视了一下监狱，然后便爬进一辆救护车，到当地一家医院去接受检查。

没打一枪。没有火灾。没有起诉案子。即使在媒体报道中也还形象不错。

在事后的庆祝大会上，我一边饮着冰啤，一边回想着这一切。在这个行当里面，我们有好多年没有开过这种庆祝会了。

* * * * * * * *

两个月后，我在一架海军陆战队的 CH－53 直升机的机舱中，在担心比权威更具戏剧性的东西：我的人身安全。驾驶员已经两度中止他的着陆尝试，因为我已经在直升飞机中花过无数个小时，所以我知道三号轨道的情形似乎一点也不乐观。

我坐在飞机的网状座位上，同机的还有 36 名全副武装的特种战争装甲运输车分队队员，螺旋桨的强大风力带着灰尘和飞扬的碎片充满了整个机舱。一名队员躺在舱尾门口，头朝下垂着伸进黑夜之中，拼命想替驾驶员找到一处降落的参照物。巨大的直升机上下起伏，拼命与一阵猛烈的旋风搏斗。38 条生命就这样垂悬在加勒比海的黑暗半空之中。

“我想他还没有找到。”我说道。坐在我邻座的那位伙计也是不停地摇着头。

刚说完，飞行员便猛拉操纵杆，我们像一只软木塞般弹了起来，接着又试了一次。这次飞行就像一次找不到落脚点的行动。2000 年 5 月，联邦调查局涉足波多黎各东端一个名叫威克斯的小岛屿。海军声称它需要这个小岛，在进行海外配置训练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是当地居民则要求收回这一小岛。

任务听起来非常简单。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一群人质救援队狙击手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趁黑夜悄悄登上岛屿，等到抗议者们睡熟以后，将他们一一戴上手铐。然后坐船到小岛上，然后当地警察会开具非法入侵罪的拘捕令。他们的这些行为不过是为了重新取得他们的合法土地。

那可不是华盛顿看待事情的方式。

经过六个月的准备之后，包括一系列会议一直到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的会议，美国政府强硬地决定发起一次与1989年的巴拿马入侵完全不同的武装袭击。海军等待着两架满载海军士兵的直升飞机离开岛屿之后，海岸警卫队包围了整个小岛四周，执行《马格努松禁运法案》，这一法案赋予他们拘捕并扣押一切靠港船只的合法权力。美国执法官员求助于特别行动小组，来将囚犯从拘捕现场转移至一个临时安顿场所，然后将他们带回本土，并在那儿将他们一一释放。当地警局运送了数十名警察到威克斯岛，去控制爆炸地区入口处的人群。

那只是支援机构。司法部长指令联邦调查局担任这次行动的领导机构。因此我们带来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实际上，人质救援队必须呆在家里，只有几名顾问例外，因为七楼的头头们觉得他们会压力太大。相反，我们从美国六大城市将特种战争装甲运输分队调集而成一支特别部队。紧急事件应对小组的C-17运输机满载着军队和装备。总部派一位局长助理来督视现场行动。我们甚至还带来了自己的直升机。

数百名联邦特警在海军基地的罗斯福路搭起了行军床。基地指挥官们关闭了大门，警卫人员增加了三倍。气氛变得非常阴沉。攻击开始的时刻正在临近。

等待，等待，再等片刻，当巨大的直升机尝试着第四次着陆时，我心里这样想道，而且，希望这是靠夜视镜着陆的最后一次。情报显示，我们的目标疑犯包括年迈的老祖母、天主教牧师、孩子以及一群老头子。惟一合法的威胁牵涉到一位当地渔民，他拿着一把弹弓，朝一名海军士兵发射了一颗老式的火花塞。

我们这究竟在干什么啊？

答案实际上相当简单。一个因素，而且只有一个因素，使得威克斯岛不便成为一个正义行动。

媒体。

那些抗议者们知道，在这个信息时代里，影像售卖同情。他们本可以坐在加勒比海岸晒太阳，直到有一天乔治·汉密尔顿来此访问之前，谁也不会谴责一声。一旦海军与身着黑色制服、背着机关枪的联邦特警在此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露面,所有的赌注都泡汤了。这些和平抗议者戴着手铐被托走的新闻纪录片,将在波多黎各各大电视台播放,引发街头抗议者、在总督府前的和平游行以及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同情势力,而那足以令美国海军被迫撤回到关塔纳摩基地。

聪明人知道怎样利用媒体。这些人都是聪明人。

不幸的是,他们几乎就要赢了。早在一周前,当我第一次带着一名联邦调查局的国家新闻办公室代表飞到波多黎各时,我们的命令非常明白。按照总部的命令,我们不得与任何媒体机构的人员交谈。我们不得干预逮捕计划。我们甚至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到了那儿。我们的职责限于向华盛顿提供情报,并在事件结束后向媒体发布简报。

我对总部了解不多,但是我知道他们错了。早在重新加入到紧急事件应对小组之前,我没有花多少心思去考虑那儿实际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我只是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让那些头衔更高的人去处理棘手的事。然而,一旦 TOP OFF 将我卷进漩涡中来,那一切都有所改变。平生第一次我得看看幕后真正的做事方式。局长的随员,那简直就像诺克斯要塞一般,由一帮内部圈子里的顾问层层保护着,至于国家新闻办公室以及总咨询办公室,整个七楼简直可以称做 Oz。每一道发布给各单位的法令、声明、指示,都有某位圈内幕后的痕迹。

行动开始 15 分钟后,我知道总部的幕后想要围捕托托,并且要让他们手铐脚镣来上两三次。情报显示,来岛上的媒体代表人数几乎和岛上的抗议者一样多。有人将整个行动每分钟的细节都透露给 CNN。抗议者们都知道我们何时要来以及如何来。另外,负责拘捕的队员们接到命令,对记者也像对抗议者一样逮捕并铐上手铐。摄像机及其报道设备将被扣押,直到事情结束以后才会被归还。

糟糕的主意。威克斯是一个媒体事件。在一群记者面前抛洒沙子对海军的事业毫无补益。而且,最近珍妮特·雷诺在西班牙社区的公共关系处的袭击事件,最终出现在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上:被吓坏了的艾莲·冈萨雷斯头上架着一支 MP-5。那可招惹了一大群无所事事的国会议员,引发了国会山的听证会、觉悟了的公众以及在圣胡安市、纽约和迈阿密等地一场相当像模像样的潜在暴力抗议。

所有那一切不过是四五个听着吉米·巴菲特音乐的海滩游民?某种看法被严重歪曲了。

唔,事业的发展对我而言从来都不怎么具有优先权,所以我总是利用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时机，尽量做正确的事。丹尼·米拉，国家新闻办公室的那位代表，带着稍微修改了一点点的行动计划，和我一起到了事件现场指挥官那儿。如果抗议者们希望把这变成一个媒体事件，那么为何不让其成为一个媒体事件？我们问道。惟一可能将这一事件变为一场冲突的方式，是如果我们要让它成为一场冲突。让他们的摄像机有充足的时间去拍摄，让他们去抵抗好了。只要新闻记者们不妨碍我们，就让他们想拍多少便拍多少。所有联邦调查局优秀工作就像在青天白日之下毫无隐讳。没有人能够断言我们是强硬的武器装备战术、一塌糊涂的行动计划或者凭借强大的政府作为掩盖。让一切公开化，显示出我们是为了改变而做下的好事。

“有点意思。”局长助理说道。主要的执法官同意了我们的建议。国家新闻办公室支持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完全有意义，因此罗杰与局长助理向总部致电，以征得高层的同意。

“你们是在我头上拉屎！”是我听到的最初反应。接下来的 20 分钟里，局长的幕僚们对于为何新闻媒体也得像其他人一样被铐起来带走，背诵了一个又一个理由，因为他们对政府的权威嗤之以鼻。

“他们是非法抗议者，”他们大声嚷嚷。“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手中拿着摄像机便给他们特殊待遇。”

“他们是我们为何来此的原因，”我指出。“这不是一次拘捕行动，这只是一次摄像拍照行动。”

“我们将做的是正确的，”我争辩道。“为何我们不能让美国人民看到这一切？”

最后他们同意了。罗杰和局长助理说服了他们，我们是在朝吉利甘岛进发，而不是什么诺曼底登陆。紧急事件应对小组改写了作战计划，特警队员们将脱下黑色套装，换上咔叽布裤子和 T-恤衫。我们将媒体代表从指挥部指定的位子拉出来，让他们和战术队员与现场谈判专家们一起登上直升飞机。与原定的带着进攻性武器向营地进发相反，新的计划则是让特种战争装甲车运输队员们站成一个包围圈，而队长、一名谈判专家和一名媒体代表单独走进抗议者们的营地里。

那时，我知道我们的据理力争没有白费力气。如果将之浓缩为一个大纲，那似乎算不了什么，但是，那一通电话却代表着自 1993 年以来的建设性思维：解决危机并非是一种僵死的、为暴力所驱使的科技活动。联邦调查局正带着一袋全新的诀窍朝前迈进。其中有些已经到达了技术的高度。有些则牵涉到行为评估技巧，那是我们正在学习以求能够明白和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掌握的。有些则牵涉到更好的策略和更为灵活的谈判。

而且其中有些就和尤金·布罗迪15年前在中西部地区的一个小小的特警办公室里所教我的一模一样。给人家一点点尊严,大多数人就会去做你请他们做的任何事。

* * * * * * * *

飞机终于着陆,时间刚好在子夜之前。来自全国各地的特种战争装甲运输车分队特警缓缓地走下飞机,行军半英里,来到一处露营地,然后盘腿坐下过夜。当我们做好最后一分钟的战术修正计划时,南十字座已经照亮了我们周围的天空。

第二天早上的黎明时分,我的老搭档博比·梅茨,一位名叫丹尼斯·康纳顿的谈判专家和我,肩并肩地走进一个抗议者的营地去书写历史。这不是那种可以写入教科书的素材。如果不是我在这儿把它写了出来,它可能连一个脚注都不会留下。但是,在2000年5月19日所发生的一切,却代表着联邦调查局在解决危机的方案上的一个基础性转折。提着一支沉重的来复枪去解决危机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就在那天,我们说服大约两百多名抗议者爬上卡车,并转移到执法服务处,然后将他们运离海岛。有个男子拒绝离开,他在炽热的沙石中自由地滚来滚去闹了个够,他最后意识到没有人在乎,便睡意朦胧地爬上了离去的运输车辆。整个事件看上去更像是一次童子军的狂欢嬉闹,而不像是一次危机的执法行动。但那没有什么错。

当海军在他们的船上等着离港,直升飞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而决策者们在总部厚实的地毯上踩下一个个深深的脚印时,我转身面对着我的昔日人质救援队的老搭档,相视一笑。

"难道这不是一堆狗屎,伙计?"我问道。"五年前谁会相信我们会有这样一种收场方式?"

"是,"他说道。"谁会想到?"博比很少发誓。

24 将 来

联邦调查局的纽约区总部,刚收到一封恐吓要用生物毒气袭击联合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国的邮件。在平常，这种邮件并不会引起很大的关注；这样的恐吓每月都会收到数次。但是，邮件附带的装有黑色液体的小瓶以及西里尔手写体字母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下午 4：28，负责纽约总部的助理主管赶回 27 号的联邦大厦，然后坐电梯到达他在 28 楼的办公室套间。首先，他找来证据处理小组的专家密封那个小瓶，然后飞机运往联邦调查局花费一亿美元在弗吉尼亚州匡逖科建立的新实验室。

或许就一张纸片和一个小瓶来说，这些行动有些过火。但另一方面，曼哈顿岛每个工作日就有差不多 800 万人在上面。如果这封信是真的，单是逃走的恐慌就可以杀死十分之一的人了。

230 英里以南，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和西北 I 号大街之间的一座灰棕色建筑物中，联邦调查局新成立的反恐小组负责人局长助理，挂掉了一个电话马上抄起另外两个。其中一个电话，他部署了一个紧急事件应对小组(CIRG)来与其他警探联合行动。另一个电话，他启动了国内紧急支援小组，一支由国防部、联邦应急管理局、疾病控制中心、能源中心和美国环保署联合组成的特种部队。

几分钟后，他的 911 警告已经通过全球最有经验危机解决专家网络传播开了。每种可能想到的专家从分子生物学家到行为分析师，将会整夜开会来讨论解决方案。

危机解决在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一种艺术。那是好事，因为恐怖主义正在接近。再也不需要一支部队或大量金钱来围困一个国家了。只需要有价值数百美元的商业化学药剂、互联网和一些子弹。啊，当然，还有媒体。没有录像资料，数十具尸体和一场大爆炸没有意义。

许多政治和宗教狂热分子了解这个过程，他们没有获得联合国席位的能力，但是将花费数百美元买来的炸弹放在人口密集地区，却可以让世界知道他们的存在。1993 年的世贸大厦炸弹事件被家庭摄影记录并在 CNN 上一遍遍的播出的影像侵入了大家的记忆。还记得恐怖分子摄录的 1996 年奥林匹克公园爆炸之后的恐慌镜头吗？如果没有这段影像，你还会有那么鲜明的记忆吗？

这些影像正在联邦调查局匡逖科学院以南 6 英里的一间办公建筑内放映。在建筑物里，计划负责人穿过一个满是工作站的开放式隔栏走向罗杰·布莱克，前人质救援小组负责人、现掌管紧急事件应对小组的办公室。布莱克要他的秘书发布一个区域级文件，通知大家每一个潜在的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危险。

230 台传呼机上显示出 3 个数字:888。

那些通过谣言和察言观色来获得任务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信息在紧急事件应对小组间的传播,就像高压电通过十号电线一样快捷。紧急事件应对小组的设计和组建是用来对瞬间信息进行反应的,而且反应即时生效。

三个危机管理机构的领导人,完成了在五角大楼的国内安全预备会议后,在交通高峰时间各返岗位。人质救援队的 57 名成员完成了在基韦斯和图森的训练匆匆赶回。而 8 名人质谈判代表则立刻停止了他们的工作奔向总部。

就在下午 5:00 之前,布莱克和其他的 7 位危机评估小组的领导登上了一架崭新的 Gulfstream G-5 喷气机。布莱克坐在前排,拿起了一个加密卫星电话,然后致电总部的战略情报指挥中心来获得最新情报(SOIC)。

特警们在接待室中进进出出,而一位安全人员正在检查通行许可徽章。一个联邦调查局的身份证件和一个总部许可徽章并不能保证你一定能够进入战略情报指挥中心。只有那些有着特殊任务的人,才能够通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一些与世界其他房间完全不一样的屋子里。数十个探员严肃而有秩序的等着。

在里面,流动指挥官收到来自丹佛的消息,说能源中心在市郊的一间仓库内发现了不寻常的放射信号。他们并没有发现这件事与纽约的恐吓有关,但他们正在寻找关联的可能性。而机构的案件支援系统、罪犯索引和显示每个美国城市的潜在恐怖组织的各种危机评估数据库都进入初步运行。犯罪分析师正在梳理这些数据,以找到相关的领导者。

回到飞机上,在与布莱克通话同时,两个紧急事件应对小组的机师清空了跑道,将圆滑的 G-5 飞行方向指向北方的拉加迪亚。而 10 人的先遣队坐在手机、IBM 手提电脑和反应草案前,准备接下来的在纽约的不定期停留。

"或许这很快就会被淡忘。"一位组员充满希望地说。

* * * * * * * *

在下午 6:27,一架红黑两色的喷气机在一个小型私人机场降落,然后坐车到一个民用航空终点站。布莱克的小组包括人质谈判单位的队长,他将会与纽约的谈判专家会面以商讨最佳策略。其中也包括一个犯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罪分析专家，他将分析罪犯邮件中的写着他们要求的纸条，然后拿它与过去 20 年所有类似事件的信息比较，最后关于那个写要求单的男人——通常总是男人——提出一些见解和建议。

一个人质救援队督察将会为全队保障预演的空间和集结地点，而期限是 9 点。一位电脑专家、危机处理协调员，还有一位快速启动后勤协调员将会开始建立前线指挥部。

两辆载满仪器装备的十八轮货柜车，在罗杰接到总部电话后立刻从匡逖科出发，而它们将在数小时内到达曼哈顿。

在入城的道路上，人们交谈的内容全是关于商业的。纽约警局的警察截停了沿布卢克林大桥一线的高峰期的交通，以让那个小组能够快速通过东边的河流进入中央街。就像面对其他车队一样，所有的出租车司机都不耐烦地按喇叭。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五辆车将决定他们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按喇叭。

当紧急事件应对小组小队到达市中心时，纽约的总部自己已经做好了一些“作业”。他们接到了位于华盛顿州斯波科恩的一些罕为人知的教徒的确认恐吓信。在纽约，没有人听过他们，但是一位在爱达荷州科尔达伦为印第安人工作的、头发都花白了的 GS－13 移民官员知道他们。他知道的他们是一支无害的民兵分支，由一个叫埃文·帕耶特的前牧场主所统领。这人认为纽约的恐吓只是一个很大的失误。

可能是真的。但是风险那么大，指挥官亲自组织了密西西比以西一半的 FBI 探员来调查，只是为了证明他是错误的。盐湖城和波特兰的探员严密监视帕耶特，在不妨碍侦查的情况下他们寻找了所有能获得的信息。一个由疾病控制中心组织的，对于研究机构、国家安全协会会员和大学的初步调查表明，有 12 个不同的地点藏有活性马伯格病毒。而其中只有在北卡罗莱纳州雷利德拉姆的实验室在近 6 个月受到过非官方的检查。两周以前，他们把一份活性马伯格病毒样本送到博伊西州立大学的流行病学家那里。而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确定与此事有关。

晚上 9：30，纽约总部的 ADIC 又招来 100 名探员而且取消所有休假。而其中的一位来自霍伯肯的研究分析师在监视联邦调查局网站时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邮件称已经送出马伯格病毒的样本。而且这封邮件显示了两个危险的发展：其一，它显示了歹徒拥有侵入联邦调查局网站的能力；其二，他们有了新的要求。从现在起，所有的交谈，将会通过一个没有日志记录的服务器的一间隐蔽的聊天室进行。而发送电子邮件的人自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称为卢克。

起初,没人知道为什么这位嫌疑恐怖分子要用这种方法通信。但大家很快改变了看法。国家防卫中心的系统分析师解释说,现在这种基于网络的通讯,让人能够在世界各地通过简单的按键就能够交流。一个老练的电脑技术专家能够把信息代码藏在从黄色网站上下载的图片上。他们可以通过匿名服务器发出信息,而且利用电子折返和木马来保护自己的身份。所以网上交谈已经成为现代的黑街交易的替代品,而且只会更好。

有一件事在此时就变得很清楚了:坏人似乎对纽约以及联邦调查局小组的反应计划很熟悉。那不应该让任何人吃惊。大量的关于联邦调查局以及其他执法机构及其技术的信息都能够从书本、电视广播还有那些主流媒体处获得。一个自由的社会总是意图让大众了解他们所受的保护,但同时处在让执法机构对意图不轨的人失去秘密的边缘。

但是没问题,联邦调查局对于特殊情况保留了一点小秘密。

先不管它的来源,这封新的电子邮件显示出一个明显的问题。在曼哈顿岛的某个地方,恐怖分子放置了12个能够喷出足够影响大众的黄曲霉毒素的装置。要求很简单:他们要求在明天工作日完结前,所有联合国组织撤离这个国家。如果不是,这些装置将让纽约陷入死亡阴影。

由于担心恐怖分子可能对纽约总部进行了监视,ADIC通知布莱克的先遣小队,到位于格林威治街和哈德森河之间的肉类加工区的一间外表良好的仓库中集合。在30 000平方米的内部,来自C-12,纽约总部的反恐小队的探员监视着车队的驶入,打开大门让他们进入,然后关上。从外面看来只是一个普通的仓库。

15分钟内,纽约总部开始了仓库变形,把那空闲的地方变成了一个高科技的联合行动指挥中心(JOC)。

在右墙下的一间大屋子被用来作为战略信息处理室。控制着联合指挥中心的信息流入和流出。它有三个特别的任务:事件评估、紧急通告和媒体策略。而在调查的这个阶段,这三个方面都面临着重大的考验。行动的安全隐秘现在看来特别重要。如果关于这次危机的一言半语有泄漏的话,指挥部将会面对一大堆的问题。

而那些认为正在进行秘密谈判的恐怖分子会认为,联邦调查局正在破坏他们的部署而威胁要引爆那些装置。而联合国的卷入将会使这次炸弹袭击变成全球化的事件而带来更多的潜在破坏。大众将会涌向隧道和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大桥逃命，并带来暴乱、抢夺以及一系列社会秩序失调。而结果处理的形式表明将会有60%的公共健康和紧急回应专家参与这次恐慌的撤离，让医院急救室、警察巡逻车以及消防车陷入无人操作的境地。

我们都是人。没有人想死。

两小时以内，这间仓库将会成为几百名离家的探员和支援人员的“家”。这些谈判专家以前从来没有在网络上工作过，但如果他们不尽快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美国将会面临它的第一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

10：30，先遣小队完成了它的工作，紧急事件应对小组的工作人员由大客车蜂拥运来。而在他们到来之前，所有的设备已经进入备用状态。

快速开始/危机处理信息系统(CMIS)在联合行动中心建立了一个自动化数据管理机制。数百位的探员对于数千位恐怖组织领导进行跟踪调查，很容易就被过量的信息所淹没。找到答案比查证你是否知道答案容易。CMIS的数据处理员和系统分析师利用必须的工具提供命令单元来从主数据库中寻找有用的数据。

在仓库的另一间房子会用来做联合智能支援单位，它是用来协调当地以及国家各种探员收集来的资料的。除了联邦调查局的广阔的数据库，我们什么也没有。让当地人员参与不是为了联谊——而是必须的。

当联邦调查局进行协作调查时，FEMA和结果处理小组一起开始权衡选择。而来自纽约健康局、疾病控制中心、健康和公共事业以及一些其他的公共健康组织考虑了所有的选则。危险材料处理专家从全国各地飞往纽约，而且从国家储存中带来了包括生化服、清理装置、药品和可能的解毒剂的各种物品。我们没有马伯格病毒的解药，但是制造布满纽约的病毒并不像恐怖分子想让我们相信的那么简单。他们可能有一小部分病毒样本，还在那些毒源装置中有一些较低毒性的其他病毒。

当调查人员和危机处理专家正在城市中调查时，人质救援小队在奎恩的一间仓库中卸下了装备。三架贝尔412直升机和一架MD-530“小鸟”正在一个附近的停车场等候。邻居们都认为这个建筑是纽约警署的一个储藏设施。因此那些直升机和黑衣探员在明天早晨以前并不会引起问题，甚至可能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行动。这里是纽约，人们只关心自己的事情。

回到联合行动中心，数十位当地的、州立的和联邦的探员在会议厅聚集，尝试整理他们获得的相当可观的资源。联邦调查局的危机解决草案主要是一个三级的响应制度。这样的事件先由当地探员处理，然后随着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危急等级的提高而提高重视。

绝大多数恐怖事件的开始都是由一位当地探员被一个看上去有问题的包裹所绊倒。他将会找来拆弹小组——如果他所处的部门有的话。而他们会报告到州际总部。而州际总部会找到当地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联邦调查局办公室再致电联邦调查局总部。然后紧急事件应对小组总部的电话会响。然后在当天结束时,这个链条上的每个人都会合作找出他们下一步应该干什么。

这时的负责人的一般看法是这个危机很快升到顶级。从纽约消防局到高速运输管理局再到公众安全局的每一个人都参与解决危机。消防员们打开他们从来没见过的生化装置。而军方领导则会制订与 FEMA 合作的撤离方案,而普通士兵将会等待最后结果的来临。

美国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好的准备应付这种事件,但在衡量了所有的因素以后,指挥官得到的最后结论是要救出最多的生命,最好的途径只是告诉他们要逃跑。

* * * * * * * *

就在午夜前,我站在一个阳台上俯瞰市中心的指挥中心,看着世界上最有经验的反恐力量忙碌着来阻止一场浩劫。这个危机的每一个观察角度,从以法律的角度看,这件事到底怎么样和在哪里召开第一个记者会,都在由某处的某位联邦调查局专家处理中。

司法部长都从床上起来了。白宫的紧急情况室正在运作。而国家安全理事会刚刚开始一次会议。中央情报处和国际刑警组织正在寻找可能的领导人。

人质救援队,我的老同事们,正等待攻击位于布朗克斯的两个可疑目标的命令。而国内紧急支援小队则与来自纽约消防局的指挥官一起与位于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的专家连线。FEMA 则争取做出一份可行的从曼哈顿撤退的计划。一些的士司机围绕在外面,投诉深夜交通情况,要求得到一份声明。这引起了很大的压力。

我刚刚走到通往联合行动中心的走廊时,现场指挥官刚刚与局长和司法部长开完会。他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初步的调查结果很不利。位于爱达荷州的这个组织,拥有着完成他们所恐吓的行动的技术和资源。华盛顿希望我们能够有答案。纽约也是。两小时以后,全国都需要我们的答案。

“克里斯,我需要一个计划,”他说:“我们要说什么?”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整理了一下思路。即使是在联邦调查局，这样的时刻也不是经常有的。

我回想起这些年我是如何到达我现在所处的地位的。十多年的犯罪调查、战术任务、海外使命、还有种种冒险，都在我脑中以一幅幅生动画面，在一座巨大的无缝墙面上闪现。它们在我脑海中翻滚，通过这些经验，让我找到一个可能有所不同的情景。

我看见一个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小男孩，他尝试猜测外面的世界，爬上铁道高架桥来测试勇气，并希望这样能够到达外面的世界。还有我父亲看到我宣誓保卫国家和宪法时眼中的骄傲。我又看到在堪萨斯城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第一次拔出了手枪。那个穿着家常服的妇女、求职协调员韦恩、詹姆斯·詹克斯、接受选择、博比·马休斯的靴子颜色。

大卫·科尔西和他的78个追随者，在德克萨斯州一个多风的平原被烧死已经过了很多年了，但是我仍然能够闻到尸体烧焦的味道，听到当时的枪声、感觉到火焰的温度。我在骆驼山上的窗户中看到他们的面容。回忆总是在我最不喜欢的时候浮现，就像古老的威胁一样靠在意识的边缘，然后在我能够抓到它们之前逃走了。

我看见自己躺在维拉皮拉的森林里，希望能够终结这次行动。我透过步枪瞄准镜观察着那个年轻的哨兵，意识到我们拥有能够操纵生死的能力带来的可怕的责任。他正在戏弄鲁格时，我的队友们带着他们的逮捕令冲到他面前，他的眼睛睁大了，选择着是应该充满男子气概的死战到底还是每人都有的求生欲望。他握紧了他的冲锋枪。我的手指扣上了扳机，等待着他的选择。

当他把冲锋枪挥向我的队友时，我屏住了呼吸，调整好准星。轻轻的一个扣动就可以结束一条年轻的生命。我的心脏有节奏地跳动着，在多年的历练下变得坚强，现在为着我的专注提供血液而又不动摇我的准星或目标。世界变得与我无关，都被挡在瞄准器昏暗的镜筒外。

孩子的声音。狗叫。女人们尖叫。

所有的一切都消失在我藏身的树林里。世界上只有我和他，此时此刻。你一生作出的所有决定浓缩成一个不可估量的结果。

我准备射击，慢慢地扣动……扣动……扣动……直到他放下鲁格，然后转过身。那么的迅速，完结了。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有时候一生最重要的一次射击是你没有击发的那一次。

而在每一个画面里，总有些东西把我深深地引入那个时刻，一个更大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的真理。我看见露丝和孩子们在耐心地等待着我回家。他们的微笑支持着我,无论现场多么困难或回忆多么痛苦。他们在我倒下时救起了我。

这些场景在我的心中膨胀,鲜红而充满荣光的,就像当年我在华盛顿的那个夜晚,我第一次猜想我能够怎么改变现状。

那时我第一次看到这一点。联邦调查局不是一些藏在美国的公正原则阴暗处的无名无面貌的人的组织。它是那些拥有着优点和缺点的男女,他们是每天早上起床并因为他们相信一些比他们自己更重要的东西而工作的人。这些人并不想抢走这个国家上帝给与的自由。他们是和我一样的普通人,只是有着保护他们仍然相信的生活方式的特殊职业。

"还好吗?"老总问。

安迪·泰勃特和格雷·布朗把我叫回那个在安蒙努萨克的铁道高架桥。"脚趾悬空。"他们说。"这是规定。你必须让两只脚都越过边缘。"

我把脚趾往外伸,直到碰到我那已经穿得很旧的鞋尖。我的胸中有一个巨大的生命力要涌出来,把我拥有的每一个梦想、渴望和信念填满。这是我所梦想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它那么重要。

"我们应该告诉他们什么?"他问。

而我知道了。

"这是联邦调查局,老板,"我说。"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很好。"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FBI人质救援队
作者=
页数=1000
SS号=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

pdf下载网 http://www.i8788.com